

武俠世界
第33年
51
$1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麥長庚先生所撰著「狠俠復仇記」，文中主角白狠乃武林盟主白滄波之子，那年白滄波一家慘遭殺害，而白狠却被狠羣救走，在餓狠谷中長大成人，與狠羣爲伍，習得一身武功……趙長風和女兒趙冰冰到西康色隆拉山中調查白家死因，被風娘子軟禁，要脅趙冰冰到餓狠谷中偷取大元菓，而趙冰冰和白狠這對兒時玩伴在谷中巧遇，谷中一個大元菓爲黑道人物所搶奪，白狠、趙冰冰和狠羣奮勇保護大元菓，將惡人殲殺，最後二小偕老餓狠谷，故事題材新穎，內容緊張曲折，人們認爲「狠」是兇惡的動物，讀了本篇之後，讓你看到比狠更兇惡、貪婪的人類！

*　　　*　　　*

鐵馬所著短篇故事「美人如玉刀如虹」，金玉蓮所著「無名刀」、臥龍生的「奇趣錄」之「過路財神」，生動有趣，值得一讀！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蕭玉寒先生所著「鬼谷子傳奇故事」之「天地陰陽」。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51期
(總號170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狼俠復仇記

湖海恩仇錄／麥長庚·文　可飛·圖

狼谷重逢

狼是一種很令人厭惡的動物，因爲牠性殘忍、狡猾、險惡，而且是兇猛無比。

狼和人一樣，同屬於哺乳動物，所以牠的資質天性，也非常接近人，因此狼兼具了獸性的殘忍和人類的聰敏，使得牠更令人可怕。

人往往拿狼來做最惡毒，最狡猾的比喻，認爲一個人假如像狼的話，那眞是殘暴至極。

可見人對狼的厭惡與畏懼。

狼眞是令人這般厭惡與畏懼嗎？而人就那麼仁慈與善良嗎？

其實不然，祇要看江湖上爭殺不息，一片血腥浩劫，人並不比狼好到那裡去。

江湖中人除了武功爭强鬥勝以外，爲了一點點的恩仇，不惜費盡心機，使出許多詭計，陰險的手段，天涯追踨，必欲將對方趕盡殺絕而後快，那種弱肉强食，互相殘殺的情形，比狼更險，更惡毒！

孤兒訴苦

江湖上，道消魔長，血腥浩劫何時了呢？

因此一些衞道的俠義之士，就倡議舉辦武林大會，純以武技競爭，選出一位武功最高的人，推舉爲武林盟主，來主持武林正義，消弭爭端，平息浩劫。

武林盟主以十年爲一期，每逢十年就在巫山神女峯上，舉行一次武林大會，推選武林盟主，能夠獲當武林盟主的人，是一種武林最高的榮譽，統率武林，駕御天下。

武林盟主可以連選連任，可是江山代有英雄出，十年的變遷，不知可產生了多少英雄人物？到現在已經是第九屆的武林大會，却沒有一個人能夠連任兩屆的武林盟主。

話雖如此，在第八屆却產生了一位奇才異能的人，當選武林盟主，他本來最具潛力蟬聯第九屆的武林盟主。

他就是刀神白滄波，不僅武功極高，手中一把刀更是神出鬼沒，出神入化，奇詭無倫，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在他刀下走過三十招。

白滄波不僅刀法神奇，爲人更是敦厚忠誠，武林中黑白兩道無不佩服欽敬，在他任武林盟主的期間，武林中可以說風平浪靜，從來沒有發生過一點瓜葛糾紛。

但不知爲了甚麼原因，在半年前，也就是第九屆武林盟主選的那一年，刀神白滄波突然消聲匿跡，從江湖消失了！

可是不到半載的時間，竟從西康的色隆拉山，傳來白滄波全家被人殺死的滅門禍事。

這消息，震驚武林，一些俠義中人蹄印天下，遍尋兇跡，却也偵查不出甚麼蛛絲馬跡。

其中以白滄波的師弟江湖客趙長風最爲熱心，鍥而不捨的去偵查這件武林滅門懸案。他曾經發誓如找不到眞兇絕不甘休。

雖然如此，白滄波死了，十年一度的武林大會，還是如常的在第二年的端午節於巫山神女峯舉行。

武林盟主，人人夢寐以求之，競爭的激烈可想而知，當時呼聲最高的是鬼影席天雷，他以輕功稱絕天下，其他武技也都練得超凡入聖，白滄波一死，人人一致看好席天雷。

可是說也奇怪，端陽節武林大會那一天，鬼影子席天雷却沒有出現會場上，經過半個月激烈的競爭大會之後，神州一劍左非凡，仗着神奇無比的劍法，終於輕取了第九屆的武林盟主，登上寶座。

光陰荏苒，距離第九屆的武林盟主，又經過了九年，然而武林中的爭殺糾紛，却是無日不有，掀起了一片血腥浩劫。

由此可見，神州一劍左非凡並未盡到武林盟主的責任，消弭浩劫。

這樣一來，就令人懷念刀神白滄波了！

白滄波爲甚麼會遠去西康色隆拉山？爲甚麼會遭滅門禍事？一時，江湖中傳說紛紛，却沒有一個比較確實的說法。

其實西康的色隆拉山，是一處邊疆蠻荒，瘴氣迷漫的地方，而且狼羣出沒，人跡罕至，有甚麼值得刀神白滄波隱居於此的價值呢？

時經十年，也就是第十屆武林大會競技比賽的前一年，色隆拉山却埋伏一場危機，出現許多神秘的武林人物，也發生了許多異乎尋常的怪事。

色隆拉山峭壁絕崖，深林密佈，高山與高山間形成許多深長而又神秘的山谷，這些山谷就成爲狼羣棲息的地方。

餓狼谷，既深且長，其中還有無數的山洞，更是狼羣聚集，終日狼嗥不絕。

這一天，初春的季節，陽光溶化了山頭的積雪，餓狼谷裡出現了一片煦和的春意，狼羣也都跑出了山洞，沐浴在陽光之下。

突然，餓狼谷口，傳來一聲淒厲的嘶聲，狼羣驚慌萬分的朝谷內奔竄。

當中一匹雄健的黑狼，負傷忍痛地率領羣狼奔向谷內。

餓狼谷內，遠處突現一縷人影，迅速跟了過來。

那是一個人，不錯，是一位少年，赤裸着身，祇用一條藤葉圍在下部，古銅色的皮膚，顯得驃悍雄偉，臉色黝黑，兩道劍眉深入雲鬢，圓圓大大的雙目，露出炯炯的光芒，那份俊挺，格外顯得不凡。



奇怪那少年竟跟狡猾的狠聚居一處，似有很深的感情，黑狠領着狠羣來到了少年眼前，黑狠受傷極重，倒在少年脚下。

少年叫道：「壯壯！」撫摸着黑狠的背，又用下顎摩挲牠的頭。

壯壯氣喘甚急，傷得頗重，少年抱起牠的身軀，走向一處石室，羣狠都圍繞他的身旁，靜靜的流露出一份沉重而眞摯的感情。

少年仔細的爲壯壯檢查傷處，突然發現臂部有一支六角菱形的暗器，心頭不禁一怔！

因爲那暗器對他來說，實在太熟悉了，少年身上也有一支，不過形體較細罷了，滿胸積恨，在心中洶湧着！

但很快的少年克制住激動的情緒，對旁邊的狠比了幾個手勢，刹時狠羣啣來了刀片、乾柴、火摺子，還有剛溶化的雪水。

少年升起火，把刀片放在火上燃燒消毒，準備替壯壯取出身上的毒鏢。

狠羣圍在他身旁，屏住氣息，靜靜地在看。

石室裡，靜得沒有一點氣息，連一根針掉下地去的聲音，都可以清晰的聽聞。

忽然室外响起一陣急切的奔跑聲，羣狠刹時微微騷動，待看清楚是一匹雪白的狠，才又靜了下來。

少年已看到那匹狠，身上雪白如玉，沒有一根雜毛，白得可愛，不禁欣然色喜的喚道：「皓皓，是妳呀！」

皓皓跑了過來，向少年擺一擺尾巴，就跟在壯壯的身旁，深情舔牠的背部。

原來，壯壯和皓皓是一對情侶，相戀很久，皓皓剛才一聽壯壯受傷，馬上跑來看牠。

皓皓皺鎖眉頭，雙目一眨也不眨注視着壯壯，深情款款中含有很深的憂鬱。

少年看出牠的表情，便安慰牠道：「別傷心，壯壯不會有事的。」

皓皓好像聽懂少年的話，咧一咧嘴，對他表示感激和友善。

少年取過燒紅的刀片子，去挖壯壯的臂部，火紅的刀片子割在身上，當然是非常的痛楚，可是壯壯却勇敢得沒有哼出一聲，祇是咬緊牙關，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難怪狠羣推舉壯壯爲首領，皓皓愛慕牠的勇敢與聰敏。

少年從壯壯的身上挖出一隻菱形的毒鏢，眼中充滿了怒火，他等待了十年，就是等待這隻菱形鏢的主人，今天終於被他等着了。

少年取過沸騰的雪水，輕輕的替壯壯洗滌傷口瘀血和污垢，然後再抹上狠羣啣來的野草，說道：「壯壯，你休養幾天就沒事了！」

壯壯感激的投射一瞥，斜臥在石板上。

周圍的狠羣一看沒事了，才放心的四散走開。

少年向皓皓道：「皓皓，妳陪着壯壯，我去找那個可惡的人！」

他拾起菱形鏢，藏在腰間，一挪身，就像一片雪飄出了石室。

「小黑，你過來！」少年叫住一匹身軀黑色的小狠。

小黑三跳兩縱，竄到少年的身旁，仰起頭來，好像說道：「有甚麼事嗎？」

少年撫摸牠的頭一下，道：「剛才壯壯是不是遇到了獵人？」

小黑搖一搖頭，彷彿是說：「不是！」

少年十分納悶，可也十分欣喜，因爲在色隆拉山十年，好不容易給他碰上了。

菱鏢，這一隻使他身負血海深仇的暗器，終於又出現在他的眼前。

很顯然的，受傷的狠並不是遇到獵人，而是被江湖人所傷害，從壯壯的傷痕，更可肯定他的判斷。

少年又道：「小黑，你帶我去看看。」

小黑挺身而起，箭一般的射向谷口。

少年一弓身，輕如花絮的飄去，緊跟在小黑的背後，那份輕功出色已極。

刹那間已到了谷口，小黑即停止不進，表示壯壯剛才就是在這裡遇害受傷的。

谷口狹小，兩邊屹立的山壁高聳入雲，谷前是一片濃密蔽天的茂林。

這兒遍地亂石，大小相疊，所以很難從足跡去分辨。

少年看了半晌，看不出半點痕跡，抬眼一望，前面的密林，不由自主的騰身躍去。

樹林中，林蔭密佈，密得連陽光都射不進來。

少年走進了十餘步，忽然呀了一聲，發現兩匹狠橫屍在厚厚的落葉上。

小黑奔了過來，看見那匹狠，低低的哀鳴了兩聲。

少年蹲下來看，這一看不禁劍眉聳動，原來那兩匹狠已經死了，而且死得很慘，是被人用銳利的刀子從胸前割開，挖開狠心，而將狠屍棄置這裡。

少年含怒的道：「自命仁善的人呀，竟然做出這樣殘忍毒辣的事來！」

他厭惡的哼了一聲，滿懷悲痛的抱起兩匹狠屍，緩緩的走回餓狠谷。

十年與狠相處，少年發覺狠並不如人所詛咒的那樣狡猾，那樣可

怕，他發現狠也有合羣、尊敬長輩與勇敢善良的一面。

固然狠會殘忍的去捕食野兎、鹿子，甚至於人，但那是牠們維生的一種方式。

自從少年來到了餓狠谷，他就設法感化牠們的野性，引導狠羣發揮牠們的本性。

這些狠都把少年看成了朋友，少年也將狠看成親人，更何況在十年前，狠曾救了他一條生命，從一羣喪心病狂的武林人手中，挽救了一條小小的生命，那時候少年才僅八歲。

一晃十年，少年與狠爲伍，赤裸着身子生長在山谷中，養成他碩壯的體格，加上他幼年曾經從父親那兒習得上乘的吐納運功法。這十年來不斷的勤練，少年內功激增，輕功也練得驚人。

在餓狠谷中，少年日飲狠乳，吃野菓，異草，使他長得更健壯，而且平日與狠相處，觀察狠的撲、躍、縱、騰等的形態，聰穎的少年自創一種「狠形拳」，一共有一百零八招。

狠是聰明的，所以在縱躍之間，含有很深奧的招式，少年却比狠更聰明，十年來，一套狠形拳，已練得十分精熟。

平常三四十匹狠已不是他的敵手。

前年的冬天，餓狠谷突然跑來一條巨大的白額老虎，吃了五匹狠，少年施展狠形拳，祇用了七招，就將那隻老虎擊斃掌下，因此更獲得狠羣的擁戴與敬佩。

現在與他「相依爲命」的狠竟遭到人類的殘殺，使少年爲之悲憤萬分。

最可怕的是殺狠的人，顯然不是獵人，否則狠皮要比狠心值錢，他爲甚麼剖去狠心，而將狠屍棄置在荒林之中。

少年忖道：「那人剖走狠心，到底要做些甚麼？要說吃，狠心並不見得比狠肉好吃，唉！」他眞想不通。

他已下定決心，一定要替狠報仇！

小黑跟隨在少年身後，低聲哀鳴，好像一曲悲哀的輓歌。

不知不覺間，已經走進谷中。

少年輕輕的放下狠屍，這時才發現四週包圍着千百匹狠，個個垂頭喪氣，低聲的哀鳴了起來。

那是一幕動人的畫面，同類的悲哀，乃發自一種眞摯的情感。

若非親眼所見，誰也不肯相信，被人類視爲狡詐殘忍的狠，竟有這樣深厚的感情。

少年挖了一個深深的坑，將兩匹狠合葬在一起，並且立了一個石碑。

這時，四周响起一陣嘶號，天也因他們的悲鳴，而遮住了陽光，慘淡的飄過一片烏雲。

少年在石碑前，很虔誠的行了三個禮，像似在悼別老友的離去。

忽然皓皓焦急的奔來，在少年面前猖狂吠，又用頭頻頻的指向石室。

少年知道一定是壯壯的傷勢起了惡化，連忙奔入石室，只見壯壯已經昏迷過去。

皓皓含着很深的悲哀，淚眼晶瑩地望着少年，像在哀求他，救一救壯壯。

少年道：「皓皓，別急，我會盡力救壯壯的……」

他這樣說，純粹是在安慰皓皓的，因爲他已用盡所有的辦法了。

少年雖然懂得一點醫術，却僅是皮毛而已，想用葯療治壯壯的傷痕，還是不夠的。

他摸出兩支菱鏢，一大一小，大的是他十年前，被仇家所傷留下來的，小的是剛才從壯壯身上取下來的，兩個形體一模一樣，顯然現在的這隻毒鏢所淬的毒更深更厲害，所以才使壯壯昏迷過去。

少年懷着很深很濃的恨意，藏起菱鏢，準備留爲將來尋找兇嫌的綫索。

他劍眉深鎖，低下身子撫抱着壯壯，却想不出救治牠的方法。

皓皓悲慟地號叫，傷心到了極點，那種純潔的情愫，是一種偉大感情的表露。

少年道：「皓皓，別哭！壯壯有救了！」

皓皓的瞳子出現了喜悅的光芒，滾落兩顆激動的淚珠，十分感激的向少年頻頻點着頭。

少年抱起壯壯，才發覺牠身上滾熱的，心知毒氣已蔓延全身，再不施救的話，恐怕就沒命了。

他挺起矯捷的身軀，奔出石室，眨眼來到餓狠谷側的絕壁之下，皓皓和七、八匹狠也都跟了來。

那峭壁高有百丈，在半腰間生長着一株銀葉紫枝的小木，却結了一顆比拳頭還略小的圓型金菓。

這個金菓在五年前，無意中被少年發覺的。

有一次，他爬上了高高的峭壁上玩耍，不小心跌落谷下，那時他的眞元和輕功，都沒有現在那麼好，跌落下來，全身都被擦傷，也受了很重的內傷，昏絕過去。

狠羣發現他時，祇剩得一絲絲氣息，圍着他的羣狠猖猖而哀號，都是一籌莫展。

少年跌落的位置，剛好是在金菓下面，突然縷縷清香沁入他的鼻孔中。

不到半個時辰，少年悠悠醒來，感到渾身舒暢，百骸靈活，內傷

竟然完全好了，衹剩下一些皮肉擦傷，休養幾天也就痊癒了。

此後，少年每天清晨，都到金菓下面調息運氣，吸取金菓發出來的香味，果然覺得那清香能助他調元倍氣，功力爲之大增。

此顆金菓，少年因其株長得似靈芒，菓又呈金黃色，所以就稱它金芒菓。

以後凡是狠有受傷，抱到此處，吸收金芒菓的異香，無不立刻即癒，所以狠對金芒菓視若神明，每天有十二匹狠，在此日夜守護，以防金芒菓受到傷害。

少年來到崖下，已聞一陣異香撲鼻，他緩緩將壯壯放下，靜靜的注視牠的變化。

約莫過了盞茶時刻，壯壯果然動了一下。

皓皓略展笑容，走到牠的身旁照顧。

不過片刻，壯壯睜開眼珠，想要站起，皓皓却偎在牠的身後，彷彿在向牠說道：「你毒氣尚未全消，好好的躺着休息吧！」

壯壯一望皓皓的嬌面，低鳴一聲，又躺着不動，祇是雙眼凝視，散發着欣喜的目光。

少年走過來，問道：「壯壯，你還感到痛不痛？」

壯壯伏在地面，微微搖頭，投射過來的感激一瞥。

少年道：「金芒菓眞有效，幾次都能治百傷，消除巨毒。」

圍在四周的狠，看到壯壯醒來，都高興得縱跳起舞，搖弄着尾巴！

又經過了一個時辰，壯壯氣色煥發，已然恢復牠往日的矯捷的身子，牠再也躺不下去，躍身而起，加上他健碩的身體和一身黑得發亮的毛，看一眼就知道牠確是一匹好狠，是狠中的英雄。

皓皓高興的走了過去，親親牠的臉頰，壯壯却害羞的垂下個頭來。

少年被牠們眞摯無邪的舉動，逗得笑了起來，接着問道：「壯壯，你有沒有看到傷你的那個人？」

壯壯搖一搖頭，表示沒有看清那個人。

少年又道：「那人身手高明，你沒看清楚牠的臉容嗎？」

壯壯點一下頭。

少年會意的道：「今後，我們要提高警覺，加强防備，我想那個人還會再來的。」

壯壯點頭，表示贊同少年的意見。

少年道：「壯壯，你多休息幾天，把傷口養好了，一切由我來安排好了。」

壯壯起初不肯，堅持要爲死去的兄弟報仇，但經不住少年的勸阻和皓皓的婉言相勸，才答應休息兩三天。

在皓皓陪伴之下，壯壯終於走進石室休養傷痕。

於是，防衛的責任，自然就落在少年身上。

他安排二十四匹狠，分成兩班，埋伏在餓狠谷口隱蔽的地方，注意谷外的動靜，一旦發現可疑人物，立即發出低沉長鳴警告谷內狠羣。

另外，在比較低的峭壁處，也設下了暗椿監視。

因爲他知道，那些天然的山壁，是阻不住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的。

還有金芒菓，也要加强監視，少年特別增加了一倍的狠去防守。

其餘健壯的狠都退到石室，或藏在隱蔽的地方。

老弱的狠，則一律退到堅實而安全的石洞。

少年領着小黑，不時的來回巡視。

小黑是一匹很靈巧的狠，雖然長得並不高大，却特別機警，嗅覺也比其他的狠來得靈敏，跑起來的速度也快得驚人。

在嚴密的防守下，過了三天，都非常平靜，沒有發現一個人影。

少年十分納悶，暗道：「難道我估計錯誤嗎？」他一向是非常自信的，始終不敢放鬆。

這一夜，是個無月無星的日子，蒼穹像潑了一層墨，黑黝黝的天色，還颳起呼嘯山風。

少年走出山洞，望一眼天色，暗道：「今晚恐怕會有事了！」

他帶小黑在餓狠谷巡視一遍，當他將要轉到谷口的時候，忽然發現對面一處低矮的山壁，掠起一條黑影。

雖然那點黑影一閃而沒，可是少年的眼光銳利，已經看得一清二楚。

他立刻挪起身子，輕快的飄了過去，宛如電光石火的躍到山壁之下，躲了起來，待了一會兒，並無動靜，才貼住山壁，揉身而上。

那山壁並不高，約有四、五十丈，少年以矯捷的身法，很快就上了山壁，隱身在一棵大榕樹後面。

月色很清淡，可是數十丈內的情景，完全逃不過少年的眼光。

待了許久，依然毫無動靜，少年懷疑的暗道：「莫不是我看花了眼……」

一念未落，眼前二十丈外，已現出一個黑影，只見那黑影身子晃了晃，忽然仆倒不起！當下已有四、五匹狠快捷的衝上去。

少年心中有異，喝道：「慢着！」人也騰身躍了過去。

設非少年一喝，那人已成狠吻

下的肉醬，四、五匹狠圍在四周，都不解少年意思。

少年上前一看，始看清楚，那人原是一個少女，身穿一件黃色衣裳，長長的秀髮，披在肩後，現出幾分的嬌媚和秀氣。

黃衣少女已經昏迷的斜倒在樹旁，少年將她抱起，一嗅她的鼻息，就知道中了瘴毒。

少年抱着她，縱落谷中，奔到金芒菓之下，把黃衣少女平放在地上。

陣陣的異香，沁入少女的鼻孔中。

片刻，黃衣少女緩緩的醒過來，一見身旁一位半裸的健壯少年，還圍着數十匹的狠，對她虎視眈眈，不禁嚇得驚叫起來。

少年道：「別怕，牠們不會傷害妳的。」

黃衣少女坐起道：「是你救了我嗎？」

少年笑道：「妳中了瘴毒，昏迷過去！」一笑，又道：「我叫白狠。」

五年來，他從未遇到一個人，現在見到這個黃衣少女，使他掩不住一股喜悅的心情。

黃衣少女發怔的道：「白狠？好奇怪的名字。」

白狠反問：「妳叫甚麼名字？」

少女彎彎的眉，襯上二顆大大明亮的眼珠，美得像會說話的一樣。

黃衣少女被白狠看得有些害羞，垂下頭，低聲的道：「我姓趙，名冰冰。」

白狠道：「趙冰冰，好冷好美的名字，妳怎麼到這餓狠谷，差一點被我誤爲殺狠的人。」他很坦誠的把前後原委說出。

趙冰冰臉上浮起兩片紅暈，幸虧在暗淡的夜色，才未發現她的心虛，吶吶的道：「我到色隆拉山來找我爹，不想却迷了路，中了瘴毒。」

白狠道：「這裡瘴毒遍地，野獸出沒無常，妳一個女孩子，隻身到此，實在太危險了。」

趙冰冰問道：「我中了瘴毒，你用甚麼藥替我解毒呢？」

白狠神秘的笑道：「妳沒有聞到一股異香嗎？」

趙冰冰深深的一吸氣，果然感覺有一股異香從上飄來，抬眼一看，才發覺那半山腰間，一株銀葉紫株樹上長了一顆金色的菓實，不禁驚奇的問道：「那是甚麼菓實？」

白狠道：「我叫它是金芒菓，它的香氣可治百病，解百毒。」

趙冰冰道：「你就是用它的香味，來解去我身上的瘴毒嗎？」

白狠點點頭，道：「是的。」

趙冰冰又不禁瞥了一眼金芒菓，芳心却卜卜的跳個不停，她鎭靜的向四周望了一望，但覺得那些狠的形狀十分可怖，像是要把她吞噬一般，不禁臉色發白道：「這些狠，好恐怖呀！」

白狠答道：「牠們是不會傷害妳的。」

趙冰冰看看白狠碩壯的胸脯，芳心微微一動，問道：「你就和狠相處在一起的嗎？」

白狠答道：「是的，我住在這裡已經有十年了。」

趙冰冰問道：「難道狠一點也不會傷害你嗎？聽說狠是最狡猾的……」

她的話還未說完，白狠却怒吼起來，大喝道：「我不許妳這樣誣蔑狠！」

趙冰冰吃了一驚，怯怯的道：「對不起，原諒我是無心的，以後我再也不敢……」

那臉色充滿懺悔，怯怯的，有一份楚楚動人的美。

白狠被她那種脫俗的美以及眞摯的悔意所感動，不由自主伸出手去握一握她的玉手，道：「冰冰，狠也有着善良的天性，祇要人們不去傷害牠們，牠們也絕不會去傷害人，有時候人類相殘，那種惡毒暴戾，更比狠更加毒呢！」

趙冰冰想要縮回手，可是下意識的，手却不聽她命令，祇感到白狠的一握，給了她無比的熱情，聽了他的話，使她腦海裡浮現着一張猙獰的臉，那是一個婦人，一個醜陋婦人的臉。

她想着白狠的話：「有時人比狠更狠毒！」不是嗎？四周狠羣，雖然長相兇惡，却沒有絲毫傷害她的意思，比那些壞人要善良得多。

白狠關切的道：「夜已經很深了，我送妳去休息吧！」

趙冰冰在白狠引導之下，走進一間雅緻的石室，她燃起一盞油燈，但見裡面却打掃得一塵不染，有一張石床，也是光潔明亮的，石桌上放了不少水菓。

白狠道：「妳在這裡休息，離天亮還早，假如餓了隨意吃些水菓。」

趙冰冰道聲謝謝時，白狠經已閃出石室外面去了。

接着，一匹狠爲她啣來一條蘆葦草編織的毯子，趙冰冰感謝的道：「眞感謝你了！」

她善意的去撫一撫牠的背，狠也搖一搖牠的尾巴，表示友善的走了。

趙冰冰獨處石室，漸漸的對狠產生了感情，她覺得牠們長相雖然猙獰可怖，却那樣善良，比起那些人面獸心的人來，實有天淵之別！

她對狠發生了好感，心裡面却自責了起來，喃喃的自語道：「我

不該來的，不該受風娘子的威脅……」可是，她想到父親，又暗道：「我死了不緊要，爹是萬萬不能死，我，我該怎麼辦？」

趙冰冰心內充滿了矛盾，使她左右爲難，她不禁輕嘆一聲，又自言自語道：「難道我能忘恩負義，幹下無情無義的事嗎！我難道比一匹狠還不如……」

但是，風娘子兇惡的臉，又浮現在她的眼前。

想起風娘子的話，又响在她的耳邊：「趙冰冰，假如妳不照我的話去做，不但妳會死，妳的爹爹也會沒命的……」

她想到他們父女相依爲命，骨肉情深，不禁痛苦地叫道：「不，不，不，妳不能殺害我爹！」

忽然，洞外傳來狠的號聲，嗥聲，狺聲，還有嘈雜的奔竄聲。

情況好像十分緊張，谷口响起一陣掌風相搏，人聲叱喝的聲音。

清夜裡，四處沉寂，搏鬥聲响，顯得特別清越响亮，入耳鏗鏘。

趙冰冰連忙走出石室，只見所有的狠都奔到谷口去對付强敵，夜色暗淡，她突然閃起一個念頭。

「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祇有這樣才能救爹……」

此念一生，隨即飄身而起，彷彿一縷黃烟，裊裊吹去。

這時，餓狠谷口出現一名肥胖的和尚，但見他身穿一件灰色袈裟，年近五旬外，長得一臉橫肉，不似出家人慈悲的相貌，一看即知是個不守清規的野和尚。

他凌厲的掌風，已斃了兩匹狠，白狠聞訊趕到，冷冷的喝阻道：「大師，出家之人，竟然妄動殺機，豈不怕傷了上天有好生之德嗎？」

那和尚濃眉一揚，道：「洒家空空，你是甚麼人？竟跟這些狠混在一起？」

白狠一聽他報出法號，不覺心頭微動，他曾經記得父親談起，空空和尚原是少林門人，二十年前，祇爲了妄想獨霸武林，偷走了武林絕學「達摩易筋經」，隱居山村，十年後復出，果然武功不凡，一舉成名。

他雖是出家人，出手却極狠毒，但因他武功奇絕，也沒有人敢捋他的虎鬚，少林派雖然曾經派人追捕他，一來他已練成了七分「易筋經」的功夫，武功之高，除了少林掌門之外，已無人是他的敵手，二來，他十分狡猾機警，出沒無常，想要聯手追捕他，又談何容易！

今夜，却不知他爲何遠走色隆拉山，神秘的出現在餓狠谷？

白狠略知他的來歷，更不敢輕敵，嚴陣以待的道：「我叫白狠，你這出家人來此何事？」

空空和尚縱橫江湖，未遇敵手，豈會把一個野孩子放在眼中，獰笑道：「洒家聽說餓狠谷長有一顆大元菓，今夜特來取之。」

白狠道：「甚麼大元菓？餓狠谷沒有這東西！」

空空和尚道：「大元菓乃是天生靈物，比那千年靈芝的價值還要高百倍，不僅能治奇難百病，練武之人服了大元菓，可增百年眞元，洒家眞氣不足，雖然習得達摩易筋經，但是眞氣不足，始終難以發揮到登峯造極的境界，假如你能將大元菓送給洒家，明年洒家登上第十屆武林盟主，洒家一高興，就把你收爲門徒！」

白狠怒道：「我才不希罕你這個野和尚，知趣的快快滾開！」

空空和尚道：「洒家如得不到大元菓，是絕對不會離去的。」

白狠道：「你眞要撒賴，恐怕就難以走出餓狠谷！」

空空和尚狂笑道：「小娃兒，竟敢在洒家面前猖狂，今夜洒家誓必奪得大元菓。」

白狠道：「告訴你沒有甚麼大元菓小元菓，你再不走，我就不客氣要撻你了！」

空空和尚完全不放在心上，說道：「來吧！洒家讓你先出招。」

白狠在餓狠谷裡，雖然自創一套「狠形掌」，可是從未與人動手，都不知威力如何？何況空空和尚在他心目中，已有種勁敵觀念，故不敢輕易動手，道：「你眞的非動手不可？」

空空和尚道：「你不給洒家大元菓，洒家就不走，祇好動手一搏了。」

白狠道：「想不到一個出家人，手段如此狠毒，近月來失踪了數十四狠，前天又有兩匹狠被剖腹取心，料必都是你幹的了。」

空空和尚道：「洒家雖然葷素酒肉無忌，却怕取狠心狠肉，因爲太腥了！」

白狠一怔，問道：「眞不是你幹的嗎？」

空空和尚道：「洒家今夜才到餓狠谷，而且憑着洒家的聲譽，也沒有騙你的必要。」

前日剖腹取狠心的事，看來眞不是空空和尚幹的，那不是另有其人了！

白狠憂心忡忡，這些狠是他的恩人，也是他的好友，也絕不容許人來侵犯殺害牠們的，怒道：「你再不走，我可要動手了！」

空空和尚一笑，道：「洒家正等着啦！」

夜很深，蒼穹漆黑，山風吹拂得更大！

四面的狠，沉着的注視空空和尚的舉動，精靈的等待機會反擊！

白狠已被逼得沒法不出手了，於是硬着頭皮，道：「注意，我要出手了！」

他抱着破釜沉舟的心理，揉身而上，雙臂已貫足勁力，奔雷電閃般的攻出一招。

空空和尚嘴角含着一絲輕蔑的冷笑，陡地乍見白狠出手攻來，不禁驚駭，心念道：「那是甚麼招式？」

因爲那一絕招，彷彿匹狠猛撲，含着奇詭奧秘，是空空和尚從未見過的招式，使他驚心動魄。

心念中，一招已經正面襲來，空空和尚此時不敢大意，揚起碩大的袈裟，反擊出一陣强勁的力道。

但是他作夢也沒有想到，白狠這一招原是虛招，一衝一旋之下，不知何時，竟然立在他的背後，徐徐的伸出右掌拍到。

如此快速的身法，使這位身經百戰的黑道巨惡空空和尚，嚇出一身冷汗。

因爲他的身法，竟未能發現白狠是如何近身發招，怎能不使他驚駭不止。

不過，空空和尚到底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見他一掌拍到，迅速絕倫反攻一掌。

這一招完全是硬碰硬的幹上了，兩道强勁的掌風，在半空中一絞，刹時判出高低了。

空空和尚氣浮身動，蹬蹬蹬地倒退四、五步。

白狠却氣定神凝，形態雍容的，眉宇間現出一種不怒而威的神氣。

這下，可把空空和尚惹火了，口發一聲暴吼，袈裟揚起，迅速的攻出三招。

白狠一招得手，早把畏懼之心掃除殆盡，掄手而起，擊出一股强猛的勁力。

他的招式，完全模仿狠形，再加自己改進，與一般武技截然不同。

這使得空空和尚的達摩易筋經都無法施展開來，不僅感白狠招式怪異，而且勁道强得無與倫比。

一般武技雖名門各派互異，却是一脈相傳，大同小異，然而白狠的招式，往往異乎各派武功，甚至於反其道而行，就更令人難以捉摸了。

兩人走過了十數招，空空和尚已亂了章法，被迫連連倒退。

白狠却越戰越勇，突地探出右掌，就像一匹巨狠，輕巧的伸出前爪。

「嘶」地一聲，空空和尚的左肩袈裟被白狠撕破了，肩上也重重的挨了一掌。

空空和尚驚慌萬狀的，宛如破空敗架，飄出十餘丈外，怒聲喝道：「好小子，洒家還會再來的。」

話聲甫落，人已疾如飛隼的穿過密林。

狠羣一見他逃走，很快的追了過去！

白狠揚聲的道：「別追了！」

那些狠彷彿聽懂他的話，又很快的折身奔回來。

羣狠歡擁在白狠的身旁，像對一位英雄的歡迎，小黑更是高興得舞蹈起來。

白狠心頭却埋下一層隱憂，知道空空和尚一去，一定會有更强勁的敵人再來，餓狠谷昔日平靜無憂的日子，是難以再得了。

狠，單純的，絕對沒有想到大禍的來臨。

白狠不忍掃牠們的興趣，也笑了一笑，走回谷中去。

忽然，他聽到「噗」地一聲，是一個物體重重跌落的聲音。

白狠疾躍過去，在夜色下，已見金芒菓下面，平臥着一個人，而且發出痛苦呻吟！

那是趙冰冰，一襲黃衣的衣裳，白狠一眼就看出是她。

白狠趕前抱住她，問道：「妳一定摔得很重罷？」

趙冰冰傷得不輕，但尚知人事，見是白狠關切表情，不禁羞愧萬分，許久答不出話來。

狠都圍了上來，現出關心的神色。

白狠道：「我用眞元來替妳推拿一番！」

說着，將趙冰冰平放在一處平坦的地方，以便讓她吸取金芒菓的香氣，一方面運起眞元，雙掌在她背部運氣推拿，却不禁皺起眉頭。

過了半晌，趙冰冰痛楚全消，精神反而更旺盛，但她瞥見白狠正直英挺的臉容，眞是羞愧交加。

白狠問道：「好些嗎？」

趙冰冰坐起，道：「我，我，我對不起你，更對不起這些狠。」咽嗚的哭着，雙手掩住臉頰。

白狠被她哭得莫名其妙，道：「冰冰，不要哭……」他笨拙得說不出話。

一個做錯事的人，別人越是不責備他，他的心裡越是感到難過。

趙冰冰這時的心理正是如此，抬起掛滿珠淚的臉，稚氣的道：「白狠，你爲甚麼不責備我？不打我？這樣我的心會好過些。」

白狠道：「傻丫頭，我不怪妳！」衝着她，咧嘴笑了一笑。

趙冰冰被他逗得噗嗤一笑，「你壞！你眞壞！」撒嬌的，一雙玉手落雨般的打在白狠寬厚的胸膛上。

白狠情不自禁地，將她摟在懷中。

一股强而有力的勁道，電觸一

般的使趙冰冰沉醉在那滿足的一剎那。

趙冰冰仰起頭道：「白狠，白狠，你知道我是爲了偷金芒菓，才摔傷的嗎？」

白狠點一點頭，臉色全無訝異的表情，顯然他是猜中了趙冰冰的心意。

趙冰冰道：「那你爲甚麼不責備我？」

白狠道：「這不能怪妳的。」

趙冰冰問道：「爲甚麼？」

白狠道：「因爲連空空和尚都禁不住想奪去金芒菓，何況妳是一個小女孩？」

一位少女被說成小女孩，當然是不會高興的，趙冰冰嘟起小嘴老高老高，半晌才說道：「剛才是空空那個賊和尚嗎？」

白狠道：「他說是要採大元菓，結果被我打發走了！」

趙冰冰道：「白狠，想不到你的武功這樣高，連空空和尚都敗在你手中。」

白狠沒有欣喜，因爲他知道餓狠谷以後的日子，將難平靜了。

趙冰冰指着金芒菓道：「其實他不叫金芒菓，而是空空和尚所說的大元菓，眞是可以生死人而肉白骨，更能增元培氣，武林中人，夢寐以求。」語氣一轉，又道：「我不該存心不良，來偷取你的大元菓。」

白狠道：「我知道妳是不得已的……」

趙冰冰驚奇的問道：「你早已知道了嗎？」

白狠道：「不，我是剛才知道的，因爲在我運氣替妳治傷時候，我發現妳體內有一種很奇異的毒氣，妳是想採擷食大元菓來療治毒氣，人都有求生慾念，我怎能忍心苛責妳的私心呢？」

趙冰冰感激的道：「白狠，你太厚道了。」接着又道：「可是你猜錯了！」

白狠怔然問道：「難道妳不是爲了療毒才想摘食大元菓嗎？」

趙冰冰道：「不，我不會那樣私心的，我是爲了救爹爹。」

白狠又再追問道：「妳爹爹得了不治奇症嗎？」

趙冰冰道：「不！」停了一下，她說出原委，道：「我們父女，被一個叫風娘子的婦人，脅迫服下一種奇毒的藥，假如三天之內，不服她的解葯，立即肝腸斷裂而死，風娘子拘禁我爹爹，却要我到餓狠谷來偷取大元菓，回來才給我們父女解葯，不意我來時，誤中瘴毒，幸虧爲你所救，本應感恩圖報，不再存覬覦之心，但是方才却趁你面臨强敵之際，私自跑來偷摘大元菓，想不到因爲大元菓長得太高，我體內又有風娘子的巨毒，一時提不住氣，才摔落受傷。」

風娘子，白狠也曾聽他父親提起，她是一位風騷淫蕩的婦人，艷名遠播，却身懷不凡的武功，尤善用毒，性狡詐而陰險惡毒，不知有多少個男人死在她的石榴裙下。

白狠痛憤的道：「眞是太可惡了，但是若無大元菓又怎能救出令尊呢？又怎能解開你們父女身上的巨毒呢？大元菓留此並無多大用處，待我來摘下給妳。」

趙冰冰阻止道：「我現在想開了，縱是將大元菓送給風娘子，她也不見得就肯把解葯給我。」

白狠一怔，細想也對，像風娘子那種人，說話怎能算數呢？但他一心却爲趙冰冰父女而關懷，問道：「但你們父女的安危，也是不能不顧呀？」

趙冰冰抬起頭，迎着山風，吹亂了她的秀髮。道：「我想回去，趁其不備奪得解藥，救出我爹。」

白狠立在她的身後，長長的髮梢揚拂在他的臉上，道：「我幫妳去制服風娘子！」

趙冰冰轉過臉道：「你對我太好了。」

白狠突然問道：「你們父女爲何遠來色隆拉山呢？」

趙冰冰道：「我們是來偵察一位世伯的滅門慘案。」

白狠愕然地，追問道：「妳一位世伯死在色隆拉山嗎？」

趙冰冰道：「在十年前，那位世伯全家，突遭人殺害，我爹爹追查了十年，一直找不到兇手，所以特地遠來色隆拉山，實地察訪，希望能偵出一點綫索，却不料碰上了陰毒的風娘子，招來橫禍。」

白狠突然緊握着她的手，問道：「妳那位世伯，叫甚麼名字？」

趙冰冰道：「他叫白滄波，人稱刀神，是第八屆的武林盟主！」

白狠道：「冰冰，令尊是不是趙長風，俠號江湖客呢？」

趙冰冰詫異道：「你怎麼知道？」

白狠一面肅穆的道：「冰冰，想不到我們今生今世，還能在此見面……」

趙冰冰杏眼圓睜，道：「你，你是……」

白狠道：「我是小郞呀！妳是小娘嗎？」

爭奪異菓　屠殺狼羣

那是十四年的事了，那時候白狠才四歲，趙冰冰也祇有三歲，兩人常常在一起痛玩，一個乳名小郞，一個小名小娘，就像天生一對的小冤家，在一起時常常鬧蹩扭，那是一段無邪而歡樂的童年。

趙冰冰道：「小郞，眞是你呀！」

白狠摟住她的柳腰，道：「我的小娘子，讓我親一親……」

他飛快的在她嬌嫩的臉頰吻了一下。

甜甜的，不是在臉上，而是在冰冰的心坎裡。

趙冰冰嘴上却道：「你眞壞，再欺侮我，我就不跟你好了！」她說着兒話，心海裡盪起了漣漪！

夜色，溫馨的，沐浴着兩個有情人。

趙冰冰問道：「你全家怎會被害？你又爲何跑到餓狠谷來，與狠相依爲伍呢？」

白狠追憶那悲慘的一夜，道：「我爹當了九年的盟主，已看破江湖仇殺，厭倦那種恩仇相報的日子，所以毅然舉家遷往西康色隆拉山，可是那批魔頭，却不放過我們，在一個黑夜裡，突然有數名幪面人侵入我家，大肆屠殺，爹雖刀法如神，終竟敵不過他們聯手攻擊與陰險暗算，最後慘而被殺。」

趙冰冰追問道：「那你又爲甚麼能死裡逃生呢？」

白狠指着四周的狠，道：「都是牠們救了我，那些魔頭發現了我，正要斬草除根之際，突然湧出一羣狠來，那些人畏懼而逃，也就顧不得殺我了。」

趙冰冰道：「狠沒有吃了你，」其實她是多此一問，假如狠將他吃掉，那還有今日的白狠存在嗎？

白狠道：「大概是緣份罷，那些狠對我十分友善，就將我帶到餓狠谷，一晃眼就過了十年了！」

趙冰冰道：「你倒好，在這裡享福，可急壞了我爹，天涯追踪，始終找不到兇手！」

江湖客趙長風的義氣干雲，不惜爲師兄赴湯蹈火，偵察懸案，爲武林添一件佳事。

白狠道：「趙叔叔太好了，我們要趕快去將他老人家救出險境。」

一道白光，突地射進谷中。

兩人微微一驚，抬眼望去，東方旭日已如金輪般微微出現，不禁相視而笑。

天亮了，一夜折騰，却沒有使他們累倒。反而精神煥發的，聯袂要去救江湖客趙長風。

白狠走進石室去看壯壯，傷勢已經好多了，傷口已逐漸收斂，也多虧皓皓整夜守在牠身旁照料。

他告訴壯壯，要和趙冰冰去救她的父親，大概要躭誤兩三天才能回來，希望壯壯能夠嚴密防守餓狠谷，告誡狠羣千萬不可出谷，以免慘遭殺害。

在狠羣依依送別之下，白狠和趙冰冰走出餓狠谷。

白狠在餓狠谷住了十年之久，很少出谷，縱然有也僅僅谷外十里以內的範圍，今天和趙冰冰出谷，另懷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心念趙長風的安危，因爲趙長風和白滄波是八拜之交的至友，情逾兄弟，在白狠幼年時，也常受趙長風的寵愛，因此趙長風在白狠的心目中，乃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何況趙長風爲了偵察白家血案，罹此災難，白狠有責任去拯救他，同時也可共同偵破白家被殺的慘案。

兩人穿過密茂叢林，蜿蜒而上一條荒山小徑，眼前盡是一些崇山峻嶺，山雲彷彿飄浮在眼前，碧空如洗，風景奇佳。

但兩人那有心情去欣賞眼前的風景，趙冰冰更掛念父親的安危，一路上急着趕路。

越過一處山峯，轉過去又是一片密林。

白狠道：「冰冰，可要小心瘴氣，千萬別中了毒！」

趙冰冰笑道：「你放心，我已繞過那處瘴毒。」

原來在荒山之處，常有茂密森林，人跡罕至，落葉積得深厚，又經風吹雨淋日晒，年歲一久，發霉腐爛，就變成瘴氣，若不小心，走入瘴氣的範圍，深則斃命，淺則成疾。

兩人走入叢林，樹高枝密，完全把陽光遮住，林蔭涼爽，脚程更速。

白狠的輕功已是一絕，趙冰冰得女子身體輕盈之利，一身輕功，也是快得驚人。

走了半天，又來到了一座山峯。趙冰冰說道：「風娘子就住在山峯那邊的一處山洞。」

白狠叫住她，道：「冰冰，等一下。」

趙冰冰愕然止步，問道：「甚麼事呀！白狠？」

祇見白狠躍身而起，身子拔高十餘丈，人已到半山腰，採下一個菓實，又翻身飄落，手上多了一顆淡黃色的圓形菓實。

趙冰冰問道：「你採這顆菓子幹嗎？」

白狠微微一笑，反問道：「妳看它，像不像大元菓？」

趙冰冰聰慧過人，笑道：「你是想拿它，來騙一騙風娘子嗎？」

白狠點頭道：「對付風娘子這個狐狸精，若不施點小計，恐怕很難得手。」

兩人商議已定，加緊脚程，不過一個時辰已轉過山峯，已見遠處有個山洞。

趙冰冰指一指山洞，道：「那就是風娘子棲息的地方。」

白狠止步道：「我們要小心，

狐狸精是狡猾的。」當下挪身移到山壁隱蔽的地方，又道：「冰冰，妳帶着這菓子進去，詐騙她的解葯和救出趙叔叔，萬一被她識破了，我再來接應妳吧。」

趙冰冰取了菓子，藏在懷中，道：「好的！」隨即從小徑走過去。

她力持鎮靜，表情放鬆的走到洞口，突然一縷陰沉的話聲，從洞中傳出，「丫頭，妳回來了嗎？」

趙冰冰立在洞口，答道：「回來了！」

那話聲又問道：「得手了？」

趙冰冰道：「如不得手，我回來幹甚麼！」

洞裡揚起了一片陰陽怪氣的笑聲，道：「好，丫頭妳進來。」

趙冰冰緩步走進，不多時已見風娘子坐在一具石墩上，冷峻的注視着她。

風娘子已是徐娘半老，却梳着高高的髮髻，臉上一片紅，一片白，還掛着兩個耳墜子，身穿細絹所做的衣裳，現出一身玲瓏剔透的曲綫，妖艷得很。

她淡淡的道：「丫頭，還不快快將大元菓給我？」

趙冰冰道：「請妳先放了我爹爹再說！」

風娘子一愣，想不到趙冰冰也不是好惹的，但她是隻老狐狸了，更難纏，當下道：「天下沒有這種便宜的事，妳把大元菓給我，馬上放出老頭，否則，嘿嘿，休想！」

趙冰冰冷冷的道：「妳的話，早已使我失去信心，條件既然談不成，我走了！」說時，扭身緩緩向洞外走去。

風娘子喝道：「丫頭，止步！」

趙冰冰停下身子，轉面問道：「妳多考慮，我是不會讓步的。」

風娘子痛恨的道：「丫頭，妳敢對我拿蹺，不怕我殺了妳嗎？」

趙冰冰淡然道：「妳縱然殺了我，也得不到大元菓。」

風娘子沒有辦法，讓了步道：「丫頭，我先給妳一顆解葯，妳把大元菓給了我，再放妳爹……」

趙冰冰道：「不行！」

風娘子橫下了心，道：「條件既然談不妥，丫頭，妳走好了，我也不希罕甚麼大元菓。」

此話一出，眞是出乎趙冰冰意料之外，當下神色一怔，呆了一呆。

她的舉動，完全落入風娘子的眼中，道：「丫頭，妳如不接受我的條件，落個玉石俱焚，何苦來哉？」

趙冰冰暗想，「我如先解了毒，恢復功力，合白狠之力，不怕救不出爹來！」隨即說道：「好罷！」一折身，又走向前七步。

風娘子右手一揚，抛出一點寒星，道：「接住。」

趙冰冰反手一抄，接了過來，是一顆白色的藥丸，問道：「我怎知道妳給我的是解葯還是毒葯呢？」

她歷經數次劫難，心思越來越細了，尤其面對着老奸巨猾的風娘子，更不能不小心應付。

風娘子道：「丫頭，祇要妳服下解葯，運功調息，片刻之後，自然知我是不是騙妳。」

趙冰冰道：「那祇好我解了毒，再把大元菓給妳了！」

風娘子莫可奈何，道：「隨便妳了！」

趙冰冰服下白色藥丸，就坐在地面上，垂目運功，調息元氣，刹時間，藥力生效，那原本受阻的穴脈，立感舒暢無比，心知風娘子並沒有騙她。

風娘子道：「丫頭，妳該相信我了？」

趙冰冰毒氣已解，立起身道：「我把大元菓給妳，要立刻放出我爹，絕不食言。」

風娘子道：「那當然！」

趙冰冰取出半途摘取的菓子抛了過去，風娘子揚手一接，瞥了一眼，勃然大怒，將那菓子反抛過去，怒道：「丫頭，膽敢來詐騙我！」

隨着，身形暴起，如電一般射至。

趙冰冰早有提防，閃避開那粒菓子，人已如巧燕般穿出洞外。

可是，她快，風娘子比她更快，就像一陣疾風，挾着排山倒海的掌力，怒擊過來。

趙冰冰人已到洞口，但是那股絕勁也同時捲到。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從洞旁反撲出一道掌風，奔雷閃電般的撞向風娘子的絕勁。

風娘子被那道掌風的絕猛勁力，反擊得雙臂感到痠疼，退了兩步，却又很快的衝出洞外，喝道：「甚麼人？」

喝問中，她已見到丈外，卓立一位赤裸上身的少年，一身壯健，那古銅色的肌膚，寬厚的胸膛，充分表露出一個男人的魅力，不覺心神搖盪，起了邪念。

白狠衝着她一陣傻乎乎的笑，道：「我叫白狠，相識的，快把趙叔叔放出來！」

風娘子痴痴的道：「白狠，你眞的野得像一匹狠，那樣可愛！」一雙眼睛骨碌碌的在白狠身上打量着。

白狠喝道：「少廢話，妳放不放人？」

風娘子嗲聲道：「別這樣兇嘛，小兄弟，你說放人，我風娘子還敢說一聲不嗎？」

她挪動身子，擺出款款的蓮步

，一襲紗衣，若隱若現的聳動乳峯，那股撩人遐思的妖冶，眞使人心旌不定，神思迷茫。

可是白狠久居餓狠谷，與狠羣相處，早已養成一種很深的定力，風娘子誘之以美色，他却絲毫不爲心動。

再者，狠是很狡猾的，他撲殺兔子時，並不直接去捕捉，常常要用一些心機，例如出其不意或者僞善親近，這些都是狠的天性，也是被人目爲狡詐的地方。

白狠平時觀察地方事物，極爲細心，對狠的狡猾心機，已經看得多了，眼前對風娘子撩人的妖艷，反而起了很大的戒心。

貪小便宜是人性的弱點，狡猾的人就利用這個人性的弱點，施以詐術，所以祇要人不貪婪，做非份的慾求，絕不會墮進陷阱。

現在，風娘子也利用男人貪慾好色的弱點爲餌，來釣取大魚。

風娘子趨步而上，身上散發出一縷撩人的異香，那是迷人而動人心弦的香味。

白狠身子忽然一晃，栽倒了下去。

趙冰冰驚叫一聲，想去救他，風娘子却一換右掌，拍出一道絕猛的勁度，使得她不得不反身躍退。

風娘子淫笑道：「我以爲你像狠那樣的狡猾，却也逃不出我的詭計，中了我身上飄散的迷魂香，哈哈……」瞥一眼地上的白狠，她很滿意她的獵物，那是一個很具男性魅力的野性少年。

祇要望一眼他那健美的胸膛，就可以挑起無限甜密的遐思。

風娘子本是江湖聞名的淫婦。這塊到口的肥肉，豈能輕輕的放過，她蹲下身子，伸手輕撫白狠的胸脯，感到無限的快慰。

突地，風娘子那隻保養得凝脂玉肌似的手，突被人扣住手腕。

白狠朗聲大笑，躍了起來，道：「狐狸精終於上了狠的當！」

風娘子發覺時，已經太慢了，白狠出手如電，快得使她不知如何出手，爲何被扣住腕脈，一隻玉手被扣得緊緊，力道之强，使她動彈不得，站了起來，用剩餘的左手，理一理被山風吹亂的雲髻，冷靜的道：「想不到你是一匹狡猾的狠！」

趙冰冰很佩服白狠的機智，緩緩走上前去。

白狠道：「我很早就聽說妳是一名最善於使毒的能手，不得不含有戒心。」

風娘子轉動媚眼，頻送秋波，道：「世人傳說，我有什麼辦法？」一副楚楚可憐的形態。

白狠道：「妳別想再動歪主意，否則是自討苦吃！」猛一用力。

風娘子被握得痛入心脾，迷人的眼睛，現出晶瑩的淚光。

白狠道：「妳將趙長風叔叔關閉在何處，快說！」

風娘子是一個知趣的人，她能屈能伸，知道今天栽得很慘，栽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野少年手上，以往不知多少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都給她玩弄於手掌之中，像花和尚空空、鬼影子席天雷、關外的霸主長白雙雄，還有連武林盟主神州一劍左非凡都不例外。

可是，今天，唉！一切都反常，風娘子竟栽在一個毛小子手上，這件事要是傳到江湖上，豈不令人笑掉大牙！

風娘子不得不服輸，道：「趙長風就在山洞裡，你自己去找好了！」

白狠道：「解藥！」

風娘子揣出一粒白色的藥丸，道：「拿去吧！」

白狠接過藥丸，遞給趙冰冰。

風娘子盈盈一笑，道：「該放了我吧！」

不愧是隻狐狸精，永遠是那樣自然。

白狠爽朗一笑，放開了手。

風娘子手一脫開，迅速的揚起雙掌，可是她掌心還未向外吐的時候，臉現苦容，雙手緩緩落下。

白狠笑道：「妳已被我震斷一條細小的血脈，在三個月之內，祇要好好的療養，千萬不要動怒，運功吐氣，否則生命難保。」

風娘子知道他的話一點不錯，剛才想要運氣出手，體內一處血脈痛楚欲裂，不得已收起手，眞是陰溝裡翻船，不覺將白狠恨之入骨，道：「我會記得你今天的大恩大德！」很快的拖着身子，急急離去。

趙冰冰想要追去，白狠道：「給她一個自新的機會，我們還是去救趙叔叔要緊。」

兩人走進山洞，穿過了彎彎曲曲的深洞，終於看到一團人影，蜷曲在一旁。

趙冰冰走了過去，低喚道：「爹爹。」

白狠撫一下他的身軀，惶急色變，道：「冰冰，不要動他，風娘子的心太毒太狠了！」

那人身穿黑色長袍，一臉風霜，白狠認得出他就是趙長風。

趙冰冰楞了楞，問道：「爲什麼？」

「趙叔叔的任、督二脈，已被風娘子震斷了，恐怕……」

趙冰冰傷心得滚下了兩顆珠淚，道：「難道就眞的沒有救了嗎？」

白狠搖一搖頭，悲愴得說不出話來。

趙冰冰道：「譬如大元菓……」

白狠道：「來不及了，趙叔叔

恐怕掙扎不過半個時辰，此去餓狼谷至少也有半天的路程。」接着又憤怒的道：「我眞後悔剛才輕易的放過風娘子！」

趙長風微弱的呻吟了一下，低沉的道：「冰冰嗎？」

趙冰冰俯身上前，道：「爹，是我，冰冰，風娘子已被打走了，爹，你看是誰來了！」

白狼趨前，蹲在地上，道：「趙叔叔，我是小郎呀！」

趙長風已是氣息微弱，油盡燈枯，戰抖地舉起雙手，想去摸白狼，道：「你，你，你眞的是……是小郎嗎？」

白狼握住他的手，道：「趙叔叔。」

趙長風被他一握，彷佛精神了許多，睜開眼睛，喜道：「小郎，你爹娘呢？」

白狼含着淚水，道：「爹娘在十年前，慘遭仇家殺害了！」遂把經過情形，大略的說給趙長風知。

趙長風問道：「到底兇手是誰？有沒有綫索呢？」

白狼道：「他們都幪着面，祇有一個人用菱鏢傷了我。」

趙長風道：「菱鏢？你有沒有留下來？」

白狼從腰間取出那支菱鏢，遞給他看，道：「趙叔叔，你閱歷豐富，可知道這支菱鏢的主人嗎？」

趙長風拿在手中，端詳了許久，嘆了一口氣道：「這種菱鏢，我從未見過有人使用。」

白狼一陣失望，本來想從趙長風的口中，得到一點關於菱鏢的事，現在已成泡影，但一想及有人以菱鏢傷及壯壯，乃又取出那支菱鏢，道：「這支鏢乃是最近在餓狼谷出現的。」

趙長風將兩支比較一下，道：「兩支鏢雖然大小不同，但尚可以看出是同一模樣，由此推知，這兩支鏢必有密切關係，你可以從傷狼的人去追查。」

他話說得太多了，最後已經接不上氣。

趙冰冰道：「我把風娘子的解藥給您。」

趙長風搖手道：「不用了，爹的任、督兩脈，已被風娘子震斷了，縱是華佗再世，扁鵲重生也是沒用了，不必多糟蹋藥丸了。」

趙冰冰深情的道：「那麼爹，你就少說話，好好休息吧！」

趙長風苦笑了笑，道：「我已是風燭殘年的人了，今天僥倖遇到小郎，如不把話說完，以後恐怕沒有機會了。」

趙冰冰知道他的個性，也不再勸，祇是輕輕的替他揉背。

趙長風又道：「小郎，天可見憐，白家還剩下你這條命根子，我是不行了，十年來始終沒有查出白家滅門血案的眞兇……」

他的臉色已變，蒼白如紙，氣色也是越來越弱了。

白狼道：「趙叔叔，你已盡力了！」

趙長風道：「現在這件事的責任，就要落在你身上了。」

白狼劍眉一揚，道：「我會辦到的，趙叔叔，請您放心！」

趙長風道：「那我就放心了，不過，還有一件事，我要托付你。」

白狼道：「什麼事？祇要我能辦到，一定盡力去做，趙叔叔。」

趙長風拉着了趙冰冰的手和白狼的手，握在一起，道：「我把冰冰交給你……」

趙冰冰含羞的垂下頭，白狼道：「趙叔叔，我會好好的照顧冰冰的……」

趙長風道：「那……那……我……我就……就……放……放心……了！」嘴角掀起一縷淡淡的微笑，突地頭一偏下，氣絕而亡。

趙冰冰不由放聲大哭，骨肉親情，充分的流露。

白狼悲傷得流下兩行熱淚，滿面悽容。

半晌，白狼道：「冰冰，別哭了，我會替趙叔叔報仇的。」

趙冰冰臉頰上掛滿了淚珠，悲慟已極。

白狼道：「我們還是將趙叔叔葬了，等以後再移到中原改葬。」

趙冰冰同意他的話，兩人就在洞口，挖了一個坑，將趙長風埋葬了，還立了一個石碑，以便將來辨認。

兩人忙了半天，天色已晚，因爲他恐怕在路上誤中瘴氣，所以決定留在山洞，爲趙長風守靈一夜，明天一早再趕返餓狼谷。

當晚，兩人就睡在山洞裡，白狼很體貼的照料趙冰冰，兩人的感情更進了一步。

第二天，趙冰冰醒來，天色甫亮，已見白狼在洞外練掌，就去採了幾個水菓，送上去道：「白狼，來吃早餐啦！」

白狼十年來與狼相處，從來沒有人服侍，現在看趙冰冰替他送來鮮美的菓實，不禁高興得爽朗的笑了一笑，道：「謝謝妳，冰冰。」

說完，出其不意的很快地又吻了她一下。

冰冰嗔道：「你眞壞！」佯裝怒容。

逗得小郎哈哈大笑！

吃過水菓，白狼心掛羣狼的安危，立刻動身回去。

臨去之前，兩人又在趙長風的墓前磕了三個頭，才依依別去。

過午的時刻，兩人已趕回了餓

狼谷。

白狼突然疾奔躍至谷口，原來谷口橫臥着十來具狼屍，個個皆被剖腹取心。

一見白狼回來，谷內奔來幾百匹狼。

壯壯首先縱到，含着悲憤之色，比劃了兩下子。

白狼問道：「昨夜遇到强敵來攻嗎？」

壯壯又用前脚，比了一比。

白狼又道：「是上次用菱鏢傷你的人？」

壯壯點一點頭，躍起前腿，衝出谷外。

白狼心知有事，吩咐趙冰冰道：「冰冰，妳先進去休息，我去去就來。」說完，展起身子，跟在壯壯後面跑去。

那是一片密林，落葉滿地。

壯壯停了一下，用牠長長的下顎指一指前面。

白狼走過去一看，原來是一處捕狼的陷阱，祇見一匹狼被絞進陷阱中，已經死了。

這情形，不禁使他看得悲憤已極，道：「是誰這樣狠心，設下這樣殘酷的陷阱。」

壯壯又帶着他，在茂林中，巡視一遍。

白狼算了一下，總共有十二處陷阱，有些有狼，有些並沒有捕到狼，但是狼祇要落到陷阱，都被斬斷頭顱慘死。

這手段太殘忍了，一般獵人，設陷阱祇是想活捉野獸，並不會一下子就把牠弄死。

但是這些陷阱却與一般不同，顯然設下陷阱的人，本意不在捕狼，而是在殺狼。

白狼在仔細的分析，他判斷設下陷阱殺狼的人和用菱鏢傷狼剖心的人，可能不是同一批人。

他憤怒的道：「這批人太可惡了，連這羣與世無爭的狼，都不放過。」繼之一想：「他們的目的何在？難道是和空空和尚一樣，是爲了大元菓而來？」

可是再深入一層的分析，覺得不然，因爲如爲大元菓而來，殺狼還有話可說，剖取狼心却沒有道理。

一切都像謎，重重困擾着白狼。

白狼道：「壯壯，我們回去再說！」奔向餓狼谷而去，壯壯也跟了上來。

回到谷中，趙冰冰迎上來問道：「發現了人沒有？」

白狼道：「有人設下十二處陷阱捕殺狼！」轉而又對壯壯，說道：「壯壯，你叫牠們千萬不要出谷，以免又遭無辜殺害！」

壯壯點頭而去。

白狼悶悶不樂的走進石室，趙冰冰隨在其身旁，不敢去打擾他的思緒。

良久，趙冰冰道：「我倒有一個辦法，可以碰見埋設陷阱之人。」

白狼忙問道：「什麼辦法？」

趙冰冰道：「守株待兔。」隨而解釋道：「那批人埋設陷阱，一定會來觀看，至少他們要把殺死的狼取出來，重新撥動機關，祇要我們躲在暗處，一定可以等到他們的。」

白狼大喜道：「好，眞是好辦法，祇要被我碰上了，一掌就將他擊斃，爲狼報仇。」

兩人商議已定，白狼吩咐狼羣加强防備，尤其大元菓，更不能疏忽，無事不可出谷。

等到天色一暗，白狼和趙冰冰就埋伏在谷外密林中，守護一處已有狼被殺的陷阱。

兩人藏在一棵枝葉茂密的巨大榕樹上，天色暗淡，祇有稀疏的星兒在天空閃爍。

等候多時，却不見有什麼動靜。

時已午夜，白狼道：「今夜，他們大概不會來……」

趙冰冰低聲噓了一聲，白狼連忙住口。只見一縷黑影，疾向陷阱奔來。

暗暗的星光下，祇見那人一襲黃色短襖，右手握着一把亮晃晃的短刀，左手抓住幾個狼心，留着短髮，年紀看來不大，身手却十分矯捷，一挪身，輕輕的到了陷阱旁。

白狼一發現黃衣少年，怒目而視，就要躍身下去，却被趙冰冰阻止，向他作了一個眼色，似乎要他靜靜的觀察。

黃衣少年突然自言自語的道：「不曉得是誰積了陰德，設下這些陷阱，今晚使我省事多了，平白就賺了七顆狼心。」

原來陷阱並不是他埋設的，他的目的祇爲了剖取狼心罷了！

白狼暗道：「幸虧方才沒有孟浪現身。」接着一想：「但這少年，不知是不是用菱鏢傷狼的人？」

黃衣少年把狼心放在一邊，躍入陷阱，扳開狼屍，又跳了起來，左手却抱着狼，突然高舉短刀向狼腹剖去，右手一探，血淋淋的挖出心來。

這殘酷一幕，看得白狼睚眥欲裂，十年來與狼相處，已建立深厚感情，黃衣少年那一刀，彷佛剖在他的心窩一樣的痛楚。

白狼爲了看個究竟，才忍住心頭怒火。

黃衣少年很得意的抱起狼心，喃喃的道：「今晚很輕鬆就得了八顆狼心，師父一定很高興，時間還

早，我何不偷懶一下。」口中哼着小調，洋洋得意走出密林。

白狼低低的道：「冰冰，妳先回去，我追下去看看這小子的師父到底是誰。」

趙冰冰道：「小心呀！」

白狼像一隻夜鷹，穿過林梢而去。

黃衣少年疾如彈丸的奔去，那份輕功高得驚人，比起白狼並不遜色多少。

白狼不敢大意，追踪過去，緊緊的盯住他。

黃衣少年轉過一個山峯，又躍過一條狹長的窄谷，從小徑而入，却懵然不知後面有一個人在跟踪他。

突然，一陣淙淙的水聲。

小徑盡處，原來是山洞，泉水淙淙的流入澗裡，一泓清澈的泉水。

黃衣少年放下狠心、短刀，很快的脫掉短襖，嘩啦一聲，躍入山洞，游起水來。

白狼無可奈何的坐在旁邊等他，見他游得興起，在水中優哉悠哉的仰泳。

約莫過了一個時辰，黃衣少年才興奮而起，穿上短襖，抱起狠心，拿了刀，吹起口哨的走向山頂。

白狼伏身跟踪，不意碰到一塊石頭，滾落山洞，起了一陣很大的水聲。

黃衣少年喝道：「什麼人？」人已電閃而至。

白狼知道躲不過，便挺身而出，道：「是我！」

黃衣少年乍見白狼的形狀，好像一個小野人，不由微覺心驚，問道：「你是什麼人？半夜裡跟踪我，是什麼道理？」

白狼怒道：「我名叫白狼，你叫什麼名字？」

黃衣少年道：「你家少爺，姓朱名偉，我看你的樣子，八成不是好人！」

白狼怒道：「你才不是好人，剖取狠心，手段殘忍極了。」

朱偉桀桀的怪笑，道：「狼是最狡猾兇猛，我多殺幾匹狼，正是爲人類除害。」

白狼憤怒的喝道：「閉嘴！狼並沒有傷害了你……」

朱偉也分辯道：「我也沒有殺害狼呀！」

白狼道：「不是你剖了牠們的心，是何用意？」

朱偉道：「這個並沒有告訴你之必要。」

白狼又問道：「數天前，用菱形的暗鏢傷狼的是不是你幹的？」

朱偉賭氣道：「不知道！」

白狼問道：「你師父又是誰？」

朱偉道：「不知道！」

白狼見他一問三不知，心頭怒火更熾，大喝道：「你是找死！」

朱偉道：「不知……」發覺說溜了口，改口道：「那倒未必見得！」

白狼道：「不妨試試！」

他知道如不給他一點厲害看看，他是不會說實話的。

剎時，右臂一掄，揉身而進，展開了狼形掌，快逾電光石火的攻到。

朱偉一見他出手，招式詭異，才大爲驚心，連忙拋開狼心，短刀半空一橫。

但是白狼的狼形掌，完全脫出一般武技的窠臼，詭異中含有很深的玄妙，加以白狼含怒出手，攻出招式乃係狼形掌最厲害的招式。

朱偉見他掌影如幻，短刀一招落空，白狼却快速絕倫的移身到了身後，一股暗勁，從背後襲來。

這一招，奇詭之至。

朱偉連返身都來不及，但是他師出名門，身手不弱，急切間，俯衝而出。

白狼必欲教訓他一下，趨身上前，雙掌齊出，取他前胸。

可是，朱偉到底並非弱者，衝出兩步，身形一矮，短刀閃起一道白光，反射過來。

白狼不防他這一手，但是他久習狼性，在攻擊中，處處留有提防，祇見他一挫腰，閃過白光，左腿一踢，反而將朱偉的短刀踢落在山洞。

朱偉一驚，嚇出一身冷汗，才只三招，兵器就被對方踢落，不禁對白狼的武功起了寒心，也顧不得戀戰，縱落山洞泉水中。

白狼也想跳下水中去追，突覺一點寒星迎面撲來，左手一抄，已抓住一隻暗器，一見之下，却是一隻菱形的鏢，不由怒道：「果然是他！」

再望水中，已不見朱偉的影子。

白狼心知他水性甚佳，一定閉氣藏在水中，但是澗水甚長，朱偉一定潛移下流，脫身而去。

夜色茫茫，實在無法尋找朱偉，白狼跺一跺脚，怒道：「下次再給我碰見，絕不饒過你！」說罷悻悻的折回。

山風習習，深夜裡有幾分涼意。

白狼已習慣了這種氣候，也不覺得冷，繞過山峯，又到了密林。

正待舉步入林，忽聞林中傳來話聲，道：「大師，你看這不是省事多了嗎？」聲如破鑼，聒噪耳根。

接着有人道：「賢昆仲眞是捕狼能手！」

後面答話的聲音，白狼立刻辨出是空空和尚的話聲，不由劍眉聳動，暗道：「想不到這個禿驢還不死心，看來他是請了幫手，埋設陷阱捕殺狼來。」

又聽先前破鑼的話聲，道：「我們兄弟在長白山是捕貂的高手，這些狼算得了什麼？」

原來這人是來自關外長白山的，千里迢迢而來殺狼，眞是可惡！

另一人道：「大哥，快來看！」

被稱大哥的人，道：「韓江，什麼事？」破鑼聲的人問。

韓江道：「你看狼被剖開了胸膛，挖走了狼心。」

一陣悉索的草聲，可能那被稱「大哥」的人，以及空空和尚在上前去察看狼屍，觸動長草之聲。

被稱「大哥」的人道：「這就怪了，蠻荒的色隆拉山，還有人居住……」

他話還未說完，空空和尚打岔道：「不是，韓海兄，你不知道爲了大元菓，有幾撥厲害的武林人物，已經相繼到了色隆拉山。」

原來被稱「大哥」的人名叫韓海，是空空和尚邀來的幫手。

更令白狼驚心的，已有很多武林高手，到了色隆拉山，欲思染指大元菓，今後餓狼谷恐怕將有更多的浩劫了。

韓海道：「那麼我們要趕快動手，千萬別讓旁人捷足先登得了大元菓。」

韓海接口道：「大哥，我們再增設十二處陷阱，加速捕殺這些野狼……」

空空和尚道：「洒家認爲狼並不可怕，那個與狼爲伍的小子，武功之高，才眞是令人可怕。」

韓海道：「大師莫長他人志氣，我們兄弟稱雄關外，多少魔頭梟雄，都敗在我們手中，一個野孩子，武功能高到那裡去……」

他話猶未說完，突見眼前站着一個赤裸上身的少年，目射精芒，烱烱有神的怒視着他。

韓海大感驚駭，不知道這少年是什麼時候來的，連一點聲息都沒有，雖說夜暗淡，但僅那份輕功，已夠驚人了。

空空和尚道：「韓兄，他就是白狼了！」

白狼眼前三人，除了空空和尚之外，是兩名裝束怪異、頭紮黑布的大漢，不管衣着、容貌……都極爲相似，顯然是一對孖生兄弟。

韓海道：「小子，我看你還是乖乖的把大元菓給了我們，免得這些狼羣受到無辜的殺害吧！」

白狼冷冷的道：「看來那十二處的陷阱，都是你埋設的？」

韓海道：「不錯，我們兄弟捕貂殺狼的能力，堪稱天下一絕！」

白狼道：「你不覺得手段殘忍了些嗎？」

韓海桀桀的怪笑道：「對兇殘的狼，還講究仁慈，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白狼怒道：「虧你是個人，却講出這般無人性的話，今夜我誓必爲狼報仇！」

韓海朗聲道：「好呀！我先將你宰了，那羣狼就省事了，大元菓就垂手可得了。」

白狼對他已痛恨極了，揮掌而起，人已閃電而至。

茂林裡，夜色更暗淡，祇覺人影一閃，一陣呼嘯的掌風，罩困韓海身前。

韓海警覺時，已遲了一步，但他不愧爲關外高手，疾退三尺，霍地取出一個金環，半空揮舞，幻起一片環影。

可是，白狼的招式完全出人意表之外，一招攻出繼之一招，並不把那片環影看在眼內。

他那種猛攻猛打的招式，全部取於野狼暴戾奪人，給對方雷霆萬鈞之一擊。

韓海揚名關外，與韓江並稱關外長白雙雄，兩人合練一套雷電雙環，稱絕武林。

現在韓江見韓海被白狼奇詭的招法逼得走投無路，乃大叫一聲，取出金環，道：「大哥，我來助你一臂。」人身閃到，金環從左邊攻出。

雷電雙環，顧名思義，就知道那雙環一發，宛如巨雷閃電，煞是兇猛非常。

一時間，林內環聲隆隆乍响，掃得樹葉遍地。

空空和尚見那氣勢，也不禁退了數步，暗暗喝采。

白狼身形全被罩在一片環影之中，却沒有絲毫驚慌，粗壯的雙臂，展開了狼形掌，迅猛絕倫的反搏過去。

狂風巨飆，在林中捲起，長白雙雄一左一右圍攻白狼，已施出雷電雙環的凌厲攻勢，必欲置白狼於死地。

白狼大怒，雙掌一東一西施出，阻止了雙環的攻勢，突然身形拔起，飛高數十丈。

長白雙雄一愣之間，已失掉了白狼的影子，神情均爲之一愣。

就在這一愣，速度快得驚人，白狼雙腿一分，已如狼形，提起後腿踢到。

這一招不僅速度快，而且詭異難練，一個人在半空中能夠提腿踢出，含勁奇猛，絕非武林中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

長白雙雄連作夢也沒有想到，頭部分別中了一腿，頓時腦漿迸裂，死於非命。

空空和尚見狀，嚇出一身冷汗，忙返身想逃。

白狼痛恨這個出家人，六根不淨，妄生貪婪，暴射而至，喝道：「老禿驢，那裡走？」

人已擋在和尚面前，一招奇詭的狼形掌攻出。

空空和尚驚駭他的掌法，也施出達摩易筋經的絕招，寬大的衣袖飄飄揚起。

白狼的掌風，又疾又快。

空空和尚的拳勢亦是不俗，他上次落敗，完全是太輕敵驚慌之故。

這一次，空空和尚已力持鎮靜，把達摩易筋經的絕學，施出神髓之處。

奈何，空空和尚六根未淨，酒色過度，祇把達摩易筋經的絕學習練到五分罷了。

雖然如此，功力已是不凡，對於奇詭的狼形掌，勉强可以封住銳厲的攻勢。

兩人在林中惡鬥，過了二十招，空空和尚自覺漸漸不支，心想再不逃走，一定會落得長白雙雄的下場。

突然，空空和尚虛晃一招，躍出丈外，道：「小子，再打下去，餓狼谷的狼，恐怕要全被毒死了！」

白狼欺身而上道：「你休想嚇唬我，想借機逃走。」

空空和尚硬接一招，五內一震，已知承受不了白狼重重一擊，受了內傷，一口鮮血湧了上來，他仍然佯裝平靜道：「洒家向不打誑！」

白狼冷冷的凝視，正待出手攻去，突然餓狼谷裡傳來幾縷尖銳的悲嗥，心知一定遭受意外，和尚的話恐怕不假，轉口道：「今夜姑且放過你……」

人已騰起，一道匹練似的疾射而去。

刹那間穿出茂林，餓狼谷數百匹驚恐萬分的狼奔來，一見白狼驚魂稍爲定了下來。

白狼見壯壯，道：「壯壯，餓狼谷來了强敵嗎？」

壯壯悲傷的劃一劃前腿。

白狼怔然，問道：「死了數百匹狼？」

壯壯落下淚來，點點頭。

白狼問道：「是誰用心這樣殘酷，濫殺無辜？」

壯壯矯捷的身軀顯得很疲累，又搖一搖頭。

白狼必欲察個究竟，道：「走，我們去看看吧！」

他正想走，壯壯攔住他的去路，前腿一直的搖動，意思是不讓他進餓狼谷。

白狼覺得突然，可是又弄不清壯壯的意思，十分納罕，揚目一看谷口，陸陸續續的走出數百匹狼，不過神色却顯得有點異樣。

其中小黑也跟着走上來，到了白狼的眼前，體力不支而仆倒。

白狼蹲下去察看，道：「小黑，怎麼樣？受傷了嗎？」

小黑神情枯萎，一雙無神的眼光定定的盯在白狼的臉上，口中却吐出一些泡沫，喘氣不止。

白狼訝然道：「小黑，你中了毒？」

小黑很勉强的點一點頭，無神乏力的卧在地面上。

白狼再看其他的狼，同樣的有中毒的跡象，不過中毒的深淺不一而已。

他已知道及時逃出的狼，沒有被害，後來逃出的狼中了毒，不過深淺不一，尚無生命的危險，沒有逃出來的狼，想必都被害了。

白狼左右一看，問道：「趙冰冰呢？」

旁邊的狼搖一搖頭，有一匹狼用嘴呶一呶餓狼谷內，意思是趙冰冰還在谷中。

趙冰冰沒有及時逃出，八成是被害了！

白狼心含悲痛，想要衝進谷中，却又被壯壯阻止了。

餓狼谷的毒氣未散，這一進去，不啻送羊入虎口，白白喪命。

可是，白狼心掛趙冰冰的安危，那裡顧得了這些，躍身而起，縱過壯壯的阻攔，人已如電閃一般，很快衝到了谷口。

他正想跑進去，突見夜色中，一點寒星似的疾如流星的射了過來。

白狼喝道：「什麼人？」雙掌蓄勢待發，正想劈去，待看清時，連忙撤掌，喜道：「是妳！冰冰。」

趙冰冰輕輕飄飄的走向白狼跟前，道：「白狼……」忍不住悲愴的流下晶瑩珠淚。

白狼溫柔的半摟着她道：「冰冰，有人在谷中放毒嗎？」

趙冰冰悲道：「是的，數百匹狼都被毒死了！」

白狼道：「妳把詳細情形說一遍給我知。」

趙冰冰道：「我折回餓狼谷中，要壯壯加强戒備，以防强敵，經過不久，忽聞異樣的香味，一時間狼羣起了騷動、悲慟、哀號、長嘯，响徹雲霄，眞是愁雲慘霧，最先倒下的幾匹狼慘死了，我才發覺有人放毒，立刻警告衆狼，立刻逃命，我掂念大元菓，要跑去看看，運起輕功，忽覺眞氣受阻，才知道也中了毒，渾身發軟，舉步維艱，就坐了下來，可是毒氣越來越深，幾乎瀕於昏迷的狀況，突然想起懷中一顆風娘子的白色解毒藥，當下不及考慮，就服了下來，調氣運息，片刻之後奇跡出現，完全將體內的毒氣逼出，這時衆狼已橫屍遍地，

白狼正與席天雷劇鬥。

谷中已無一匹活狼，皓皓也因逃離不及，中毒死了……」

她說到這裡，白狼的臉上已罩了一層哀傷，這些狼與他相處十年，感情深厚，現在慘遭橫禍，中毒而死，眞叫他肝腸寸斷，悲傷得難以形容。

白狼追問道：「後來呢？」

趙冰冰接着道：「我想出谷去告訴你，又突然想起大元菓，今夜下毒的人濫殺狼羣，無非是爲了大元菓，豈能輕易讓他們得逞，所以我就跑去守護大元菓，防備有人從較低的山崖縱下，摘去大元菓，守護多時仍不見踪跡，大元菓却瓜熟蒂落，掉了下來，我匆忙接住，才未被丟壞……」

手中捧起大元菓，讓白狼過目。

白狼道：「妳見大元菓既然瓜熟蒂落，沒有守護的必要，就跑出谷來見我嗎？」

趙冰冰道：「你想得不錯！」

白狼道：「正好，大元菓可以救活那些中了毒氣的狼羣，走！」

兩人匆忙走來，百餘匹狼東倒西歪的卧躺在地面，喘着微弱的氣息。

趙冰冰將大元菓一一送到牠們的鼻前，那香味撲進鼻內，刹時精神抖擻的站起。

大元菓的功效眞是奇特異常，祇一聞間，已解羣狼身上的奇毒。

忙了半夜，解救了百餘匹中毒不深的狼。

盟主蕩婦　朋比爲奸

一輪金環，緩緩從東方昇起，旭日微微露了半個臉，陽光普照大地。

餓狼谷的毒氣也被山風吹得一乾二淨，又恢復原來的清靜。

白狼和趙冰冰懷着大元菓，走進谷內，遍地狼屍，令人不忍卒睹，兩人的心中也交織着過多的悲慟和憤怒。

仔細察看，確實證明，谷中已無殘餘的毒氣，白狼才低嘯一聲，呼喚谷外的狼羣回來。

一種家園遭害的心情，狼們帶着頹喪悲慼的神色回來。

壯壯是狼羣的首領，忙着處理那些屍體。

突然，在衆多狼屍中，他發現了皓皓的嬌軀，不由跑過去，抱屍痛嗥。

白狼、趙冰冰見他情意深重，深爲所動。

他們祇不過是一對熱戀中的狼情侶，那份感情的眞摯，眞是世間少見。

白狼道：「壯壯，你要化悲憤爲力量，堅强的站起來，替皓皓報

仇。」

壯壯似乎聽懂他的話，抬起頭來，臉上淚痕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堅毅憤怒神色。

白狼拍一拍壯壯高大的背脊，道：「你是一匹了不起的狼！」

壯壯感謝的投以一瞥，疾身縱去，處理慘變後的一些事情。

趙冰冰道：「看壯壯的舉動，牠對皓皓眞是一往情深。」

白狼道：「牠們是天生的一對，已經熱戀三年，本來在今年冬天就要結成連理，突遭橫禍，難怪壯壯悲傷。」

趙冰冰嘆息道：「人間至情至聖，也不過如此。」

白狼道：「人們不了解狼的本性，祇看到牠們兇惡的一面，實在是太過遺憾了。」

兩人一陣唏噓，感歎許多人不如狼，喜新厭舊，玩弄感情。

白狼轉變話題，追查昨夜下毒之事，道：「冰冰，妳有沒有發現下毒的人？」

趙冰冰道：「毒氣來得突然，待發覺時入毒已深，所以根本無法去追查放毒的人。」她心靈慧黠，急道：「會不會是風娘子下的毒？」

風娘子是江湖上是一個施毒的能手，舉世無匹，實在沒有人能望其項背。

白狼搖搖頭道：「不可能的！」

趙冰冰道：「她敗在你的手下，含憤而去，爲了報此奇耻大辱，是有可能下毒洩憤。」

白狼道：「她已爲我震斷血脈，三個月內如不尋醫治療，連命都保不住了，那還有心情來餓狼谷施毒洩憤，縱然會來，也要在三個月以後。」

趙冰冰道：「說不定，她遇到奇人異士，很快的治好她的傷勢。」

白狼道：「這種希望是太渺茫的了！」轉口道：「我們去察看一下，試看看能不能發現一點綫索。」

趙冰冰道：「好的！」

他們繞出餓狼谷，上了谷頂的山崖，搜索仇人所留下的痕跡。

山壁上，十分難行，一路上白狼護着趙冰冰道：「要小心啊！」伸手去拉着她的玉手。

趙冰冰心頭甜甜的，道：「沒關係，你不必爲我擔心。」投以甜甜的一笑。

不多時，來到山峯，站在上面，餓狼谷的情形，盡收眼底。

白狼道：「如若施毒，一定是在高峯的地方。」

趙冰冰點點頭，道：「這是可能。」

兩人遂在山巔尋找察看良久，都未發現可疑的地方。

白狼突然問道：「冰冰，昨夜吹的是什麼風向？」

趙冰冰想了一想道：「北風，你問這個幹什麼？」

白狼道：「施放毒氣，一定站在上風……」

趙冰冰猛然大悟，道：「對呀！我怎麼沒有想到。」

白狼拉着冰冰的手，逕向北面而行去，到了餓狼谷的北端，山崖崎嶇，峭壁極滑，偶不小心，掉到谷中，恐怕有粉身碎骨的危險。

但是，這些亂岩，在白狼的眼中，看來如履平地，因爲這些地方，十年來，他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不過他却很體貼冰冰，關心的道：「冰冰，妳能走過去嗎？」

趙冰冰笑道：「你不要把我看得太軟弱！」說時，施展輕功，燕子一般的掠了過去，躍過十七、八丈遠。

白狼飄身隨後而至，道：「冰冰，妳的輕功很高呀，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兩人相視而笑，情意是甜蜜蜜的。

趙冰冰突然道：「白狼，你看那邊。」

白狼循着她所指之處望去，發現有一處燒柴的餘燼，不由得行了過去。

趙冰冰奇道：「荒山高峯，有人在此升火，着實令人可疑。」

白狼道：「一個人跑到餓狼谷頂來，又在山谷的北邊，假如在此放毒，那是最佳的位置。」

在四周察看，又發現有不少樹木新折的痕跡，更可判斷，這堆灰燼一定是昨晚所燒。

除了放毒的人外，大概再也沒有人會傻楞楞的跑到這個地方來升火了。

白狼大膽的推斷，道：「這處灰燼必是放毒的人所留下無疑的。」

趙冰冰道：「除了他，還有誰？」

白狼又發現蔓生的雜草中，有踐踏過的情形，而且草倒向兩邊，判斷的道：「從草的痕跡，可見那人一定往西邊離去。」

趙冰冰點頭道：「我們追上去。」

白狼道：「由我一人追去看看，冰冰妳還是回餓狼谷去，我擔心空空和尚，還有殺狼取心的少年朱偉，恐怕會隨時來侵犯。」

趙冰冰心中雖不情願，却又不忍心置羣狼於不顧，道：「就依你吧！」

白狼把她送到谷口。

趙冰冰道：「白狼，可要小心，速去速回，免得我掛念。」

白狼道：「妳放心好了！」揮手而別，又來到北邊山峯，順着草偃

的方向行去。

雜草高約及膝，一直蔓延到百尺以外，面臨一處狹谷，白狼躍身掠過，這裡依然是雜草叢生，踐踏的痕跡依然，便一直追了下去。

盡處忽遇一處峭壁，擋住去路。

白狼心念道：「奇怪，到此已無路可去，那人不知藏到那裡去？」

他又循着山壁而行，忽見眼前呈現一個山洞。

白狼探頭一望，山洞裡面有昏暗的火光，折射出來，很顯明的表示，山洞裡面一定有人。

追到此處，已是絕崖，除了山洞以外，難有藏身處所，那麼山洞裡的火光，會不會就是施毒的人所點的呢？

白狼疑念重重，忖道：「我何不進去查個水落石出。」

於是躡足而進，沒有一點聲息。

山洞很深，火光是從裡面折射出來。

白狼進入約十來丈，已到彎曲之處，忽覺有一股異香飄來，急忙閉住眞氣，轉過一個彎，已見一堆熊熊火堆，不時爆出幾個藍藍的火焰，那縷異香，就是從那火焰傳出。

洞裡十分寬敞，四周却另有三個小洞口，裡面黑黝黝的，白狼走過去望了一眼，突然他銳利的眼光，發覺最右邊的小洞口裡，藏有一團黑影。

白狼却不去打草驚蛇，心想：「這火堆裡，明明含有毒氣，那人藏在洞中，想必要等我倒下去，才現身出來，我何不誘他出洞。」

一念及此，身形晃了兩下，白狼倒在火堆旁邊。

突地裡，小洞口閃出一人，疾快的走過來，探出右手，駢指如戟，遙空點了白狼的麻穴。

待白狼發覺時，已經遲了一步。

他耳際響起一陣清脆的笑聲，麻穴被制，雙眼依然自如，睜目一望，嚇了一驚，原來那人正是風娘子。

風娘子道：「小野人，你像狼那樣狡猾，我却比狼更狡猾，這次你可栽在我手裡了！」

白狼全身僵硬動彈不得，嘴裡却還能說話，怒道：「想不到上了妳的當！」

風娘子笑道：「我上次上了你的當，這次可不會那麼傻，再受你的騙，我知道區區一點毒氣，是難以迷倒你的。」

白狼道：「算妳狡猾。」

風娘子道：「你也不傻，憑着灰燼、草偃，竟能找到這個山洞，那也不容易呀！」

白狼暗暗叫聲慚愧，原來一切都是風娘子安排好的，待他送上門的。

風娘子媚眼轉動，送來一個秋波，道：「不過你放心，我不會像你那麼殘忍，震斷我的血脈……」

白狼怒喝道：「我早知妳用心如此狠毒，早就把妳殺了。」

風娘子輕移蓮步，那薄薄的輕紗裡，曲綫玲瓏，乳峯隱現，一種迷人的媚態，立在白狼身旁，道：「乖乖，不要兇巴巴的好嘛，我對你並沒有惡意。」

白狼道：「可是，我恨不得把妳殺掉。」

風娘子却也半點不生氣，坐在白狼的身邊，玉體散發出一縷幽香，伸出手去摸摸白狼的胸脯，無限的陶醉，道：「小野人，我就喜歡你這樣狠辣辣的味道。」

白狼渾身不能動，看不慣她的醜態騷勁，還閉上雙目，不發一言。

風娘子整個軀體，伏臥在白狼的胸前，意亂情迷的道：「你好好的聽話，我會讓你神魂顚倒，顚倒神魂，享盡人生樂趣。」

白狼厭惡地哼了一聲，道：「無耻！無耻的女人，禽獸不如！」

風娘子道：「不要說得那麼難聽嘛，能得我風娘子看上眼的人，倒還不多！」說完，伸長頸子，去親白狼的臉頰。

白狼打心底下湧起一陣噁心，無奈麻穴受制，祇好閉目不言，却試着運氣去衝開被制的穴道。

風娘子痴迷於白狼健壯的體格和粗獷的個性，細細的撫摸他光滑的胸膛，感到無比的興奮，突然衣裳半解，露出潔白的肌膚。

肌膚與肌膚相貼的快感，已使風娘子心旌搖盪，緊緊的抱着白狼。

風娘子慾念陡起，已然把持不定，羅衣除去，半橫裸體，正待舉手去觸白狼腰間褲帶，突然，她渾身一抖，身子僵硬不動。

原來白狼以眞氣衝開了麻穴，也俟機點了風娘子的麻穴。

白狼翻身而起，冷笑道：「現在輪到妳要受我擺佈了吧！」

風娘子道：「何必點我麻穴呢？身子僵硬，幹起那回事來，眞是味同嚼蠟呢！」到這地步，她還忘不了口出穢言，挑逗一番。

白狼道：「但是，這樣宰起狐狸精來，倒是順手方便多了！」

風娘子嫵媚的轉動眸子，道：「你眞是連一點憐香惜玉的心也沒有嗎？」

白狼朗聲道：「可知我是個野人，一個終年與狼爲伍的野人。」

風娘子對自己的美色很有信心

，美麗的胴體，不知道迷過多少江湖的奇人高手，她不相信對付不了這一個英俊的少年，嗲聲道：「我不相信，你忍心下毒手？」

白狼道：「不妨試試。」說時，他已緩緩的揮起右掌，蓄足內力，往外而吐，風娘子垂下眼簾，臉上却現出一種楚楚可憐的艷容，祇要定力稍差的人，一定被她的容貌所感，可是白狼視如無物，反而將吐出的掌力加快。

陡地，白狼的掌力一吐，這時一道寒芒，電射而刺向白狼的左肩。

白狼猛地收掌，駭然驚退。

山洞裡，已多了一位身着白色長袍的老人，頷下鬚鬚皆白，背着劍鞘，左手握着一柄亮晃晃的長劍。

剛才一劍，就是白袍老者所發，同時也解了風娘子的險境。

風娘子睜目道：「老頭子，你總算及時趕到，我才沒有被這個沒心肺的小野人所害。」

白袍老人一瞥她赤裸裸的軀體，忿懣的道：「妳是越老越不知羞耻了。」嘴上雖然是這樣說，長劍劍尖一點，解去風娘子的痲穴。

風娘子躍起身子，把衣裳穿好，款步行到白袍老者的身邊，嗲聲道：「還是老頭子比小野人好，情意深，我今後會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了！」

白袍老人厭煩的道：「妳少灌老頭迷湯！」

白狼見老人面目清秀，略有好感，問道：「閣下爲什麼要救這個無耻的女人？」

白袍老人道：「那是老夫的事，你不必過問……」接着反問道：「你就是與狼爲伍的白狼嗎？」

白狼傲然道：「不錯，我就是白狼！」

白袍老人目光有神，道：「聽說你的武功不錯，你到底師承何人？」

白狼道：「我沒有師承……」

他的武功底子，是他父親「刀神」白滄波所授的吐納運功法，還有就是一套自創的狼形掌，所以說沒有師承，倒也非騙人之說。

白袍老人當然不肯相信，怒道：「你不肯說，老夫也有辦法知道。」

白狼道：「閣下如不把風娘子交出，我就跟你沒個了斷。」

白袍老人撫鬚而笑，道：「多年來，沒有一個人敢向老夫這樣無禮。」

白狼怒道：「閣下理屈，也怪不得我無禮了。」

風娘子却插口道：「小野人，你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白狼道：「我不管他是誰，今天非要將妳風娘子殺了不可。」

風娘子笑道：「殺我嗎？那容易，可要看看你能不能逃過神州一劍的劍下。」

白袍老人想阻止風娘子抖露他的來歷，已經來不及了，責備的道：「妳不該……」

風娘子却笑道：「老頭子，不把你的名聲抖出來，這野小子死了還糊裡糊塗呢？」又揚聲向白狼說道：「小野人，你每日與狼羣爲伍，神州一劍左非凡的名號可能沒聽說過，可是武林盟主的崇高地位，你當可想而知，老頭子就是第九屆的武林盟主。」

其實，白狼對神州一劍左非凡，早從他父親白滄波的口中聽說過，據說左非凡以左手用劍，那劍術已達出神入化的地步，在武林中，是位用劍的高手。

不過，聽說在第八屆的武林盟主爭奪戰中，左非凡的劍曾與白滄波的刀交鋒，大戰百餘回合，最後終於落敗。

白狼知道左非凡的劍術高明，却不知道他已登上第九屆的武林盟主寶座，心念道：「哼！要不是父親十年遭遇不測，武林盟主也沒有你左非凡的份兒。」

所以他心中，反而起了一種不屑的感覺，道：「武林盟主，也不能霸道無理，庇護妳這個鮮廉寡耻的女人呀！」

左非凡道：「好小子，你一張利口，倒是十分逞能，老夫要替你師父教訓教訓你！」

白狼不甘示弱的道：「我也想領教領教，武林盟主的神奇劍法。」

左非凡道：「老夫先讓你進招，小子快亮兵器！」

其實白狼一身幾乎全裸，一目了然，身上當然不會藏有兵器，道：「我向來不用兵器。」

左非凡道：「老夫也收起長劍……」

白狼道：「那倒不必，閣下以劍術成名，我倒得趁此機會一開眼界。」

左非凡聽他這樣子說，左手執劍，道：「既然如此，也不能說老夫以大壓小了，小子，老夫先讓你三招！」

他是暗藏心計，希望能從白狼的武功，看出師承門派，證明他心中的猜疑。

白狼見他托大，也不客氣的道：「我要出手了！」右掌掄起，不徐不疾的攻出。

他這一招，完全是試探性質，另一方面他也不樂意在左非凡讓招未出手前得勝。

不過，雖然是試探的招式，也含有銳厲的勁道。

左非凡一見他的出手，立刻看出招式詭異，却看不出源出何門，當他一招遞到的時候，雙肩一晃，閃開了一招。

白狼心頭驚駭，因爲低估了左非凡的武功，以爲這一招出去，佔了對方不還手的便宜，至少也可以傷及對方，沒想到連人家一根汗毛也沒動過。

他不覺微忿，右掌又是一揮，打向左非凡的左肩。

可是，左非凡不愧爲武林盟主，長袍飄起，半退兩步，又閃過一掌，豈料，白狼把兩招發在同時，左非凡一閃間，他左掌已然攻出。

這一掌快速絕倫，如狼形掌的絕招。

左非凡冷不防他這一掌，要想閃避已來不及，自己又早有言明讓他三招，以他身份當然不好食言，不過，他到底不愧神州一劍，身子往後一仰。

白狼掌風攻到，掌力從左非凡右肩堪堪擦過，雖未傷及肌膚，肩上衣衫已擦破一塊。

左非凡面色鐵靑，道：「三招已過，老夫要出手了！」左手已幻起一道寒芒。

白狼迎身而立，雙掌護胸，道：「祇管進招吧！」

左非凡領敎過三招，已不敢心存輕視，甫一出劍，人如天馬行空飛來，手中長劍如虛如幻，令人覺得隨時都有刺向胸膛的威脅。

白狼突然身形一矮，閃過寒芒，平臥地面，右掌吐出朝半空中的左非凡拍去。

左非凡被他奇詭的一招，微微駭住，心念：「這小子，出招完全沒有規則，與一般武技大異其趣，這到底是那一門派的武功？」薑到底是老的辣，他雖然被白狼的掌法所驚，却仍不慌不忙，祇見他在半空中，身形一擰，閃出白狼的掌風。

當下，左非凡趁落身之際，一柄長劍快速的刺向白狼咽喉！

豈料，白狼卧地純如狡狼誘敵，待左非凡擺身刺劍，他早有防備的滾身翻開，左腿往上一揚，正向左非凡肋下踢去。

這時，左非凡才知上當，但是刺出的長劍已收不回來，身形急撲之勢也刹不住，祇好再運氣，加疾的往前俯衝，驚險萬分的躲開白狼往上的一踢。

白狼已得先機，騰躍已起，可到了左非凡面前，一出手，左右開弓，一前一後向左非凡擊去。

左非凡的劍術堪稱當世一絕，怎麼會落個下風？這完全是他心存輕敵。另一方面，存心要看着白狼的掌法，所以才分心，失了先着，現在被白狼一陣疾攻之下，險象環生，忙凝神定氣，手腕一翻一抖，劍光暴射，劍尖向前疾指了過來。

石洞內十分寬敞，兩人纏鬥在一起，那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決鬥。

風娘子退到一旁，已見左非凡的劍法越攻越快，已經扳回先機。

白狼神色微變，狼形掌已爲左非凡控制先機，每次他出掌之時，左非凡常比他更快出劍。

突地，長劍晶光一閃，白狼退身不及，胸口已被劍尖劃開一道長長的劍痕。

慶幸傷痕不深，微微沁出少許血液。

白狼却如野狼矯勇兇猛，雖然受傷，却毫不畏怕，暴喝一聲，雙臂振動斜斜攻出一掌。

白狼的勇猛，出乎左非凡意料之外，一般常情，人一落敗有如山倒，往往敗得一敗塗地。

狼却不然，白狼也是如此，一掌疾出，就在左非凡一楞間，擊中他的左肩。

左非凡眞元深厚，但也不堪這一擊，心氣浮動，退了兩步，左手長劍差點兒脫手而出，但他到底不失神州一劍的盛名，劍勢一揚，劃了一個圈兒，窺了一個空隙，向左攻去。

這一招看準白狼的右肩，疾刺而至。

白狼身形極其靈巧，一閃避開。

可是，白狼閃得快，左非凡的劍更快，利劍刺入手臂，又劃開了一道傷口。

這一次傷痕雖然較短，却傷得極深，鮮紅的肌肉都翻了開來，血汩汩而流下，但也虧他閃得快，否則一條右臂就要報廢了。

白狼完全是敗在對敵經驗不豐，所以才爲左非凡刺了兩劍。

左非凡殺得性起，美妙奇快又揮出一劍，同時喝道：「小子，你還不報出師承，可別怪老夫不留餘地。」

劍快人更快，直如一陣敗絮撲至。

白狼道：「老早就告訴你，我沒有拜師，何來師承。」目射怒火，偏斜地打出三招。

左非凡一心要迫出他的師承，但見他推說沒有拜師，當然不相信，冷笑一聲，劍掌快疾無比的罩向白狼的頭上，却問道：「沒有師父，父親該會有罷！」

白狼的頭上被劍芒罩住，突地暴退，道：「誰無父母，閣下不是多此一問嗎？」

左非凡問道：「那麼你父親是何人？」一片劍芒把他逼得連連後退。

白狼退至山壁，道：「先父白滄波，人稱刀神……」

他話未講完，左非凡慈祥的臉上突現一片殺機，疾如電光石火的出劍。

刷地一聲，白狼左脚被一劍刺中，冒出汨汨的鮮血，頹然的跌坐下來。

白狼已無退路，身中三劍，流血甚多，元氣當然大傷，祇剩左掌奮力一振，做掙扎的一搏。

可是，左非凡殺機更濃，雙目射出懾人的精光，挪身閃開白狼的左掌，長劍突地上揚，照準咽喉刺到。

劍出驚人，眼看白狼就要死在左非凡的劍下。

突然，一聲懾人的狼嗥，奔雷飛電地衝進數十匹狼，當中一匹矯捷的黑狼，直往左非凡的長劍撞去。

這一撞長劍已刺入狼身，却救了白狼一命。

白狼一見，不禁悲叫道：「小黑……小黑……」

原來那匹捨身救了白狼的狼，就是小黑，此時肝腸俱裂，死於當場。

左非凡被那形勢所震，驚駭的收劍倒退。

這時洞內已擠滿了幾十匹兇猛的狼，排成一排，護住白狼，虎視眈眈的監視着左非凡和風娘子。

隨後又走進一名少女，直撲白狼的身旁，道：「白狼，你受傷了？」

白狼道：「沒關係，我還挺得住，祇是小黑却為了救我而喪生……」

一匹狼，那是一匹有義氣的狼，小黑將永遠銘記在他倆的心坎中。

趙冰冰扶起他，道：「我們且先退下去再說！」

左非凡喝道：「小子，你休想離去！」

白狼道：「你這狠毒的武林盟主，有一天，我會將你斃在我掌下的。」

趙冰冰不顧左非凡的阻止，扶着白狼走出洞外。

左非凡眼睜睜的看他們離去，却不敢輕易出劍，因為眼前一排兇猛的狼，已將他鎮懾住了，雖然狼絕不是他的對手，但剛才小黑奮不顧身的飛身撞劍，早已把他震住了。

假如這些狼也跟這小黑狼一樣，祇要他一出劍，就有一匹狼衝向他的劍尖，這時左非凡的劍雖然快，也自信只能殺死三五匹狼，自己就會死在狼吻下。

有了這一顧慮，左非凡祇好放他們走開。

風娘子却趁機揶揄道：「老頭子，你怕這些狼嗎？」

左非凡氣得面孔鐵青道：「妳若不怕，何不自己上去，跟狼試試。」

風娘子撩一撩秀髮，道：「我祇對男人有興趣，對狼却提不起半點興趣。」

左非凡冷冷的道：「那妳為甚麼半夜裡，跑到餓狼谷去放毒殺狼！」

風娘子淫笑道：「我放毒殺狼，為的是要引來一條可愛的狼！」

她口中說的「可愛的狼」，當然是指白狼啦！

此時，羣狼看到白狼與趙冰冰已安然離開，也相繼的退出山洞。

剎那間，狼走得精光。

洞中祇剩下左非凡和風娘子兩人，前者長劍入鞘，揚起長袍，欲想離去。

風娘子却阻止，道：「老頭子，別走！」

左非凡看不慣她淫蕩之態，道：「老夫已救妳兩次，妳讓我走吧！」

風娘子一怔道：「兩次嗎？」

左非凡道：「上次妳被小子震斷血脈，多虧老夫以深厚的眞力替妳療治，才得痊癒，難道妳如此健忘嗎？」

風娘子道：「好，這就算一次，還有一次呢？」

左非凡道：「剛剛妳被那小子制了痲穴，要不是老夫及時趕到，妳還有命嗎？」

風娘子笑道：「這兩次我都承認，可是，老頭子，你可別忘了，那小子白狼是白滄波的兒子，萬一十年前的事被揭穿……」

左非凡厲聲喝道：「閉嘴！」

風娘子也識趣的道：「好了，我不說，但是白狼的武功那樣高强，大元菓若被他服下，明年的武林大會，爭奪第十屆武林盟主，還有你的份兒嗎？」

人往往掙不開名與利的圈圈，左非凡雖是修行極高，但他仍希望蟬聯下屆武林盟主。

左非凡心事已被風娘子抓住了，怔然的問道：「那麼該如何？」

風娘子嫣然一笑，偎在他身旁道：「我幫你奪得第十屆的武林盟主，我祇要你幫我得到大元菓，長駐美顏，還有白狼那個小野人，嚐一嚐新鮮味兒。」

左非凡對淫蕩風騷的風娘子實在厭惡非常，可惜少年時，不愼受她引誘而春風一度，自此以後風娘子以此要脅，索求無厭，眞使他心煩，道：「老夫對明年武林大會，極有信心，放眼武林，還有那一個人能逃過老夫的劍下，妳要幫老夫忙，豈不是往自己臉上貼金嗎？」

風娘子道：「老頭子，別自鳴得意，有幾個人已經對你武林盟主的地位，構成嚴重的威脅。」

左非凡略略移開風娘子的身軀，道：「甚麼人？妳說說看？」

風娘子道：「長白雙雄韓氏兄弟，他們合練一套雷電雙環，在關外橫行稱霸，假如他們又服了大元菓，老頭子你恐怕就難以應付了吧！」

左非凡笑道：「武林大會競技祇能以一敵一，長白雙雄何能聯袂出手呢？何況老夫還不把他們兄弟放在眼中。」

風娘子道：「老頭子，你太自大了，好，就算長白雙雄不值得你掛慮，但另有一人，不僅覬覦武林盟主已久，武功亦是一絕……」

左非凡插口道：「妳說的莫非是少林叛孽空空和尚嗎？」

風娘子微微一點頭，道：「正是他，這個野和尚，偷了少林絕學達摩易筋經，據說已練到五、六成，萬一被他搶走了大元菓，眞氣倍增，再潛心修練達摩易筋經，祇要練到八成以上，老頭子你恐怕就不是他的敵手了！」

左非凡冷笑，道：「空空和尚好色，又好杯中物，不知傷了多少元氣，他要是眞的像妳說的那麼好，九年前，他早已登上武林盟主寶座，老夫看他是狗吃屎，改不了習慣，功夫也差不多到此為止，難有寸進了。」

風娘子道：「空空和尚確實是個好酒好色，練武的人最忌酒色，假如他能改一改這兩件劣習，恐怕就由不得你自大了。」

左非凡道：「放眼天下江湖，實在沒有一個人，配稱是老夫的對手。」

風娘子又移步過來，道：「老頭子，你先別得意，這一個人要是復出江湖，你不但保不住盟主寶座，恐怕連老命都保不住了！」

左非凡撫一撫長鬚，道：「老夫還想不出有這麼一個人！」

風娘子故作神秘道：「你仔細想一想？」

左非凡忽然叫了一聲，繼而問道：「妳是說鬼影子席天雷那個老匹夫嗎？」

風娘子道：「就是他。」

左非凡道：「不錯，在十幾年前，老夫曾敗在他手下，可是席天雷已經失踪江湖九年了，武林中人盛傳他已被人殺死了，還怕他甚麼呢？」

風娘子道：「席天雷死了沒有？你應該比我更清楚的，老頭子。」

左非凡悚然心驚，臉上却平靜的道：「妳的話，老夫不明白！」

風娘子冷哼道：「老頭子，別裝蒜了，假如不是十年前，你偷偷的一掌，席天雷早當上了武林盟主……」

左非凡沉着臉，打斷她的話，道：「妳不要胡說八道，沾辱老夫清譽。」

風娘子嬌笑一聲，道：「老頭子，你以為此事幹得一乾二淨，無人知道，可是就瞞不了我……」

左非凡心中戰慄，越發感到她的難纏、刁滑、狡詐，想起十年前的事，那是他心頭的汚點，他一直想忘掉那件卑鄙的事，可是風娘子却不放過他。

風娘子見他沉思不語，又道：「老頭子，沒關係，我會替你保密，絕不會影响你武林盟主崇高的地位。」

左非凡道：「誰告訴妳的？」

風娘子道：「不用急，你還沒有答應我的條件呢！」

在這個節骨眼兒，風娘子就拿蹻了，故意不說，只談條件。

左非凡被迫急了，道：「老夫答應妳，快說吧！」

風娘子喜道：「那太好了，我如服了大元菓青春永駐，永遠是世上最美的女人，再能擁有白狼，那眞是天下間最快樂的人了……」

左非凡厭煩的道：「妳趕快說好不好？」

風娘子歛起笑容，正色的道：「是鬼影子席天雷親口告訴我的！」

這句話不啻晴天霹靂，使左非凡嚇了一驚，問道：「那老匹夫沒有死？」

風娘子道：「沒有，你下手的部位，稍為偏左了，祇有使他癱了半邊身子。」

左非凡稍稍放心，道：「一個癱瘓的人，怎能跟老夫一爭高下呢？」

風娘子道：「先不要得意，席天雷雖然癱瘓了半身，行動不便，可是這幾年却沒把功夫擱下，反而潛心苦修，大有進步，而且，聽說最近他已將煉成一種丹丸，可以治癒他的癱瘓，明年端午誓必在武林大會與你拚個死活。」

左非凡愁眉苦臉，憂心如焚，假如眞如風娘子所說，席天雷重現江湖，那眞是對他大大的威脅，風娘子輕笑道：「不用擔心，我們已談好條件，我當然要幫你保護住武林盟主的位子。」

左非凡的心緒已亂，問道：「如何才能無慮？」

風娘子道：「祇要趁着席天雷的丹丸尚未煉成之前，將他殺了，不就除去了隱憂嗎？」

這女人，心腸眞狠毒，左非凡倒眞吸了一口冷氣，暗暗有一層戒心，嘴上却道：「此計果然美妙。」

其實，他爲了蟬聯武林盟主，也祇好狠下心了。

風娘子喜孜孜的道：「我風娘子除了善於用毒之外，出主意也是一絕。」

左非凡問道：「那老匹夫，現在何處？」

風娘子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左非凡一怔道：「什麼？這老匹夫就藏在這山洞裡頭嗎？」

風娘子道：「不是在這個山洞，而是在這個山的那邊山洞裡面。」

左非凡道：「好呀！我們就去找他！」

風娘子道：「我出賣了席天雷，你可不要忘了我的條件呀！」

左非凡道：「放心好了，老夫幾時對你失過信？」

風娘子將香噴噴的體軀，偎在左非凡的身側，現出無限的嬌媚。

左非凡對這朵有刺的玫瑰，早已存有戒心，挪身走出兩步，道：「我們去罷！」當下先自走出山洞。

風娘子無奈地跟着他走出了山洞，直往一處小徑行去，速度極快。

左非凡輕功也是不凡，不徐不疾跟在後面。

繞過幾處叢林，已經到了另外一座山。

突然，一處山洞呈現眼前，風娘子指一指洞口，道：「就在這裡！」

左非凡當先就要闖進去，却爲風娘子攔阻，低聲道：「別急，席天雷精靈如鬼，一個癱瘓的人，能沒有一點防禦嗎？」

左非凡壓低聲音道：「他癱瘓了半邊身子，誰來供他飲食？」

風娘子道：「他收了一個徒弟，資質不壞，跟了席天雷十年，也練得一身好功夫，席天雷就靠他的徒弟服侍，張羅食物。」

左非凡望一望洞口，裡面深不可測，在外面看不清楚裡面的情形，道：「我們應怎麼樣辦？」

風娘子道：「讓我先進去，試探情況，然後再見機行事。」

左非凡道：「好罷！」

風娘子飄身來到洞口，故意輕咳了一聲，揚聲道：「死鬼呀！我來了！」

可是山洞裡却無半點的反應。

風娘子走了進去，又叫道：「死鬼，你眞的死了嗎？怎麼也不答應一聲？」

說話間，已走進了十來步，又拐過一個彎，風娘子不覺訝異地叫了一聲。

忽聞背後一陣步履之聲，疾快的走開。

「是老夫呀！」左非凡電射一般的穿進洞中，也爲當場情景怔住了。

洞裡一片凌亂，還留有鍋、碗、筷……等，飲食必備的東西，可是却未見半點人影。

左非凡動了疑念，道：「風娘子，妳可別對老夫要什麼花樣！」

風娘子道：「老頭子，別不相信人，喏，這裡是席天雷躺臥的地方！」指着一具石床，還有兩件破棉襖，摔在一旁。

左非凡仔細察看，果是有些像席天雷住過的樣子，因爲在十年前，兩人過從甚密，相知極深，却爲了一點名，勾心鬥角，終於反臉成仇。

風娘子道：「看樣子，席天雷走了並不多久，我追下去察看。」

左非凡道：「好的。」

他已下決心，如不把席天雷殺了，十年前的秘密就要被揭穿，他的武林盟主也保不住了。

深山茂林，偌大的色隆拉山，也夠他們尋找了。

報却恩仇　狼山偕老

再說白狼受傷了，幸虧趙冰冰和羣狼及時趕至，才從左非凡的劍下救了出來。

趙冰冰將他護送到餓狼谷，細心的爲他在傷口上抹藥，又用大元菓的香味，替他培元調氣。

傷了三處，幸而都沒有傷在要害，流了不少的血，但還不至於有生命之虞。

過了半個月，白狼的傷口已漸漸結疤，眞氣也恢復了八成。

趙冰冰這些日子，衣不解帶的照顧他，深深的感動了白狼，兩人的感情也直線上昇。

這些日子，餓狼谷還算平靜，沒有外人來侵犯。

白狼走下石床，出了石室，壯壯一看見他，就騰身奔了過來，哦哦出聲，好像很關懷的在慰問白狼。

白狼笑了笑，道：「壯壯，我好多了。」

壯壯高興得偎在白狼脚下，搖搖尾巴。

狼雖然不會說話，可是那種融洽的感情，却在無言中流露出來。

這當兒，谷外忽然傳來狼嘯人叱的聲音。

白狼與壯壯神色微微一怔，疾快的向谷口奔趕過去，已見空空和尚和羣狼搏鬥在一起。

空空和尚寬闊的袈裟一揚，揮出巨大的狂飆，羣狼紛紛撤退。

眼下已有三、四匹狼被擊斃，十二匹受了重傷。

白狼劍傷未癒，眞氣還未復元，可是看到空空和尚如此殘酷，即

挺身上來喝道：「住手！快些住手！」

空空和尚虛晃一招，暴退七尺，猙獰的道：「洒家今天來此，可不比上次了。」

俗語說：「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經過半個多月，空空和尚潛隱在一處山洞，盡心的將達摩易筋經文重新演練一遍，因此功力大增，此次前來，似是抱着最大的決心，非奪得大元菓不可。

白狼也看出他雙目眼神較前大增，但是爲了羣狼的安危，也不容他在此濫殺狼羣，乃道：「老禿驢，識相的早些離去，否則，你是討不了便宜的。」

空空和尚狂笑道：「今天洒家如得不到大元菓，絕不會走的……」突然兩眼注視白狼裸露的身上，問道：「你受了傷嗎？」

白狼揚眉道：「不錯！」

空空和尚看一眼傷痕，道：「放眼天下，能傷得了你的，確實是也找不出幾個人，假如洒家沒有看走了眼，傷你的一定是神州一劍左非凡。」

白狼嚇了一驚，不由對空空和尚重新估計，以前他兩度敗在自己手下，不過是輕敵大意所致，白狼臉上淡然的道：「不錯，你果然是好眼力。」

空空和尚心念道：「這小子傻乎乎的，果然被洒家套了出來，左非凡既已來到了色隆拉山，洒家今天如不先下手奪得大元菓的話，以後恐怕沒有機會了。」想罷，大聲的道：「你如把大元菓給了洒家，就幫你報仇。」

白狼怒道：「你是妄想了！」

空空和尚也勃然怒道：「那可莫怪洒家佛門中人，妄動殺機了！」右手袖子一揚，拍出一道勁風。

白狼閃身一退，突感身上劍傷隱隱作痛，强忍痛楚，左掌向外一吐。

空空和尚一招落空，陡覺對方掌風勁道壓來，本能地挫身滑開，拿準白狼下身部位，彈起左腿橫掃過去。

空空和尚這一招又狠又毒，簡直要將白狼置於死地。

白狼身法矯捷，仰身倒旋，人却已縱上半空。

可是空空和尚已現殺機，一腿掃空，人如巨鵬追了過來。

白狼見他緊緊相迫，身猶未落地，左掌重重劈去。一道寒氣砭骨的掌風，照準空空和尚的面門，直撞而至。

空空和尚人在半空，冷不防白狼這麼厲害，欲退不能，却反而衝身上去，一記巨掌，拍向白狼胸前。

這完全不顧生命，兩敗俱傷的打法，可謂危險之極。

刹那間，空空和尚臉上挨了一掌，落地退了兩步，陡地又疾趨而上。

白狼胸前重重的受了一擊，心浮氣動，跌坐地上。

空空和尚猛撲過來，雙掌又遞至白狼胸前。

白狼坐在地上，本能的揮起右掌，往上一拍。

但是，當白狼舉臂的時候，又感到右肩上的劍傷一陣徹心巨痛，那拍出的掌力也大爲減弱。

當下空空和尚雙掌已至，挾着雷霆萬鈞之勁道兇猛的拍落白狼胸前。

白狼一聲慘叫，身子翻滾兩下，吐出一道鮮血，人已倒在地上不起。

空空和尚雖然也再中一擊，但那勁力已微不足道，眼見白狼倒地不起，更加兇猛騰身撲了過來。

就像一隻大鷹攫食小鷄，白狼危在千鈞一髮。

在空空和尚身形縱起的刹那，壯壯率領十二匹狼同時撲起，迎向空空和尚的身形衝去。

兩下衝擊的速度極快極猛，刹時蓬地一聲，號叫聲起。

有六匹狼當場慘死，四匹狼受了重傷，除壯壯外，還剩兩匹狼安然無恙。

但是空空和尚也不平安，身形被狼撞出六、七丈外，顯然也受了很大很重的內傷。

趙冰冰突然現身，嬌叱道：「和尚，你好狠的心！」飄身過去，玉腕一揚，擊了過去。

空空和尚不敢硬接，一閃身，避開一擊，身形微微一晃，斜斜的穿入林中。

趙冰冰掛念白狼的傷勢，也不追去，返身奔來，白狼已經昏迷過去。

趙冰冰抱起了白狼走向餓狼谷內。

進入石室，輕輕的把白狼放在石床上，趙冰冰悉心的視察一下，發覺他的脈搏極爲微弱，顯然是受了極重的內傷，不覺憂心如焚，遂取了大元菓懸掛在他的胸前，吸取那股異香。

趙冰冰撕下自己衣裳，沾了水輕輕的拭抹他身上的血漬以及污垢。

白狼依舊昏迷不醒，平臥在石床上。

壯壯命狼們去尋找草藥，不多久狼啣來許多不知名的草藥。

冰冰細心的煎熬，然後慢慢的一口一口的餵他。

這一次，白狼傷後未癒，又挨了空空和尚一記深厚的掌力，可說

是傷上加傷，一直調養療治了三個多月，另一方面又吸收大元菓的香味，傷勢才逐漸復原。

但是，他受的內傷極重，傷勢雖已好轉，體內一股眞氣總是不能完全提聚運發。

所以每天清晨白狼總是在石室內，打坐一、二個時辰，雖是如此，眞元的恢復，還是極爲遲緩。

趙冰冰看在眼內，芳心憂愁如焚，要他把大元菓服了，可以立癒內傷，但白狼不敢存此私心，因爲大元菓是餓狼谷療病的靈藥，他個人吃了，雖然能夠立刻把內傷治好，但怎對得起羣狼。

雖然，壯壯也同樣力勸他服下，白狼總是說：「一點內傷算不了甚麼，何況我每天清晨起來調息，行一遍吐納法，慢慢就恢復過來。」

趙冰冰拗他不過，也就順了他，祇是每天清晨都起來陪着白狼打坐。

這一天，天色還沒有亮，白狼就坐在石室內，閉目運功，調息眞氣。

趙冰冰進來時，白狼已打坐一會兒，遂不去打擾，自個兒悄然坐在一旁，也運起功來。

不多時，陽光悄悄的走進石洞。

白狼已入無我之境，宛如老僧入定垂瞼閉目，運轉體內眞氣，渾然忘我。

突然，遠處傳來悲鳴之聲，趙冰冰悚然大驚，已見壯壯負傷奔進，她連忙立起，深恐驚動白狼，走上前數步，悄聲道：「壯壯，你受了傷？」

壯壯點一點頭，十分痛楚地伏在地上。

趙冰冰又道：「又有敵人侵入了餓狼谷嗎？」

壯壯精目一閃，現出驚容之色，顯然來敵是十分兇殘扎手。

趙冰冰問道：「是甚麼人呀！」

壯壯比一比頭，輕咳了兩聲。

趙冰冰道：「是不是空空那個老禿驢嗎？」

壯壯點了一下頭，臉現愁苦。

趙冰冰瞭解牠的意思，空空和尚每一次來侵犯，武功總是激進了不少，顯然他被挫敗後，回去總是潛心研習達摩易筋經的絕學。

這一次，又隔了三個月，武功必然大增，看情形羣狼一定遭受到莫大的殺劫。

趙冰冰道：「我去對付他！」她不想讓白狼知道，雖然明知不是空空和尚的對手，但是爲了解救羣狼，祇好把生死置諸度外。

展身躍起，白狼突然睜目問道：「冰冰，妳上那裡去？」

趙冰冰突然停身，回過頭來，卻不知如何回答，她顧念白狼內傷未癒，此次絕非空空和尚的對手，支吾了半晌，答不上一句話來。

石室外，飄來幾聲狼嗥，尖銳刺耳，悲悽已極。

白狼一怔，霍然站起，道：「老禿驢又來侵犯？」嘴上雖然問着，身形已邁出五六步。

趙冰冰攔着他道：「白狼，你不能去，空空那老禿驢暴戾成性，你又內傷未癒……」

石洞外，空空和尚大喝道：「好小子，你躲在山洞裡，當縮頭烏龜，算是甚麼東西，洒家今天是非要奪得大元菓不可。」

緊接着是狼的慘叫聲，顯然空空性起，大殺羣狼，已攻到石室外。

白狼忿然道：「我定要出去跟他一決生死！」

趙冰冰阻止道：「可是你的內傷……」

白狼豪氣干雲道：「我就是死在他的手中，也絕不能讓他罵我烏龜……」

壯壯忽然啣來大元菓，立在白狼眼前，意思要他服下。

趙冰冰知道勸他無效，道：「那麼你服下大元菓，治好內傷，這次是餓狼谷的最大浩劫，祇許成功不許失敗。」話說得十分沉痛。

壯壯眼露乞求之色，注視着白狼。

七、八匹受傷的狼，湧進石室躲藏。

白狼見狀，心知面臨生死危機，已到最後關頭，不再顧慮，取下大元菓大口大口地嚼。

當下坐在地面，急速的運氣調息，祇覺一股炙熱的元氣滑入穴脈中，感到無比的通暢，全身骨骸都煥然舒適，先前受阻的眞氣，宛如青龍騰空，飛躍騰舞。

空空和尚已攻到洞口，羣狼奮勇抵抗，却不敵他勁猛的掌力，幾百匹狼死在他的手下，他像頭兇猛的老虎，大肆逞威，喝道：「兔崽子，再不出來，洒家就要攻上去。」

兩匹狼躍身撲起，空空和尚揚起雙掌，分頭攻去。

又是兩聲慘叫，那兩匹狼已成一團肉，模糊不清。

白狼坐地調順大元菓的效力，連轉十二周天，最後衝破任、督二脈，微一睜目，暴射出兩道精湛的神光。

空空已成瘋狂和尚，如一團烏雲般的飄了進來，乍見白狼在地面上，大喝一聲，雙掌突起，一股排山倒海的勁道，急掩向白狼的眼前。

白狼沉腕一振，輕輕地反掃過去。

看似輕輕一擊，却暗含極猛絕勁，兩股掌力，狂飆一般在半空中一撞。

突地，空空和尚陡覺一道無比的暗勁衝來，大叫一聲，人已如落空敗葉，很快的飄出洞外去。

空空和尚由半空中摔落地，跌得雙目直冒金星，已受了不輕的內傷。

白狼雙目一掃洞外，餓狼谷狼屍滿地，不覺心疼如絞，勃然大怒，不待空空和尚站起，右掌迅速拍出。

空空和尚祇覺得他的掌力來得太快太猛，當發覺時暗勁已奔至，將他推起丈高。

這些事說來遲緩，但却在一刹那間，空空和尚已嚇得魂飛魄散，做夢也想不到白狼的功力，變得如此神奇深厚。

空空和尚身子飄在空中，却仍能撐腰擰身，斜斜的縱向右邊。

但白狼憤恨他屢次來侵犯，殺死無數無辜的狼羣，已倏現殺機，不待他身子落下，其快如電的穿過去，用一記狼形掌的奇詭招式，快得無與倫比的攻過去。

空空和尚閃避不及，隆地一聲，緊接着「哎唷」慘叫，身形在半空戰抖了一下，直墜下來。

墮下之勢又快又疾，跌落地面時，空空和尚已僵硬的躺直，動也不動一下。

趙冰冰走過去看了一眼，道：「已經氣絕身亡。」

白狼道：「幾百匹狼的生命，死在他的手中，也是罪有應得。」

趙冰冰道：「想不到大元菓竟有此奇效，你現在的身法，出掌眞是快得驚人。」

白狼道：「祇是，我太自私了。」

趙冰冰道：「不能這樣說，爲了餓狼谷，你服下大元菓，殲滅頑兇……」

她話未說完，忽聞谷口傳來一聲狼嗥，轉目望去，但見一縷人影閃起。

白狼怒聲道：「那傢伙又來殺狼剖心，眞是可惡！」

他指的是朱偉，話一落，人已疾奔過去。

白狼現在的輕功，已更上一層，實在是快得驚人，一閃躍到了餓狼谷口。

但見一匹狼橫死在地上，胸腹已被剖開，血淋淋的怪悽慘的樣子，胸膛的狼心已被取去。

朱偉一手抓着狼心，一手握把短刀，人已奔雷迅電的穿入茂林之中。

白狼怒喝道：「姓朱的，那裡走！」話聲中，亦已投身入林。

朱偉曾經領教過白狼的武功，此時見他追來，狂命的奔跑逃去，展開絕頂輕功，穿過茂密的樹林，直往山峯小徑而去。

白狼在後面追趕甚急，可是朱偉的輕功亦極是了得，加以他穿梭在小徑中，使白狼甚是難追。

片刻，已越過兩座山頭，朱偉閃閃躲躲，已把白狼擺脫了。

朱偉見白狼未追來，吁一口氣，道：「好險啊！這小子厲害得很！」看一看手中狼心，不由笑道：「這是第一百顆狼心，師父應該高興了。」臉上突然掠過一縷險詐的得色。

展開身形越過一座山峯，來到了一處山洞，收起短刀，挺身走進。

忽然洞內有一人說道：「朱偉，你回來了嗎？」

朱偉答道：「是的，師父。」

那人蒼老的聲音又道：「取得了狼心嗎？」

朱偉行近，只見洞內一具石床上，躺着一個蓬頭散髮，髮已灰白的老人，面前却放着一個大爐，爐上一個大鍋，正在煉着丹藥。

他走上前，提起手中的狼心，道：「師父，這是第一百顆狼心了！」

老人臉如風乾的果皮，佈滿了皺紋，展開一縷笑容，道：「朱偉，你是個好孩子，終於幫師父取得一百顆狼心，眼看狼心丹即可煉成，師父這個風癱病，也可以治好了。」

朱偉道：「但願師父早日脫離病魔。」

老人道：「朱偉，快把狼心放入鍋中，再煉一個時辰，即可大功告成。」

朱偉依言，掀起鍋蓋，放入狼心，又在火爐中添了二根乾柴，就坐在老人的身旁，道：「師父，弟子追隨你老人家十年了，可是師父的名諱，却一直沒有告訴弟子，今天狼心丹已快煉成了，師父的病，將可治癒，敢情師父把名諱示知。」

老人道：「朱偉，不要急，師父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我病一好，就會把一切告訴你。」

朱偉閃起一個不悅的神色，但很快又笑的道：「難得今天是一個好日子，弟子三天前沽了一壺好酒，我拿來孝敬師父。」

朱偉穿入另外一個山洞，不久取出一個葫蘆，遞上給老人道：「師父，你請隨便吧！」遞過去，人却走開七、八步。

老人拔開蓋子，一陣酒香撲鼻，勾起腹中酒虫，半坐着仰起脖子，大喝一口。

朱偉却斜視着老人，暗自竊喜。

老人喝了一口酒，道：「眞是好酒，朱偉，你過來，師父有話跟你說。」

朱偉猶豫了一下，走了過來。

待他靠近老人，突地，老人出手如電，扣住他的手腕，張口吐出一道酒泉，直往朱偉的身上射去。

那道酒泉，含有老人深厚的暗勁，射在人身上穿進衣服，痛得朱偉慘叫不已，肌膚似蜂窩一般，裂出無數小洞，沁出血珠。

老人怒道：「畜牲，敢來害我，是誰指使你在酒中下毒？」

朱偉痛得說不出話來。

老人道：「還不快說！」

朱偉望到老人冷峻的眼光，把要說的話又畏懼的吞了下去。

老人冷哼一聲，道：「除了風娘子之外，我想再沒有別的人了，快說，是不是風娘子指使你的？」

朱偉怯怯的道：「是一個很美麗的婦人，她沒有告訴我是誰。」

老人道：「她給你什麼好處，竟敢酒中下毒，來害師父？畜牲，你太沒有人性了！」

朱偉惶恐地道：「她誘惑我，弟子把持不定……」

老人怔然道：「太無恥了，那淫婦竟然以色誘你……」

他氣得怒目而視，突地揚起一掌，拍向朱偉天靈蓋。

朱偉手腕被扣，那裡閃避得開，登時慘叫一聲，腦漿迸裂，死在當場。

老人猶自忿怒的道：「風娘子，妳太無恥了，比一匹狠還不如。」

突然，鍋子一陣滾動，老人爬身前進，掀開蓋子，探手抓起拇指大小的一粒丹丸，笑道：「狠心丹，狠心丹，老夫可以再度重臨中原，奪取武林盟主的地位了。」

當下張口把狠心丹吞下，就坐在地面上調息運氣。

盞茶時刻，藥力已經生效，老人蒼白的面色泛起一層紅潤，頭頂冒出一縷白煙，裊裊上升。

又過了半個時辰，老人睜開眼來，兩道炯炯的目光暴射出來，突然身形飄起，在半空中旋轉一個觔斗，宛如一條青龍那樣矯捷。

老人掀起了笑容，突然一怔，喝道：「洞外是什麼人，鬼鬼祟祟的……」

洞外傳來一陣輕笑，道：「死鬼，那麼緊張幹什麼？」

是一個女人的聲音，老人一聽就知道是風娘子，立刻轉身把屍身抱進左邊一個山洞藏了起來，返身又躺在石床上，用一條狠被氈子蓋住下軀。

這些事，說來話長，老人却祇不過在一剎那之間就完全辦妥了，他把聲音變得蒼老些，道：「妳來幹什麼？」

風娘子婀娜扭着腰肢走了進來，向着老人微微一笑，道：「哦，沒有事就不能來嗎？死鬼，你怎麼變得兇巴巴的，一點兒也不惜玉憐香。」

她那種騷態，老人看了心底直發毛。

風娘子又道：「死鬼，搬了地方，也不打個招呼，害我把色隆拉山都找遍了，今天才找到，死鬼，你眞叫我想死了咯！」

老人問道：「眞的？」

風娘子嗲聲道：「人家對你是一片眞心，你却還不想人家……」她撒起嬌來，眞比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還要有勁多了。

老人道：「好了，我相信你。」他用力移動一下身子，又道：「最近我風癱症發得很厲害，兩條腿瘦軟得很，妳能不能替我搥兩下？」

風娘子喜道：「好呀，能爲你效勞，那是我的榮幸。」說時，一撩身上輕衫，飄出陣陣幽香，款款的移步到石床旁去。

當她走近，老人突然躍起身形來，出手如風，迅雷不及掩耳的去扣風娘子的右手脈門。

但是，風娘子狡猾如狠，老人一出手，她已翻身倒退七、八步，搶着想衝出山洞。

在她一轉身時，老人已飄到她的面前，快得不能再快的探出右手，扣住風娘子的手腕脈穴。

風娘子嫣然一笑，道：「死鬼，你這是什麼意思？」

老人怒道：「什麼意思？妳自己心裡明白，風娘子，妳想在我鬼影子面前耍花樣，那是吃錯了藥。」

原來這老人，就是十年前威震武林的鬼影子席天雷，難怪有那樣快的輕功。

風娘子裝佯的道：「死鬼，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席天雷道：「妳以色誘我的徒弟，在酒中下毒……」

風娘子辯道：「你徒弟是誰？我連見都沒見過面，別冤枉我！」

席天雷道：「那畜牲已被我殺了，還有妳剛才趨近我時，撩衣散毒，還以爲我不知道，這下子，妳可沒說話了罷！」

風娘子知道狡賴不了，不由掉下眼淚，哭泣的道：「我錯了，都是那殺千刀的左非凡叫我來害你的，死鬼，你就原諒我……」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得很傷心。

席天雷一怔，問道：「姓左的也來了？」

風娘子飲泣的道：「若非是他，還有誰能威脅得了我，幹這種沒良心的事。」

席天雷凝思出神的道：「十年前的老賬，可要算一算清楚。」

突然，風娘子趁他凝思之際，左掌貫足掌力，猛向席天雷胸口拍去。

她出手快，席天雷比她更快，右手一用勁，震斷她的六脈，左掌疾起如風，反劈過去，直把風娘子劈出五、六尺外，慘叫一聲，死於非命。

席天雷冷冷的看了她一眼，道：「妳這隻騷狐狸，專門去幹一些下流無恥的事，死得不足惋惜。」

說罷，揚起頭來，往洞外大聲叫：「左非凡，你給老夫滾進來吧！」

喝聲一落，洞口人影一閃，飄進來一條人影。

席天雷一怔，因爲那人並不是左非凡，而是一個赤裸上身，熊腰虎背的少年。

那少年冷冷的問道：「你就是鬼影子席天雷嗎？」

席天雷聳動眉頭，道：「老夫正是席天雷，你小子是什麼人？」

那少年突然從腰間取出兩隻菱形鏢，一大一小，揚了揚，又問道：「這暗器你可認得嗎？」

席天雷心頭一震，道：「不錯，那是老夫秘密使用的菱鏢，你從那裡得來？」

那少年道：「一隻是從你徒弟身上得來，另一隻却是在十年前，從一個八歲的小孩子身上取下來的……」

他話還未說完，席天雷已經面容變色，狂喝道：「兔崽子，你就是白滄波的兒子……」

那少年截口道：「不錯，在下就是十年前，傷在你的菱鏢，被狠救去的小孩子白狠，今天特來討還滅門的血債。」

席天雷想起十年前，與一批黑道人物，聯手夜襲白家，殺盡白家一家人，後來看到一個小孩子，他出手射出一隻菱鏢，後來小孩却被一羣狠啣走，他一直認爲小孩不死在他菱鏢之下，也一定做了狠羣的腹中物。

可是萬萬沒想到，那小孩子並沒有死，却已練成了一身驚人的武功。

但席天雷心頭也沒有半點懼意，他不相信眼前這個野小子的武功會高過他，況且他的風癱症，服了狠心丹後不僅病狀痊癒，武功更是增進不少。

席天雷冷冷的道：「你是來送死！」

白狠却反問道：「當年參與屠殺先父的，還有些什麼人？」

席天雷道：「你勝了老夫，再告訴你。」

白狠冷笑着道：「你不說，自然會有人說的。」

席天雷道：「誰？」

白狠道：「左非凡，那隻菱鏢也是他告訴我的，是你使用的暗器，蒼天有眼，才使我能找到仇人。」

席天雷不敢相信的又問道：「眞是姓左的告訴你的？」

白狠道：「他說你的鏢毒，心比鏢更毒，當年滅門血案的元兇就是你！」

席天雷神情一震，道：「兔崽子，你上了他的當。」

白狠道：「物證人證俱在，你還想狡賴？眞是鏢毒心更毒的大魔頭。」

席天雷道：「不錯，當年老夫曾參與行動，不過元兇禍首不是老夫而却是左非凡。」

白狠冷冷的道：「左非凡說得不錯，你是個心黑手辣的老狐狸。」

席天雷道：「兔崽子，你不相信，老夫就把十年前的血案，前因後果告訴你吧！」

白狠道：「你說說看！」

席天雷道：「十年前，也就是第九屆武林大會前一年，黑白兩道的人雖然個個想奪得武林盟主的崇高地位，可是又懾於白滄波的神奇刀法，後來左非凡邀約五十幾名黑道高手，計謀夜襲白家，也來邀老夫參加，老夫本不欲參與此事，左非凡却以幫助老夫登上武林盟主爲條件，老夫才被說動。」

白狠插口道：「你爲了一點虛名，太不擇手段了。」

席天雷道：「當時，老夫想除掉白滄波，天下再沒有一個人是老夫敵手了，那左非凡的劍法比起老夫的武功，還差那麼半截，於是就在一個黑夜裡，圍殺白家全家。」

白狠問道：「可是，事後你却沒有登上武林盟主的位子，反而是左非凡奪得第九屆武林盟主。」

席天雷嘆聲道：「這就是左非凡狡詐的地方，在圍殺白滄波成功之後，左非凡却突然發掌從背後打了老夫一掌，當時他以爲老夫已死，才得意的離去，想不到老夫命大，這一掌雖然傷得很重，却沒有死去，一陣昏迷之後，從雪地裡甦醒過來，但是，寒冷的雪氣已侵入肌膚，從此老夫就罹了風癱症，腰身以下完全不能動彈。」

白狠上下打量了一下，道：「可是你却完好得很？」

席天雷道：「後來，老夫收了一名徒弟，授他武功，也幸賴他爲老夫張羅飲食，才能活下去。老夫又命他取深山草藥，配以一百顆狠心，煉成了狠心丹，終於治好了風癱症。」

白狠這時才明白那朱偉爲什麼專門殺狠取心，仇憤不禁更深。

席天雷道：「你明白了嗎？左非凡爲人城府極深，狡詐異常，而且僞善爲惡，是個陰險惡毒的人物，老夫聽說曾參與圍殺白滄波的五十幾名黑道人物，都一一爲左非凡暗殺而死，今天他挑撥你來向老夫尋仇，也祇不過是借刀殺人罷了，無論你或老夫死了，也爲他除掉一大仇家。」

白狠這才明白，人心險惡，眞是比狠更甚，不過席天雷也是絕不能放過的仇人，怒道：「我先殺了你，再去找左非凡報仇！」

席天雷道：「不管誰殺了誰，左非凡害得老夫癱瘓了十年，我也絕不會輕易放過他的。」

白狠劍眉一聳，道：「好，先讓你出手吧！」雙掌護胸，蓄勢以待。

席天雷淡然道：「以老夫的身份，豈能先動手，讓你先出手。」

其實，席天雷的掌法，完全以靜制動，待對方出手，才覷準破綻，制得先機，何況他對白狠的招法拳路，諱莫如深，豈能輕易先攻。

白狠卻也不推讓，一心祇想爲父報仇，緩緩的擧起右掌，不徐不疾的拍去。

他自從服了大元菓之後，眞元大增，已到了隨心而發的境界，這一招看似平淡無奇，卻含着莫大的玄機。

席天雷一看他出手，暗中冷哼一聲，道：「看他出手，完全是一般練武把式，並無奇特的地方，老夫也把他估計得太高了。」

心念着，雙掌交叉，準備等對方攻到之時，立刻給予攻擊，但白狠右掌即將接近之時，突然加快速度，一變而改取席天雷的天靈蓋。

這一變化，席天雷不禁大大驚駭，那份輕視之心也全掃盡，但他被稱爲鬼影子，輕功極爲了得，一挪之下，已退出五步。

可是，白狠似已預知他有這一着，身形亦隨着疾趕，如影附形，改拍爲點，戳向他的左肩。

這一招，完全把狠的狡獪，模仿到了極點，含有三個變化，把對敵的心理，抓得一清二楚。

席天雷待發現三次變化時，想要閃避已經來不及了，左肩被重重戳了一下，感到一陣痲痹，痛徹心脾，不覺霍然變色，右掌奮力攻出。

其實，席天雷的武功，已達出神入化的地步，一則他癱瘓了十年，雖然新癒，身法已大受影响，再則，一交手，他就對白狠生出輕視之心，所以在第一招就被攻到。

他一發怒出手，含着呼嘯的掌風，凌厲而出。

白狠也不敢大意，反手相搏，展開狠形掌抵抗。

狠形掌的絕妙處，乃在觀察狠的形態，平常我們知道狠是最聰明狡詐的動物，所以狠在撲身攻擊的時候，每一招至少含有三種以上的變化，一次落空，他在變化第二次的攻勢，第二次再失手，緊接着第三次的詭異招式又出。而且三種變化連綿不絕，完全一氣呵成。狠形掌已得此絕奇奧妙，白狠運用起更是超凡入聖，比狠更勝一籌。

席天雷對手三招，已駭於他的掌法，尤其是那種變化更是一般武技所無，很難捉摸得住，搶得先機。

因此，過了三十招後，席天雷先機盡失，全部在白狠的攻勢之下，勉强接招。

席天雷被稱鬼影子，鬼之一字，當然形容他鬼計多端，善用心機，眉鋒一皺，突地虛晃一招，搶身奔出洞口而去。

白狠豈容他逃走，大喝道：「那裡走！」撲身追去。

席天雷未及洞口，陡然折身，右手一揚，射出幾點寒光、迎面撲來。

兩下距離又近，要想閃開他突如其來的暗器，那眞是難上加難。

可是，白狠十年與狠爲伍，早已習得狠性，狠每在攻擊的時候，已先設下防備之策，因此席天雷突然射出菱鏢，白狠卻早防他有這一着，雙掌如飛劈開這些暗器，身手之快之巧，已達爐火純青之境。

席天雷做夢也沒想到一個少年，竟練成這般高的武功，他雖是一代魔頭，也被驚得冒出一身冷汗，所以這時只想逃出山洞，人更加速撲去。

白狠痛恨他的毒惡陰狠，雙掌貫足掌力擊去。

席天雷身形疾快，將要躍出洞口，突地竄出數十匹狠，蜂湧而上，竟然堵住洞口。

兩下撞擊，狠被席天雷一擊，登時嗥聲立起，死了七八匹狠。

可是，席天雷衝出之勢，也因而受挫，倒退了兩步，而在他倒退時，白狠强勁的掌力已至，那力道足以摧碑碎石，席天雷那裡受得起這一擊。

「哎唷！」慘聲立起，席天雷枯瘦的身形已被拋出洞外，重重跌落，死在當場。

假如不是狠羣擋住席天雷的去路，白狠武功縱然再高，但想殺此一代魔頭，還沒有這般容易。

白狠摸一摸身旁的狠，感激的道：「謝謝你們幫助我殺了他！」

那一匹狠卻神色焦急向他比一比脚，疾快的往西奔去。

狠羣隨着撲去。

白狠心知必有急難，也跟着展身追去。

不多時，轉過一個山峯，忽聞叱喝之聲，已見在山丘上，大約有四、五百匹狠包圍住左非凡和趙冰冰，四週狠屍遍地。

那左非凡和趙冰冰正在交手相搏。打得十分劇烈。

雖然，左非凡殺了很多的狠，身上也被狠咬傷多處，一身衣衫破碎，鮮血染汚了全身。

可是他手中一柄長劍，寒芒森森，一片劍光罩住趙冰冰，正在危急時，白狠一聲暴喝，騰身飛至，一掌攻向左非凡的背後。

左非凡一劍直取趙冰冰的咽喉，眼見就要將她刺殺，但覺身後掌風壓來，若是不反劍閃避，固然可以將趙冰冰殺死劍下，但他自己也必要傷在白狠的掌下。

倏地，左非凡左手收劍，斜斜飄開丈外。

白狠這一掌出手，救了趙冰冰，道：「冰冰，妳退下讓我來對付他。」趙冰冰悄悄退到一旁去。

左非凡道：「小子，怎麼去而復返，老夫不是告訴你，席天雷是你的仇人嗎？」

白狠怒道：「席天雷已死在我的掌下，不過他也告訴我一切眞相，你才眞是陰狠的罪魁禍首……」

左非凡桀桀大笑叫道：「你既然明白了，老夫今天就將你殺了！」他聲如梟叫，入耳難聽。

白狠道：「不要把話說得太滿，今天鹿死誰手，猶未定也！」劍眉倏展，掠身而上。

左非凡劍如龍吟，泛起一道銀芒，斜斜刺到。

白狠身輕如絮，忽左忽右，一雙掌使出狠形掌，也是奇詭之至。

兩人在場上交手了十餘招，猶不分上下。

左非凡吃虧在先與狠羣惡鬥，眞氣耗去大半，身上又負了數處傷痕，另一方面白狠服下大元菓後，眞氣大增，直如山中猛虎，縱撲矯捷。

白狠掌影已將左非凡罩住，但是左非凡左手的長劍突然使出他最厲害的「神州一劍」，銀光暴射，直向白狠胸前劃到。

同時間，白狠左掌一招「狠子野心」，也探取左非凡的胸口。

兩人拚命一搏，眼見如不撤劍收掌，那勢必要落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倏地，狠羣中的壯壯縱撲而出，宛如一個黑色的彈丸，其快如電，射向左非凡的劍下。

剎那間，身形一分，羣狠不禁驚訝不止。

原來壯壯一衝，身子被長劍劃過，背上留下尺長的劍痕，傷得很重，倒在地面上，趙冰冰和狠羣很快圍上去救壯壯。

幸虧是壯壯一衝，才救了白狠，使他胸前也被劃了一道劍痕，不過很輕，連血都沒有流出來。

但左非凡卻「哎唷」的叫了一聲，胸中重重的受了一擊，身形戰抖了一下，退了四、五步，「哇」的吐出一道血箭，臉色卻變成灰白。

白狠卻毫不放鬆，雙掌交接而出，一掌緊似一掌，直如雷雨交接的打在左非凡的身上。

左非凡受傷極重，左手勉强揮劍，已成强弩之末，那能傷得了白狠，反而又受了三掌，噴血滿地，人已戰抖立身不穩。

此刻，羣狠一見壯壯受傷，都憤怒的圍攻上來，縱撲到左非凡的身上。

左非凡傷痕遍身，左手無力地滑落長劍，剎那間被狠羣撕成碎片，已是體無完膚了。

白狠走到壯壯身旁，抱起牠道：「壯壯，你太偉大了，犧牲自己來救我……」

壯壯眼睛一睜，表示出一點也不在乎的樣子。

趙冰冰道：「壯壯這種俠義之風，比起武林中强取豪奪自命俠義的人，要更勝上幾千萬倍。」

白狠點一點頭，道：「冰冰，我們回去吧，大仇已報，我的心情反而似失落了甚麼。」

趙冰冰問道：「你不想去中原爭奪第十屆武林盟主嗎？」

白狠嘆了一聲，道：「武林盟主有甚麼用，還不是一個虛名，我想永遠住在餓狠谷，和這些可愛的狠，廝守在一起，要比和武林中人相處，來得幸福愉快多了。」望了冰冰一眼，忽然問道：「冰冰，妳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趙冰冰垂下了頭，微微點了一下，臉頰已佈滿了緋紅。

白狠得意的笑了，笑得那麼開朗。

溫煦的陽光，直照在他們的身上，一旁响起一陣狠聲的歡呼。

大地變得很平靜，陽光也更祥和了！

（完）

再生緣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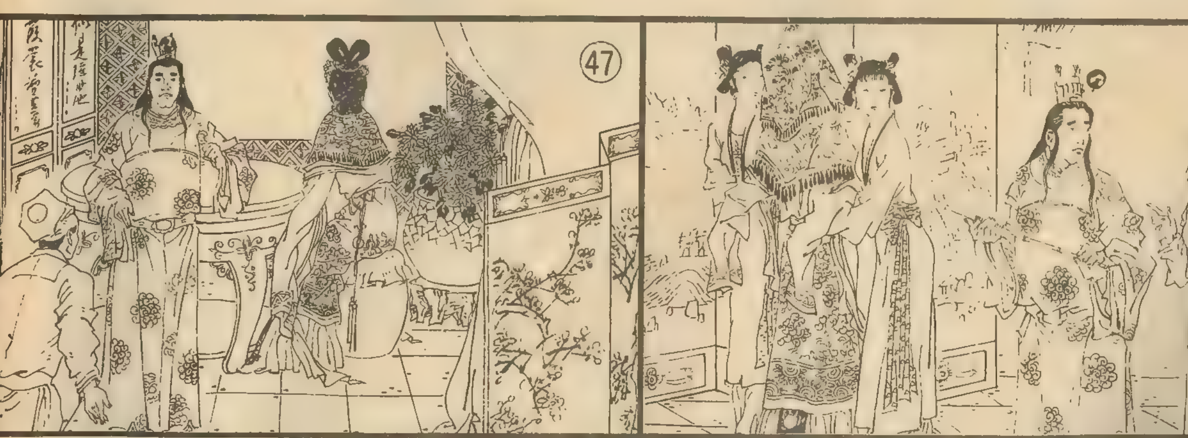
映雪代嫁（中）

任明‧編繪



43　一對新人拜天地，劉奎璧想到自己終於把天姿國色的孟麗君弄到手中，不禁一陣輕狂，起勁地叩拜起來。新娘在喜娘的硬拉之下，才勉勉强强動了幾下。

46　蘇映雪滿臉淚痕，望着劉奎璧如此模樣，恨不能立即給他一刀，以解心頭之恨。



44　洞房就在花園裡的望月樓上，這座樓造得富麗堂皇，四面開窗，後窗下就是美麗的昆明湖。新郎、新娘進入洞房，喜娘遞過一根紫竹，叫新郎去挑紅綢方巾。

47　這時劉家老夫人派人來請少爺到前門招待賓客。劉奎璧很不情願，嘴裏咕嚕着：「討厭死了。」磨磨蹭蹭地走出了洞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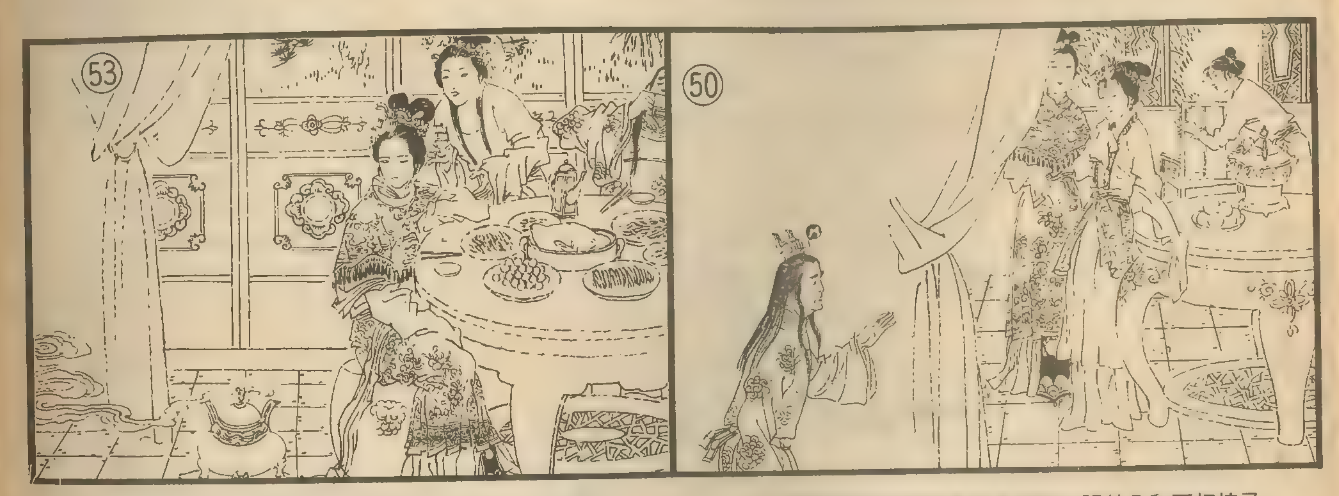


45　劉奎璧挑開方巾，圓睜着三角眼，盯着映雪秀麗的臉龐，如醉如痴。

48　蘇映雪獨坐洞房，正在考慮着如何殺死小奸又不貽害孟家的萬全之計，忽然劉奎璧的妹妹劉燕玉來看新嫂嫂。她見映雪確實長得如花似玉，就想試試她的文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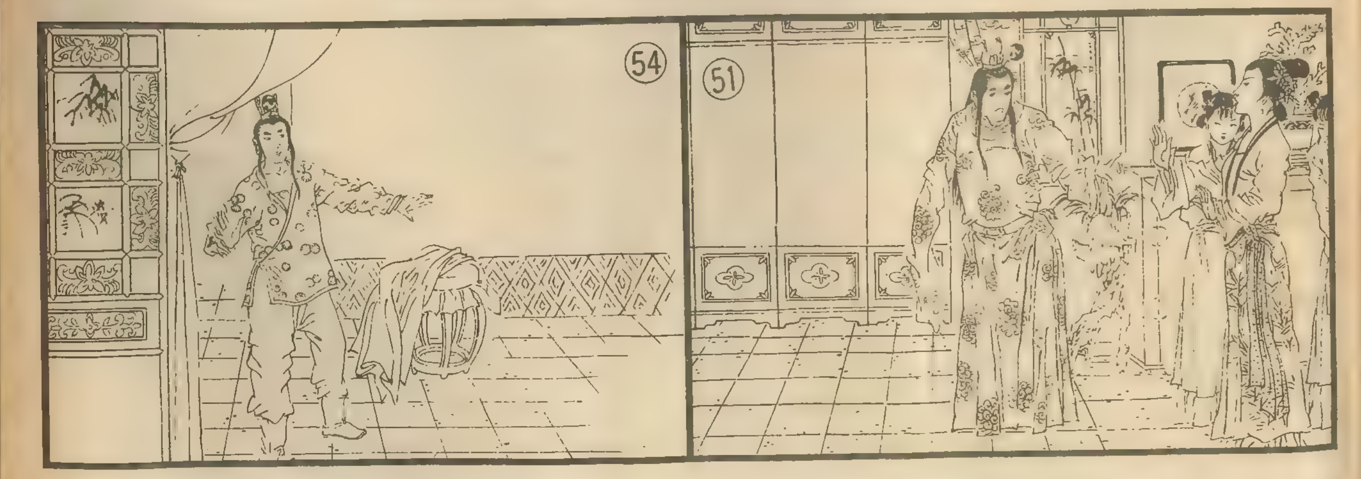
49　兩人拜見過後，燕玉指着窗下的昆明湖請映雪觀景作詩。這正好啓發了映雪：待刺死小奸後，自己就跳湖自盡。

52　丫環們動手擺上了團圓酒和滿桌山珍海味，喜娘忙得不亦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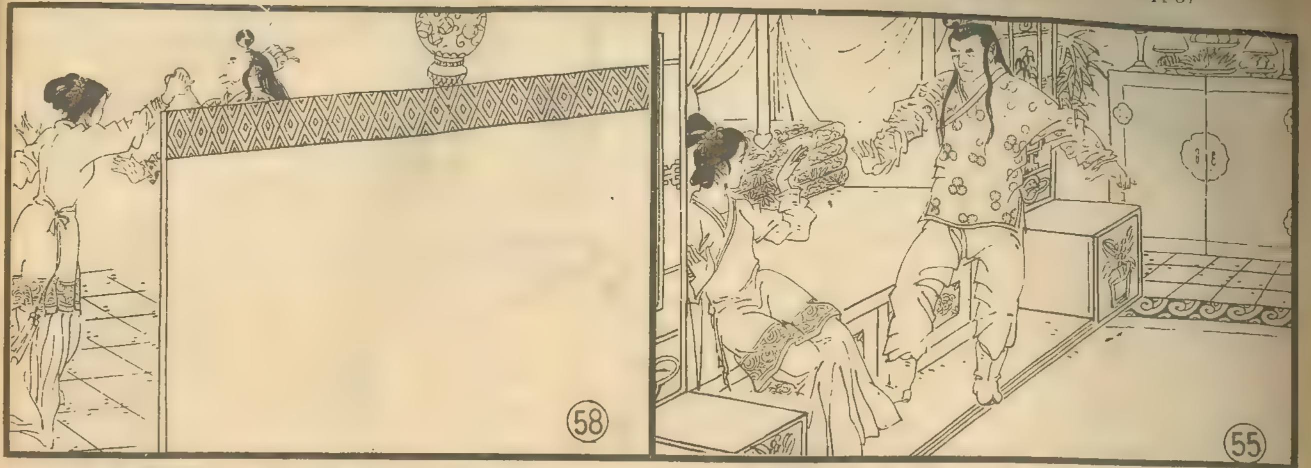
50　劉燕玉叫丫環在後窗下擺好一張茶几和兩把椅子，準備請嫂嫂品茶吟詩。二人剛待入座，却見劉奎璧跌跌撞撞地回來了，燕玉祇得辭別兄嫂，回閨房去了。

53　蘇映雪硬是不肯入席，喜娘再三相勸，她才起身走到桌前坐下，劉奎璧心裡快活，一連飲了十幾杯，映雪祇在一旁勉强敷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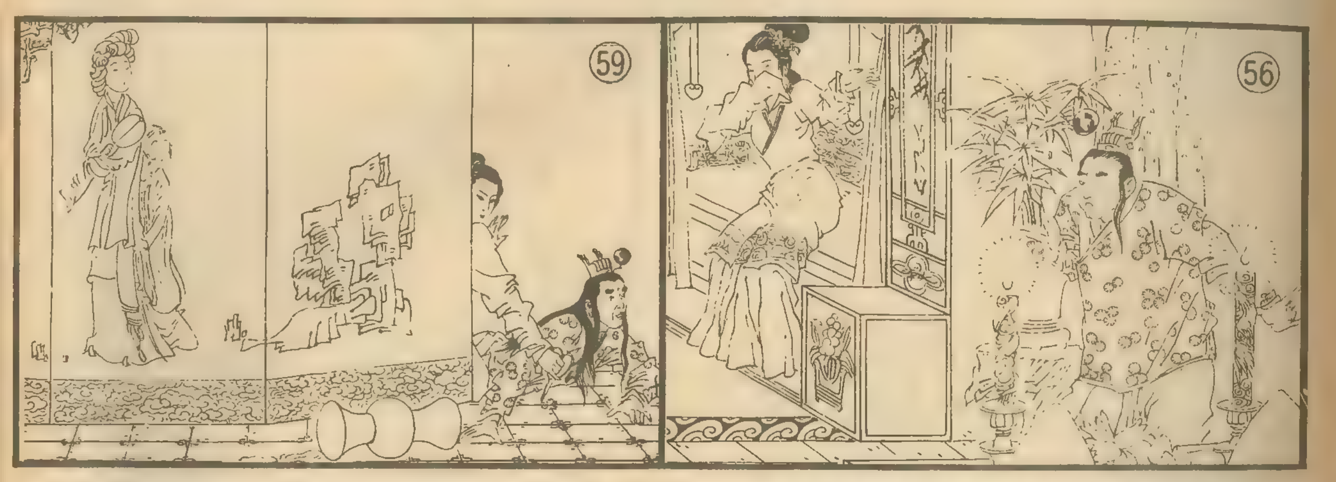
51　燕玉一走，劉奎璧心急如焚，忙叫喜娘和丫環們滾蛋。喜娘却要按老規矩辦事，喚丫環們伺候新郎、新娘喝團圓酒。

54　劉奎璧喝得兩眼發直，搖搖晃晃地把喜娘和丫環們攆了出去，插上房門，就朝映雪撲去。



55 映雪見他來勢兇猛，難以躲閃，忽然急中生智，說：「將軍，我有熄了燈才睡的習慣，你先把燈滅了。」

58 屋裡頓成一片漆黑，映雪抽出早已準備好的剪刀，猛地朝劉奎璧刺去。劉奎璧毫無防備，趔趄幾下倒在地上。



56 劉奎璧祇得將燈熄滅，却留下了梳妝枱上象徵夫妻白髮偕老的兩支花燭。映雪硬要他將兩支花燭也全熄滅，並立起身來悄悄挨近劉奎璧。

59 劉奎璧被剪刀扎了一下，但未中要害，不禁狂喊救命。映雪見他沒死，黑暗中朝着喊聲又是一刀，却扎在了地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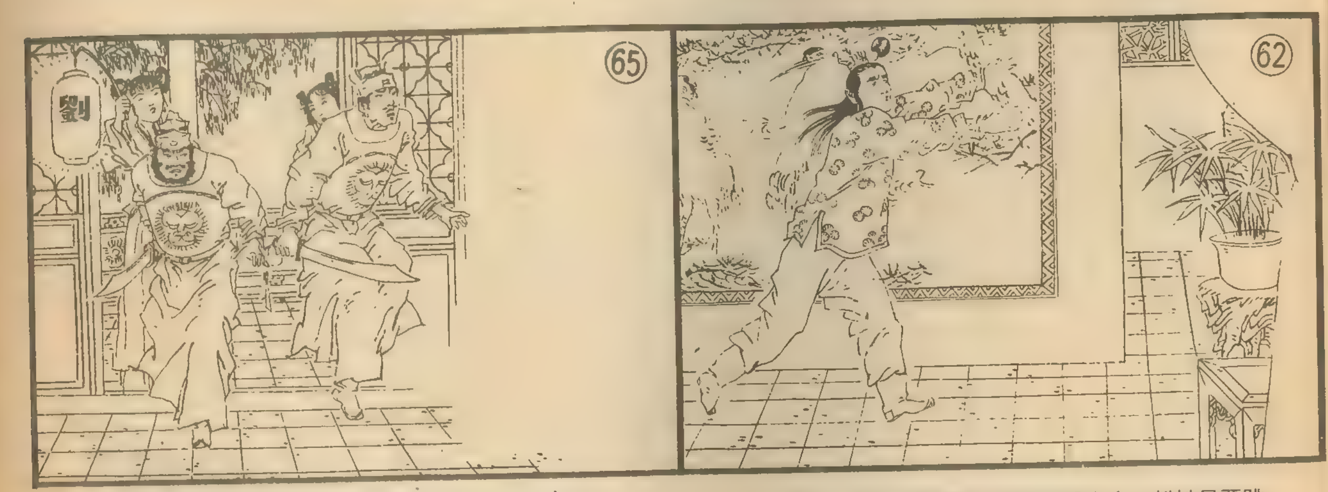
57 蘇映雪想到就要殺人，心裡不禁冬冬亂跳，身子也站不住了。劉奎璧趕緊上前攙扶，映雪就勢抓住他的肩頭。就在劉奎璧吹那支花燭時，映雪也乘機將另一支吹滅了。

60 鄰房裡的喜娘和丫環們正在喝酒，猛聽得新房內連喊救命，急忙跑了過來。但是房門緊閉，怎麼也開不開，只得派人去請家將撬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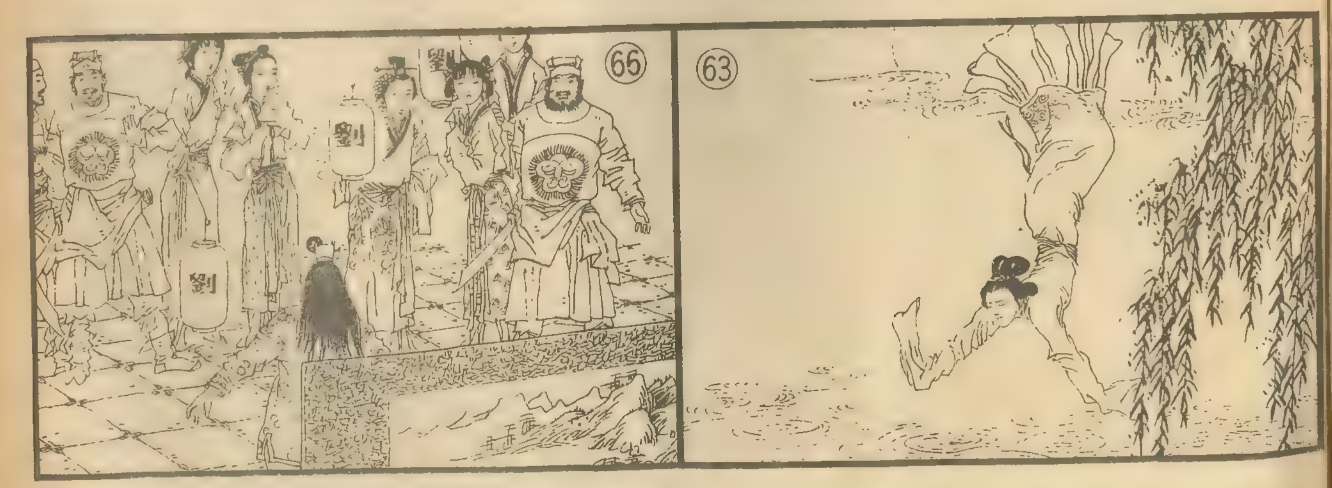
61 蘇映雪聽到外面的响動，使勁拔出剪刀，朝後房摸去。她打開後窗，望着昆明湖水，一時百感交集，泣不成聲。

64 劉奎璧用盡奸計，害得皇甫家及孟家家破人散，才得着了孟麗君，却又落得人財兩空。此刻，他伏在窗台上，望着昆明湖水，哇哇大哭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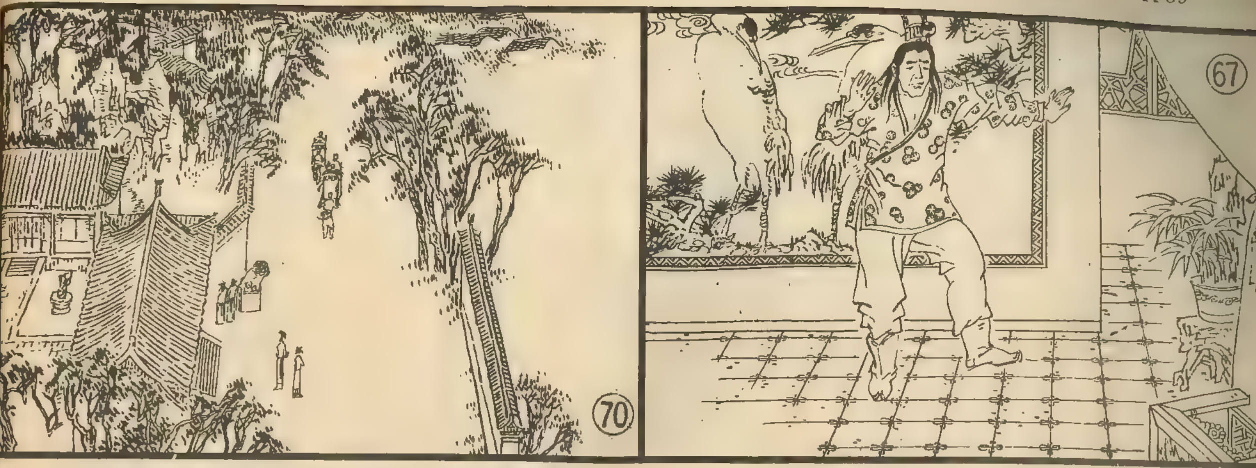
62 這時，劉奎璧聽見映雪朝後房走去，料她是要跳湖自盡，生怕她跳下去死無對證，便急忙跌跌撞撞朝後房摸去。

65 喜娘、丫環和衆家將聽見呼救，早已亂作一團，一面高喊着：「抓刺客！」一面將門撬開，擁進屋裡。



63 映雪見劉奎璧追來，手握剪刀把心一橫，眼睛一閉，一頭扎進了昆明湖。

66 祇見劉奎璧滿身是血，搖搖晃晃從後房走了出來。喜娘忙問：「新少奶奶呢？」劉奎璧氣急敗壞地說：「她要謀殺親夫！」衆人一聽個個瞠目結舌。



67　劉奎璧直着嗓子吼道：「還呆着幹什麼？她已經跳下昆明湖啦！你們趕快開了水牆門，放船去撈她，撈着了重重有賞，撈不着，一個個抬着棺材來見我！」

70　喜娘怕再出事，忙吩咐備好兩乘小轎，讓兩個贈嫁丫環坐上，抬回孟府。



68　劉奎璧又吩咐衆人打掃血迹，點起燈燭。他包紮完傷口，還驚魂未定。他獨坐在洞房中，越想越氣，決心要上告孟士元家教不嚴，縱女行凶之罪。

71　却說孟士元夫婦在家一夜未眠，十分擔心蘇映雪代嫁被人看穿。只有蘇大娘暗暗歡喜，她想：女兒出嫁即報了老爺之恩，又能圖個榮華富貴。突然外面闖進兩個贈嫁丫頭，大聲哭叫：「小姐死了！」蘇大娘聞言大驚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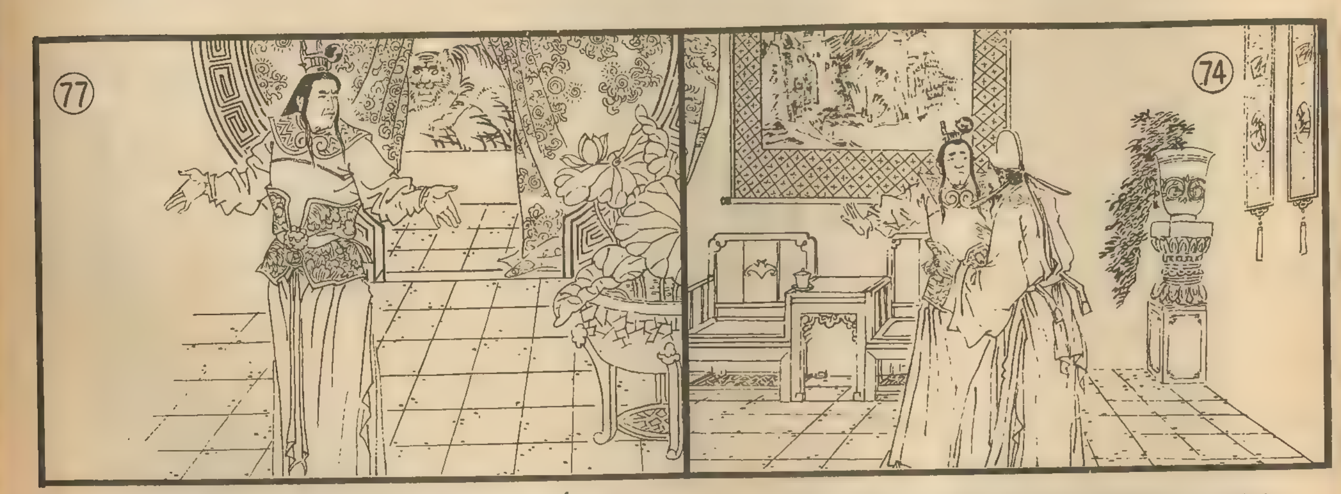
69　正在這時，新娘帶來的兩個贈嫁丫頭哭天搶地地衝了進來，一口咬定是新姑爺將小姐害死了。劉奎璧無可奈何，只好差人將兩個小丫頭送回孟府。

72　兩個小丫頭將新娘跳湖之事向孟老夫婦一說，蘇大娘放聲痛哭：「原指望靠女兒養老送終，如今女兒一死，我無依無靠，不如現在我就了此殘生！」說罷，她一頭就朝大廳柱子撞了過去。孟士元連忙阻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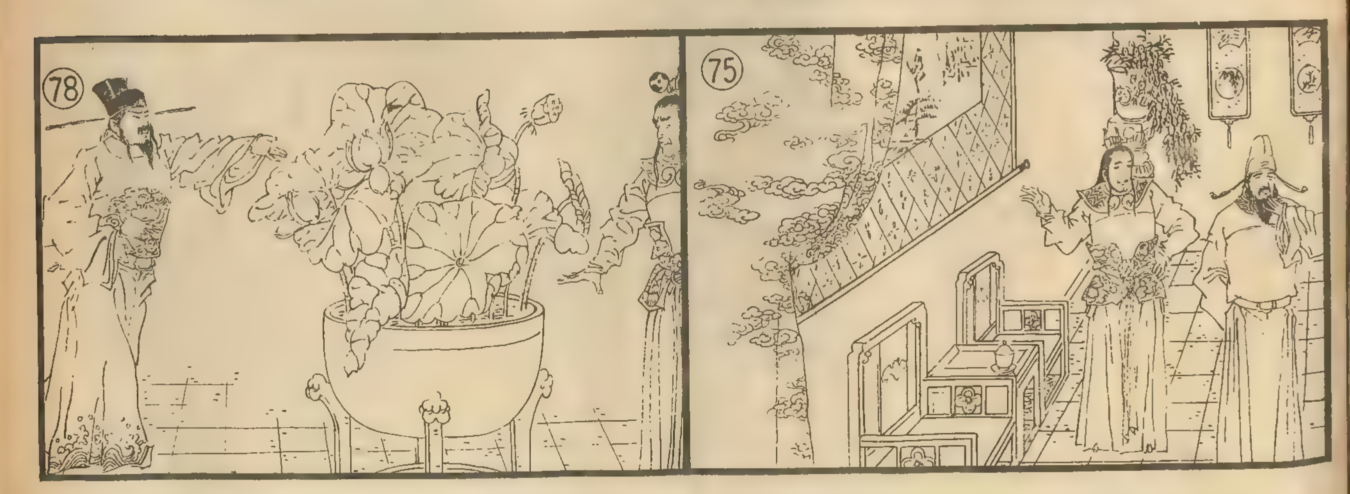
73　孟士元夫婦奔過去一把攔住她說：「妳千萬別這樣，張揚出去更了不得，待我先去劉家評理，打聽姑娘下落再說，人死了也要見屍！」

76　正說着，孟士元走進大廳，他見欽差大人也在這裡，心想正好，就當着欽差的面問劉奎璧：「昨日奉旨成親，團圓花燭，小女怎麼會死了？」



74　孟士元說罷坐上轎，氣冲冲地向劉家奔去。這時劉奎璧正和欽差祁成德敍說昨夜之事，原來家將們打撈了一夜，也沒見新娘的屍首，現在是死無對證，劉奎璧越發感到心虛。

77　劉奎璧說：「令嫒洞房行刺，畏罪跳湖。我派家將立即相救，只因水急風大，撈到現在也不見踪影，我還要告你家教不嚴，縱女行凶之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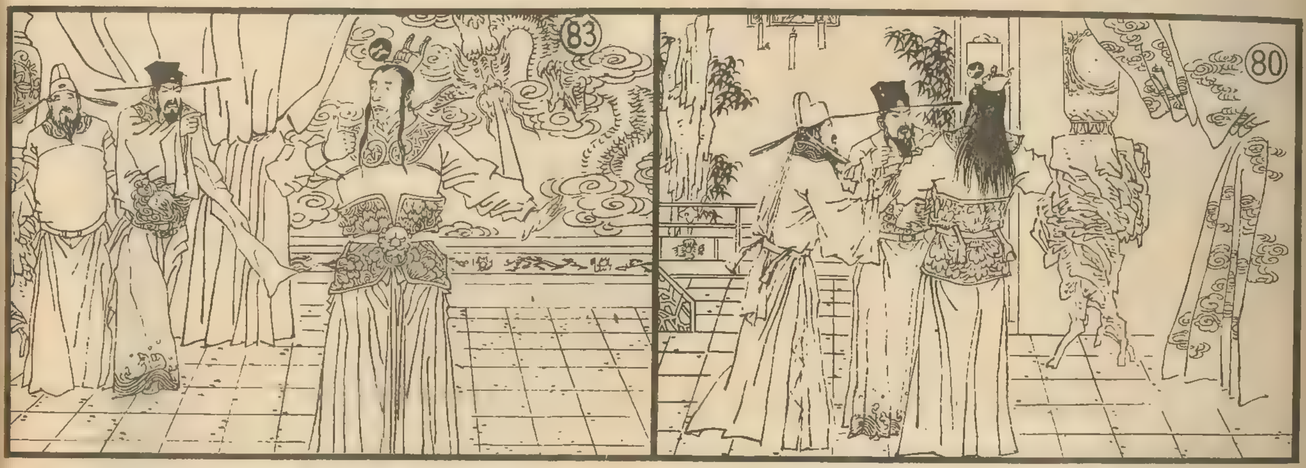
75　劉奎璧一再要求欽差大人替他作證，祁成德覺得事情棘手，不肯輕易評判。

78　孟士元反駁說：「你說我女兒行刺，她女流之輩，手無縛雞之力，怎能刺你？請將凶器拿來我看。」原來，劉奎璧根本沒看見是用什麼東西刺的，只得支吾地說：「你家小姐跳湖時把刀帶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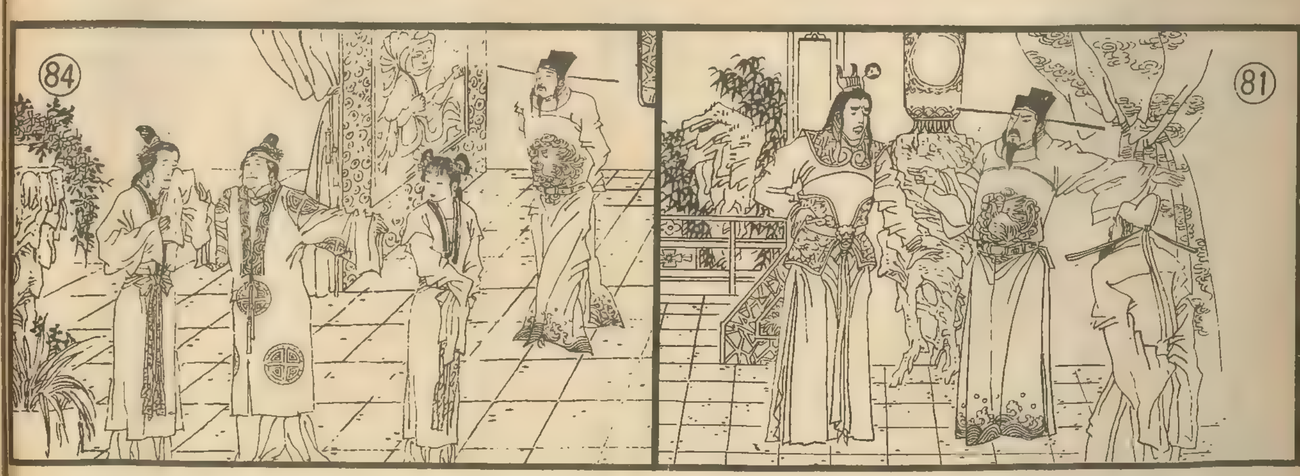
79　孟士元見他拿不出證據，立時沉下臉說：「大膽劉奎璧，竟敢將我女兒活活害死，毀屍滅迹，還血口噴人。你若交不出我女兒來，我與你拚了！」

82　孟士元對欽差說：「劉奎璧害死小女，銷屍滅迹，反誣小女帶刀行刺，她手無縛雞之力，怎能殺人？我要與小奸進京去爭個公平！」



80　孟士元站起身來，一把抓住劉奎璧胸襟，欽差大人一見連忙上前勸阻。

83　劉奎璧見孟士元定要進京見駕，大不以爲然，他仗着皇帝是自己的姐夫，便氣粗膽壯，一口應允。



81　孟士元早已恨透了劉奎璧，但因欽差大人在此，不能做得太過份，只得放了手，但定要與他進京見駕，弄個是非曲直。

84　孟士元怒氣沖沖回到家裡，告訴家人映雪的屍體未找着，他要扭解小奸進京評理。老夫人禁不住傷心流淚，蘇大娘更是痛不欲生。孟老夫婦再三相勸，情願包養蘇大娘的天年，並將自己的孫子魁郎送給大娘姓蘇。

（待續）



江湖秘聞錄　鐵馬・文　可飛・圖

美人如玉刀如虹

甘涼大道上　玉女亂武林

甘肅省之名稱，其實到了清朝才算正式定名，以前旣稱涼州又簡稱爲隴，有不短時期屬於陝西轄治下。

姑不論如何，甘州、肅州也好，涼州也罷，此地大半都是貧瘠之地，尤其是河西走廊風沙襲人，使行旅者更受苦受難。

當然，不能說這兒一無是處，像蘭州省會之下，更有「金」張掖，「銀」武威之名城。

嗨！最近，也不知撞了甚麼鬼，有不少武林人士齊向皐蘭山脈附近趕去，爲甚麼？閣下如果問這些端倪，對不起，決不會有人肯說出一字或半語。

不過，閣下如果有些心思，能扮聾裝啞，又有耐性的，跟着他們走，總會有那麼一些人，飲醉了酒，說漏了嘴，好，有些風聲傳出，然後，再依理推測，你就不難有所明白。江湖朋友之所以亡命而去……甚至於沙漠堆中，遊魂似的走啊，找啊……

其實，他們祇不過是爲了個美女……

一個據說美得無與倫比的少女，騎術極精，還十分好脾氣，除了好像是回子外，其他，你可眞沒法找出半點瑕疵來。

可是，過了張掖，好像伙，眞像見了鬼，從此，不見了這位俏姑娘。

非但人不見，就是她那裝配至少值萬金的馬也失了踪，這麼一來，可引起那些武林人士的不忿，跟踪一個少女竟會讓她失了踪……

有些假做好人，勸說同伴回去，有些更是義憤塡膺的走回頭路。

嗨嗨，不到半個時辰，大家又在張掖城外的驛道上會了面。你有你的說法，我有我的道理，說來說去，他們誰也捨不得這個美人。

「請她吃頓羊肉泡饅頭，少活十天我也幹。」

「能娶她爲妻，死也甘心……」

「那是你害她做寡婦……」

「再嫁了，你他娘的不吃醋！」

「不！陰魂不安……」

「放你媽的屁……」

越說越不像話，越不成話就越無理可說，也不知道誰得罪了誰，這批人……大約有二三十個，突然混戰起來了，即使沒眞的鬧出人命，可也血肉橫飛，慘不忍睹。

女人禍水……不，是不要臉的臭男子自作撲火蛾而已！

張掖，眞是個興旺的地方，依然有不少武林人士在東詢問西打聽，他們不是武林名家之子，就是世家名門之後，店小二一天得招呼多少人啊，多少人向他詢問那位小姐是否經過，或者走了……

再說，他們可沒生就了癩蝦蟆

的命，想等吃天鵝肉，所以，有的說沒見，一聲沒見，好，兜頭兜面一個大嘴巴，打得他滿天星斗，分不出東南西北來，爲何無端挨打……

「那樣美麗的少女，你能看不見……」

回聲「走了！」更不對勁，一股勁的要問出那個姑娘向那方走。

店小二被逼得說謊，胡亂的指着南方，誰不知道，南方是個小岔路，至於找不到，菩薩明鑒了。

人走了就淸靜了，挨打的白挨打，祇是一股兒的咒……他們是淸眞教館，照道理，可蘭經是說明可殺敵人，即使殺人而死，死後可入天堂的，但是，他們全明白，打，打不過人家，拚命，白送死，祇能死命的咒詛，咒詛打人的人入陰間地獄。

武林人士差不多走完了，店堂中還是有兩個人，一個是滿身風塵，因爲好幾天沒剃過面刮過鬚，看不出是個甚麼年紀的人，以此君的打扮，不可能是個俊俏的貨色，還有一個是年才十三四歲的小傢伙，說得準確些，該說是小化子，他是大口大口的在吃烤餠夾牛肉……吃得挺過癮似的。

「大哥……這一餐，我至少可以十天不吃飯！」

「唉！人那能十天不吃飯！」

「眞的，否則，人家那會叫我小駱駝的……」

駱駝，沙漠之舟，倒眞有這個能耐，但是人，人是無此天賦的啊……他掏了口袋，還有十幾兩銀子，他不禁苦笑了，自己能憑這十幾兩碎銀，走多遠？聽說，一過黃河，全是黃沙地……能不能找個事做做？天曉得，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還計算這些個碎銀子幹甚麼？

「好，小駱駝，看，我還有十來兩銀子，咱們總算不枉相交一場。」

「是你救了我啊！大個子……」

「不管如何，這些銀子，付了帳，你我對分，看天留命吧！」

「你還有一把刀，值不少銀子……」

唉！又來了個叫化子，哈！這個叫化子可看中了自己家傳——也可以說是唯一的寶刀。

這後來的化子，頭戴一頂破毡帽，直遮雙眉，因爲，一到就坐下，分不出高低，祇是奇怪的是，隱隱有股香味傳入了鼻孔中。

小駱駝一見那化子，他可又笑又叫：「大哥哥，你找來啦！到那裡去啦……」

「看鬼打架！」

「好看嗎……」

「鬼打架有甚麼好看不好看的？還不是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

「有沒有拔刀子拚命……」

「有哇，十幾個人，刀、劍、拐、刺……流了血，叫救命，將來，你這個小駱駝包保也是這個鬼腔……」

「這位大哥，看來，還未用餐……」是有寶刀者在問。

「哈！你想請客，我看，這十來兩銀子還不夠我一口呢，怎麼？」

當時，十幾兩子連個飽參翅肚席也夠辦了，而那個大化子還嫌不夠一口吃，眞是忒大的口氣！

再一想，他可能也是個落難的，和自己一樣。

血濺蒙家莊……他突然的想起這五個字，雙眼不禁淚如雨下……

「喂喂喂……你不請就不請，不必哭啊……」

大漢突然想起，現在，他是在酒鋪之中啊，在生面人前啊，他那會哭出來了……可是，又有誰能明白自己心中的悲痛。

一間武林聞名的大莊院，竟然在一夜之中，化爲烏有，如果他不是爲人擊昏，倒在荷河內，那麼，他決不可能僥倖活到今朝。

他想報仇，他想走訪名師，可惜，仇未報，反將個對頭驚動了……中原再無立足之地，逼不得已，他想走向阜蘭，走出了玉門……走入回疆，然後……他想不出個好辦法了。說不定死在半途中，或者爲沙漠所吞噬。

今天，爲了這匹小駱駝，他不忍心，因爲，自從在十三四歲時，幾時餓過一頓，非但如此，菜餚稍不對口，丟盃擲盆，鬧了一個天翻地覆，烏烟瘴氣。

而今，他苦笑了，突然，他想起了「報應」這兩個字來。

懺悔，他自知懺悔不了，現在能幫得人，就全力去幫，但願能多幫幾個，至於十幾兩銀不夠他一口，他笑了：「至少，也令你受用一口……」

「哈哈哈……」大化子笑了：「好倒是好，吃完了錢，請問，以後，你又應該如何呢？」

「我，還有這把刀可賣！」

這是蒙家的獨門「七寶刀」！刀鞘上嵌滿七寶，眞能值幾百兩銀子……

「祇去不來，大少爺，也有個坐吃山崩的一天啊！」

「隨遇而安！」

「哦！你不圖奮發，不思振作……」

「實不相瞞，說不定，我一出此門，已經有三柄長劍，對準我的胸膛！」

「哦？」大個子、小駱駝隨着他

話落，眼向門外一望，果然有三個道裝打扮的中年人，每人身背長劍，杏黃絲繐在隨風飄拂。

可是，三個道士却不進門，爲了甚麼啊！想起來了，此地是淸眞教門，即使你們進門，店伙計也不會招呼你們，但是，這三名道家劍客，却是好耐性，分三角形兀立當地，一動也不動的。

「大哥哥，你認識他們？」小駱駝在問。

「認識，是江湖有名的祁連三劍。」

「找你？」

「不找我，總不成是找你？」蒙家大少爺不禁淒然一笑。

「咱們與他死拚！」

「這非英雄之見。」

「那麼，你會出去與他們見面？」

「不錯……呃，這位老弟台，本來，我祇是想請你那怕吃一口吧！現在，不成了，祇能等我勝了他們……那可是妄想。祇有一個死，我死之後，這十來兩銀子，看來也可以代我爲埋殮之用……」

說完，蒙家大少爺蒙英偉手中握刀，走出那間淸眞教門館，如果你是個會家，那麼，你會看得出，蒙英偉即使在必敗無疑之地，他還是走得挺直、挺穩、挺沉，看來，他對死，根本已不放在心上！

祁連三劍更是沉着。一見蒙英偉走動，三人簡直是同時擧手曲肘，同時拔出那柄寒光閃閃的長劍，更奇怪的是：三個人的臉上，個個綻出一樣的笑容。

依然這樣的三角形，依然是寸步不移，祇不過多了三柄長劍，劍尖平擺，對準蒙英偉。

「這是三星聚煞劍！」那個大化子對小駱駝在耳語。

「這就說明了，這位大哥哥，一出門就已走入了鬼門關了！」

「說不定會分屍三截。」

「啊！那……」

「就看他的刀法如何……」

「我看他，十分平常……」

「這就有救！」

「啊！」小駱駝可給鬧得不明白了，說實話，刀法好，當然，尙可以還招對打，刀法不好，一個手忙脚亂，那麼，誠如他所說的，會分屍三截。

小駱駝不想蒙英偉死，在此地，他可是十天來沒遇見半個好人，蒙英偉是唯一的最好一個人。

突然，小駱駝莫明奇妙的撲了出去，和蒙英偉並肩而立。「大哥哥，咱們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

這可大出蒙英偉意料之外，他那能想到在這箭拔弩張的時候，就這樣鑽出個小叫化兒來陪死，這，當然大大的不可！因此，他寶刀出鞘，對三劍客道：「祁連三劍，素聞你們手下不殺無名小卒，無辜之徒，這個小化子，他可是與你們無仇無怨……」

一聲長笑，道：「看，我們三劍的神技，」技字完，祇見三縷銀光，已分點蒙英偉之雙肩、丹田，這是三煞神劍中第一神招，上下兼顧。

別說蒙英偉一直在父母諸長輩寵愛下，學技不專，功力不濟。這一招，就是蒙門莊主蒙不止，也會手忙脚亂，現在，蒙英偉簡直是祇有坐以待斃的份兒，又何況三劍出手奇快，劍炁似箭，蒙英偉手還未動，雙肩已鮮血直迸，一陣劇痛之中，蒙英偉早已仰面跌倒。

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蒙英偉祇覺得一陣陣冷，冷得他牙齒直抖，雙眼睜開，嘿嘿！一片黑暗，唉！進了陰曹地府了吧！人人都說，陰間是冷的，看來不錯，死了一了百了，祇可惜，這蒙門的仇啊……他不禁飮泣出聲了。

「哭了？」

在這冰冷徹骨的地方，竟然有聲呼叱，嘿！是鬼。

「鬼大哥息怒！」

「與我好好的躺下，用功！」

「用功？」蒙英偉簡直嚇得跳了起來，在這個鬼地方，用甚麼鬼功夫？

「睡下，用功！」還是這兩句話，可惜，蒙英偉從小就是喜玩，喜交朋友，喜飮酒，喜聽江湖掌故……父叔輩要他練蒙家獨傳之鐵門玄功，他不是敷衍，便是借故逃學。

蒙氏雙英，祇此獨子，再加母、嬸之庇護，蒙英偉簡直成了個江湖廢物，自從羣邪火燒蒙家莊，蒙大少爺在荷花池僥倖拾得一命之後，他哭了，他發奮了，他必需報仇！但是，憑他的這些功夫，簡直是江湖末流，說得嚴格些，他是連個趟子手也不如，試問，他有甚麼功夫可言，在這黑地獄中，練功？

可是，你不練，對不起，四周莫明其妙有着一層無形壓力，將蒙英偉簡直如壓在個模型中，不對，這模型看看能大能小，現在，宛如越縮越小，蒙英偉簡直是連氣也透不過來。

* * *

人死了，難道還得受這種罪……

對，聽說：「人在生時，犯了諸般罪過，入地獄就得受盡諸般苦罪……我活在世上，我犯了甚麼罪……啊！我不奉父叔之命，我好飮，我好食，我好發脾氣，該，我該受這種懲罰……該……該……報

應，報應……」也不知念了第幾聲報應，他又死過去……

一陣形容不出的馨香，刺激着蒙英偉之鼻端，他醒了，不過，四週依然緊得使他透不過氣來，他相信，這是循環來復的罪孽……現在，他是十分的心靜。

就因心靜，他根本不想脫出這個地獄之中了。反正是地獄，生前的一切罪孽，他是必須嚐滿……爲了希望能稍稍透氣，他不得不用功，用的是「鐵門玄功」，因爲他祇會這套功夫。

不多時，他鼻端又聞得一種腥臊之味，不！這是一種液汁，向他嘴中直灌，他受不了這股味道，因爲，他自出生以來，從未試過這種滋味，吐，嘔，但是，灌的人是如此拿手，如此有功，一點一滴都沒有吐出，然後，一聲鬼笑中，蒙英偉祇有喘氣的份了。

黑暗中的時間長了，他已能分辨四方，也能看出自己存身之地，並且，第二次來灌這種液汁之時，他看出來，是個鷗目高鼻虬髯的老人，這一次對他說話了：「祇要你不怕冷了，更能掙脫柔絲束，好了，你可以出門了。」

「這裡不是地獄？」蒙英偉不禁叫了起來。

「哦？有這樣舒服的地獄，你作夢！」

蒙英偉還想多問兩句，對不起，老人走了，並且走得十分之快，一剎那，不見了人。

現在，又祇剩下孤單單一個人了，祇有心靜，祇有運功，希望能將老人所說的柔絲束掙斷……

可憐，蒙英偉也不知受過多少次灌汁，更不知受了多少的冷……不！現在，他已開始習慣了冷，祇不過依然無法掙脫得這柔絲束，有幾次，他稍爲氣洩，對不起，這柔絲束竟然如活的一般，越扣越緊。

既然不能迸斷，難道還能脫出來？

腦中突然有陣靈光，記得叔父蒙繼山說過，蒙門的鐵門玄功，根本分軟硬二種，自己天賦不足以應付硬功，大可以軟的試試，可惜的是，他們兩老沒有一個善於軟功，否則，蒙家莊也不至於給六門三劍毀了個乾乾淨淨。

我，何不以軟的來試試……硬功他學的是守住「丹田」一口氣，然後充沛四肢。現在一反其道而行之，將丹田氣斂，四肢不用勁，一次不成，第二次有些反應，第三次，第四次……在如此黑暗冰冷之地獄中，他竟然練出一身汗來，軟的，有它的用處，可惜，你縮，這柔絲束也會縮。

這一次，蒙英偉莫明其妙的叫了一聲：「難道我這一生要永被困於斯，永無出頭之日！」

好！柔絲束竟然斷了，爲甚麼？因爲，他一直以軟功勁收斂，不想這一叫，氣提丹田，何況又是怨極而發，正是軟硬交輔，也可以說是水火相濟，柔絲束就此讓他迸斷了。

奇怪，他見這柔絲束斷了，而四週立轉光明。蒙英偉他坐着，有些像傻子般瀏覽四週，啊！這兒簡直像宮殿，更可說美奐美侖，他做夢也想不到，所謂的地獄一變，竟然是如此之高貴！

「大哥哥，坐在地上，不像樣吧！」

蒙英偉聞聲，不禁嚇了一大跳，甚麼？是那個小化子，他再看看清楚，唉！是自己錯了，面前那裡是那泥巴滿身的小化兒，分明是個貴介公子，尤其是額前一顆帽結，出十萬兩也買不到那麼好的羊脂白玉，一身錦綉袍褂，祇不過花俏些，不像中原人穿得斯文清雅。

「大哥哥……咱們回人見貴客，不與中原人相似，以後，會改裝啦。不過……你這是怎麼啦……不認識我啦，小駱駝啊！」

「眞是你……可……」

「別怪我們多疑啊！眞，人人說中原漢人，奸詐狡猾，我們沒有看錯……你們眞是不像話，看見花俏的人，又是奉承，又是爭風，見了泥巴滿身的叫化子，趕出三尺遠，還嫌窮氣沾他身，祇有你一個……」

「不！如果在二年前，我，還不是和他們一樣的貨式，唉！不吃過苦，不經過難，不和化子打過滾，人，不會懂得這世界上貧富懸殊之苦……小兄弟……」

「叫我小駱駝！」

「好，小駱駝，你或者還沒有看見過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埋身在沙坑之中……」

「那不羞死世人！」

蒙英偉突覺眼前一亮，一個長身玉立，美艷不可方物的女孩子已隨着一陣風，站在他面前，他看着有些面善，可又記不起來在那裡見過……

「你不記得她說過，十幾兩銀不夠她一口……」

啊！是她……現在，到蒙英偉覺得不敢抬頭，自覺形慚了。

「我問你，你講的可是眞的？」

「決無虛言。」

「那你就沒有人心了！」女的語氣開始嚴厲了。

「我，一則逃命，自顧不暇，再說，窮人，太多……即使如此，我還儘可能……用了我的盤川……」

「當時你有多少銀兩？」

「一百二十兩……」

「今天的銀子那裡來的？」

「我……賣了自己的馬，不過，以後再沒有可賣的了。」他笑了，笑得挺自然的。

「眞的？」

蒙英偉雙手一拍，道：「何必騙妳，說實話，就是這柄刀……哼！刀在手中……嗯！想起來，人也險死還生，那來的刀，唉，早知如此，賣了刀，或者可以再救多幾戶人家……」

「爲甚麼不賣刀？」

「唉！蒙家刀江湖上認識的人多啦，我是不想早死！」

「可憐！」

「我有甚麼可憐，可憐的是窮人啊！」

小姐不出聲了，突然，她叫小駱駝陪蒙英偉去梳洗。

眞，蒙英偉發覺自己實在太骯髒了。也不再客氣了，隨了小駱駝去了。

蒙英偉他那裡知道，因爲這一番對話，武林中人就此死了一片。

這些武林中人還不知惡運臨頭，祇知道在皐蘭附近找那個當代絕艷美女，本來，他們誰也找不到，嗨嗨，你找她難如登天，可是，她來找你，太容易了……

張掖之奎元店正在高朋滿座之時，那些武林名人的世家子弟，由於門派不同，或者你我互有心病，因此，東一桌，西一枱，你喝你的，我吃我的。

有幾枱，竟然又談起了那位絕代美人，有的說美在眼，有的說可惜是個回子，可是，立即有人表示異議：「誰說回子不是人，美，不分種族。」好，說着鬧着，再加上幾分酒意，如果不再抑壓，大有可能打起架來。

就在這時，一陣異香飄入衆人鼻孔，而且各人眼前一亮，這可眞是奇怪，本來人聲嘈雜的情形，立即變成寂靜，爲甚麼？因爲他們的心上人、意中人出現在他們的眼前了。

本來燈燭輝煌，此女一現，變得更爲燦爛，他們簡直呆住了，個個變成了個傻子。

但是，那個女子毫不在意的揀一個空位子坐了下來。

說這是空位，四週那能沒有人的，那些該死的男人，也眞該死，你擠我擁的，宛如那女子身上有吸力似的，將他們吸了過來。其實，坐近坐遠，又有什麼分別？可惜，他們不知道，越近的，死得越快。

燈光之下，越來越看得清楚了。她，不錯是個回族女子，本來，回族比中原女子漂亮且耀眼，何況，她滿身珠光寶氣，更說明了，她不是普通的回民，甚至於是某個部落的酋長之類。

「你！」少女首先指着一個看來風流倜儻，而且年紀廿來歲的武士，試問，在此時此景，他那會不受寵若驚。說他忘了父母尊姓大名，那可言過其實，說他忘了時辰八字，那倒差不多。

「在下諸行恭……」

「屬何門下？」

「雲南金碧廟，無爲道長之首徒。」

「哦！請先在左邊稍候，小女子有事相問。」

諸行恭是奉命唯謹！

然後，一個又一個的問，不多時，左邊竟然擠了有二十一人，而右邊祇有七個！

就在此時，突見那個少女也不知怎麼一來，手中已多了一柄碧光隱泛的彎刀，人，不，簡直是鬼……一來一去，必然有一二聲慘呼，血光齊迸。

江湖上人，尤其是自命爲名門正派之徒，稍有風吹草動，立即運勁的運勁，出手的出手，除了有幾個傷了個莫名其妙之外，其他的，早已各出神技，向那個回族少女圍攻。

另外的站右邊七個，他們也是一陣愕然，不過，七個到底是眞正名門正派子弟。並且，在問答時，多說了幾句，至少，他們是應朋友之約，他們並無覬覦之念。

可是，一見其中有個朋友右臂被廢，不禁又急又火，其中原有兩個是乾坤門中好手，伏氏雙雄，他們那能看着自己朋友受傷，一聲喊道：「手下留情！」一面各自掏出了乾坤圈，向那回族少女撲去。

對不起，明明他倆的功力甚佳，可是現在，他們發覺連三分功力也施展不出，他倆有所愕然，不過，到底是老江湖，一出手已明白了，自己這一班人中，中了毒，剛才這一股香味，分明其中有着銷魂蝕骨，削減功力的妙用。

伏大仲首先發覺，大叫起來：「速退，不可久留！」

當然，這右面七個因伏大仲之提醒，首先向樓下跳落奔逃。

至於其餘十餘人，苦兮，竟然沒有半個人可以脫出少女的煞手，奇怪的是，那些人個個不死，有的斷手，有的折臂，甚至於有的肢體洞穿，沒有半個人可以脫出少女的一擊。

「我不想與中原武林道結怨結仇，但是，你們這些可惡的人，不該再背了個江湖俠道的空名行走。天下有多少可憐人，你們却不理睬，爲了我，你們奔走萬千里之遙，我有什麼好？難道我是個稀奇女人？沙坑中的女人，爲什麼你們置之不理，難道他們就不是女人？

「說實話，你們所中之傷，天下間決無人能治療得復元，因爲，雖說一刀，可是，憑我所練的清眞氣，已將你們全身之經絡毀斷……以後，你們祇是廢人一個了。」

說完，她是蓮步姍姍的走了。

「閣下可是清眞玉女？」

啊，當她走離奎元店不久之後，在前面却一字排開，有七個她不想殺的人。因爲，這七個是有善行不少的人，還有，他們全已是娶妻生子的人，誠如所言，他們之來，實在是爲朋友所拖累。

但是，你不想得罪他們，他們却不肯放過妳呢！

是的，當她現身之時，是用了他們教中的幻筋香。現在，她出手傷人，用的又是教中最具威力的清眞玉女刀，這種刀法得耗費本身之眞力不少，何況時間也不短，那想到，那七個人如此工於心計，能强忍一口氣，將本身功力復元，現在，以七個人打一個，憑她的清眞玉女刀，看來決難力敵，不打，又該如何？

「姊姊，走，與他們胡纏什麼！」

旁邊有一童音喝叫，玉女當然明白，小駱駝動了本門潛聲幻音之法，在引他們走入歧途。走，但聽得咭咭一聲嬌笑中，七人祇顧左邊有童音，不料，眼前一花，人已不見，伏大仲是江湖上有名的智者，他發現不對，還想命令同伴四處兜截。

不對，突然半空竄起一股烟火，啊呀！伏大仲立即驚叫伏地，可是，烟隨風走，這股烟火又是萬分霸道，當你們想伏地避時，對不起，每個人都已聞到一股似蘭非蘭、似蓮非蓮的香味，好，一個個就此伏地不起。

清眞玉女與小駱駝走了，可是，這七個武林高手被發現時，一個個已筋斷骨折，大概看來，與那廿幾人的傷勢一樣，好，就此一筆賬全落在清眞玉女身上。

從此以後，武林中又一股血雨腥風給引發了。

後傷的七個人中，兩個是武當大俠虞清元之得意門徒，另外五個是崑崙三傑，與少林俗家之後李云日及峨嵋最有前途承傳衣缽之門徒鹿天密。

其他的門戶的得罪了也不少，不！奎元店一役之後，鸞支山下又毀了四十七個門戶，事情越鬧越大，不到半月，差不多各門戶均派有能手向甘肅臯蘭出發。

* * *

當各門各戶之長老、能者聚張掖時。

哈，沒人沒事了，什麼清眞玉女、什麼一個絕美絕艷的回族少女，還有人提起的似蘭非蘭、似蓮非蓮之異香，聞了之後，功力大減啊，却一些也找不到個原因來。

心比較靈敏的，想到了兩個乞丐：一個小駱駝，一個比較大，還有一個蒙家莊漏網的蒙英偉。對了，火燒蒙家莊這一役，當然也引起了江湖人士的分歧：有的說，罪不至此；有的說殺戮過份。不過，聽說吃虧者是蒙家莊主一直是抱定來者不拒，去者不留之宗旨。所以，沒有太大的仇人，更沒有過命交情的朋友。燒了，也就燒了，死了還不是白死，江湖上每天每月，也不知有多少人死於非命……

但是，蒙英偉如果與清眞玉女在一起，那麼，將來，至少對參與蒙家莊一役的武林朋友來說，可是後患不小。

可惜，找不出個端倪來，最奇怪的是，這一沉，沉如石沉大海似的，沉下了十年。

十年嘛，彈指即過。十年嘛，江湖上的血仇殺戮，又發生了不少。

可有一件事却震動了江湖，號稱長勝仙師、玄機子徐衛道全家被殺，傷得稀奇古怪，自徐衛道開始，每一個傷者的傷處不同，可是傷者個個全身經絡因這傷口牽涉而全斷了。

徐衛道一家之事才傳出，岳州大俠朱之介一門也被殺，傷口不同，而傷勢與徐衛道相同，江湖人士這都可起了閧頭，紛紛的趕赴到徐家，有的趕往朱家，那可得看他們的交情而定，不想在岳州附近之平陽鎭，與朱之介有生死交情的奪命神劍范人龍，携同一女三子，爲了趕路，就在平陽鎭那個小地方，找了個不爲人注意的小山舖打尖，活該今天這間手寫招牌「山陰老店」行運。

范人龍一家大小才坐下，又來了兩條大漢，一個是濃眉虬髯、一個是英挺俊朗，兩個人可算好，一進門，揀了個近門的座位坐下來，山家舖子，一坐門口，等於守了門，因爲後面不是灶房，就是主人的住處，不過兩人還沒吃東西，却付了一枚銀錠，足夠五個人大吃一頓的開銷。

老闆可弄不明白啊，開店主張和氣生財，總得問個清楚明白，那個看來俊朗文士微微一笑道：「請他們吃個飽，也算結個緣。」

原來如此，老闆以爲三山五嶽者，出手闊綽者有之，再不，他可想到另一面，莫非其中一個看中那位范玉蓮小姐……

但是，范人龍可不是個初走江湖的嫩秧子，一看兩人坐在店門口，並且，那俊朗文士手中又拿了一柄江湖失踪十幾年的七寶奪命刀，

難道，他是蒙家莊之餘孽？難道，他是來找事的？

「范先生，你認出我來了？」

認不出，說句實話，十餘年前，范人龍爲奪蒙家莊之金銀財寶、武林秘笈、十三件有名兵器，他算盡了機關，能嫁禍的就嫁禍，能打就打，能殺就殺，一連三年，這才達到目的，金銀財寶取走不少，可惜十三件有名兵器，却半件也沒找到，因此，一怒之下以火燒了蒙家莊。

至於是否認識此人，不認識，不想眼前突然彩虹耀目，范人龍心中一凛，什麼，難道是七寶彩虹刀？

「你是蒙……」下面，范人龍可說不下去了。

「不錯，在下正是蒙英偉。」

「你是來報仇的？」

「總不成是來報恩吧！」

「岳州朱之介……」

「是我所作。」

「那麼，徐衛道……」

「也是我的傑作……」

「路隔數萬里，你能飛天騰地？」

「我有同伴啊……」

范人龍人稱活曹操，一聽蒙英偉的話，他明白了。他們殺了兩家有名人物，然後，以逸待勞的等待，一個又一個的碰上了他們……

十年人事幾番新，范人龍之所以帶同一女三子，爲的是可以擺一個五雷陣法。事實到此地步，不打能成嗎？那想到蒙英偉却微微一笑道：「何必慌張，吃完了酒飯，再打不遲……」說到此時，他是安安穩穩的坐在靠窗口的座位上，顯得萬分逍遙地在等待。

其實，是有所暗示，你們五人吃完了這一頓，以後，再不能如此的逍遙自在的受用了，這是殘忍，也可以說是決心，他倆決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人！

嗨嗨，後面又有鸞鈴聲又有人來了。范人龍不禁暗中叫天神菩薩保祐，看來，大可以奪圍飛逃，而將這瓢禍水，潑在後人身上。

不想，就在此時，只見那個虬髯小伙子已站起身來了，一引鸞帶，一柄隱泛碧光的彎刀，已掌握在手中，而那後面帶頭一人，正是范人龍的至交穆天成。

范人龍一見穆天成，明知道他那車中全是火器，如不趁此機來個逃脫，那麼，來者不善，蒙英偉如果沒有十足之把握，決不敢輕身冒進。

因此，他這兒一聲怪叫，五雷劍陣已分五斗方位，劍光向外，意圖奪門而出，一方面，范人龍首先厲吼一聲：「轟天雷，還不快走，蒙家莊的事報應到了。」

穆天成騎馬而來，他本來也是來看朱之介的。那裡想得到半路會碰見范人龍，一聽說甚麼蒙家莊事，他也是個鬼靈精，並見一個虬髯少年前來企圖阻攔自己，他是冷笑一聲，一招「火焰掌」，一掌可見眞功不凡，但見一股熱浪，向虬髯少年當頭打到。

並且連第三流的江湖人物也可看出，這一招之後，一定還含有極厲害的殺着。

今天穆天成碰到了對頭尅星，老實說，你就算一招即殺着，用「燃人鑽」加「青輪飆」，也難制得住那虬髯少年客，還想用招誘敵，殺着困敵？對不起，眼前祇見碧光一閃，寸關尺脈祇覺一涼，不對，全身經絡竟然會一酸痳，人，從馬背上墜下，發覺不對，自己竟然想站也站不起來，這是甚麼刀法？

「清眞大殘刀！」虬髯少年客冷冷的道出五個字後，他冷冷的看住了那俊面客會鬥五雷陣。

嘷！這就是聲虧力弱，范人龍他們本來尚有拚命之勁，虬髯客的一刀毀了穆天成，又說出甚麼清眞大殘刀，這可變成了俊面少年先聲奪人。又何況，祇見這少年使的這一柄彎刀出神入化，盤旋滾轉，范人龍的五雷五斗，如此善於尋隙覓縫的術法，竟然沒半點辦法可以攻入。

「這是由我家偷出來的劍譜，可惜，你們不長進，根本沒有研習上清炁，這是有其形而無其實！殺！」祇聽他喝一聲，立即有人應聲慘哼！五聲斷喝後，地上就剩下六具翻來滾去的江湖人物。

事實上，范家五人是個個看得清清楚楚，人家如何破招，如何奪門，如何出手，如何使刀，而且，這柄彎刀，全身竟然如一條神龍似的，刀身彎可以拖、割，刀光更可以刺、挑……不論被拖，被割，被刺，被挑……誰也覺得有一股寒氣，隨了刀鋒，刀尖潛入經絡，這是大殘刀！中刀後，明白了，這一刀可將敵人之全身經絡迸斷了。

人，能經絡全斷？那可成了個半死人！江湖人誰沒寃家仇者，這一來，他們可比死還難受！

俊朗客對范人龍看了一眼道：「你該看清了我……」邊說邊從范人龍之佩囊中掏取，可是，虬髯客却大叫：「蒙大哥，小心有古怪！」尚幸虬髯客叫得早，蒙英偉也停手得快，否則，極可能讓這條三寸毒蛇咬死了！

誰也想不到，一個自命爲江湖正派的人，竟然會豢養這種丐幫也極少有的「百步倒」毒蛇。

蒙英偉對范人龍哈哈一笑道：「怪不得我叔父死得離奇古怪，原來是這毒蛇作怪，哈哈哈……一條

毒蛇，給我又知道了一個門戶……若不是我在眞主面前起誓，決不親手殺人，你……」說罷，他給穆天成封閉了傷口，道：「傷口不受風，只要不妄動眞氣，三個月後大可復回原狀，不過，殺我蒙家之事，我們依然是不會干休的！」

另一方面，他也代范氏之一女三子封了傷口，然後，他與虬髯客一聲呼哨，由側邊樹林中走出兩匹駿騎，一人一匹，揚鞭而去……

可是，目前穆天成與范人龍不同，因爲，穆天成根本沒有火燒蒙家莊，至於一女三子當時學技未成，范人龍就因爲功力不如人，這才起念搶奪。

而今，祇有他一個人傷口外露，他明白，這一輩子是做定了廢人了。

唉！看來，他連廢人也做不成呢！

時間已是日落時分，落日餘暉灰沉沉，不爽不朗的有說不出的不舒服了，何況，他們是有傷在身，突然，四週莫名其妙的響起了一陣吹竹聲……他們全是老江湖，發覺不對勁，果然，聲停兩人到了，嗨嗨，尤其是范人龍簡直想打自己十八個嘴巴子。

自己是老江湖，怎會看不出這個店主分明是個會家子？唉，吃虧在自己太自恃，以爲不過是山民，至於開黑店，打野食，決不敢對自己有所行動……不想，人，有三衰六旺，自己目下又尤如廢人。

雖然，五斗訣已給人家蒙少莊主帶走了，自己師門留下的五雷劍訣尚在身邊，他不禁一聲長嘆，自己該死，不如別人，看，蒙大少爺他毫不垂涎別人的東西，連五柄長劍也不帶走……現在，這店東，看來不可能放過自己了。

「各位不會認識我吧？我就是峨嵋派掌門姬養性追捕了有十年之久的東海天魔！」

啊！他是東海天魔！那……可是有死無生，不過，久聞老魔生就一副碧眼赤鬚，他，想到這兒，不想這老兒一搖頭，竟然一下子變成了碧眼赤鬚。

「其實，我不怕甚麼淸眞門，天方教，我祇不過是坐山觀虎鬥……桀桀桀……想當年，我幾乎死在峨嵋姬養性劍下，我就罰過誓，我得報仇，我這兒是個隱僻所在，我可以命我弟子、姬妾去找精壯、有力的武林人士，攫取他們武功，然後吃了……收取他們功力……穆天成，你來得正好，火攻，妙着，哈哈，弟子們，搬他們進地牢……」

可憐，這六個人糊裡糊塗的讓這東海天魔搬下了這個亡魂獄中。

一股股血腥味往六人的鼻孔中鑽。說實在，這股血腥味已可將人刺激得暈過去，何況范人龍之大女兒，范玉蓮已有二個月身孕，更是受不住那股難聞味，哇的一聲，嘔了出來，東海天魔是個天聽地靈的鬼啊！一見情形，一按脈象，也不禁狂笑起來……

「多一個紫河車，更可以助長功力，哈哈哈，天助我成功也！」

說到這裡，突見他抓住范人龍的第二子范缺，雙手一揚，好功夫，這范缺竟然會如獨脚禦風般，隨着老魔之掌而轉了起來，越轉越快……各人的耳中祇聽得蓬的一聲響，可憐，范缺祇叫得半聲，經已爲老魔開了膛，而一副心肺五臟爲其抓在手中，其實這時開膛破腹，其血極熱，大有被燙得黏住之厄，可是，老魔却日久有功，毫不在意的將這血淋淋的五臟生吞活噬，而一手還在運勁，因此，范缺之屍身還在旋風般的轉……

范氏家人個個看得心痛如焚，如不因全身經絡被傷，他們早就與天魔拚命。

突然，衆人眼前祇見一個圓溜溜黑影莫名其妙的飛上天，根本沒有人看清楚，老魔如何將范缺首級取下。

首級將墜下之際，祇見一條灰影上升，「呱」的一聲，范缺首級竟然爲老魔之一指裂成八塊。

這是甚麼功夫？這是比白骨爪，破骨錐不知厲害多少倍啊！老魔桀桀桀的笑了笑：「今天到此爲止，我醉欲眠君且休……哈哈哈，多謝甚麼淸眞刀，天方教，送來這麼多練功之器具……范人龍，我知道你是十分善於偷、盜、竊、拐人家東西，人死了，也不是你的了，再說，也祇剩下了一個女婿，聽說與你老鬼不太對勁，你可以說是斷子斷孫，再無個後代了。

「講出來，送給我結個鬼緣如何？今天不說，明天也行，至於穆天成，你的家當全在，我也不想難爲你，款待你幾天，然後，送你歸天便了……」

笑聲中，他已走了……到現在，他們才算敢哭，是的，橫臥在地上的范缺，可憐，他簡直成了乾屍，老江湖那會不知，分明是老魔用六陽奪魁手法，將范缺之血全部轉聚於五臟之間，然後一出手，將五臟連血吞噬……

他這是示威，他分明要他交出全部家當……

三十餘年來，有這樣的門戶，但是，他們是逢惡必殺，決不濫殺無辜，即使奪去他們的經籍秘笈，他們也決不使用，至於改頭換面，甚或摘取其中錯妄漏失，那是常有之事，如果有他們的頭子、老人前來報仇，他們就以子之矛，攻子之

盾，可是，卅年餘年後，失踪了……今日，他們不禁全想到了，難道是他——東海天魔……

要他們死在這個黑暗而又無人知的血腥地獄中，他們個個認爲不值，不值，可又有甚麼辦法？

* * *

這樣個血腥汚穢之地，突然傳來一股似蘭非蘭，似蓮非蓮的香味，一瞬即隱。

試問，在這樣個活地獄中，別說是一瞬即隱，即使點了大股藏香，也不至於聞得出，更何況，他們目前全是一脚踏進地獄門之時，還有甚麼心思理甚麼香、臭、腥、臊。

不過，這陣香，他們確是聞到了，奇怪的是，這陣香，有甚麼作用，難道是迷魂香！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送酒飯來了，眞不錯，有全鷄全鴨，還有魚翅、海參，眞他媽的好像宴請貴賓。

他們照理是吃不下，不過，他們想得開，反正是一死，何必做餓鬼？喝酒的喝酒，吃菜的吃菜……吃了個盃盤狼藉，待等到第二天，看老魔來找那一個開刀……

一陣吹竹聲中，黑獄中根本不知時日過，吹竹聲來，表明是第二日了。果然，獄門一開，老魔頭走了進來，他是滿面含笑，不像是來殺人，倒像是來與老朋友敘家常閒話……

咦，奇怪，老魔是比較熟悉此地一切，血腥味他聞慣了，可是，今天那會有一股似蘭非蘭，似蓮非蓮的香味？老魔若不是機警靈敏，他那能活到今朝，他可是不敢托大——事事謹愼，是他爲人之道，今天，他一聞到香味，就覺不對勁，有人潛入黑獄。說實話，來到黑獄的人，如果沒有幾下散手，敢來送死？

東海老魔再不怠慢，此地是他最熟悉的，他也決不敢因此而稍有大意，別看他走得慢，其實，他根本是在搜索每一個角落，並且，他每經一處，必是有意無意的放下一些東西，嗆然有聲……現在，誰也看得出，老魔是在佈置他的埋伏。

看來他的埋伏已佈置完妥，人，突然如旋風一般的向四角轉動，而且每到一處，必定有一蓬血色的尖形光影向四面飛轉，現在，黑獄中簡直成了個天羅地網般，向四處攢射，並且，厲聲喝道：「哼！還不與我出來……」

出來了，一個奇艷美絕，穿一身白衣的女子，不知從那裡來的，笑哈哈的對老魔頭笑。

女子一現身，這香味越來越濃，老魔是何等機警的人，這女子一現身，他就看出不是個好相與的，一聲暗號，他的三個弟子，兩個姬妾，業已搶入黑獄。

白衣女子却笑道：「哦，想逃，難了……」

語聲中，老魔根本不理女子的說話，手一揚，一股極腥極臭的黑烟爆起，橫在當中，一招未交，立即發出暗器，分明想逃，但是，白衣女子不來則已，一來，比你老魔更審愼，更厲害，也可以說，她已在四面八方，佈下了天羅地網，非置你死地不可了。

東海天魔事實上有他不可忽視的本領。但是，總是不怕一萬而怕萬一，他處處打退步，如果眞的有取勝把握，那麼對不起，他對付對手的殘忍慘酷，簡直不是人可想像的，祇要看他對付一無抵抗能力的范缺，便可知其一斑。現在，他早有耳聞清眞玉女之出手厲害，更想到這似蘭非蘭，似蓮非蓮之香味，會侵蝕任何人的功力，他一聞此香，他立即怕是清眞玉女之出現。

唉！東海天魔啊！你忘了本身之罪孽滔天，不錯，峨嵋名宿姬養性是天下聞名之劍客，尤其是他那十三手伏魔神劍的確可以令東海惡虎伏誅，可惜，江湖名人有江湖名人的脾氣，就是決不肯邀請助手，擺甚麼陣，施展甚麼圍攻，否則，以峨嵋掌門姬養性之劍術修爲，早已殺了這個妖魔，就因爲姬掌門自視太高，而不屑邀請同門，這才令此妖魔在其劍下逃生，而爲禍世人十幾年。

今日，他錯了，他自己以爲有徒，有姬妾之相助，自己又善借勢觀境，望風觀色，祇要稍有勝敗之分，他是立即會現身或遠颺，那知道，他剛步出黑地獄，向自己的第一潛身所閃進，不想耳邊却傳來一聲清嘯，說道：「你來了，怎會來得這麼遲？」

東海天魔不禁嚇了一大跳。

一直以來，祇有他質問別人，今日，那會想到竟有人會潛伏在自己藏身之所……不過，你既然來了，你不至於會想到我在藏身之所，還會佈下陰陽五淫網……你來了，無論如何不會想到這苗疆三兇之殺人於無形之佈置在。

即使如此，何況，他已看出，這五淫網一無移動之際，好，你自以爲了不起，那就好了，我這裡手一動，你就可沒命……想到這兒，勝劵在握，不禁狂態大發，「來得好……請問，閣下是何門派？」

「我……難道你看不出我不是中原人嗎？」

「喔！回子，回子……」

「算你有眼光……」

「可知中原人士鬼計多端？」

「領教多矣！」

「你背後已爲五淫網所纏住

了……」

「五淫網？這不是苗疆三兇之鎮山之寶嗎？」

「現在，已是在下之物……」

「哈哈哈！可惜，今天已爲在下所破了啊！」

這簡直是晴天一個大霹靂，看此人形貌粗魯，但是，越是這樣的人，越是不善於說謊，至於五淫網看來依舊，他說破了，或者，眞能破了，當然，東海天魔已到了這個地步，他自以爲進退裕如，想走，還不易！憑自己的心光魔步，一出山洞，立即可以借木變石，走得還不輕易。

一個不巧，還可以暗箭傷人，他是想得萬分如意，不對，鼻端聞到一股似蘭非蘭，似蓮非蓮的香味，甚麼？自己人如此無用？想自己多年淘練，即使自己有不少陰陽厲害之功夫未盡善盡美，但是，決不至於如此不經打啊……

心中稍有怯意，而背後傳來一聲冷笑，一回頭，啊，是蒙家少主蒙英偉，他不禁跳了起來，自己狡免三窟，這兒是第一個據點，那會將他們全引來了。

「對付你這樣一個惡魔，我們不會依甚麼江湖規矩，我們已走漏了眼，我們幾乎受師主之斥，現在，單欽中，你可以施展你本身及巧取豪奪之功夫來，三陰九盤經，天魔十三釘……一樣一樣地使出來。」

蒙英偉手中祇有一柄隱泛碧光的彎刀。不過，腳下立着一個奇怪的門戶，既不丁不八，又非腳踏陰陽，明眼人可以看出來，這是天方教中的反天門步法。

何況彎刀看來護住前胸，每一出刀都是大殘刀訣中的至狠至殘之殺着。

東海天魔單欽中不是怕蒙英偉，他怕的是後面那個虬髯客，老魔不愧是個厲害人物。他一看就明白，前面的分明在試探着，可以硬闖硬打，怕的是後面的虬髯客，每一刀會令自己神飛魄散。

唉！老魔上當了，眞正出手的是蒙英偉。而每一刀，每一式，老魔如此見多識廣之人，也會被蒙英偉纏了個糊裡糊塗，連用三次天魔焰矢，人家祇當你是開玩笑，到現在，虬髯客還是毫無動作，不對，自己爲這虬髯客所欺，自己的五淫網那會這樣容易爲人所破？而且，自己一進山洞，五淫網還是很重，那會破得如此便宜。

不對，別要三十歲老娘，倒崩在孩兒手中，想到這兒，你說破，我偏向你出手，希望利用五淫網反扣兩人……

老天魔這可算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不去招惹虬髯客，你或者還可苟延殘喘。你這兒一個「倒翻天印」，借此出手向虬髯客撲去，老天魔不是笨人啊！只見虬髯客對他在笑，他曉得不對勁，而鼻端突聞一股極濃重的五淫味，而身上一緊，啊呀，分明反被五淫網所困，而後面的蒙英偉一聲長笑：

「駱駝子，好手法！」

「全仗你！」虬髯客叫了一聲，但見彎刀如虹，一抖一揮，可憐，如此奸猾機智的老天魔單欽中，竟然作法自斃，全身爲五淫網所纏住。

所謂五淫，乃是：蜈蚣、毒蛛、腹蛇、壁虎、蛤蟆五種天地間毒物之淫精所煉，乃是苗疆中之蠱毒之祖費盡心機所煉成。不少人物，稍一不愼，爲其所沾，全身中毒，大羅神仙也得死於非命，化爲一堆肉醬。

虬髯客駱駝子是獲天方教中聖者所賜天元龜珠，才能辨識五淫網，才能反借五淫，而令東海天魔被困被纏，單欽中他這才明白，自己是中了計，否則，蒙英偉有幾次可以用彎刀將自己斷骨殺傷，可是，可能是他因恨極自己，這才要自己死！

天方教善殺人，殺人是他們的天職。但是，他們也有不殺人之規律，不清楚對方之罪行，決不可濫殺，而且，手持彎刀，等於戒刀，可以令對手永也不得再與人鬥殺，可不能由彎刀親自殺死。

今天老魔可受到了報應。因爲，他們不能用彎刀殺人，但是，可以利用他自己佈置的五淫網，自己困死自己。

天魔單欽中作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死在自己巧取豪奪得來的五淫網，他明白，一中此網，自己決無翻身之日。好在他倆尚未知道利用五淫網發出五淫火，否則自己還得受煎肉燃骨之苦……

你不想，不來，一想，就來，門口叮鈴鈴的傳來幾聲舞蹈聲，單欽中幾次心神俱戰，頭皮發痲，這分明是苗疆中的三仙舞。自以爲已將苗疆三仙門殺了個乾乾淨淨，甚麼？還有後人在？

第一個進來的是個白衣女子，她一進門，立即傳來一陣似蘭非蘭，似蓮非蓮的香味，本來，天魔尚在將自己所有的功力運出强迸，希望兩人不明白五淫網的功用，以爲自己必死無疑，那麼，憑自己土宮所得之后土神訣，加上自己的天魔神功，大可以苟且一時，至少，可以逃脫活命……

可惜，這一陣香味傳來，單欽中祇覺得腦門中有一股涼氣，然後，全身之功力無形中被拆散了，被分解了一半，天魔如此見多識廣之人，他也會不明其理，這是甚麼

香？突然他想起來天方教有一種蝕骨消勁香，專能銷蝕武林人士之功力，難道是他……」

後面又走出兩個孖生姊妹，生得雪白可愛，長髮披肩，兩腕之間各戴金鈴，怪不得走起路來鈴聲叮噹……老天魔一看到兩人，依稀記得起是苗疆三兇中的苗挺拔的面貌來。

他不禁心中一陣凄然之感，報應……報應……自己殺苗挺拔夫婦時，可將他兩夫婦折磨得死去活來，直到苗挺拔實在抵受不住痛苦時，才將他祖傳十三册秘傳獨步苗疆的三仙册交出，這才看着他慢慢的化爲白骨，他作夢也想不到，苗挺拔竟然還有後人，看來，今天想死個痛快也不成了。

「單叔叔，你好嗎？」

多客氣的話，可是單欽中心中明白，三仙教中，他們對付敵人是越恨越客氣，事到如今，不必多饒唇，「我罪該萬死，我求妳們給我一個痛快的？」

「我父母也會這樣請求過你的呀？單叔叔！」

完了，提起舊仇，看來，她們或者會更厲害對付自己。

一個又一個的進來……老魔不禁心頭一凜。他們是自己的弟子，還有三個受寵的姬妾，想不到竟被一網打盡，死，不算一回事，自己看不見了，那多好，眼不見爲爭。自己就是爲了這個原故，他才走在前頭，想不到，他們還要與自己死在一起……

「單叔叔，我父母死得如何？」

老惡魔想，這又何必問。

「全仗穆珠眞瑪姊姊，啊！她算是將你們全部收齊在一起了，姊姊也準我們用三仙門下之大法……好，先看一個榜樣！」

這一對孖生女子，說話，笑容，連動作都是一樣。各各一彈指，祇見一股粉紅色的烟霧罩向第二寵姬，還好，也不見有甚麼異樣，而第二股碧綠色粉霧罩向二姬時，可憐了！祇聽二姬之慘叫聲，不叫還好，一叫，臉上的肉會莫明其妙的落了下來。

起初，你不覺得怎麼樣，祇覺得有些血肉淋漓，後來，越落越多，連頭髮也保不住了，一刹那，一張俏面容，竟然變成了一個活骷髏。可憐，還活生生的沒有死呢！

後來，兩手在抓、在搔，一抓一大塊，一搔又是一大塊。換句話說，人，是活活的將全身肌肉抓扒了個乾淨。

人，就變成了副活骷髏，狠就狠在依然沒有死，爲什麼？心脈未斷呀！

以前，老惡魔單欽中處置三仙門雙老時，已經算是狠、毒、陰、厲。但是，他却想不到自己會看到寵妃之死，簡直比自己對三仙門更厲害、更慘酷。

人，能活生生的自己撕抓自己的肌肉……抓得成具活骷髏的，試問，天底下還有什麼酷刑比這個更慘酷。

「你怕了？」孖女在問。

老惡魔那會不怕？他還是希望能死中求活，不料孖生女將兩種怪霧射向單欽中了。

可憐，這次比二姬更快，更厲害。憑單欽中如此功力，竟然會忍受不住，其實，一則五淫網越扣越緊，而另一邊，這一對孖女的碧蠶天蠍粉是苗疆十三不傳之秘，單欽中不到片刻，他竟然如發了狂一般，狂叫狂舞。

在旁人看來，單欽中好像滿心歡悅，因而手舞足蹈。

其實，他們那裡知道那老惡魔已爲這碧蠶天蠍粉所蝕，而陷入了無可解救之田地。跳得越快，經絡斷得越慢而越痛苦，舞得越劇，而毒已潛入五臟六腑，痛，還可以强挺，唯獨癢，却是令人無可抵禦之極。老惡魔明知孖女是來報仇，可出乎意外，苗疆門下之毒，眞是出類拔萃的陰毒法門！

痛癢交加，手舞足蹈……倒是那蒙英偉看了實在不忍。輕聲地對清眞玉女道：「穆姐，殺人不過頭點地，何必要他多受苦難！」

玉女嫣然一笑，如果不是見慣，這一笑可眞能令不少人拜倒石榴裙下。可是，蒙英偉却是依然的畢恭畢敬。

穆珠眞瑪輕聲的對這一對孖生女道：「花家兩位妹子，此仇已報，不必再等藥性完了，送他歸天去吧！」

這一對孖生女，自從露面到現在，從未露出過一絲悲哀之容，不想現在，當穆珠眞瑪向她倆說完話之後，兩女粉面上，各自掛下了兩行珠淚。

「姊姊有命，給他一個痛快。」

好，又是一股黑霧揚起，老惡魔一聲慘叫，就此倒地，掙得幾下，人，突然在縮，而身邊却有着碧、黑之液汁滲出。

兩少女各自跪地，從懷中雙雙取出一隻形狀奇古的石製之似鼎非鼎，似斗非斗的盒子來。一面却用一柄骨製的小刀，刀頭有個小兜，也可說是餐具中的調羹般，她倆在盛載這老魔一身化爲液汁之東西，此時，那還有時間看她們調弄，何況，還有幾個魔徒還未處理，清眞玉女也不想看下去，一聲嬌笑，然後對那雙孖生女道：「此地再沒有什麼事可辦，我們前面尚有事，妳我後會有期。」說畢，其行似風，帶同蒙英偉與小駱駝走了。

「穆姐，三仙門是苗疆最陰毒厲害、可怖的教門之一，穆姊……」蒙英偉還未問完，穆珠眞瑪笑着道：「你說我不該幫助一個外門邪道吧！唉！咱們清眞門，何嘗不爲中原人士所輕視。而且，被殺的也不少，積起來的血，可以流成了河。可是我們依然如此，我們決不會輕啓殺機，我們更不會放下刀劍，我們依穆聖之指示，走向天堂，是人類，全是我們的兄弟，祇求你我尊重，別故意破敗我們的聖規，汚穢我們的聖地、聖物。陰毒、利器、深沉、可怖，又算得是什麼回事？你們中原人不是說，四海之內皆兄弟……」

是的，伊斯蘭、清眞教門，他們一直尊敬別門、別派的規，也因此，不希望別門別派來汚蔑他們……萬一，犯了他們的教規，故意的，那麼，他們會當你是敵人，而對付敵人，祇有刀劍，在伊斯蘭教，至聖經典——可蘭經寫得明白，殺敵人是天職，因殺敵人而死，是爲殉教，必可得登天堂。也因此，一直來的傳說，穆罕默德——回教始祖是一手持劍，一手持可蘭經傳教的。

其實，伊斯蘭教到了後期也分出幾個派系：有些重戰，有些重傳教，有些則重武技、主暗殺。這簡略可分爲什葉、遜尼、阿薩辛……等。其中以阿薩辛最爲恐怖，而什葉派最團結，而也最不能釋解仇結。一打，打個數十年，是常有的事。

不過，不可忽略的是，伊斯蘭教中的主者，大多好戰，也是善戰，試看近年兩伊之戰，也可略見一斑。

至於回民之說，回民之戰，在中國歷史上，又何嘗不佔着重要的一頁。而這位穆珠眞瑪是當時唯一聖者，她善思索，她熟經籍，本來，她是唯一之貞女主者。但是，她却有意介入中原武林，她希望與中原人團結，別讓異族統治，而死傷無辜。

可惜，中原武林道，比阿拉伯人更難統治。因爲，中原門派太多，中原自以爲是的人更不少，何況，沒有統一之教派，即使有，陰謀攘奪，同門相殘之事，層出不窮，他們可有一樣好處，一與門戶結仇，哈！不死淨死盡，他們這仇可永也沒得完。這一股堅毅的精神，與回教的立教精神頗配合。

當然，小人不少，正人君子也很多。穆珠眞瑪是多了十年之閱歷，她漸漸的明白了，人，實在分太多種，要求一樣，這實在是夢想了。現在，她總算是靜中參悟，她得隨遇而安，而隨緣而行。至於正邪之分，她看淡了。正人君子，能咬自己一口，邪門人不是更應該咬人嗎？

因此，她對蒙英偉的詢問，作了一些的解釋。

在徐家渡直奔昆明市之路上，天上落着淅瀝的小雨，兩匹馬連馬上人披了雨衣，當然，十分悶，一輛小車，祇有一匹馬拉着，牠可挺自在，在兩人牽引之下，走得十分自在，想來車中沒有什麼載重的東西。

雲南，信奉回教的人家不少，因此回民開設的牛羊肉舖，清眞門館子也不少，回族人殺戮有他們的法則，不按斷喉法之牛羊，回民不准屠賣。也因此，這一車、兩匹馬，走入了間比較清靜，也挺闊深清雅的店子，跑堂也挺和氣，並且說：這雨看來還會下兩天，如果沒有重要事，倒不如就勢歇兩日，待天晴了才走。

想想也不錯，一身汚泥，甬道兒可以燒水，有木桶可以洗個澡，既然如此，先安排下去再說其他。

早已說過，這位美艷人間的回族少女，是個虔誠的教徒，一天得分五次禮拜。尤其是今天洗了澡之後，她第一個念頭是全副禮服的做她的宵禮——按回教一日分五次禮拜：第一次在日出之前，是爲「晨禮」。第二次日過午之後，是爲「晌禮」。第三次在日落前之相當時間內，是爲「晡禮」。第四次是在黃昏，稱之爲「昏禮」。現在是黃昏之後，稱之爲「宵禮」，一次禮拜，需時不少，做完禮拜，加上一路跋涉，她倦了，而她一直佩在身邊之三隻佩囊，隨手放在桌上，汚衣早已洗滌乾淨，晾在繩之中。

她作夢也想不到，有人會在此地，買通了店伙計，將她的三隻佩囊偷走。

第二日，她四處找尋不見，知道不妙，自己在中原十年，她那會不明白中原人士的陰險可鄙，她不能驚慌，她得叫醒蒙英偉與小駱駝，暗中說明情況。好，二人可笑了，三隻佩囊中的天方異香，可以令對方蝕功消勁。若眞正的比鬥，憑三人的天方獨門刀法，再加上本身的清功大殘炁，能輸給了他們？何況，一到昆明，就有招提寺中阿訇助力，大可不必驚怕，想到這兒，心中一放，不過，得快走爲是。

做完第二個禮拜，他們已上了路。

那裡知道，前面已有七名好手在等候他們。

一個是武當大俠虞清元、一個是少林俗家第一條龍，還有三個是峨嵋三劍童如珠、李玉珠、邵琳珠及崑崙三傑玄清子、天璇子、王璜玉帶着七個傷者。

穆珠眞瑪是個記憶極佳的女子，她認得這七個傷者，因爲，她當時並不想誤傷無辜，照例，他們不會變成目前的形狀——殘廢終生的，這件事可令她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至於小駱駝，當時年紀太小，而另一個蒙英偉，他可是家仇未報，心中抑鬱未消，他那會記得這種事的。

他們七個人，這一次，是以虞清元爲首，實在，他辛辛苦苦訓練出來的門徒，着實花了他不少心血。而且他們在江湖上也做過了不少出頭露面之事，照天理，依人事，不該受如此酷報。因此，他恨極了這個清眞玉女，今日也是巧，他是訪點蒼七友，得到峨嵋三劍的萬里傳書，他們才趕來會合的。

崑崙三劍首先說出用一萬兩銀子買來了清眞玉女厲害之殺着，蝕骨銷勁香。看來，這一次，他們此仇必報。

果然，穆珠眞瑪與蒙英偉及小駱駝現了身，對不起，那些自命爲名門正派的俠士之輩，竟然要以人多欺人少，並且，一個大包圍，虞清元是冷冷的笑道：「回族女子，今天看來是你們的絕日到了。」

穆珠眞瑪可也還是一個冷笑道：「刀劍無眼，誰也不敢擔保你死我活，祇不過，我不明白，這麼多人圍住我們三人，所爲何來？」

「妳盲了不成了？這七個人殘廢不是拜妳所賜？」

「不錯，這七個人與我交過手，是他們自淌混水，還有，我已經請他們避過是非地了，可惜，他們是爲了人心熱，也可以說，他們偏要領教小女子的刀法，我可不想傷及無辜走了，其實，我祇求他們別來攪糊事而已，聞香後，不過七天他們可以恢復功力。」

「放屁！」

「胡說！」

一陣亂罵中，虞清元不愧爲武當主者，他可鄭重地說道：「事實俱在，並且，你們也有目共睹，七天，到如今，已十年又兩個月多十七天啦，他們依然是殘廢，若不是我們各門各派，用本門眞氣護住，他們怕早已埋於土中了，還說七天可以恢復？」

清眞玉女穆珠眞瑪她是滿臉惶然之色，她永不會明白，自己的玉女刀，或者大殘刀，是有可能令衆人殘廢，但是這七人決不是中了自己的大殘炁啊，她雖然與七人打了一照面，立即看出自己分明是一個措置不當，而留下了這樣個大禍根。

「虞大俠，看來事情已不容我稍作解釋，再作辯別，試問，要怎麼樣才能令你們滿意呢？」

「將妳一劍殺死，然後……我們來的各人在妳屍身再賜一劍，以解我們之恨！」

蒙英偉想不到如此端正方直的武當大俠，竟然會說出這種死後戳屍之酷刑來。他那裡能忍得住這口氣，還有，如果沒有穆珠眞瑪這位姊姊，說得好聽些，還在亡命江湖，東奔西走，他是決無再有出頭之日，而今，穆姊有了如此之難，他能袖手旁觀嗎？也不再言語，碧光泛然，彎刀出手，身形似風，這是他在地獄冰室苦練五年的火殘炁，加上他的天方清眞刀法，身隨刀進，而祇說了句：「將我先一劍殺死，再說其他！」

清眞玉女穆珠眞瑪一聲怒叱道：「英弟，還不與我下來？」本來，穆姊的話，英偉是決不敢有半句違拗的。唯有今日，他是有心代穆姊討個清白，他希望能用大殘刀，照樣毀了虞清元，然後說明其他。

可是，虞清元是中原名門大戶，虞清元更有大俠之稱，他那武當長拳所演化的無終訣，更爲善長。無終訣比以後的四兩撥千斤更爲精妙絕倫，以柔制剛以此爲第一。嗨嗨，今日却碰着了個大對頭，原來，這大殘刀根本是山中老人霍山所創，老人本是個沙漠大盜，橫行數十年，却碰上了一標人馬，這些人個個都是中原武林特等人才，因逃避苛政，竟然越過天山，進入現在伊朗沙漠之中，爲老人看中，他想用老方法單腿掃風沙，捲起一股狂風，乘此風沙而殺死這十三個漢家武師。

這一次，他可撞在硬釘上，碰着一個道家打扮的老人，連勝了他三交，他是個聰慧絕頂的武術不世奇才，走之後，以老人擊跌他三交手之手法，創出了這套大殘刀法，不是以硬對硬的刀法，是軟硬兼施的手法，好，你用無終訣，他用大殘刀，何況，蒙英偉因家變之慘，令他刻骨銘心，這十年之苦練，簡直比一般人加了倍還不止。

虞清元那會想到一個年紀不大的少年人，可以令他處處受制於這把彎刀！因爲，彎刀碧光泛然，分明極爲鋒利，如果爲其一挑、一劃或一劏，試問：幾十年英名往那裡放？如果長劍出手，唉！依然大失風度。須知，虞清元已有十五年未動過兵刃了，今日，爲個無名小子逼他出兵刃，嘿！更是不像話了。

再偷看其他幾個同伴，分明，他們在觀望，他明白，事後他們大可說，不想壞了自己名譽，這就是名門正派，這就算是同仇敵愾……

咦！那裡傳來一陣幽香，難道是穆珠眞瑪的蝕骨銷勁香？難道，偷來的是假的？

再看自己的同伴，咦！他們好笑甚麼，有的掩嘴，有的是滿面笑

容……奇怪的是：七個殘廢弟子，照例，他們一直來恨得眼中可以爆出火花來。現在反而在笑，這是甚麼香……

「是花家姊妹……」穆珠眞瑪在叫，而另一面她大聲叫蒙英偉道：「決不可再傷人……」尚幸穆珠眞瑪叫得快，否則，一代武當大俠，眞可能給蒙英偉一刀尖挑穿右肘骨，早已說過，蒙英偉對穆珠眞瑪奉命是從的，除了爲她拚命外，再說，穆珠眞瑪先叫了一聲花家姊妹，蒙英偉他是多年之閱歷，變得反應靈敏，他也看到這些人在笑，當然，他也覺得他們笑得奇怪啊！再說，三仙門爲苗疆、雲貴一帶最善用毒的門戶，看來，這些所謂名門正派，根本已爲三仙門中人施了法，爲此，他硬生生的將這一招翻天刀收住。

虞清元却是滿頭大汗，爲甚麼，他不是個庸庸之輩，他更明白這個少年已饒了自己一招，不料，虞清元突然見蒙英偉滿面通紅的退下，才三步，口一張鮮血噴出，人總算是停住了。

這是反招中擊中了自己啊！虞清元是個聰明剔透的人，這樣的門戶中人，肯爲一句話而犧牲自己的人，他那會毀了七個門下，除非他們有該死之罪。

但是，現在可不是研究這些的戶時候，他們得恢復功力，何況這陣異香，一陣緊一陣，而對方可一個也沒事，分明他是有同黨，事實上，他們估計錯誤了，以爲，雲貴之間，有回教寺院，但是，尚未聽到有回教好手……不錯，有蠱教，毒戶，照理說，他們都不至於和這毒門毒戶有來往，如果，回教眞的與毒門交往，那麼，這還得了……

「穆姊，我一直說妳太天眞……」聲音似銀鈴般的從空中飛落，各人眼前一花，祇見一對面上帶笑，笑得十分天眞的可又長得雪白可愛的孖生女，走近穆珠眞瑪面前，又對蒙英偉笑說：「你啊！也眞聽話呀，尚幸我們帶來了三仙散，否則，你至少得調練一年……那可多冤枉。」邊說邊已由手中取出個小扁藤壺，壺塞一開，一股極辛辣的酒味傳出，嗨，也眞不壞，這個酒味在場衆人全都聞到，不對，有些不對勁，他們感到不開心，如崑崙、武當人士，他們越聞越難受，像他們身負絕技之人，那會有嘔吐之感的。

至於蒙英偉是因强迸一口氣而將氣迸錯了，他可是聞了之後，心曠神怡，爲了避免讓少女餵他飲酒，他是滿面通紅的由少女手中接過了酒，也不考慮，就一口氣嚥下……嘿，有些不對勁……好似酒中有物……他剛想吐出來看看是甚麼東西……不料背後突受一擊，喉間一開即滑了下去，感覺清楚，是三樣依稀有[illegible]、肢、頭之物。

這分明是活物浸死的。而小駱駝莫名其妙的在一邊笑，蒙英偉想……

小駱駝開口道：「別枉費心機了，已隨血酒而下，除非開腔破肚才能取出，這是人家一番好意，你又何必不受人家的情呢！」

不好，嚥下去了，決不是好東西。三仙門下，以五毒爲藥的，不足爲奇，不過，嚥下這五毒物是好事？他百思不得其解。

「人家想吃也吃不到呢？」小駱駝看出蒙英偉的心意，因此，也補充了一句，他眞想問個清楚明白，可是花氏姊妹却在和那些名門正派人士說話。

「是我們暗使毒計，用的是三聖香！我們姊妹却大不相同，說實話，你們聞得越久，功力簡直是不可以復原！」

「我們與妳們三仙門下，到底有何瓜葛？」

「沒瓜葛，我先說，咱們三仙門幾乎毀了，就毀在你們這幾個名門正派手中……」花氏姊妹之中之姊姊花榴突的手中飄出了一張黃柬，黃柬之字，正是虞清元之恩師親筆，寫給單欽中，要單欽中爲贖己罪，親赴苗疆，毀去十三門毒教……下邊有峨嵋赤塵子，崑崙柯不聖……

「我們屈處苗區，並且不與漢人相交，除非是你們先來犯我，否則，我們決不敢爲害半個漢人……而你們名門正派，究竟爲了甚麼，竟然放走了個惡魔，你們可知道，如果沒有穆姊，你們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老惡魔的吸血鐵陰指下，如果，發覺稍晚，武林中永無寧日……你們究竟是爲了甚麼……」

最近，穆珠眞瑪毀了東海老魔之事，她自己根本沒說過，但是，武林中之事就如無不穿之鷄蛋，老魔一死，黑地獄在花氏姊妹有意之洩露下，簡直轟傳江湖。

當虞清元發現了這張柬帖，他不禁面有愧色，花氏雙姝問得不錯……自己師父那會利用這一個惡魔。

「當時，在東海惡魔之功力未夠，令師本就懷有以毒攻毒之用意，他想不到竟養虎爲患。」穆珠眞瑪一字一字的說着，看來，她是那麼平和，鎮靜。

但是，虞清元却覺得這不是個道理，他認爲，其中必有其他道理。

「等如這七個倒霉鬼……」

「啊，這七人又如何？」

「不錯，是穆姊將他們弄暈，穆姊之清眞玉女刀收放自如，她決不想得罪四大門派，她不是怕你們，而是認爲這七人還不至於應該被毀去功夫。」

「但是，你不去想，却有人在想啊，他們明白這時間如果一破一加重，那麼，他們這七個人可以令他師門，爲這七個弟子操心一生，四大門派無法涉足江湖，好，他們可借這個機會來奪取江湖秘笈了……」

「什麼秘笈？」

「你們忘了無量秘笈了？」

在場人個個嚇了一跳，爲什麼？無量秘笈祇有少林、武當、峨嵋、崑崙、雲南點蒼門，各有一鱗半爪，少林最大方，是首先無條件送給了虞清元。

至於崑崙、峨嵋明白無量秘笈是一部道經，對他們無用，也交給了虞清元，不過，希望眞的無量秘笈出現，能借給他們看看，當然，眞有用，就可互相研究一番，否則，也就當送給武當一份厚禮。

可惜，虞清元爲徒弟之事，搞得心神大亂，就此，將這份秘笈交付點蒼七友中之寇公謹……據說，最近無量秘笈大有出世之說，因此，點蒼七友不參與阻截穆女之事，他們是一心一意在無量秘笈上。

「無量秘笈是殺手。」

虞清元決不是個愚蠢少智之人，他一語警覺，不，自己師父之所以要東海惡魔遠赴苗疆，其實，他也不是一無所求，在東海惡魔手中，首先取得鐵山苗峒的天然玄金，武當憑這一塊玄金，冶煉成雙劍一槍，也因此，武當在這些年來獲得如此之聲威。

虞清元不禁一聲微喟：「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想到這兒，他對花氏孖女慨然道：「看來……現在，妳們要我的命，易如反掌了……」

「不！三仙門不輕易殺人，不過要殺，可也不會讓死者死得容易……」

「如此，妳們要我怎麼樣？」

「把對頭認淸認楚，如此而已……」

「可是，我這一身功力……」虞清元說到這裡，莫名其妙的，祇覺丹田氣盛，到現在，他不得不佩服三仙門下的下毒解毒法之妙，眞可以說來無影去無踪，誰與他們作了對頭，眞要隨時留心。

現在祇剩下虞清元一個人，他想到穆珠眞瑪對他笑，再想起花榴說的：「把對頭認淸認楚……」難道是寇公謹？不，點蒼七友全有數，爲了讓自己無法用心於無量秘笈，竟然「趁火」打劫，傷害自己的心愛弟子，不，既然如此，該向他們索取秘笈，事實俱在，自己是受人大禮，而交給寇公謹是人情，至少，聽說有出世之說，那麼自己也該參與其事，此不爲過吧！

想到這裡，他是向點蒼七友莊趕去……

本來不太遲，放幾個夜站，就可趕到，不想，第二個早晨他險些見不到太陽，原來，他分明已爲人所困，而且，一運功，分明是中了毒……是誰？

虞清元一生走江湖，幾時吃過這樣的虧，想到這兒，他眞想自殺……再一想，自己住的是相熟的客店……作夢也想不到會中人暗算。

一萬兩銀子可買通了店伙計，可是回教，照樣盜出蝕骨銷勁香，自己，可能連一萬兩也不值吧。

武當派善於在逆境中靜心思索，不發脾氣，不走極端，說句老實話，他就算是死，也應該死得明明白白。一個武當大俠死了個不明不白，那眞是做鬼也不心甘的。

大概走了三天，他已覺得中的是西域毒藥天仙草，如果再加上一服，那時，他勢必會變成個廢人，全身功力盡毀。

可是，你擔心的，當夜見功，三個幪面人用强，灌下了第二服，並且，更可惡的是，他看見他們脫下了面罩，不出所料，正是自己所謂的道義之交，以寇公謹爲首外，還有七友中的婁公中、諸公遐。

三人是再三打招呼，承認無恥，他們一定會，豐衣足食的奉養他一生……

養個廢人一生……哈，就算二生三世又如何？一個道義好友，竟然會不惜千方百計，他們竟然買到了天仙草——又名天堂草，這價錢不會少，爲了一份秘笈，到如今還沒有弄清楚是經、是咒，就這樣的出賣了朋友，難道，無量秘笈眞的在他們手中？

七友莊中，他見到了另外四友，再看看清楚，由左側偏園中，已開掘了一條極長隧道，隧道洞外，一隻木桌上，端端正正的放着一對巨斧、一柄單戟、一隻形如圓球的東西，全是精光澄亮。不必多說，分明是三件利器，看到如此情形，他不禁嘆一口氣，難怪他們要作賤自己啊！

當夜，他被强邀飲酒，多豐富的鮑翅席，可惜，虞清元可眞是心頭滴血，那裡吃喝得下去啊！

第二夜沒有人來陪伴了，他也不在乎了，如果自己一有氣力，他眞想一頭撞死……突然，他想起來，他們可能已到最重要時候，而自己大有時間可以吊死。

「不可以啊！」聲到人到，虞清元看清來人，他幾乎想鑽進地洞躲了起來……因爲來人是穆珠眞瑪，

她向他笑笑，手中取了一隻酒杯，一手倒下一股枯葉色般粉末來。

「天仙草在我們西方，本有解藥，你飲下吧……還有，我們會暗中助你一臂之力的。」

現在虞清元是眞正看清了此女，眞的美得出奇，難怪個個男人爲她殺個落花流水，男人，那些血氣方剛的少年，看來，是眞有敢死之道。

虞清元現在已經功力漸復，清眞玉女走了，不過，他還是相信，她還會幫助他的。

「清元兄，看來還得三天吶，哈哈哈！我該如何多謝你？」寇公謹、婁公中，連其餘五人都在場，看來，還想好好的飲酒作樂，不料，虞清元的臉色突變，雙掌分陰陽，這是武當門中無終訣之殺手，動者吐勁，靜者潛炁，首當其衝的是寇公謹、婁公中，兩人作夢也想不到虞清元會猝然發難，以爲他永難用勁了，竟然一分也不減，中招、吐血，這才發覺，可惜經已遲了。

其餘五友到底是江湖名流，並且生性深沉，平時不大顯示自己功力，今日發覺不對，別說打不過虞清元，那怕讓其逃出七友莊，江湖上就再沒有他們容身之地，事到如今，他們是再不肯戴什麼假面具，他們就算已剩五人，可各人有各人的兵刄能耐，決不能再放過他。

諸公遂、黃公色，首先發覺不對，因爲院裡在慘叫，鼻端又聞到一陣香氣，不對，別是那個玉女出現。梁公海最刁，首先向外，想將挖出之前古兵刄取出一二件。

嗨，一個虬髯客已阻在他面前，看一看清楚，木桌上所放的前古異寶，全落在虬髯客懷抱中，這是他們辛辛苦苦花了不少心血，才參詳出來的秘笈，而且，故意將自己莊搬家，以護住這個地下洞府，他能就此罷手？

梁公海是雙筆直點，可是，小駱駝對他冷冷一笑道：「我們早已看出你們的奸謀，不過，爲了讓虞清元自己明白，這才留下你們到今日，想打，回過頭去看看吧！」

小駱駝因爲雙手捧物，所以他引開其注意力，而梁公海頭剛回顧，突然頸間一痛，而且一陣奇香刺鼻，全身登時氣力全失，慢慢的立不住了，祇能跪了下來，好，一條身具金銀雙間的奇蛇由他頸間滑了下來，耳聞一聲吹竹聲，可憐梁公海連蛇游向何方都未看清楚，他自己已一命嗚呼了。

蒙英偉也現身了，不知爲什麼？他看見點蒼七友竟恨極怒極，天方教門中最不容輕試的屠龍十三式，竟然使了出來。現在，蒙英偉已不是個人，簡直是個魔頭，彎刀如月，碧光泛體，並且，他是見一個殺一個，再不是以前那樣，用刀只以割、劃、挑、鑽。

無論怎麼說，虞清元與七友曾經是道義之交，即使恨，也不過一時，而今，他掌傷兩友之後，他的氣已消了一半，現在見他們有的用毒，有的濫殺，七友莊有被毀於一旦之勢，他想阻止了，唉！自己也是爲人所救，一時間，他根本說不出一句話來。

「你們可以住手了！」那是孖女在說話。

「我們他們……唉……我也是漏網之魚啊，斬草不除根，後患無窮啊……」如此硬朗朗的一個漢子，他也哭了，是的，他如果不是爲荷花池所淹，他也難脫得出厄運，現在，此地有多少人……當然，殺入蒙家莊的點蒼七友，已被其殺了四個，而且還有幾個莊中之人，他還是怕他們的後人來報仇。

「別說有虞清元大叔在此座鎭，即使如此，全莊已爲花氏姊妹之蠱毒所中，每年端午節若不服解藥，立即爲蠱毒破腹吞噬而死……所以算了……」

蒙英偉算是放了心，但是穆珠眞瑪却對他有些怒意，說：「殺孽太重，回去，不准你出寺三年。」

「我甘心。」

小駱駝說了聲：「我陪你。」

花氏姊妹想說，爲穆珠眞瑪所阻，然後，她對虞清元道：「以後，敵友得看個清楚，正邪之念不可太清，此地以後全仗你了，後會有期！」

一縷香風，他們全走了。祇剩下虞清元清理七友莊，無量秘笈他仍是看也不看的。本故事走筆至此，暫告一段。

(完)

無名刀

武林傳奇故事／金玉蓮・文　可飛・圖

家遭回祿禍　身受鬼魂迷

古老的房屋，虫多，鼠多，骯髒也多。

古老並且有名的深宅大院，骯髒事當然更多了。

最古老最古老的古屋，鬼多。

古刹是神異多。

古老的骨董，値錢多。

古人忠勇正直的多。

所以不能叫人說出許多許多奇異事情的一切東西，包括人，他就不古了。

所以說凡有種種奇異傳說的東西，包括人，一定是從前的事，很古老很古老的人和屋。

* * *

路通拿着一柄閃閃發着寒光的匕首，直對着自己的心窩，面對着刑部大人。

路通說殺了他剝了他的皮也不幹了，不幹這份八部總捕頭的差使，他說這是他第十次堅辭。如果上面再板着吊死鬼的臉，搖着貨郞鼓的頭，說個不行，或者展開妓女迎客的春風面孔，哄小孩子的甜言蜜語，慰留，他就來個匕首刺腹死而後已。

殺手鐧往往十分有效，像嬌美妻子的床頭嗔，綁匪用人質來談自己生存的條件，已成大問題的問題少年，被送到戰場殺敵，儘管作法也許並非「正規」，但絕對是效果「優良」。

路通辭下來了，無官一身輕，不論染缸多大多渾，能陷進去跳出來，總含乎不了什麼的了。

他沒有直接回家，多年來也沒有像今天這般輕鬆過。

抬頭看看天，正當午飯時間，吐出一口從肺腑發出的歡暢氣，想了想，步子輕盈的登上了「瘦西湖大酒樓」。

天子脚下北京城，那來的「西湖」？眞的有！不由你不信。

酒樓主人引水爲湖，仿西湖形勢，主人是位可人兒，若是眞像西湖那麼大，怕不水淹金殿，皇帝老大盡變作小泥鰍，所以他提名「瘦西湖」，表示比眞的西湖是「瘦」了些兒。

作人不能太迂，瘦西湖就是瘦西湖，不能笑這個「瘦」字，要不若到「大明湖」，看到那一池臭水，不令你死上九次才怪。

路通剛一登樓，主事的眼尖脚快，橫出櫃枱時一張臉就作好了笑容，迎上路通後是笑得一臉花。

主事侯達，連連說道：「路爺您早啦，請，請。」

路通笑笑，侯達趁機招手喚來領班的跑堂，悄聲道：「今兒是那一家定好座，請路頭兒的呢？」

領班小賴霎着眼，也悄聲的回答道：「沒聽說哪，定座祇有章員外，在正花廳，是爲了給出外多年

的堂侄兒接風……」

侯達沒等小賴說完，頭一點，接了話，說：「沒錯了，快給路爺帶路，正花廳，好好的伺候。」

小賴子有半句話被封在嗓子眼裡，祇好當成存貨，慌不迭的把路通往正花廳讓座。

路通雖是剛剛辭掉了差使，不過外人可還不知道，他經過樓上散座，起身和他恭敬招呼的已有十多處，他不能不一一還禮，一一含笑，就沒有辦法想其他的了。

被領帶花廳時，廳上已有位俊逸的少年在座，路通才知道小賴子弄錯了，心頭立即泛起上一絲慚愧和苦澀。

他不怪小賴子和侯達，當差多年，風月地大酒樓，他已計數不清往返去來了多少次了，有一件事是永遠不變的，祇有人請他，不是他請人客。

偶然一次全家福，高高興興的吃喝酒樓，總有三五幫客人爭結賬，有的甚至會替自己一家結賬，爭得面紅耳熱。

路通自己掏腰包，上酒樓來自斟自飲自得其樂，是從沒有過的事，怎能怪侯達錯指，小賴子帶錯路。

他才要說幾句話退身，那位公子已起座迎上，小賴子嘴更快，已向公子恭聲說道：「公子，這位便是路通路爺，京裡無人不敬的八部總捕頭。」

公子穩重大方，晃頭一揖道：「在下章君文，路先生請坐。」

小賴子說道：「路爺，章公子就是本城首富大槐樹章府的公子。」

章君文謙笑揮着手叫小賴子去端茶，小賴子應聲去了，路通帶着歉意的一拱手道：「很對不起，我一個人來吃飯，小賴子他們會錯了意，認爲我來作客，就帶我到這裡來，我也是一時應酬外面的熟人，胡裡胡塗的跟着小賴子進來，打擾！打擾！」

路通轉身就走，晚了，大槐樹章員外章勛，在兩名家丁兩名護院武師陪同下，恰好挑簾兒走進來。

章勛名人，官作到吏部侍郎，家傳的健身武術，並不比他護院武師差，從他祖宗能屈指可數的到他這一代，已五世其昌，代代行善留名，當眞找不到一點半點不道德違良心的行爲，所以家財傳得久遠，一代比一代富有，唯一的遺憾，是已經三代單傳。

說是遺憾也未必，好兒不要多，一個勝十個，章君文除了性不喜武之外，在作兒子的本份上，可說是要多好有多好的一等一的好兒子，所以章勛私下祇有喜而沒有不歡。

章勛認得路通，一見面，開始是一楞。繼之經章君文說明其中的錯失，章勛開朗的大笑了。

路通再致歉意告辭，那裡能夠，章勛說得好，這是緣，堅請路通上座，否則就是嫌棄章勛不堪相交，路通堅辭不獲，無奈的笑了一笑，又白吃一次了。

緣！生、死、富、貴、貧、貪……一切都是緣。

結緣必有因，這樣種瓜得瓜，祇有大瓜小瓜之分一樣。

有因即有果，這也像娶妻必生子，祇不過也許生男子、女子一樣。

種瓜，也許結不了瓜，因爲那塊地祇長石頭。

娶妻未必能生子，因爲那塊田不是藍田。

俗語說：「外財發時多想想」，「吃白飯時應思量」，路通沒經過「思量」，其實也沒給他「思量」的工夫。

剛坐定，主客章秉成已經來到，章勛爲路通介紹，說明章秉成十二歲離家，整整八年，現在回來了，可惜章秉成的父母已經過世，因爲論起來，章勛和章秉成的父親是堂兄弟，查查族譜，能查到五代，再往前查，可就沒什麼能查出來了，所以秉成父母死前，將家產一切都交給章勛代管，等章秉成回來，再交還秉成。

當年交接時，章勛爲了公正小心，請由縣裡派人作證，今天一樣，鎭裡派出當年的人證，王保正，人是剛剛到。

王保正看到路通，恭敬至極，章勛先持出賬簿，一處處結賬清楚，王保正驗證它的事實和賬面的數字，接着章勛點交出各房契約，章秉成的家財不少，三處百頃田莊，五處房屋，兩間布行。

章秉成向堂叔道了謝，向王保正致過辛勞，竟不吃飯，推說有十分緊要的事辦，章勛雖再三要他吃完飯去，他似乎生怕吃了會中毒，急急的走了。

路通的眼尖，也厲害，一見章秉成，就看出不是一位名門公子樣兒，並且有一身夠俊的武技，祇是習武平常事，又是章勛堂侄，沒往任何不妥當的地方想。

章秉成匆匆的走了，使章勛很覺難堪，不過章君文勸慰父親，說堂兄秉成如果眞有十分緊要的事，緊要過吃這頓飯，走了並不失禮，也沒有什麼不對，路通旁觀者清，看出章君文比章員外要爽朗平易近人。

路通草草吃過這頓飯，當先別去，走出正花廳，心中有說不出的別扭，大好心情來自斟自飲自行樂，結果却吃了半肚子煩酒悶菜。

踏上散座，又免不了和相稔者的一番招呼，煩人，耐着滿肚子的不高興，作出强笑，正一一頷首間，目光一瞥，一驚，一愕，大喜，快步，也不管人家願不願意，就一屁股坐在一位年輕文士的座側。

文士微笑着道：「總班頭的眼眞尖。」

路通悄聲笑說道：「不至於快過『大廚刀』吧？」

文士笑出聲來，路通也哈哈開懷，他臉上、心中、剛才半頓飯帶給他的無名煩惱，都一掃而空。

他聲音低悅的，情誼眞誠的說道：「我也要喝幾杯，我非喝不可，我要謝你。」

文士笑應，路通招呼小賴，換間雅座，西接小室，正傍「瘦西湖」，重點菜，新溫酒，囑咐小賴，酒菜齊上，然後不準別人打擾。

憑路通的手段，這點事太簡單了，菜上酒到，小賴吩咐了堂倌，小室中兩個人眞的清清靜靜吃喝。

不知他們談些什麼，總之兩個人是互攬着肩頭笑個不停止的。

出了酒樓門，大家分手，分手時候，文士說道：「反正我是告訴過你了，如果有一天眞出了大事，記住，我不會管，絕不再管！」

路通也妙，道：「對，今後連我全放手不再管了，又怎麼會請你再管。」

文士笑，路通笑，笑聲一西一東漸遠！

* * *

古刹，不大。

不大的古刹，却佔了很大的地方。

細竹林，林中開路，側植小松，剪修作各種形態，整潔，清幽。

古刹中，祇有四個人。

一位年過古稀的老和尚，一位奇美的大姑娘，一個文士，一個少年。

古刹進入竹林中的小幽徑旁，立着個木牌兒，寫得清楚：家廟，謝絕訪客。

初更，靜室，一盞燈。

少年自外歸來，提着個不小的蘆草包兒，在靜室門前停下，輕輕叩了三聲，接着一推進去。

少年竟是章君文，坐着的是老和尚、少女、文士。

文士看着章君文笑了，道：「今天你回來得很晚了。」

章君文早就看見桌上的酒菜，道：「正趕吃飯，不晚。」

他打開蘆包，接着一小包一小包的取出六、七包東西來，再一包包的解開，全是下酒菜。

老和尚什麼全不禁，祇禁「不好」。酒不喝「不好」的；肉不吃「不香」的，是位全才的老和尚。

文士更絕，不但要好的，還祇要好裡面的幾樣。

章君文住在這座廟裡半年，是爲能專心讀書，由一位知名的宿儒，向章員外提及，一連三次被老和尚謝拒，第四次是章君文親自往求，老和尚在見到章君文後，竟一口答應下來。

答應歸答應，老和尚提出條件，第一是章家的人或章君文的親友，絕對不准來，第二是古刹中的事務，絕不准向任何人說，第三不受章家的佈施，章君文全承諾了。

起先，章勛還不放心，雖然古刹就在城西郊半山上，不遠，可是獨生寶貝兒子在外，總不安心，經過一個月後，章勛突然發現愛子思路漸闊，智慧深淵，談吐文章越發璞秀，遂任愛子行動。

章勛不傻，曾作試探去拜訪老和尚，章君文將所作信諾說出，章勛才打消這個念頭。

不過章勛悄悄的誠懇的去問那位名宿儒，名宿儒祇說了一句話，是——侍郎放心，當今聖上如果知道有這個好地方，這地方有那位老和尚，也願意住進去。

夠了，章勛見過世面，深信祖上積德，愛子遇見了人間奇士。

半年的時間，不論氣質、學識上，章君文都有改變，和老和尚、少女、文士，相交也像是一家人。

章君文從文士方面，獲得不知多少學問。自然而然在性格上也漸漸相近，厭惡浮華，心悅直率誠坦。

半年來，他和少女一共沒說過十句話，但他由衷覺得，是不必說話，因爲四個人似已心思相通了。

今天他回去，是爲了掃墓，恰巧獲知堂兄秉成回來，他不能不陪，使他認識了路通。

白天他就準備了些好餚菜，全是「瘦西湖」的名菜，現在一包包打開，和少女、文士、老和尚吃喝着。

老和尚在酒足飯飽之後，喝着少女端來的茶，看着章君文，突然嘆了一口氣道：「心寧和你日常作伴，相信你已懂得很多，不會迷信神鬼的話吧？」

章君文一向對老和尚、也像少女、文士相同，稱呼「阿爺」，他點着頭，笑着道：「不迷信歸不迷信，阿爺突然提起神鬼，一定是有什麼要指示的，阿爺請說。」

老和尚嗯着，緩慢的說着：「古人雖然說『子不語怪力亂神』，但不是不信，何況一部『易經』，通天徹地，已不是迷信了。」

「是的阿爺，祇是易經太難懂，眞懂……」

「好孩子，關於這一點，別學你心寧士哥，他是入了迷，窮往裡面鑽，有時候也許能推演出點驚人

的事來，不過又和『庸人自擾』有什麼分別，已不能止住因果，又不能使人無因果，知道多了豈不是自尋煩惱。」

章君文聽得似懂非懂，看了文士一眼。

文士報以微笑，道：「看我有什麼用，沒聽阿爺說嘛，庸人自擾。」

老和尚也掃了文士一眼，又對章君文道：「我再來個譬如給你聽，心寧算出某人要被壞人殺死，頂了天，他祇能作到去警告某人，因為壞人是誰，要在什麼時候或地方殺人，他無法先知，去警告某人時，某人很可能會錯了意，臭罵他一頓，說他平空咒人，就算某人信了，也無法防止被殺，眞有一天，某人被殺了，他首先會痛苦，痛苦他雖已明知結果而不能阻止，一個弄不好，大可能惹禍上身，孩子你想想，除了兇手以外，還有什麼人會預先知道某人要遭兇殺呢？所以我才說，那是庸人自擾。」

章君文懂了，點着頭道：「阿爺說得對，不過人總不能見死不救呀？」

老和尚道：「當然，但祇要量力行事，孩子，不談這個啦，我是突然有感，要告訴你件事，你最近最好少結交新朋友，少管閒事，因為我已經看出來你臉上有了皺紋，希望祇是場虛驚。」

章君文又一呆，要詳問，老和尚已經緩緩放下手中茶，起身道：「我累了，你們談談。」

老和尚沒再理會誰，回到他的臥房去了。

章君文才待問那老和尚稱為心寧的文士，文士竟先向他一笑道：「別庸人自擾，回房去唸兩篇古文詩詞，早點睡，早點起，睡不好不要說皺紋，黑眼圈都會出現的。」

章君文無奈，祇好告辭回房。

他剛走，少女黛眉一挑，對文士道：「人家是正經的問你，你偏說那些邪話。」

文士微吁道：「有什麼辦法？妳說？」

少女說道：「二哥事不多，請他照應着。」

文士一笑道：「好辦法！好法子！」

少女哼了一聲，自顧自的收拾東西，文士偷偷一笑，搖呀擺呀的出去，他不是僅僅出了靜室，而是出廟進城。

* * *

「是大妹說的，二傻，從今天現在起，人交給你了，大妹說，要你照應着。」

「大哥，別不講理好不好，人你熟，交情又夠，又是近水樓台，我有多少事，夠手忙脚亂了，再添上這麼個書呆子，不要了我的命才怪啦。」

「你是愛幹不幹，聽明白，可不是我的主意，我祇是傳話，傳大妹的話，要辯你跟大妹說吧！」

「好啦好啦，還不是你當大哥的從旁吹噓，大妹才下令，大哥，今後像這種沒有頭尾的事，少照顧我點好不好？」

突然傳來另一個較為蒼老的話聲，道：「你們哥兒倆又在抬槓呀！」

心寧看看那個正在調配丹丸膏散的心毅，可巧心毅也正在看他，兩個人都一搖頭，都是一笑。

簾兒旁移，出來了徐暢。

徐暢看看心寧，又瞧瞧心毅，哼了一聲道：「祇要聽到我的聲音，你們哥兒兩個就開始作戰，心寧你說，是什麼事？」

心寧說了，徐暢臉一板，看着心毅道：「我好像聽你剛才最後那句話，是什麼『少照顧我點好不好。』對不？」

心毅道：「爹，是跟大哥說笑。」

徐暢坐下，眼一瞪，道：「說笑？長兄若父，你越大越沒規矩，你們全給我聽仔細，記明白，老人家春秋已高，不耐俗禮，我才要你們在老人家面前隨便些，可不是要你們忘了規矩。」

兄弟倆恭敬應是，徐暢又道：「既然這個人連老人家也喜歡他，怡兒又說了話，心毅，那事情你要接下來辦！」

心毅道：「是的，爹，孩兒因為手頭上的事正多……」

徐暢道：「心寧想辦法把人介紹過來，心毅你要忙不開的時候，別忘了爹還沒有老到不能辦事。」

「是！」

這一聲是，是兄弟倆喜悅得高聲應着。

苑大成，紅孩兒出來了，看着心寧和心毅，笑了。

徐暢要多愛這紅孩兒有多愛，道：「小精靈你笑什麼？」

紅孩兒道：「我笑爹您已經上當了。」

徐暢喔了一聲道：「我上了什麼當？誰的當？」

紅孩兒道：「大哥和二哥給您的當，您怎麼不想想，四大血案那重大的案情，那麼難辦的事情，僅僅大哥和怡姊一個設計一個出面，就手到擒來，現在祇是保護一個人，大哥就辦不了啦，還來請二哥，二哥的脾性，遇上這種事會推嗎？絕不會，目的是引出你來，叫您上當承諾，結果他們辦到了，您嘛，上當了啦。」

徐暢沒惱，反而噗嗤的一聲笑了。

笑得紅孩兒發呆，徐暢附在紅孩兒耳邊，低聲嘰咕了很久，紅孩兒喔了一聲，似乎才懂，口中不停說着——大人的心眞難猜，一扭頭回到後面。

心寧和心毅也笑了，徐暢一搖頭，指指後面，那想到後面已傳來話聲：「你們爹兒三個愛搞什麼鬼就搞什麼鬼，當我不懂呀，老頭子老骨頭閒不住，想活動活動又苦無藉口，正好有了這麼個芝蔴大小的事情，少的有心拍老的馬屁，老的恰恰得其所哉，放心，沒有人管你們爺兒三人的事，祇是記住了，辦砸了鍋可別說我不饒你們！」

爺兒三個噤若寒蟬，這位徐夫人很少露面，更很少問事，不過祇要露了面，問上事，放心，這件事雖不能說比天大，至少是天大第一，這件事數二了。

* * *

心寧和章君文雙雙進了城，安步當車！

心寧是說要買具古硯，買些好的宣紙，幾枝筆，順便看看骨董，這是一門一輩子可能用不着，有用時能養一輩子的學問。

章君文恰好要買書，從昨夜一番談話，君文突然對易經有了渴念，要看，細看，看懂，看到很懂。

街坊書肆，走了不少，不能中意，反之心寧要買的全買齊了，時間已近乎中飯時刻，走着，心寧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事來，笑對章君文道：「可願意跟我去個地方？」

「願意呀！」君文毫不猶豫的答應了，然後才問道：「是個什麼地方？」

「別多問，你可以把這個地方，當作現在住的古刹看待，對那裡的人，也儘可以當作阿爺，怡妹和我相交，唯一我要囑咐你的，像那古刹一樣，不能對任何人說起！」

「好，我懂了。」

君文眞的懂了，半年多來，他見過心寧一家不少事，件件奇特，件件令人愛，現在心寧既然這樣介紹要去的地方，和那個地方的人，沒有錯，也準是奇特的人家。

心寧帶他去了藥舖，「天恩堂」藥舖，見到了心毅、徐暢、紅孩兒，在藥舖吃的午飯，徐暢找出一卷古版的易經，是竹筒火刻，這瞞不過君文，他一眼就能看出是無價之寶，不過他暗中奇怪，這藥舖主人怎會珍藏這般無價寶書，徐暢說得明白，是借，看懂了之後，要還回來的！

章君文謝拒了，他說太過珍貴，生恐損毀賠不起。

心寧出了兩全主意，正好紙現成，請清出一室，供君文來抄寫，不論三天五日，抄好再走未遲。

章君文怕太擾人家，徐暢坦誠留客，君文留下了，不過拖上心寧。

抄完一部易經，君文和徐暢、心毅、紅孩兒已成了熟朋友，告辭時候，心毅語重心長的一再叮囑，要君文進城一定來玩，更說如果遇到疑難事情，千萬立刻要想到「天恩堂」這個地方，和這個地方的朋友，就算是水裡火裡，這裡的朋友協助全不在乎。

君文也誠懇的答應了下來，才互相珍重分別了。

沒事的日子過得快，很快瞬眼一年，一年來，天下太平，君文也太平無事。

一年來，章君文沒有再見過他堂兄章秉成。

他奉嚴命去拜會過堂兄三次，眞不湊巧，次次堂兄都為生意事務在外奔波，沒見着人，連堂嫂全沒能見着，他沒放在心裡，年月不一樣，婦道人家仍是不願意在外露面出頭的。

是清明，未必雨紛紛，路上行人更未必「斷魂」！

章家掃墓，時間也不晚，可還有更早的人。

章勛祖墳上，已有了紙灰鮮花燒着的香。

章秉成雙親墓早經整頓，潔淨異常，也有鮮花鮮果，章勛笑了，也很感慨，他說秉成原來不是沒有心，而是眞的怪，看看這掃墓大事，秉成就沒忘記，並且到得最早，很好，孩子也許生性不慣和人交往，不是錯，他又囑咐君文，掃過墓到秉成家去一趟，應該拜候，見到人，順便請到家裡聚一會，君文答應着。

回到家，竟看到了秉成的拜帖，寫得明白，為了佃戶和生意上的事，平日疏於叩安，所以掃墓去了個早，專為恭候章勛，不巧沒見到，又來了章府，而適逢章勛又上了祖墓，所以留帖拜安，並且有要事出城三日，回來定專程拜訪，這樣一來，君文正好又白跑一趟的腿。

* * *

武林中發生了一件大事，辰州排教和西江糧船，為爭水道起了爭端，據說作蛹的極可能是「烏家船帮」。

戰端先是互有小搏，越來越不對了，變成一場近千人的械鬥，排教慘勝，糧船慘敗。

糧船動了官家勢力，竟發出海捕公文，硬給排教負責的「八面生佛」佟悟生加上個「搶刦官糧」的罪名，四下逮捕排教中人。

佟悟生忍無可忍，傳下「武林箭」，江南六大派、長江三帮、五堡十二寨，全都出動了一等一的高手，佟悟生已經傳下話去，他已準備了「禍滅九族」，非一下子從根本

上解決了糧船不可。

所謂「根本上」，包括了發出海捕公文的官府中，官差、糧軍、糧船，要在未來的一戰下，殺個清光。

佟悟生說，然後他隻身赴京，插刀投案。

官家的人慌了，眞像「土地爺捉螞蚱」——慌了神。

他們作春秋大頭白日夢，也沒夢想到「武林箭」會那麼噹噹响的响叮噹的硬，一下子惹火了二十六家武林大豪，派出了兩千名高手，乖乖，不用說別的，萬一來個一人作上一件案，那可有得看了，何況佟悟生話已傳到，祇要血戰一起，凡是沾個「糧」字的，「官」字的人，誰也別打算活，他們敢不慌嗎？

慌歸慌，可不敢把眞情直奏上去了，當朝天子可不是省油燈，尤其是對武林中人特別好，如果上奏，一定追問個一清二楚，那時候「官逼民反」四個字，就不是出自刁民之口，而是「金口玉言」了，祇要有這句話，當其事者的大大小小官府，丟帽子的準比丟腦袋的少，官家不過祇比百姓多了長着張嘴，可沒有多長着個頭，他們和百姓一樣，這種玩意丟不起也。

慌而逼聚，作官的聚到了一塊兒，衆口言論雖然多，主意也多，有高人出了高明主意，先安撫排教，接着快馬進京，同樣文書，送到每個官員的上司處，事情沒敢瞞，也全附了解決的方法，上司丟不下這些門生，要不逢年過節或者一時週轉不靈，誰給你千里送金，誰又爲你擺平大局，所以他們也設法聚到一處。

三位尚書、兩位將軍、一位親貴，深夜悄悄拜訪姜刑部，幾乎嚇出姜刑部的魂來。

花廳見客，敬茶明燈而摒退隨從，姜刑部才弄清楚，有十萬火急大事，拜請路通幫忙。

姜刑部無法搖頭，更不敢點頭，實話直說，路通辭職已有一年，用公事是調不動人了，講私情，姜刑部祇怕面子也不夠大。

事急佛求僧，三位尚書、二位將軍、一位親貴，夜訪路通！

妙到不用說醬酒醋和鹽，事太巧了，碰了「鐵大將軍」，不能不驚動四隣，才問出路通全家，就在傍黑以前，才急急忙忙收拾物件套車出城而去，臨行時請隣居照應空宅，說多則半年，少也要三個月才能回來。

傻了，原來作大官的在傻眼時候的樣子，比小老百姓還難看十分。

他們傻得恨不得要哭，輕鬆的祇有姜刑部一個人。

走吧，楞在街頭總不是辦法，否則到了鷄鳴天光亮，不震驚全城那就怪了。

尚書不是白當的，總有兩套，提出了一個辦法。

當他們重又坐在姜刑部花廳上的時候，尚書老爺們互相推斷，路通去得匆忙，可能是聽到江南事件的消息，生怕找到他的頭上，才先一步的溜到外面去。

將軍總有將軍的習氣，說應該下令快馬追緝，知會附近各縣，一體嚴拿，不怕路通能逃上天去。

姜刑部說得好，路通犯了什麼罪？

親貴總是親貴的口氣，說這太簡單了，牢裡找個死囚，一口咬定路通共謀，還怕路通反上天。

姜刑部提醒親貴道：「這辦法我是死都不會用，何況閣下大概忘了，你們是要請路通幫忙的，那麼作，別說路通的脾性我知道，就是換上他手下的兄弟，也死不會點頭。」

尚書老爺拍了大腿，計從大腿上來，認爲可以問問仍在當差的那些老兄弟，路通的老手下，一定能問出路通究竟躱到什麼地方。

姜刑部不能不答應，喚人去請現任的于總班頭，那是路通的磕頭大哥，四十來歲，十分幹練。

去的人回來了，却交上一封信，竟然是路通寫給姜刑部的，信上說得明白，他避了，絕找不到他，更請別難爲了于總班頭，他替姜刑部着想，最好是面奏當朝，第一是趁大禍未發，當朝聖明，必有消禍於無形的方案，第二，如不奏明，事發之後，姜刑部一定要身受到知情不報的欺君大罪，最後是直指糧運錯誤，平日是使官府勢力欺負老百姓，排教如不是面臨忍無可忍，又怎麼會不惜禍滅九族分出是非，並指出別人都有非代人出頭或受過的緣故，而姜刑部沒有，何必牽連其中身受其害。

姜刑部本就不想管，是礙於許多顧忌硬着頭皮管，有這封信，正是救星，遂把信公開。

信一公開，大老爺們全驚了，一商量，趕快各自回府，早朝一塊兒上奏，固然會斷送不少好處，但那總是身外物，至於斷送些人的前程或性命，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沒聽說過嗎？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更有句俗話說，爹死娘嫁人，個人顧個人，夫妻有多近多親呀，到有大難時還不免你奔向東時我奔向西，何況是別人。

*　*　*

一座農莊，農莊中的一座木房。

木房九間一大廳，全收拾得清潔異常。

正初更，大廳擺好了酒飯，吃

的人眞不少，有和尚、有姑娘、有文士、有美婦人，也有小孩和大男人。

他們是老和尚徐子敬，「天恩堂」主人徐暢、徐夫人、心寧、心毅、心怡姑娘、紅孩兒和路通一家四口子。

不用多說，是心寧送的信，路通早一步脫掉是非。

徐家似乎是專爲管天下不平閒事活着，江南的這件事，放心，他們不會不管，吃過這餐晚飯，他們就走，祇留心怡和她母親及紅孩兒，徐家三代四男丁，全去了。

老和尚說過，去了隱着身子冷眼看，並且說叫路通送給姜刑部的那封信，等於「催生信」，不怕當今不知，不過當今知道以後會怎麼樣辦，不能預料，但是老和尚知人，認爲對排教不會過份，怕的是大小官員接到聖諭，陽奉陰違，那就引出民變，而當今不知，錯當排教果生異心，結果可就天下大亂了，所以是非去不可。

農莊是君文的家，從江南消息在三天前傳入徐暢耳中，立稟嚴親，心寧就向君文借好了住處，這是恐怕有人無心洩露了那古刹和「天恩堂」，才預留了退步。

飯後，徐家男丁們早都準備了馬，揚鞭而去，君文目送他們走，心中悵然若失，他也是今天才知道徐家的出身一切，暗恨自己沒能看出，要不這一年半的時間，豈不也操練了很好的根基，他並不是不喜歡練武，是獨具心得，認爲跟父親的護院武師們練，最多練成「姜子牙騎的物件」——四不象。

徐家借住章家農莊，今天是第一天，今夜是第一夜，今夜，清明當夜。

*　*　*

陣陣風，吹得陰森森。

沉黑、極暗，家家戶戶都入了夢鄉。

突然天地全亮了，紅亮，亮得很邪！

是火！大火！

好大的火！燒紅了一片天！

有人被驚醒起床，有人被火光照醒，漸漸醒的人衆多了，剎那間，多到一眼看上去全是人。

人擠了個山一樣，却沒有人去救火。

救火的人早來了，人人都願意救這家人家的火。

人人都甘心情願救火，可就是沒有人動手去救。

怎麼個救法？十畝巨宅，一片火海，除了火看不到別的東西，聽不到呼喊，看不到火海人影。

別說救了，遠在十丈外，都烤得人窒息。

再近上一丈，非被烤熟不可。

這場火燒到次日天亮五更後，地面的早出了面，四外佈下救火網，但是又仍然無法靠近三丈，在烱烱半空裡捲成雲，一里外人家屋頂上，全佈着黑灰。

正中午，才算是能夠進入，先灌水，再清火場。

清好火場，天正傍晚，像焦炭般的大小男女不分的屍體，一共三十八具，而這戶人家四隣全清楚，全都能數出人數來，總共是三十九個人。

有人活着？謝謝蒼天。

屁話，蒼天要是有眼，幹麼不燒那「酸棗張」家，爲富不仁，奸詐惡毒，偏偏一年比一年興隆。這「大槐樹」章老爺，多仁義、多慈祥，那天不行好事？那個窮人沒沾過人家的光，老天爺偏偏來把無情火，你……他娘的反而謝他，謝他個屁！

天啊！沒有半絲絲良心，閉着那對勢利眼的天啊！燒成半天紅，眞燒到天光，三十九個人燒成三十八個的這戶人家，竟然是「大槐樹」章家，誰信？誰信？誰再敢說老天爺長着眼？要眞有眼，那也一定是屁股眼！

*　*　*

農莊管事章守仁，是當年章勛的書僮，爲了佃戶的事，昨天去了通縣。

爲了保密，不使外人知道徐家的人暫住農莊，所以除了管事章守仁外，沒有人知道公子章君文現在住在這座農莊裡。

章管事昨天走的時候，就有了交代，不奉呼喚，誰也不准到那九間屋子的木房去，所以儘管農莊上長短工人全聽到了凶耗，也有人趕進城裡親眼看過，也正在紛紛暗泣和痛哭失聲，偏偏沒人知會章君文。

直到章守仁回來，並且去過城裡，和其他農莊管事湊齊，着手辦理善後再回到農莊，已是第二天的傍晚了，章守仁硬着頭皮，忍着悲淚，把凶耗稟陳給正在和路通閒話的君文。

章君文連個愕也沒打，砰的一聲昏倒摔在地下。

路通也傻了，不過他久處急變事務，心中雖是酸苦悲楚分不清究竟是什麼滋味，行動却快，托起章君文，一連三指兩巴掌，從幽冥路上把魂魄追了回來。

章君文頓時悲號聲哀，自然驚動了徐夫人和心怡姑娘，心怡親自詢問，章君文哭成了淚人，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路通不明詳細，沒什麼可說，還是章守仁把所見所知和已辦的事情說出，心怡一雙星眸忽然地射出寒光，路通嚇得一呆。

爲辦那「四大血案」，他着實的

領教過心怡姑娘智慧和才幹，他沒想到心怡是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這種震人心弦的變故，撼人胆魄的慘事，路通在乍聞消息時全呆了半晌，心怡却能沉着絲毫不現驚慌，僅僅是略以思索，就告訴路通說事情出人意外而不巧，父兄等人全不在場，她一個女子，難以事事干預，要路通多費心神，照顧着章君文，最後更說了句使路通聽來十分別扭的話，說人不能與命爭，處理善後要緊，好在章家還活着個章君文，天大的事情也可以慢慢的從頭再來，祇是勉强不得，作朋友的遇上這種事，也祇能盡自己本份的，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遭遇，說出話盡到心已經夠了。

心怡姑娘就這樣的走了，片刻之後，紅孩兒來到，給章君文服下一丸烏黑噴香的藥丸，說姊姊講的，這藥丸能保命護體，好姊姊還要我帶句話給章大哥，說章大哥出了這種哀痛傷心的事，徐家已不好意思再行多打擾，立刻遷出。

路通要不是從辦理「四大血案」深知徐家上下的爲人，幾乎捺不住性子罵出來，這算什麼朋友，人家出了這種悲慘事，就算不想伸手，不能伸手，不願意管，可也不能現實到這種地步，一甩六二五，一走了之，交朋友若是全交到這個份上，那麼人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心怡年輕不懂事，不識大體，可是徐夫人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怎麼也會由着心怡姑娘這麼作，所以紅孩兒一走，路通猛一跺脚就往外奔，章君文也一把拖住了他，悲垂着淚，說不出話，但是直搖着頭。

路通性情中人，不禁抱住章君文也痛哭了起來。

他哭章君文悲慘的遭遇，更哭自己看錯也失去心目中的好朋友，徐家的人！徐家的人究竟都作些什麼事？他不禁悲哀。

* * *

心怡姑娘和徐夫人及紅孩兒走了，遠離了農莊，下落不知，也沒有人打聽，也沒有人去思念，更沒有人再提及。

路通化了粧，變成個四十上下的鄉村漢子，一再嚴囑章守仁，就說他是農莊的能幹些的長工，說章家對他有恩，才遇事爭着向前，這樣他才寸步不離章君文，隨着章君文回城辦理一切善後。

大小同樣的棺木，三十八具，君文說得好，早已分不出那具屍體是誰，他祇能從一方腰佩「玉如意」上，指出一具屍體該是章勛，不過死難相從，掩埋也是一樣。

章君文已身無分文，就算想變賣一處農莊，或典押一處生意，目下都辦不到，原因是文契盡毁，官府當然承認君文有權作主，祇是必須重補文契，缺了那玩意兒，明知絕沒有錯也沒有人敢承受。

補辦文契，絕非半月十天辦好的，萬幸火場中清出已燒成亂餅兒還雜有沙土的銀塊百多塊，君文賣掉，變成千多兩銀子，能濟手頭的急需，路通也拿出一千兩銀子來暫時墊用。並暗中請了老朋友幫忙，到官府爲君文補辦一切產業的文契證明。

路通是跟徐家的人賭氣似的，用三百兩銀子，請來高僧高道，堅決要把法事做到七七四十九天，就在火場上，清出很大一塊地方，高搭了棚兒，停棺三十八具，四十九天後，才把棺木安葬。

天下事眞難說，有不夠朋友的老朋友，像徐家人對君文，也有想都想不到那麼關懷平日少見的親戚，章秉成回來了，聽到章伯伯的不幸，披麻大哭奔到靈堂，堂兄弟相會，抱頭失聲痛哭，這場出乎哀發乎誠的兄弟會，感動得路通前襟盡濕。

當初，乍見章秉成，路通從心中對這個人沒有好感，並且生疑，現在變了，頓改昔日觀念。

這也難怪路通，看！

從秉成一到，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他派定自己府中家人，都辦得週週到到，盡善盡美。

和君文相伴守靈，十日如片刻，祇說那「長命燈」、和「引路香」，從沒經別人手，從沒斷過，燈一直亮着，香從不停火，別看事不大，要有恒心，要有耐力，要自誠敬，俗語有「久病無孝子」，何況這種事，別忘死的祇不過是章秉成的伯父，而章秉成家財雖說相差君文家遠甚，不過路通清楚，當年「瘦西湖」一交一接，按那時所值已足十萬兩紋銀，算得是大富戶，而竟能睡草薦，守夜靈，恭誠不懈，對堂弟君文，更是百般照拂，人心比人心，路通暗中嘆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章秉成如果比起徐家母女來，怎麼說才好呢？路通祇有搖頭嘆息的份兒。

* * *

于總班頭于奎來了，是陪着個活冬烘先生一起來的。

是大清早，正三七二十一天，法事還沒開始。

路通不敢相認，也不能相認，不過他心中十分奇怪，像這種「無名火」災，地方上當然要過問，可是該地方上過問的早就全問過了，再說這種案子，決不會勞動到刑部總班頭，所以路通暗中注意。

路通對老冬烘，看着新鮮而別扭，他任職刑部很久很久了，從來沒見過這個人。

于奎向章君文悄悄說明來意，並沒有背着章秉成和已化了粧的路通，原來官家要作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驗屍。

路通剛要叱斥于奎的荒唐，話沒出口，秉成却已臉一板，道：「你是那個衙門口來的？」

于奎道：「八部總班頭，我叫于奎。」

章君文不由自主的望向路通，路通生怕洩露秘密，祇好轉個身故作不見。

章秉成似乎也沒想到于奎有這麼大來頭，板着的那張寒臉，多少也加上了些和氣，道：「地方上已經驗過了，手續也全都辦妥了，怎麼還需要再勞動于爺大駕？」

于奎沒認出路通來，自然而然拿出官家的威勢，道：「你又是什麼人？」

章君文介紹了堂兄後，說道：「于總班頭，寒門不幸，發生這種慘案，君文已經夠痛心了，先父生前，大小也是位侍郎，莫非剛剛故世，就……」

于奎對君文十分客氣，接話道：「公子府上出了這種慘事，于某祇應百般協助，不會故生是非的，不瞞公子說，這是最後必須要辦的手續，誰都一樣……」

路通幾乎要跳起來給于奎幾個大嘴巴吃，這眞是惡官差嚇唬了活老百姓，那有這種手續的呢！

路通剛想動，老冬烘一步攔在他面前，低低的說道：「請借一步說話。」

借一步，就借一步，路通和老冬烘走出三丈開外。

老冬烘冷冷地半帶教訓的說道：「路總班頭，你最好少開口少多事，這件『天火』案，未必沒有別情，你站遠些，別作出親者痛而仇者快的傻事來，哼！」

最後一聲哼！祇震得路通心神震動，面色立變，老冬烘竟是一位身懷罕絕武功的人物。

路通沒再過去，當眞遠遠的站着。

路通既然不開口，秉成雖然不知道路通究竟是誰，君文却知道，不由把于奎的話當成眞，自然沒再反對。

章秉成心裡有八十個不願意，他也被于奎的官腔唬住了，遂任憑老冬烘和于奎驗屍。

焦屍已完全殮了棺，但沒有封釘，老冬烘一具具的看下去，既沒用手摸，也沒用什麼物件探索。

剛驗的時候，君文、秉成還亦步亦趨的尾隨着，驗了十具後，兩位公子爺早不耐煩，再懶得跟隨，正好高僧高道來齊了，他堂兄弟二人祇好跪守靈堂。

路通却暗中留心，瞥見老冬烘又回到第一具棺木旁，這次伸了手，手白如玉，翻看久久才算完事。

路通想從老冬烘神色上看點端倪，失敗了，老冬烘修養到了家，連汗毛全沒變方向，更不用說臉色神情了。

第二具、第三具、第四具……直到第三十七具，就像「走馬觀花」的一樣，一探手就算驗好了。

手探在棺中，路通根本什麼都全沒看見。

三十八具，也正是被君文認定是章勛的那一具，老冬烘又看得特別仔細，然後示意于奎，向君文道了打擾，一言不發的走了。

路通被弄得滿頭霧水，若非事實上不能干預，他恨不得追上于奎問個明白。

* * *

三十八具焦骨殘屍，全都入土爲安。

江南排教和官糧船的爭執，也因爲今上的聖明，將一場天大兵禍消滅於無形。

君文被秉成堅請住到秉成家中，有專人照料君文的起居，秉成夫人又是位十分賢慧的大家閨女，君文乍喪親人，特別感覺到堂兄夫婦那種至性至情的溫暖，眞和從前住在自己家中一樣的安適、寧靜。

安適和寧靜，也正是君文目下最需要的。

路通一因再無藉口陪伴君文，二來江南事既已解決，用不着再隱身埋名，遂以遠遊而歸的姿態，回到自己家中。

他是個急性子，辦事又認眞，更因爲心中對章府大火一案，有說不出道理來的疑念，所以第二天就去拜訪老盟兄于奎了。

于奎接進路通，沒容路通喝口熱茶，就直接了當的說道：「兄弟你那天的裝扮不含乎，路兄弟，我知道你想問我什麼，我知道兄弟的個性，兄弟你也知道我的脾氣，凡能說的，我沒有可瞞的，不能說的，兄弟，那怕你怎麼樣逼我，甚至悻悻拂袖而去，割袍斷義，我還是不能說，而那天重驗焦骨殘屍的事，就是絕對不能說的事！」

這倒好，一上來就堵住了路通的嘴巴！

路通焉肯這樣算完，一笑道：「好，我就不問，不過，你應該告訴我那位老冬烘先生是什麼來頭的？」

于奎道：「兄弟你是愛信不信，老冬烘由樂老公公陪着來的，老公公對他恭敬得像對萬歲爺一樣，嚴囑一切聽那冬烘先生的調度，就是這麼一回事。」

路通信是信了，却想不通緣故來由，無奈何悵悵的回去。

路通並沒有打聽徐夫人和心怡

姑娘，他已有成見，能不見到徐家的人最好。

不過，他每隔三五天，却仍然扮作從前長工模樣，去章秉成家中探問君文的安康，問安當然不實，是去觀察秉成對待君文的一切。

兩個月過去了，路通放下掛心，秉成眞是位難得見到的好人，對待君文眞可說是友愛無間，所以路通也就不再前往探視。

＊ ＊ ＊

章秉成十分儉樸，他夫妻住的是五進院落的房子，夠大夠寬，第一進是待客廳，旁有三間下房，却祇住着一個應門的老傭人，這也是爲了君文才從他農莊中調來的老實僕人。

第二進兩暗一明，現在是君文住着，明間算客廳，兩暗暫作書房，東暗間是臥房。

第三進一明兩暗打通了，算是內客廳，招待的是上流訪客，很少用的。

第四進秉成夫婦住，佈置設備幾乎與君文房中一樣，由此可見秉成之對君文的友愛。

秉成的妻子秦氏，是大戶人家之女，去年才娶過來，識書解理，賢慧而慈愛，平日善事善行，已使四隣敬佩。

君文被火焚毀的一切屋契文書，秉成全給辦好了，祇是由章勛名字改爲章君文，這當然是應該的。

當秉成一件件全交代清楚之後，君文多謝後說出要搬到自己農莊暫住的話，被秉成教訓了一頓，秉成說得好，大槐樹的家宅毀了，尚未重建，農莊都在城外，而他這房子現成，君文不住，表示見外，若親友四隣知道，一定說他秉成沒有盡到作哥哥的本份，並且說已經叫人按大槐樹當年宅院的建築樣兒，分頭估價，然後興建，新宅落成，他會親自恭送君文回去，這樣才能盡兄友弟恭的倫道。

秉成的這番話，心誠義正，是大理，君文讀聖賢書，所謂「所學何事」，焉有不明白的，當然沒有話說，祇有恭敬受教並且感激秉成的愛護。

秉成不是個祇說不作的人，果然，在七月初十的這天正午，是黃道吉日吉時，秉成以最低的估價，找到最好的營造商，爲君文被火焚毀的住宅行新厦破土慶典。

君文當然到場，從他突遭不幸到今朝重建家園，凡是相識的，那個不高挑起大拇指來，說秉成的是個好男兒。

路通也到了，雜在人羣中，打聽得清楚也看得明白，在滿懷傷感徐家人的無義失仁，和敬佩章秉成的友愛下，嘆息着悄然離開。

＊ ＊ ＊

七月十五——中元鬼節。

一大早，十六名僧人，十六名道士，三牲、六菓，秉成親率君文及秦氏，至恭至誠的在章家祖塋中，敬祭天地及列祖列宗。

中午家祭，素食，至誠而嚴肅隆重。

飯後，秉成和君文促膝相談，秉成說他「宛平」的農莊，因爲水利收成很壞，爭水也會和隣莊引起不少的問題，爲了予人方便自己方便，最近才算說通隣莊兪家的主人，同出人力財力來興建水閘、通道，相約十天一輪值，十五到二十五，輪到秉成，他這十天要宿在「宛平」，照料建圳工程，所以不能相陪君文，要君文多照管點家中，二十五的晚上他就能回來，君文自是義不容辭應着聲，秉成十分高興的別過秦氏，去了「宛平」。

當夜，飯後，初更乍過。

君文在他的第二進書房暗間，秉燭閱讀。

梆聲二更，他放下書本。

坦然踱步先到第四進堂兄嫂的院中，看過一遍，退向第三進甬道，小心的把通門划扣上「倒閂」。

第三進走了一圈，也將門戶關緊。

第一進下房住的老僕人章順，早已睡了，君文親自看過大門兩道橫門，門栓穩實，倒閂也划扣着，點點頭，一切門戶都沒有差錯，才回到書房。

他本來想睡，不知怎麼回事，突然想起幾個人的影子，心寧、心毅、心怡姑娘、紅孩兒和徐暢。

他也想到了老和尚，有件事連他自己也弄不懂的，就是雖然身受到徐夫人和心怡的不仁，却沒有一點恨怨的意思，反之現在着實掛懷這些人，於是他決定明天一早，告訴堂嫂一聲，先去「天恩堂」，再到「古剎」，不親自去看看，這顆心就無法放落。

想着，梆聲三更。

吱的！

他突然的一楞，是他堂屋的門響，開門的響聲，絕對沒有錯。

他並沒起身，因爲他絕忘不了，堂屋門的兩道門閂，是親自不久前才拴好的。

砰！咚！拍噠！

竟然有人，從裡面重又拴上門門和小倒關兒。

君文大驚，才待站起……

布簾兒適時挑起，一位頭頂盔甲的「宋朝」大將，威猛的怒瞪着君文！

君文驚慌，全身索索戰抖。

大將腰下長劍，束袍銅帶，護心寶鏡，盔甲鱗片，滿佈綠、褐銹斑和變色的土層，一望即知已深埋地下百年以上。

七月半，天不寒。但是從這宋朝將軍進來，整個書房突然像個冰窖，冷得人直抖，那股陰森的寒氣，就算臘月天的遼東地，也從未有過的！

君文想示意，手無法自主挪動！

他要開口，至少問問來由，竟然無法張嘴。

眼睛看得清楚，將軍口中直噴寒氣。

耳朶聽得明白，將軍大步直前，盔動、甲鳴。

他連閉眼睛都辦不到，祇覺得魂已出竅，魄飛緲緲，神智欲昏，影兒閃晃，將軍已失去踪跡了。

房中寒氣散，人一暖，神智復清，不僅能動能言，也有了意識，首先回望，那有什麼宋朝大將軍的影子？

晃晃頭，不是夢。

幻覺！一時定神，幻覺頓生，可笑。

微笑間，鼻端嗅到了那絲兒潮濕的怪味道，那是剛才「幻覺」時，發自宋朝大將軍身上的獨有氣息。

「幻覺」人影，平常，有了氣息的變化，定是幻覺。

喔！時下細雨，自是有那股微[illegible]而微[illegible]的土氣，想通了，不由又是一笑。

下意識要看看堂屋門戶，才邁步出了書房，目光偶掃，呆然不動！

不是幻覺了，地上濕痕點點，尤怪的是不見半個濕脚印兒。

人行有影，沾過濕地，再走乾處，必有濕痕足印。

現在祇有盔甲滴下的雨痕，不見足痕，絕不是人！

君文想到這裡，持着燭火，大步走進臥房，吹燈、脫鞋、鑽進被窩。

＊ ＊ ＊

君文拜問秦氏安康，這是古禮。

秦氏在堂屋裡，大開着堂屋的門，章順在掃第四進院中的泥濘和昨夜的落葉。

秦氏說出驚人的話來，她說今天和昨天的君文，十分明顯的像換了個人。

昨天精神、臉色都很好，今天臉色蒼灰，沒有一點血兒，眼眶烏黑，不祇是一夜未眠，很可能有了極端傷懷事情，她要君文保重，秉成不在家，如果有什麼長短，她實在無法向秉成交代，所以希望君文實說究竟。

君文自己都弄不清楚昨夜所見到的，是幻覺抑或是眞事，可是的話，說出來豈不可[illegible]，[illegible]，不能說，嚇壞了秦氏如何是好。

他推說偶而感傷多[illegible]，所以一夜未睡。

秦氏勸慰他，要他回房休息。

他辭出後，眞的感覺到全身無力，精神尤其不振，懶洋洋的，疲憊到極點，眞的重又躺下，糊裡糊塗睡着了，還是章順喚醒他，那時候已經快到黃昏了。

今天，七月十六，仍然是陰雨天氣。

他醒來覺得精神很好，在院中踱了半天步，吃過了晚飯，才想起本打算去「天恩堂」和「古剎」的事，可是現在已是傍晚，已不是拜訪的時候。

睡了一天覺，初更過後毫無倦意，祇有看書。

二更，他仍像昨夜一樣的走遍全宅，小心門戶。

這次他加了小心，親自插好和關上所有院落大門的橫門，牆高過丈，上植「鐵網」，鼠竊狗偷輩很難越過雷池半步。

他回到屋裡，也親自把堂屋的橫門插好，並且一明兩暗間全點上燈火，然後再到書房中秉燭看書。

有了昨夜的怪事，他雖然沒學過捉妖除怪的張天師本領，却聽說過「桃木刀、劍」十足防邪辟魔，而家家戶戶多半都有桃木劍刀，所以他在身後牆上，掛了柄桃木劍。

書房中燈燭四盞，明亮得很，[illegible]語有「燈明無鬼影」，其實他是借燈光壯胆，心裡實在還是害怕。

正三更，梆聲響。

梆聲乍響，他就悄悄地放下書本，側耳仔細的聽。

雨已停，風不強，別無雜聲。

他微微一笑，昨夜必是幻覺，否則堂堂大明朝，又怎麼會見到宋朝時代的大將軍。

叭！吱！

堂屋的門開了，沒錯，門乍開，風吹進，書房的門簾兒動了。

他霍地站起！

吱！咕！叭！

堂屋的門重被關好，上了門。

他想轉身，去取那背後牆上的桃木劍，晚了。

門簾攏着的飛起來，如狂飆吹捲。

室內頓時暴冷，昨夜那位宋朝將軍，已站在書案之前和他面對面相對着。

君文覺得全身皆凉，房中明燭，突地無故滅了三盞，剩下盞恰在案頭上，小苗一長一短，色呈碧綠。

將軍目光陰森，[illegible]君文，[illegible]

[illegible]已！

[illegible]的三盞燭燈，突然又自燃亮起，君文又能言動了，面前將軍影子已失，整個書

房又恢復了溫暖。

君文神智恍惚了，掙扎着，仍在戰慄着，勉強熄滅書房的燈、堂屋的燈，爬上床，直抖到天光大亮。

＊　＊　＊

他，章君文，九天來，幾乎沒有吃下三碗飯。

他照過銅鏡，已不像個人的模樣。

夜夜見過那位宋朝將軍，日日耳鳴眼花頭發暈。

他根本記不得要去「古剎」，要到「天恩堂」藥舖的事，秦氏嚇得發抖，在親眼看見君文形態一天比一天變成鬼模樣，她決定叫章順請來名醫。

名醫把脈，看過搖頭，說君文內虛已極，受過很大的驚嚇，虛火浮昇，肝、肺浮腫，要很費時日才能復原，留了藥方，章順抓藥，君文却難以下咽。

當夜，七月二十四日夜！

宋朝將軍的神態也變了！

這次他仍是正正三更出現，不同的是，他長劍出鞘半尺，殺氣騰騰，半尺劍鞘古銹斑斑，目射出如利箭般殺人的鋒芒，獰猙而笑，在他倏忽失踪的當兒，古劍霍地彈震出鞘，直取君文，君文一聲狂吼，臥於書案上，房中燭火，正好全部熄滅！

＊　＊　＊

醒來後的章君文，首先看到的是秉成那個焦急面孔，接着是三位名醫的樣子，然後是秦氏、章順。

秉成長吁出一口悶氣，笑對君文道：「眞是謝謝老天，兄弟你可醒了，兄弟你是怎麼回事，你……」

三位名醫是來「會診」的，已開好了方子。

年紀最大的一位，這時說道：「章公子，現在不忙着問令弟，先要安令弟的神，一句話，休養，多休養，最好有人陪伴，令弟最要緊的是再受不得驚嚇！」

秉成應着聲，付過診金，叫章順送客並且抓藥。

秉成安慰君文，叫他好好的休養，說馬上就來陪他，接着像拖着似的拉着秦氏往第四進院子走！邊走邊吵！

不是吵，吵是兩個人的事，是罵，罵有時祇要一個開口就夠了。

罵的聲音、言語，君文都聽得清楚。

「妳是大家之女，平日也夠賢慧，妳自己說，兄弟這是怎麼回事？」

沒聽到答對，是沉默。

「哼！我祇不過才出門十天，兄弟就變成了這個樣子，妳親身聽那三位名醫說，兄弟幾乎是十天沒進米水，人就算是鐵打不死的，飯就是鋼，十天妳不管兄弟的吃喝，妳說，妳是安着什麼的心？」

四隣本來各有雜聲，現在突然寂靜下來。

人長着耳朵，就爲了「聽」，雖隔着一道墻，可是自古就有「隔墻有耳」的警句！

秦氏仍是沉默。

「現在我照料兄弟要緊，沒有跟妳算賬，去，把我的行李放在兄弟屋裡，我陪兄弟睡，快！」

秦氏啜泣着走了，秉成回君文房中。

四隣開始私下議論。

「眞難得，章公子對這位堂弟，友恭古制眞作到了家。」

「不過也太寃枉了他渾家，誰不知道秦氏是賢人，吃五穀雜糧還有不長病災的，這怎能怪秦氏呢？」

四隣的議論不管用，祇有聽君文的話。

君文流着眼淚，把十天來每夜三更的怪事告訴了秉成，這才澄清秦氏的嫌疑。

正好秦氏持來秉成的臥具，聽到君文說出內情，十分感激君文的正直不苟。

秉成也很難得，向秦氏道了歉意，爲着兄弟生死着想，仍要在兄弟處陪宿。

秦氏走後，章順回來，煎藥爲君文服下，秉成去了趟第五進存放故舊雜物的三間房中。找出一柄怪狀的大刀，說它大，是一把丈二鐵桿的大刀，柄長有四尺，寬是尺二，背厚寸半，鋒間薄如蟬翼，如同一泓秋水的奇長奇寬奇快的大刀。

這柄刀的刀鞘，更怪，是像紫檀紅般的兩片紅色怪東西做成的夾鞘，所謂「夾」，它太像個夾子，兩片紅色的夾子，以赤金寸半寬的緊箍，箍着刀，祇有七道金箍。

君文雖然不解什麼是武功，但很識貨，一看就知道這是柄罕見的寶刀。

秉成兩隻手才能擧起刀來要個「大車輪」，可見刀有多重。

秉成把刀放在床上，請君文睡裡廂，他睡外面，拍着那大怪刀對君文道：「兄弟，這柄刀在哥哥家裡有好幾代了，據說是七代祖的隨身寶刀，七代祖是宋末兩淮大豪，主帥的盟弟，也是率先投効岳帥的猛將。七代祖用這柄刀，在朱仙鎭上大破金兵拐子馬，幾乎將金兀朮活捉，這刀專殺兇魔惡煞，今夜那個人不人鬼不鬼的東西要是來，你瞧瞧哥哥我不把他的狗頭削下來才怪！」

君文被秉成說得笑了，道：「哥哥，你再說說七代祖的事好不好？」

秉成笑道：「好是好，不過我知道的不多，又不見得是事實。」

君文道：「就算是個故事好了！」

秉成道：「對，當故事聽，後來岳帥被屈殺於風波亭上，衆將邊陲遙祭，分道星散，但都暗立過血誓，入臨安，殺秦檜……」

君文不由搖頭道：「錯了，該殺那康王，是他下的金牌。」

秉成道：「不是吧！後世不是都說秦檜矯旨，一日連下十二道金牌，將岳帥父子騙回臨安嗎？」

君文道：「我下過功夫，攷據過這件事，史册上寫的是篇謊言，這也難怪，一部宋史宋人撰，誰敢說當朝的帝王狠毒，誰會棄市、絕族而存眞，不過如能靜心細思，蛛絲馬跡不無可尋。」

秉成道：「兄弟，你說說看，哥哥書讀得不多。」

君文道：「秦檜再大胆，怎敢連下十二道矯旨金牌，這是一，再說：若是秦檜要害岳飛，岳飛召回的中途路上，儘可下手，怎會傻到將人召回臨安？第三，岳飛在『天牢』押了很久，行刑『風波亭』，又是公開的事，就不怕康王辦他欺君矯旨濫殺大臣的罪名嗎？祇說這三點，足證秦檜是地道作了康王的劊子手，是奴才，是傀儡，被康王牽着鼻子走的可憐虫！」

秉成想想，點着頭道：「你這麼一說，我也覺得有些道理了。」

君文道：「不談這個了，還是說說七代祖的事吧？」

秉成道：「快說完了，後來七代祖到了臨安，沒能擧事，被一位他夢想不到的近身親人，給假作接風灌醉了，醒來人在牢中，當夜，就慘遭毒害死去……」

君文懷疑的問道：「那這柄刀……」

秉成道：「七代祖赴宴時，因爲沒想到會出事，沒帶着，祇佩了柄劍，刀交給馬僮，他被捕，馬僮力戰，重傷逃脫，回到七代祖秘密的住處，據說，這是此刀沒有遺落別處的原因了。」

君文再問，秉成已說不清末了的事。

不知是秉成回來，君文心安，抑或是三位名醫的藥像「神仙一把抓」，君文竟然餓了，這是好消息，秦氏早就有準備，君文一口氣喝了三碗粥。

＊　＊　＊

別小看鄉下人傳說的諺語！

別不信俗話！

俗語說：神鬼怕惡人！

行善的多逢逆心事，別怨，尤其是別怨神無靈鬼不長眼睛，因爲那本來就是事實。

作惡的樂逍遙，人後高高在上，人前也高高在上，這道理前面俗語早說過了，神鬼怕惡人，惡人少有惡報。

章秉成怎麼看也不太像是惡人，何况他對君文，簡直是仁厚忠誠友愛的超人。

不過從他回來，從他相陪君文共宿一室，從他取出那柄怪狀大寶刀，那個鬼，那個宋朝將軍鬼，便是嚇得沒敢再露面。

整整的十天，夜夜秉成相伴君文，夜夜平安。

秦氏也沒怨什麼，雖說夫婿夜夜不能相陪，不過日日仍然相伴。

二十五到八月初四，是十整天。

十天來，君文臉上的煞晦泰半消失，人也胖了許多，雖沒有二十天前那麼胖，那麼精神，但是看上去有了人樣子，所以也有了氣力。

八月初五一大早，秉成又要去「宛平」了，臨走安慰過君文，寶刀留下作陪，並且一再囑咐秦氏，兄弟如果是犯了病，叫人快馬去宛平送信，更嚴囑章順，睡在君文的堂屋裡，一切安置妥當，他才放心的走了。

當夜三更！

沒睡的人可多了！

四隣全都沒睡，秦氏沒睡。

君文三更鬼來訪的事，早已傳開。

四隣短舌先生不多，長舌婦人特別多！

早就有人從三更鬼訪人，意會到「清明章家火」了！

章勛一生行善，沒錯！

可是你知道他上輩子作過什麼孽？哼！

說這話的，像是能通鬼神，像是會與閻羅殿判官磕頭拜過把的兄弟，所以大家的「前世孽」，他知道的不少。

問問良心，我說無神無鬼，縱有神，即當神，聾神啞神瞎眼神，眞有鬼，傻鬼，呆鬼，睡鬼，糊裡糊塗不分男女的笨鬼。

抬槓？有鬼？有鬼就有地獄，有地獄少不了那「拔舌挖齒獄」！

眞有「拔舌地獄」，再問問良心，世上人，眞有幾個能脫掉那「拔舌」之苦？

老天眞靈，眞有的話，幹麼叫人死後去，爲什麼不靑天白日的，當街當衆時，一道寒閃，上蒼開口，字諭世上人，來看活報應，張家長李家短，此婦此男最矯情，今朝當爾衆生面，報應臨頭拔舌根！

接着，天上伸下一隻手，生生扯去多舌人的爛舌根，保管世人完全就算不信鬼，放心從此沒有長舌人！

再不信，現成的好證據，人在東街明火搶，抓住東街問斬刑，一連斬了兩個壞蛋，此地就再沒有見明火打劫人！

說沒鬼！哎唷不好，鬼來了！

宋朝的將軍鬼，又到了書房中。

君文早有防，這次狂吼怒號聲驚四隣。

先驚醒了老章順，提着胆進了書房，宋朝將軍鬼仍然沒有走，却向章順打拱，連打三拱。

雖說人胆小，左隣郝家大爺和更夫仗刀提燈跳過墻來，郝大爺五十歲正，身强體壯力不虧，一脚踢開了緊閉着的堂屋門，止步撕下書房的門簾來。

赫！正和宋朝將軍鬼對了個面對面。

鬼！正向章順打拱。

鬼！又向郝大爺打拱。

鬼！指指天，指指地，指指自己良心，指指呆若木鷄的君文。

鬼改拱爲揖。

鬼雖未開口，鬼的話，郝大爺、更夫、老章順却全懂了，鬼的意思說，鬼找冤家索命，是天情，地情，天理，人理，鬼找的是章君文，鬼不敢禍害別人，所以鬼盡給郝大爺、更夫、老章順打拱作揖，鬼是沒有嚇着他們。

不信邪！有邪事！

鬼改拱爲「揖」，一揖，揖出老章順！

再一揖，已碰在一起的三個捉鬼人，全不由的像騰雲駕霧般向後飄，又一揖，飄到了背靠墻。

捉鬼人一楞一呆，眼前燈突一暗，燈再轉亮，那裡有什麼鬼，屁也沒見一個。

郝大爺和那更夫，話沒說轉身就走了。

老章順嘆口氣，直搖頭，去扶似傻若痴木立書案後的君文。

君文並沒痴呆，這次也沒嚇白了臉，所以當老章順去扶他的時候，他苦笑一聲，擺擺手，平靜的說道：「章順，搬你的臥具回你下房去睡吧，不用陪我了，我很好！」

章順微一皺眉，才待開口，君文又苦笑一聲道：「章順，我不信鬼神之說，可是如今睜着眼，發生的這些事，不能叫人不信了，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不過我從那位宋朝將軍的手式上，對你們的拱揖，明白他是專爲我一個人而來的，這我反而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反正是逃不過的事，所以你陪我已是多餘，他要來誰也擋不住，剛才就能證明，那又何必連累你睡不好多擔心呢？回去吧。」

章順沒了話說，祇好搬着被子回他自己的下房。

天亮了，昨夜三更人見鬼的事，已傳遍附近一帶的人家，不是謠言，而是眞有其事，誰都知道這鬼單單找的是章君文，鬼不敢惑弄別人，別人又何必多管閒事，對人的事全都「各家自掃門前雪」，生怕多掃了別家的會弄濕了鞋子，何況對鬼，誰敢說你眞惹惱了鬼，鬼不找上你呢？

於是四隣十八舍的全存着一個心，少和被鬼找上的章君文交往，有那好心腸的婦道人家，識得秦氏的，都傳過話去，要秦氏快快告訴秉成，早早請出君文去，免得夜長鬼更多。

秦氏沒有表示，却叫章順騎馬去通知秉成回來。

初六的中午，秉成急急的趕回來了，拜訪了郝家，親自聽到那更夫和郝大爺述說的詳情，不過他仍然搖頭，不信邪，並且當衆聲明，從現在決不出門，等鬼來和鬼好好的談談心。

從秉成謝絕一切應酬，甚至建圳工程也全權託給別人，來陪着堂弟君文，日則出同出，夜則眠同床，眞怪，那宋朝將軍鬼，竟沒再現形出來了。

不是怪事，邪不能勝正。

這使四隣大失所望，他們少了個天大的熱鬧看。

四隣雖然少看了熱鬧，却沒閒着磕牙傳話，撥弄長舌。

「記得沒有老王婆，那還是妳奶奶老公公王婆說的，當年劉家狀元公，兒時貧苦，過河讀書，隆冬嚴寒，河上無橋，涉水而過寒氣透骨，不是天天一早有個白鬍子老頭背過河去嗎，後來證明，那是河神，當時有人看出，劉家必能大發，所謂從小看大，三歲看老，現在章大爺回府，惡鬼都不敢驚動，看吧……」

「這還用妳說呀，王老奶奶早就自有來頭，福大命大造化大，當然有百神護宅，自是萬邪不侵。」

秉成的聲譽，在四隣長舌傳播之下，頓時高升千丈，眞所謂，時來運轉，夜壺升天。

君文的名頭更傳播得快，祇是話皆惡臭，人人遠離，這就是「倒楣喝水塞牙縫」了。

日子過得飛快，章府上沒再見那宋朝將軍露面，秉成有田莊，有生意，總要照顧，君文亦然，於是雙雙騎馬，肩靠肩，不論辦理那家的事，都是兩兄弟全到，於是秉成田莊生意中的人，都認識了二公子君文，君文田莊買賣的經管者，也都和大公子秉成熟識。

大槐樹的新厦，因爲一齊按着當年建造，一樓一閣一亭一台全不馬虎，所以不能求快而求其精，營建商家說過，要轉過年來，正月底或二月初才能全部完工。

好在君文根本不急，秉成也不能急，否則叫人誤會他是有心早把堂弟推出門去。

安穩快樂的日子，過得更快，晃晃眼，臘月了。

臘月初三，秉成的首飾樓，被迫接了個生意，是別家首飾樓承接不了，轉而介紹給秉成的。

濟南大戶崔不羣，臘月二十八爲長子娶婦，次女于歸，要定專圖巧樣的全部首飾兩套，祇說金子就要一萬兩，其他不問可知。

秉成本待不接，礙於同行道義和自己首飾樓名譽，咬着牙承接下來，因爲崔家要的東西是精工活計，日子又迫急，尤其是必須送到濟南，不過崔大戶傳過話，一切費用全由崔大戶負担。

秉成不願意接的原因，是必須和君文分開大約十天，去濟南送貨，不能失誤，非親自前去不可，生怕才一去，那宋朝將軍鬼又找上君文。

君文却不在乎，他說要眞該還那將軍鬼的債，躲也躲不過，賴也賴不掉，現在不比從前，不再怕了，當眞宋朝將軍鬼再來，他願意問個明白，然後欠債還錢，要命還命，沒什麼。

秉成沒接話，心裡却像盤算什麼。

（未完•一）

上文提要： 北洋軍閥苛捐暴斂。北閥中某大帥派其心腹江湖上敗類之獨眼俠孫七，委在直隸糧秣督辦彭禿子門下，美其名爲助手，實則行其監視之責，南方江湖上，有個名俠小子「飛鞭快刀」趙寄萍，心懷俠義，並負特殊重任，千里走單騎，從南方往北方去，途中，遭遇大帥心腹佈下之暗哨，屢要傷害他，但均被他挫敗而逃……



民初俠情倫理故事／麥長庚・文　可飛・圖

千里追兇

洋槍勝拳頭　弱女報親仇

就在蒙面人危急萬分之際，突然刷的一响，從天外飛來一根細長的皮鞭。

也不知道那揮鞭人存下了甚麼心，聲音先响，皮鞭後到，鐵龍山幸好還來得及閃避。

誰料，他剛躲過第一鞭，刷地一聲，第二鞭又到了，就這樣的連着幾鞭，鐵龍山不得不鬆開了鐵鍊子。

蒙面人吃了虧，按理他會趁此機會去攻擊對方，却料不到，他竟然一溜煙似的跑掉了。

鐵龍山旋身一看，只見街邊的房椽上坐着一個人。

他本來有一肚子火，及至看清那人是誰時，竟然滿面笑容地道：「原來是『飛鞭快刀』趙小哥，巧啊！巧啊！」

趙寄萍似乎也料不到情勢會有此一變，不禁有些發楞，不過，他的腦袋瓜兒也眞轉得快，飄身落下街心，裝着不認識地道：「這位是……」

鐵龍山笑呵呵地截口道：「不成材的老哥哥鐵龍山，外號人稱……」

「人稱『流星追月』，」趙寄萍眞會裝蒜，拱拱手道：「方才多多得罪！包涵，包涵！」

「這是那裡話？」鐵龍山壓低了嗓門道：「方才那傢伙還眞有點功夫，雖然被我用鍊子纏上了頸子，他竟然反手扣住了我的腕脈，若不是你那幾鞭，眞不知道誰栽在誰手中。」

這就是鐵龍山高明之處，明明是趙寄萍搗了他的蛋，却反過來說趙寄萍幫了他的忙，以致使他們之間毫無芥蒂，反而使趙寄萍一時接不上話來。

鐵龍山又道：「趙小哥的英名傳播已久，一直無緣識荊，却想不到在此北地遇上，對了，大江南北是你的老窩，怎麼單人匹馬到北邊來了？」

趙寄萍搖了頭道：「說來慚愧。」

「是怎麼一回事？」

「出了點事，官府嚴令拿人，所以北上來避避。」

「哦？我也是剛從南邊來，可沒聽說呢。」

「小事，不甚嚴重，只怪爲人正直，得罪了衙門的大人，所以他們拿着雞毛當令箭，故意和我過不去，民不和官鬥，還有甚麼話可說呢？」

「唉！」鐵龍山深表同情地嘆了一口氣，道：「江湖路眞是越來越難走了，趙小哥目下落脚何處？」

「西大街『福祿樓』。」

「今兒夜深，街上說話不便，明天一早我去『福祿樓』會你，咱們

好生聊聊，我姓鐵的最欽慕你這種血性漢子，說什麼都要交上你這一個朋友。」

「只怕高攀。」

「那裡話！」鐵龍山豪爽地搖搖手，道：「我們明兒見。」

趙寄萍目送他的背影，面上流露出一絲冷笑之色。

*　　*　　*

燈影搖晃，窗紙上映出一個人影。趙寄萍心頭微微一怔，放輕了脚步，緩緩的推開了窗門。

原來是蔡月娥獨坐燈前。

「月娥姑娘！」他低呼了一聲，站在房門口，有些發楞，手扶着門，不知是關上好，還是敞開好，終於，他還是掩上了房門。

蔡月娥姑娘站了起來，移了一移，道：「月娥雖然沒有練過武功，對江湖中的事却聽得不少，對少俠的爲人一向極其欽佩。我爹對你也是暗佩在心，只是他老人家的脾氣有些怪。」

趙寄萍不禁笑道：「月娥姑娘，妳三更半夜跑來，就是爲了要向我說這一句話嗎？」

「是爹教我來的。」

「哦？」

「他說，請你以後少……管他的閒事。」

趙寄萍輕笑道：「我管他什麼閒事？」

「我也不知道，爹還說，以後就是你眼看他被別人殺死，也不要出手助他。」

「爲人那有見死不救之理？」

「我方才就說過了，爹的脾性有些怪。他說，他這一生之中，最怕欠別人的人情債。」

「月娥姑娘，妳爹爲什麼要找孫瞎子？」

月娥的眼眶中突然落下了淚水，感聲道：「孫瞎子殺死了我娘。」

「哦！多久的事？」

「一個月前。」

「他爲什麼要殺死妳娘？」

蔡月娥吁嘆了一聲，道：「此事說來話長，孫瞎子的左眼就是被我娘弄瞎的。」

「哦？」

「那是十八年前的事了，我還在襁褓之中，那天我爹不在，孫瞎子打從我家門口經過，見到我娘，一時起了淫心，我娘拚死保持清白，在掙扎中挖了孫瞎子的左眼，孫瞎子負痛而逃。自那以後，我家數遷居地，我娘也深居簡出，想不到還是被他找到了。」

「的確是孫瞎子殺的？」

蔡月娥點點頭道：「是他，那天我和爹趕車到集上去，將一羣養肥了的雞鴨拿去賣，順便買點糧食回家，那知娘死了，屍骨完全，唯獨左眼珠被挖走，不是孫瞎子還有誰？」

「哦？」趙寄萍沉默了一陣，才道：「恕我說句實話，你爹爲人很受江湖朋友敬重，他那把胡琴施展出來的招式也很詭奇，但是和孫瞎子比起來還是略遜一籌，如今，孫瞎子又成了北洋軍閥的狗腿子，還有洋槍，妳爹可不能魯莽啊！」

蔡月娥搖搖頭道：「我爹是不聽人勸的，說了等於白說，只有默禱我娘在冥冥中保祐我爹爹了。」

趙寄萍嘴唇蠕動，似乎是想說些什麼，却又沒說出來。

蔡月娥站了起來，福了一福，道：「我要走了，爹還在後門口等我。」

「對了！店門早已關上，妳又沒練過武功，是怎麼進來的？」

「是爹弄斷了後門的鎖。」

「哦，讓我送妳到後門去吧！」

「不用了。」蔡月娥關切地望了他一眼：「你也該歇息了，身子畢竟不是鐵打的。」

說完後，她竟然脹紅了臉，一溜烟似的走出了房門去。

害得趙寄萍也發了好一陣子楞。

*　　*　　*

鐵龍山帶着女兒玉珍，大清早就來到了「福祿樓」。趙寄萍似乎也料到了對方會來得很早，業已梳洗停當。儘管昨夜沒有睡好，依然是容光煥發，精神奕奕。

「快叫趙叔叔。」鐵龍山指着他的女兒：「這是小女玉珍。」

不待鐵玉珍叫出口，趙寄萍連忙搶着道：「姑娘切莫如此稱呼，請坐，請坐！」

鐵玉珍一向傲慢慣了，昨日晌午在茶鋪子裏還以不屑的口氣去數落趙寄萍，此刻却是滿面笑容，口裡雖沒有叫什麼，却深深地福了一福，然後嬌聲道：「這『飛鞭快刀』的大名聽聞已久了，今天總算讓我見着了人。」

「那裡話。」趙寄萍淡笑道：「姑娘那個『玉刺蝟』的名號才眞正是响遍大江南北哩！」

只因鐵玉珍善射袖箭，據說她遍身都藏有那種要命的玩藝兒，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任何時空都可以發射出來，所以江湖中人以「刺蝟」名之。

鐵玉珍笑道：「如今江湖變哩，不管袖箭有多快，總比不上洋槍啊！」

「唉！」鐵龍山嘆了一口氣，接上道：「江湖變啦！玉珍倒沒有說錯，昨天我也在九道灣的茶鋪裡打尖，看到趙小哥的表現，不但使我這個老哥哥敬佩，同時也感慚愧。」

趙寄萍楞了一楞，道：「當時你也在場嗎？」

「我們看得清清楚楚的。」鐵玉珍道：「兩鞭一刀，以一對三，眞夠勁！」

「姑娘誇獎！」趙寄萍的神色忽然黯淡了下來：「其實，我也不是故意擺架子，更不是不識時務，而是不願作奴下奴。」

「奴下奴。」鐵龍山面色有些變了：「這句話怎麼說？」

「彭禿子是北洋軍閥的奴才，咱們再去爲他辦事，豈不是成了奴下奴？」

鐵玉珍一雙柳眉突然挑了起來，她父親很快的給她一個制止眼色，她才沒有說什麼，故意將頭轉過去，望出窗外。

「唉！」鐵龍山又是嘆了一口氣：「奴下奴，奴下奴，這話有理，所以我說，在茶舖子裡看到趙小哥不領彭禿子的情面，我是既敬佩又慚愧。」

「慚愧？」趙寄萍皺皺眉頭：「這話從何說起？」

「目下我父女兩人正寄身於彭禿子的府邸之中。」

「哦？」趙寄萍面上顯出意外的神情，其實他心眼裡一點也不意外：「人各有志，這也算不得什麼。方才那句話是無心之言，還請多多包涵包涵。」

「我絕不怪你。」鐵龍山打個哈哈，擺擺手，只不過一刹那，他再度皺緊了眉頭：「其實趙小哥並不了解我的苦衷，雖說江湖路越來越窄，想吃口安穩飯，以終天年，還不會有問題，只是被人情所陷，有時候是迫不得已。」

「原來鐵老哥與彭督辦有舊情。」

「錯了，錯了！」鐵龍山連連搖頭：「我那裡會和那種獻女求榮的大草包有舊……趙小哥該聽說過『獨眼神龍』孫老爺子吧？」

「那可是江湖中獨一無二的一條神龍，怎會沒聽說過？只是那條神龍見首不見尾，孫老爺子的行踪飄忽得很，無緣識荊了！」

「你可知道他是彭禿子的軍師？」

「哦！」趙寄萍兩眼直瞪，大感意外似的：「想不到孫老爺子坐進了北洋的虎帳，這下子眞給咱們江湖中人丟臉哩！」

「過去，我父母二人都受過孫老爺子的恩惠，他要我們給彭禿子幫場，雖然明知是被人笑罵的行徑，也推托不掉啦！」

「鐵老哥！」趙寄萍輕笑道：「各有各的苦處，你也不必自怨自艾啦，走！我請二位喝杯早酒。」

「且慢！且慢！」鐵龍山搖搖手，神色凝重地道：「我一大早來，可不是要討你小哥一杯早酒喝。」

「莫非還有什麼要緊的事？」

「想與小哥說句心腹話。」

「我領教就是。」

鐵龍山向她女兒道：「玉珍，到廊下走走，可別讓外人將咱們的機密聽了去。」

鐵玉珍點點頭，站起來走出房去。

鐵龍山搬動椅子，距離趙寄萍近些，壓低了嗓門道：「我姓鐵的雖不敢稱俠道義，却是一根腸子通到底的直性子，你小哥此番北來，到底是爲了什麼？」

「昨晚就說過，避避風聲。」

「昨天既已開罪了彭禿子，何苦還要躭在省城裡？」

趙寄萍沉吟了一會，道：「說出來你也許會笑。」

「我爲什麼會笑你？」

「我昨天在九道灣茶舖子裡給了彭禿子一根硬釘子，一方面是爲了抬高身價，一方面爲了沽名釣譽。」

「這話怎麼說？」

趙寄萍喟嘆了一聲，道：「江湖路窄，咱們早就混不下去了，何況我身上又背着案子？老實說，我不一定要爲彭禿子賣什麼命，但借着他的力，爲自己鋪一條後路也是好的，所以我在這兒等，他若當眞看重我姓趙的，還是會派人來請的，當年劉備請諸葛孔明，不是三顧茅廬嗎？」

濃濃的笑意從鐵龍山有皺紋的眼角處顯了出來，他低聲笑道：「老的辣，少的刁，趙小哥！眞有你的。我來拉線如何？」

「哦？鐵老哥是來作說客的？」

「錯了，錯了，我只想多一個幫手。」

「這話怎麼說？」

「小哥，別輕估了彭禿子，他能在大帥跟前混個直隸糧秣督辦，可不是椿容易事兒，你我若想打着爲他賣命的旗號，爲咱們自已鋪後路，絕對不簡單，有了你，我也膽壯得多啊！」

「原來如此！」趙寄萍點點頭，突然沉吟起來，良久，才接下去道：「不過，我有一個要求，見彭禿子的時候，最好是由孫老爺子引見。」

「怎麼，我這老哥哥不夠格？」

「倒不是這麼說，我是覺得……」

鐵龍山接口道：「別說了，我明白，你是怕成爲奴下奴的奴下奴，對不對？好，咱們就這樣的說定，一等孫老爺子北來，我就爲你引見他。」

＊　＊　＊

在回到彭督辦的府邸途中，鐵玉珍嘟噥着道：「爹，我看你是老昏了頭，憑咱們還辦不了彭督辦大人交下來的差事嗎？何必硬拉姓趙的進來？」

「玉珍，妳那裡會明白爹的用意？」

「哦？你倒說說看。」

「第一，不拉姓趙的入夥，他會礙事的。」

「第二呢？」

「我要他作替死鬼。」

「這話怎麼說？」

「彭禿子要咱們帶五十萬假大洋南下，帶二十萬眞大洋回來，他的如意算盤打得太精了，却想不到我也會打如意算盤。」

「哦？」鐵玉珍不禁停下了脚步。

「臨行時，我要向彭禿子要十個人，十支槍，半路上，將人幹掉，十支槍就成了咱們的。到了南邊，咱們拿三十萬假的大洋四處去搜購糧食布疋，這裡買，那裡賣，少說也要落個十多萬。剩下的二十萬假大洋，再教姓趙的押回來向彭禿子交差。」

玉珍道：「爹，你以爲姓趙的是傻蛋？」

「他不是傻蛋，誰是傻蛋？嘿嘿。」鐵龍山一連的冷笑，「十幾年當中，他幹的傻事可多着啦，別人殺人他頂罪，他弄來的錢財，送給別人花，眞他媽的是天下第一大傻瓜。」

鐵玉珍道：「爹，那是他夠義氣。」

「義氣？呸！」鐵龍山用力地吐出一口濃痰：「天底下只有傻蛋才夠義氣，玉珍，妳相信爹，妳爹的流星追月鎚，鍊子鎖沒有甚麼了不起，腦袋瓜子却比別人强，只要我佈下牢籠，就是齊天大聖孫悟空也要鑽進去。」

「別說甚麼孫悟空，孫老爺子會放你過門嗎？」

「傻丫頭！」鐵龍山眉飛色舞的說道：「有了十幾萬大洋，咱們早就買了深宅大院，孫瞎子要想找到咱們啦，難了，那時我是大富豪，你是大小姐，哈哈……」

「爹！」鐵玉珍突然一聲輕叫：「別笑，看看那是誰？」

抬頭一看，鐵龍山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那是一個似是賣糖葫蘆的，穿得破破爛爛，左眼上貼了一塊黑膏藥，那是誰？正是孫瞎子啊！

賣糖葫蘆的向鐵龍山走過去時，亮出了一張紙片，上面寫着：「午正，北門外三塔寺後竹山」。

「龍山，你在打甚麼主意？」這是孫七見面的第一句話，語氣顯示了他內心的不悅。

鐵龍山在沒有弄清對方的話中含意之前，自然不便貿然作答，陪着笑臉道：「老爺子，您怎麼啦！」

「你去『福祿樓』會『飛鞭快刀』，是何意？」

「老爺子，您不是叫我智用嗎？」

「哦？」

「我的本意原只想探探他北來的意圖，却想不到有了意外的收穫。」

「甚麼意外的收穫？」

「目前他走頭無路，願意投奔彭大人的門下啦。」

「是他親口說的？」

「當然。」

「龍山，你得想想清楚，憑趙寄萍那一身硬骨頭，會給彭禿子辦事？」

「識時務者爲俊傑，姓趙的是個明白人，咱們也是在爲彭禿子辦事，難道咱們就生就了一身軟骨頭？」

這番話顯然是在反唇相譏，孫七那隻獨眼差點冒出了火來，但他並沒有發作，只得悻悻地道：「好吧！你帶他去見彭禿子，反正彭禿子原已有心用他。」

「趙寄萍要老爺子親自爲他向彭禿子引見。」

「爲甚麼？」

「他早已知道孫老爺子是彭禿子的軍師，老爺子爲他引見，自然是氣派大了一些。」

孫七喃喃自語道：「這小子在搞甚麼詭計？」

「老爺子不信他？」

「即使他在玩弄甚麼詭計，我也不在乎，只是，我目前現身不得。」

「這又是爲甚麼？」

「你不明白。」

「對了，昨晚咱們分手之後，在長街遇上一個蒙面人，那傢伙在打聽老爺子的下落。」

「哦？那人有多大年紀？」

「不清楚。」

「對方使用甚麼兵器？」

「兩手空空。」鐵龍山試探地道：「莫非是那隻被老爺子宰了母鷹的伴兒？」

「管他，我孫七可沒有將誰放在眼下。」頓了一頓，他又接着道：「姓趙小子倒是一塊材料，我就爲他引見吧！你去約他，就說我擦黑時候，要他到督辦府邸的門前等我。」

「好！老爺子還有甚麼吩咐？」

「彭禿子是個色中鬼，將你的寶貝女兒看緊點兒。」

鐵龍山笑道：「她是個『刺蝟』，彭禿子若不嫌扎手，儘管去碰她好了。」

＊　＊　＊

刺蝟祇有在被攻擊時，才會將遍身的硬刺直立，用此保護自己，牠並不主動用身上的刺去攻擊別人。

因此，用「刺蝟」的名字是形容她滿身都是袖箭的鐵玉珍，並不恰當。

她單身來訪，趙寄萍大感意外，但又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只得將她請進屋來了。

鐵玉珍倒沒有忸怩之態，一落座，就開門見山道：「我們父女倆在江湖上只有一身臭名，如今落得去作奴下奴，也算不了甚麼，你却是一身俠名，去爲彭禿子那種人作跑腿，大爲不値。」

這番話使趙寄萍驚疑不定，暗暗嘀咕是否鐵龍山看出了自己的甚麼破綻，特意教他女兒來挖根究底麼？

心裡有了戒意，口中也就含糊地說道：「姑娘是在罵我嗎？」

鐵玉珍繃着臉道：「我的爲人，想必你也淸楚，好壞惡善都放在臉上，不愛在心裡打轉，除非你別具用心，否則，就最好不要走進彭督辦府邸的大門。」

「鐵姑娘是不歡迎我和令尊同進退？」

「沒有這個意思。」

「那麼……」

「我完全是一片好意。」

「方才姑娘與令尊同來時，爲何不說？」

「方才我對你毫無好感。」

「但是，姑娘那時却滿面笑容。」

「笑是假的，不笑才是眞的。」

「如此說來，姑娘現在是對我有好感了？」

鐵玉珍毫不忸怩的點點頭，道：「不錯。」

「是甚麼原因？」

「因爲在家父口中聽到了許多有關你的事情。」

「好的還是壞的？」

「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好壞之間也沒有一定的標準，我只是覺得，你若因一時走投無路而投身彭督辦的門下，那就頗爲不値了。」

從各方面去看，鐵玉珍所說都似乎是出自肺腑之言，趙寄萍倒不曾料到這個有「刺蝟」之稱的女兒家竟有這樣一份心意，因而抱拳一拱道：「多承關心，我會記下，再作考慮。」

鐵玉珍正要起身告別，忽然門外有人問道：「趙小哥在麼？」

來人赫然是那鐵龍山。

趙寄萍不禁一愕，而鐵玉珍向他作了個眼色，飛快地躲在帳子後面去了。

情勢已不容趙寄萍有所考慮，因爲鐵龍山已經推門走了進來。

趙寄萍連忙迎了上去，含笑道：「鐵老哥因何去而復返？」

鐵龍山就站在近門處，似乎無意久留，低聲道：「孫老爺子將於今晚擦黑時來到省城，到時你在彭禿子府邸門口對面街簷下候着，先碰碰面，再由孫老爺子帶你去見彭禿子，你看如何？」

「一切聽鐵老哥安排就是了。」

「好！我走了。」走出門外，鐵龍山復又回轉身子低笑道：「原來小哥也喜愛此道，咱們是同道同好！下次老哥哥再來，別教娘們躲在帳子後面，讓老哥哥也好飽飽眼福，哈哈……」

鐵龍山笑着走了，而趙寄萍却大皺眉頭，如果鐵龍山知道躲在帳後的是他女兒，只怕是笑不出來了。

趙寄萍轉身回房時，鐵玉珍已從帳後面走了出來，她仍然是緊繃着臉，冷冷道：「那帳子後面是不是還有別的女人躲過？」

「不錯。是一個賣唱的姑娘，被彭禿子手下的爪牙追得無路可走，才躲到帳子後面去的。鐵姑娘因何會知道？」

「她掉了一根簪子！」鐵玉珍將手中的金簪子放在桌上，「若是再有機會遇上那位賣唱的姑娘時，請還給她。」

說完，轉身向外走去了。

趙寄萍沒有留客，也沒有送客，只有楞楞地站在那裡。

不知過了多久，他才吁了一口氣。坐下來，去擦擦密藏在衣襟內的一排小刀。那些小刀本已雪亮，但他仍然以一塊乾淨的白布小心翼翼地擦拭，看來，他對這些小刀是非常愛惜的。

* * *

彭督辦府邸對面是一排藥鋪子，擦黑上燈時分，來來去去的人很多，趙寄萍站在那兒並不顯眼。

即使被張金海看見了他，也不敢對他怎麼樣，因爲彭督辦已經下過了命令，任何人也不得去招惹他。

得得得得，一陣馬蹄聲，由街那邊緩緩的來了兩匹馬兒，打老遠，趙寄萍就看淸了馬上人，一是孫七，一是鐵龍山，馬上的兩個人也一直向廊簷下望，似乎在搜尋他的踪跡。

於是趙寄萍緩緩走上了街心。

孫七和鐵龍山立刻下馬，緩緩的向他走了過來。

趙寄萍迎了上去，一腿半屈，深深一揖，道：「見過孫七爺子。」

儘管孫七心中大大犯疑，然而能夠受聞名大江南北的「飛鞭快刀」趙寄萍一拜，的確令他十分受用，因此，獨目中顯出得意的神色，伸手虛扶了一扶，道：「趙老弟，不必如此大禮，來！咱們去見彭督辦吧！」

孫七是常常來往的貴客，門上的衛隊早已搶出來接轡繩，同時齊

聲向內喝報：「孫老爺子到……」

彭昌德雖來不及迎到大門口，却在內廳的台階前守候，打老遠就抱拳爲禮道：「孫老爺子，辛苦您啦！」

孫七的氣派實在夠大，只是抱拳拱了一拱，連一句客氣的話也沒有說。

進入內廳，落了座，孫七立即爲趙寄萍引見：「彭大人，這位就是江南名俠『飛鞭快刀』趙寄萍。」

彭昌德不禁大大一楞。

趙寄萍連忙起身行禮道：「大人，昨日在九道灣對貴屬多多冒犯，不知不怪，尙請大人多多包涵。」

彭昌德嘿嘿的笑道：「原來你和孫老爺子也有交情，若是早知，也不至於去碰一鼻子灰啦……來人，快擺酒爲孫老爺子接風。」

下人立刻抬桌子，擺碗筷，趁着酒宴未備妥之前，孫七坐到彭昌德的身邊，低聲道：「孫某有一事要請教大人，趙老弟此番北來，大人是如何知道的？又如何知他騎着一匹『雪裡拖槍』？莫非……」

這一問，不但使彭昌德的神情大大一楞，就連趙寄萍也是私心暗動。

彭昌德放低了聲音，道：「大帥的耳目靈通得很，這是大帥傳下來的密令，要我注意趙俠士的行跡，網羅重用，所以……」

趙寄萍截口道：「在下一介草莽，竟然蒙受大帥的關注，何幸之有，在下定當效犬馬之勞就是。」

孫七喃喃道：「原來如此！」

口中雖然如此說，但是他那隻獨目却泛起了濃厚的疑惑之色。

酒席業已擺妥，於是大夥兒入席，席間大家顯得異常歡暢，但是，趙寄萍却被一雙冰冷冷的眼睛看得滿身不是滋味，那是鐵玉珍的一雙眼睛，從一開始，她就在一直盯着他，但却沒有和他說半句話。

這一頓酒，吃到初更方散。

趙寄萍被安置在一間華麗的客房中，剛要寬衣入睡，忽然門上响起了輕微的敲門聲，他打開房門一看，赫然是冤家對頭張金海。

張金海面色相當嚴肅，放低了聲音，道：「彭大人有請！」

「哦……」

張金海又疾聲道：「大人在他臥房裡相候，請隨我來。」

身在虎穴，趙寄萍自然不會去顧忌對方玩甚麼花樣，就尾隨張金海身後，走出了客房。

經過一條闃無人跡的長廊，再進入一座拱門，眼前祇見三五成羣的荷槍衛隊。趙寄萍不禁心頭一寒，如果這是一個陷阱，憑血肉之軀去和洋槍拚鬥，只怕是凶多吉少，但是，既已到此，也就回不得頭了。

進入彭昌德的臥房後，只見彭昌德也是全副武裝，腰掛駁壳槍，如臨大敵一般。

彭昌德低聲道：「張隊長，在外面嚴密把守，任何人不得走近廊下。」

「是！」張金海應聲退去。

趙寄萍如在五里霧中，莫名所以，他只有抱着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安然落座。

彭昌德親自去關上了門，突然走到趙寄萍的面前立正，行了一個軍禮，道：「趙專員，彭昌德參見！」

趙寄萍神情大大的一變，冷聲道：「彭大人，這是怎麼回事？」

「你不是革命軍軍事執法處派來北邊的秘密專員麼？」

「彭大人弄錯了吧？」

「你聽我說，」彭昌德幾乎將嘴唇湊到趙寄萍的耳朵上，「大帥暴戾征斂，民間怨聲載道，我這個糧餉督辦難幹得很，達不到大帥交下來的糧餉數量，大帥要殺我頭，硬逼吧，老百姓的倉裡連一粒米都沒有了，老百姓望革命軍早些來，我也看出來，這一仗，北洋軍是準輸無贏，所以我早就決心向革命軍反正，並決定獻出快槍五百支，子彈一萬發，以表明我的誠意。」

「唔！」趙寄萍漫應了一聲，靜待下文。

「我和革命軍總部聯絡的時候，適巧你已離開了金陵。於是那邊打電報給我，要我和你聯絡，這是革命軍打來的秘密電報。」彭昌德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個封套來，遞到趙寄萍的手中。

趙寄萍抽出電文，只見內容是：「三封密電均悉已經查閱正確具反正誠意，希與本總部軍事執法處秘密專員趙寄萍聯絡，趙專員騎一匹『雪裡拖槍』快馬，已入直隸，約三日內即可抵達省城。」

電文末後的簽署是革命軍總司令。

趙寄萍將電文交回彭昌德，道：「這封電報是直接發到你這兒來的嗎？」

「不！是由鐵道部轉來的。」

「除你之外，還有誰知道你向革命軍反正的？」

「沒有一個人知道。」

「你的軍師孫老爺子也不知道？」

「天啦！他那裡是甚麼軍師，他是大帥的心腹，是暗中偵察我的行動的，被他知道那還得了。」

「哦？他是大帥的心腹？」

「一點也沒錯，有好幾個暗懷異心的旅長，都是被孫老爺子幹掉的！」

趙寄萍點點道：「我明白

了……你方才說決定拿五百支快槍，一萬發子彈表明你的誠意，你打算用甚麼法子將這批槍彈運到革命軍手裡？」

「事情是這樣的，因爲糧餉難籌，孫老爺子就想了一條好計，那就是鑄造了五十萬假的大洋，運到南邊去，化整爲零的出手，一方面有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擾亂南邊的民心。」

趙寄萍冷笑道：「這個法子也虧孫七想得出，鐵龍山父女倆就是來運送五十萬假大洋的，可對？」

「不錯。因爲我利用這個機會想到一條妙計，鐵龍山運走的不是五十萬假大洋，而是那五百支快槍和一萬發子彈，等他一動身，我就通知革命軍，好在半路攔截他們，這樣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

「這件事情慢慢再商量。」趙寄萍壓低了聲音：「我問你一件事，前兩個月，孫七是不是曾經到南邊去了一趟？」

「不錯，有兩個多月沒見着他了。」

「大帥眼前有一個姓程的旅長，在魯西，革命總司令升他作總部的副參軍長，上個月在金陵被人割去了腦袋，革命軍總部有一位參軍，熟知大帥打伏的方法，這個月也被人殺死了。這兩個人可能是死在孫七的手裡。」

「那個參軍是不是姓馮的？」

「不錯。」

「我好像聽孫七提過。」

「那就對了！」趙寄萍站起身來，神色莊重地道：「軍閥割據，民不聊生，要想國家富強，就必須全國統一，我雖一芥草寇，也明白這個道理，此番北來，就是爲了要除去孫七這個殺人魔王。」

「聽說他的武功很高。」

趙寄萍沉聲道：「不管他的武功多高，我都一定要除去他！好了，我告辭了，凡事小心爲要。」

彭昌德道：「好！不送，這事還要請趙專員大力週全。」

趙寄萍打開了門，而他並未向外走，却反而退後了兩步。

原來門外站着獨目發紅的孫七。

地上橫七豎八地躺滿了死屍，衞隊長張金海也死在臥室門口。

趙寄萍不禁大驚失色。

他所吃驚的並非獨眼孫七一舉殺死了那麼多的人，而是孫七殺死那許多荷槍實彈的衞士時，竟然沒有發出一絲響聲。

彭昌德正想掏槍，一支約五寸長的袖箭已釘在他的手背上。鐵龍山、鐵玉珍也在孫七的身旁出現了。

孫七冷笑道：「原來是革命軍的趙專員，眞是失敬了！」

趙寄萍沉靜道：「那麼，閣下在北洋軍中又[illegible]何種要職？」

「[illegible]，我是北洋軍執法處長。」

「程副參軍長是你殺的？」

「不錯，他是叛將，自然該殺。」

「馬參軍呢？」

「他是大帥的死敵，自然該殺。」

「孫七，你是全國百姓的死敵，該不該殺？」

「哈哈！死到臨頭還不知，竟然滿口大話！」

趙寄萍冷冷道：「這不是大話，我由南到北，千里走單騎，就是爲了要殺你。」

「好！」孫七嗆的一聲拔出短劍：「咱們就來較量一番，看看今天是你死還是我亡？」

趙寄萍目光掠過鐵龍山父女一眼，道：「氣勢上我似乎弱了一點，因爲你有了兩個好幫手。」

鐵玉珍道：「姓趙的儘管放心，咱們父女倆絕不會聯手來對付你的。」

趙寄萍道：「我信得過姑娘，然而令尊……」

鐵玉珍截口道：「他也可以信得過，如果他要插手，我照樣可以用袖箭射他。」

鐵龍山駭然道：「玉珍，妳……」

鐵玉珍道：「爹，你只要在江湖上立足一天，[illegible]……」

[illegible]

，我一個人足夠了。」

話聲中，已一劍向趙寄萍刺了過去。

突然在此時，聽到一聲暴喝：「且慢！」

聲落人現，赫然是那手執胡琴的蔡子敬。

孫七聞聲即收劍撤招，轉身一看，嘿嘿冷笑道：「原來拉胡琴賣唱的蔡三爺，也被這小子請到了，這算什麼千里走單騎？」

蔡子敬冷冷的道：「我找你，與姓趙的風馬牛不相及，你這條老命得留給我！」

「哦！」孫七不免一楞：「咱們有樑子？」

「你殺了我的老婆。」

「這話可眞稀罕，你老婆長得什麼樣兒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我殺了你的老婆？」

「我說出來你就明白了，十八年前就是我老婆弄瞎了你的一隻眼睛，躲了你十八年，還是被你找上門來，你若挖她一隻眼睛，我可沒話說，想不到你挖了她的眼睛，還要了她的命。」

「哈哈，原來你就是那頭母鷹的伴，來來來，讓我孫七領教你的鐵二胡……」話聲未落，一劍向蔡子敬的左臂刺去。

蔡子敬是含恨而來，鐵二胡揮出時，勁風絲絲，隆然巨響，兩下接個正着。

趙寄萍冷眼旁觀，雖明知蔡子敬不是孫七的對手，也不便相助，因爲鐵玉珍那雙冷眼正虎視眈眈地盯着他，他若一動，準吃袖箭。

十招拆過，蔡子敬已露敗象，眼見就要死在孫七的短劍之下，突聽刷地一响，趙寄萍已揮出了長鞭，鞭如靈蛇般捲向孫七手中的短劍。

孫七趕忙抽身而退，只差一分，他手中的短劍就要脫手而飛。

趙寄萍這一鞭是爲了要救蔡子敬的性命，完全沒有顧忌後果，萬萬料不到，他最躭心的鐵玉珍却沒有動手。

鐵龍山亮出了流星追月鎚，沉聲道：「姓趙的，說好了，以一對一，怎麼你突然間又插了手？」

趙寄萍道：「我如存心插手，這一鞭大可纏上獨眼龍的頸項，不至落空，我只是要他們停下手來，容我說句話。」

孫七厲叱道：「有話快說。」

趙寄萍道：「你是革命軍執法處緝拿的殺人要犯，我是執法處的秘密專員，所以你應該死在我的手上。」

蔡子敬發瘋般厲吼道：「姓趙的，我早就打過招呼，要你少管我的閒事，不管你是什麼官員，我一定要孫七死在我這把二胡之下。」

趙寄萍委婉地道：「國法重於私仇，蔡三爺多思多想……」他專心一致地對蔡子敬說話，却想不到背後的孫七已一劍向他背心窩處刺來。

蔡子敬看得明白，猛地一拉趙寄萍，其勢如風的短劍自趙寄萍的肋下穿過，却不偏不倚地刺進了蔡子敬的心窩，一股鮮血立刻自蔡子敬的胸膛標出。

趙寄萍即使想救，也來不及了。

突然，砰砰砰！槍聲連響，孫七的身子像風車般連連打旋，前胸後背都是血，他瞪大了眼睛，扭曲着面孔，最後還是倒了下來。

只見蔡月娥衝進來，丟掉駁殼槍撲在蔡子敬身上。

鐵龍山驚愕不勝，接着是勃然大怒，厲叱道：「這丫頭竟然用洋槍殺了孫老爺子，太可惡了！」揮動流星鎚，向蔡月娥的後腦打去。

趙寄萍一鞭纏着他的流星鎚道：「鐵老哥且慢！」

鐵龍山道：「你又要插手嗎？」

趙寄萍道：「蔡姑娘是不會武功，手無縛鷄之力，若不是拿了衞隊的洋槍，說什麼也殺不死獨眼龍孫七，時代變了，我們要向新觀念低頭，這已經不是弄劍舞刀的時代了，鐵老哥放下你手中的流星鎚吧！」

鐵龍山道：「你要拘捕我向革命軍領功嗎？」

趙寄萍搖搖頭道：「絕無此意，方才你和孫七在門外一定偷聽了許多，全盤情況也當明白了。五百支槍，一萬發子彈，偏勞你押到南方去，你鐵老哥也許不會貪賞，不爲作官，作了這件事後，你也可以心安，闖蕩江湖半生，總該作件有意義的事。」

却聽鐵玉珍道：「爹，這件差事我們幹了。」趙寄萍轉頭望去，她正在爲彭昌德的手敷藥。

蔡子敬已奄奄一息，只聽他斷斷續續地道：「月娥，我已有點……遺憾，我空練了……幾十年武功，竟然贏不了……孫七，妳沒練過一天功，却殺死了他。我那把鐵二胡竟然比不上洋槍……就是孫七不給我一劍，我也活活的氣死……」他終於在不服的心情下斷了氣。蔡月娥撫屍大哭起來。

趙寄萍走了過來，輕輕地將那根簪子插在她的髮髻上。

然後拍拍鐵龍山的肩膊，向院子裡走去。

（完）



奇趣錄／臥龍生・文　可飛・圖

過路財神

過君之手　另投得主

戰爭中，有很多傳奇故事，身歷其境者，忽而擁有了一生中夢寐之外的財富，却因環境所迫，無法持有，得失於半日之間；或因不識珍奇，雖巧得億萬巨資，却又損失精盡，外財不富命窮人，又兩例証也，唯細作推想，實因其智力不足以保有此巨額財富，致得而復失，成此傳奇壹例，頗有記述之趣，是為誌。

唯因當事人，現都居住台灣，雖屬眞實事件，因未得其同意，暫隱其姓名。

一、鈔票。

某戰役，歷經數日激烈攻防後，爲敵突入，展開巷戰，一防守據點，苦撐一晝夜，彈盡援絕，大部成仁，唯一田姓下士，得以脫離戰場，遁入一築建牢固之磚舍中，細視之，乃軍部軍需處辦公室也。

室中辦公人員已逃遁一空，唯一中校軍官，端然坐在大型辦公桌後，田下士肅然生敬，行致軍禮，告中校，曰：戰爭已近尾聲，防守陣地失陷，各據點均絕糧源，大多數官兵戰死，敵將至矣！中校一人，如何作爲？請即走避。

中校苦笑，曰：非不走也，實不能也。

原於開戰之中，一砲彈落階前，轟然大震，磚石橫飛，辦公室中人競相走避，唯中校驚駭過度，突然癱瘓，竟難舉步，唯雙手尚能伸動，頭腦清楚，目能視物，口能言語，但腰部以下，知覺全失，坐姿亦無法變動，端然而坐者，非出所願，實難改變也。

田下士願扶中校離開，唯中校身體肥重，田力不從心，中校苦笑，曰：「君心盡矣！請取我香烟、火柴。」

香烟、火柴，就置案頭，中校腰部無法移動，伸手難及，相差不過數寸耳。

田取過烟火，轉身欲去，中校呼田曰：「見靠牆白木箱乎？」

田轉顧，四隻巨大白木釘製的木箱，並排而放，並以鐵索綑之。

中校敎田斷索啓箱之法，視之，滿箱大額新鈔也，乃全軍數萬人半年所需薪餉、主副食費用，盡存於此。

田乍目睹鈔票之多，夢所難及也，貪心頗熾，棄槍械，置兩大布袋，携之離去。

巷戰雖近尾聲，但仍時有槍聲響起，子彈呼嘯而過，街頭陳屍多具，死者多人仍緊抱皮箱不放。

一老嫗捧竹籃佇立於門楣下，以避槍彈，竹籃中，香煙也，唯售價奇昂，逾平日市價數十倍，實亦要錢不要命之女勇士也。

田購煙，開袋口，付巨款，老嫗見錢眼開，告田曰，敵已入城，正搜索各地散兵，君身處危境矣！余有計，可使汝安全離城。唯需付巨款爲酬，田諾之，嫗携田歸家，取孫兒學生裝，易田軍服，告以家世住址，暫充其孫，但又告田，城內有敵軍巡檢，携巨款何以交代，暫存余處，城如重光，君再來取。

田思索良久，放下巨款，相約日後來取。

田下士平安脫離危城，月餘後，城果重復，唯田已隨收容單位遠行千里之外，無法履約矣！得巨款，不過二小時，又盡送別人手中，田現在台，已退役，每談及此事，大笑不已，唯苦樂自知也。

二、鑽石。

湘人黃中尉（隱其名，以官階代之），任某師排長，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該師奉命赴漢口幫助接收，黃排長奉命駐守輪渡，擔負檢查旅客責任。某日，一中年日人携其妻，受遣返回日，妻着和服，黃初目睹和服，以手觸和服背結，本爲好奇，但覺背結中似藏有重物，叱曰：我中國之物，豈可帶走，妻含淚解背結付黃，黃工作忙碌，亦未解視，俟返居室，解結視之，顆顆瑩晶鑽石也。

概中年日人，爲華中戰區特務首腦，費六年之力，搜刮所得，聚集鑽石千餘顆，藏於妻和服背結之中，爲黃排長無意中取得。

時黃不識鑽石名貴，認作玻璃彈珠。唯覺其光華耀目，隨手抓一把，藏於袋中，遇友好，概以鑽石相贈。

台之名伶某女士，與之相遇戲院中，亦受贈鑽石一顆。

事聞於連長，召黃排長詰之，黃據實以告，連長索而閱之，鑽石也。

連長上海人，識見多，長於謀，聲色不動，留黃於連部便餐，間中囑黃，送所得於連部。

黃排長面有難色，連長笑曰：得此物，應即呈報上峯，今已拖延逾月，既未遭人檢舉，可暫免呈報，此物爲何，君我均不識，唯不可散失，一旦上峯追問，便於有以交代，君如恐我不還，無可厚非，我有房屋一幢，質於君手，三月後，上峯仍未追查，君還我房屋，易叵存物耳。

黃排長忖思之，一袋玻璃，雖光晶可愛，怎能與一幢房屋價值相較，允呈交且質存。

連長得鑽石，連夜棄職潛逃，黃排長心竊疑之，幸袋中尚存二顆，執之詢其價，始知爲貴不可言之鑽石也，追悔不及矣！

黃來台後，以一顆變賣用作娶妻，一顆變賣從事出版事業，頗有成就，談及往事，常笑謂：我售鑽石一顆，爲生活費，六十年內，尚有餘也。

聞者，大都代爲惋惜，亦有奉勸者，謂，非君之物也，却過君之手，是爲過路財神，君只有兩顆鑽石之命，一爲娶妻所需，一爲投資事業資金，兩項皆有所成，夫復何憾！誠荒唐傳奇也。

如黃早執之詢價，事必大變，唯福、禍難料也？

（全文完）

上文提要：袁紫烟在外防範偷襲，由袁寶兒在宮內防守，內外都捉到敵人，審訊知道有毒虫配合劍手進攻，決先部署防禦毒虫，果然來了毒蜂，攻入宮內，隋煬帝隔紗帳觀戰，衆副統領也是坐帳指揮，偶爾出帳助戰，無法驅散毒蜂，袁寶兒施術法，玉瓶傾雨殺毒蜂，救了宮衛，宇文成都也從宮外進來，向寶貴妃致謝，稟告宮內外幸有驚無險……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寶貴妃臨危受命　副統領鬥志昂揚

「將軍，申述什麼呢？詔旨還未發下呀？」袁寶兒道：「天威難測，誰知道會不會改變主意呢？」

「皇上有了這個心，我先透個訊息給你。」袁寶兒又道：「他不是說說算了，而是很認眞的在想這件事情，聽他口氣，似是想到洛陽小住，然後，再下江南，在揚州住下來，他嚮往揚州的繁華。」

「可是，長安國事如痲……」

「交給你啦！」袁寶兒道：「所以，你要好好的想想理國之策。好在，時間還早，皇上心有此念，但幾時實現，就很難說了。」

「貴妃的看法呢？」蕭雨突然接口道：「這擔子太重了，我們的頭兒，怎敢輕作承諾呢？」

「最好別多想這件事情，只是心中有點底就行了。」袁寶兒道：「這麼重大的事，眞需付諸行動，至少要國師同意，皇上縱然有心，但關鍵却在袁國師的身上，宇文將軍能作的，就是全力對付、消滅目前的强敵，日後治國大計，日後再議，言盡於此，以後，我不再提，你們也不許多問。」

「多承貴妃教言，成都感激不盡。」

「皇上目睹毒蜂的威勢，搏殺的激烈，受到了一點驚嚇。」袁寶兒道：「已由皇后侍入寢宮休息。」

「是！成都改天再恭請聖安。」

「最好在擊退强敵之後，」袁寶兒道：「讓宮中后妃安心，龍心大悅，才能和你作長時叙談，也許話中會露出一些蛛絲馬跡了。」

「敬領教益，成都告退。」

他不敢多看袁紫烟，也不敢多看袁寶兒，這兩人不能多看，看久了，人會着迷。

「將軍！」

宇文成都已舉步行去，袁寶兒把他叫住。

「寶貴妃還有何吩咐？」宇文成都抱拳躬身，目光看地，就是不敢看，看了就擋不住那股吸引力，不看總可以吧！

「傷亡如何？」袁寶兒道：「我想知道詳細的數字。」

「死了十八位宮衛武士，十個死在蜂尾的毒針之下，八個死在迎敵搏殺之中，傷了二十六人，其中有兩個是副總統領。」

「兩位副總統領傷勢如何？」袁寶兒神情嚴肅的道：「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能救他們，不要放棄。」

「一個傷在左肋上，開了一條半尺長的口子。」宇文成都道：「血染全身，傷得相當重，另一位傷在蜂針之下，半身腫脹，苦不堪言，屬下已全力施爲，却無法阻止他毒傷惡化。」

「我有靈丹兩顆，白色的可解

蜂毒，黑色的能治劍傷。」袁寶兒把兩顆靈丹，托於掌心，交向宇文成都。

宇文成都望着那黑色藥丸，只有一顆花生大小，不禁皺起了眉頭，忖道：「單以傷口而論，就要大過這顆藥丸十倍以上，不知是用來內服，還是外敷。」

但聞袁寶兒說道：「黑色藥丸一分爲二，一半和溫酒吞下，一半和在上好金創藥中，敷在傷處，至於白色藥丸，要傷者吞下即可，如要加速效用，吞下藥丸後再讓他服下一瓶老酒，藥不多，受傷的武士，恕我不能送藥救治，心中十分不安，不過，蜂毒太重的人，不用留下他們受罪，那是生不如死的痛苦，點了他們的死穴，讓他們早登極樂。」

學術法的人，思想也脫去常規，和常人不同，務實任性，不太講虛情道德。

「是！成都有這個想法，但却不說出來，也不敢下手去做，他們太痛苦了，一指點中死穴，一了百了，但我怕傳言出去，說我殺了受傷屬下。」

「這種事，去作就好，用不着說出來。」袁寶兒道：「將軍，這一批劍手攻勢，看情形只是初期攻勢，他們眞正的領導頭子，還未出現，如若我的推想不錯，他們還有奇兵出現，國師阻止了他們的大軍前進，他們似是已把進攻的重點，擺在這裏了，集中高手，擊潰將軍率領的宮衛，消滅皇宮中人。」

她未提皇上，但已隱隱含皇上在內。

宇文成都吃了一驚，道：「我雖想不出是什麼樣的奇兵，但一定非常可怕，這兩次攻勢，我已盡全力應付，强敵花招頻出，我已心餘力絀，保衛宮廷的大事，全要依賴貴妃之能，屬下已無制敵之信心了。」

「將軍！」袁寶兒歎息一聲，道：「宮衛人數雖然不多，但却是以一抵十的精銳，十大副總統領，更是你的重要副手，日後，你掌理國事，他們都是獨當一面的大將軍，不能讓他們日以繼夜鏖戰至死，將軍奮勇陣上亡，你這些忠誠部屬，個個戰死，將軍一人雖然身負絕技，也就一枝紅花缺綠葉了，我相信紫烟姐姐，也不願你如此。」

提到袁紫烟，似是有人用針在宇文成都心上刺了一下，全身一顫，歎道：「成都已經盡了心力，實在無能挽狂瀾於既倒了，不敢欺瞞貴妃，成都已派十路求救人馬，情商故舊相識趕來助我，也威迫利誘，約請江湖上高人趕來助陣，迄今爲止，尚未得一路回報。」

但聞步履聲急速傳來，一個滿臉風塵的勁裝大漢，直衝宇文成都面前，道：「少林寺派出十八羅漢，由了了大師率隊，已進入了長安城中。」

「好！妥善接待，不得有絲毫慢客行爲。」宇文成都一揮手，道：「快去安排他們休息的地方。」

勁裝大漢道：「他們要求改穿宮衛衣服，十九人集於一隊，不能分散，那會減弱他們的力量。」

宇文成都略一沉吟，道：「就依他們的要求，給他們衣服腰牌，編成一隊，由本統領親自指揮。」

「他們也約請了黃山七劍隨來助戰。」

「很好，」宇文成都打斷了勁裝大漢的話，道：「我親自去接待他們。」

「和尚還有要求，」勁裝大漢道：「他們會出力死戰，只待此間事了，如果他們沒有戰死，就要離開此地，從此恩怨兩絕，不再往來，十八羅漢是寺中一流的高手，了了大師也是九大長老之一，武功已登峯造極，黃山七劍更是名滿江湖，請總統領不要誤解了他們的誠意。」

「明白了，去告訴了了大師，一切應他所求。」宇文成都道：「此事無暇多談，要他們立刻更衣，用些餐點，準備迎敵，退了敵人這一次攻勢，我再設筵爲他們洗塵詳談。」

勁裝大漢道：「他們要求的，總統領全答應了，還有什麼好說的，他們更衣之後，我就帶他們來見總統領。」

「能約到少林和尚助戰，將軍果然非凡呀！」袁寶兒道：「由這一大批高手助戰，只要讓他們毒物無法發揮所長，這個仗可以打下去。」

「是！屬下信心培增了。」宇文成都道：「最沒有把握請到的人，却最先趕到這裏，唉！看起來，人與人之間的交情，遇到生死關頭時，就不如利害重要了，少林寺只爲了換取我一句承諾，就盡快派出高手趕來長安助戰。」

「能不能告訴我，他們有甚麼把柄落到了你的手中？」袁寶兒道：「當然，不方便說，本宮也不便勉强了。」

這時，蕭雨、田當都藉故退開，而且，趕走了四週宮衛武士。

宇文成都道：「國師北征，帶來了李世民，途中却爲少林和尚救走！」

袁寶兒心頭劇烈的跳動一下，道：「紫烟姐姐如何肯放過他們。」

「國師被一位高僧，三藏和尚引走了，成都發現少林和尚身份，也動手打了一場，雙方互有傷亡。」

「他們趕來助戰，是賂賄你了，希望你不要把此事奏明皇上，調動大軍，征剿少林？」袁寶兒道：「將軍是否接受呢？」

「來得太及時了。」宇文成都道：「虬髯客發動這一場拂曉攻襲，似是誠要把大隋朝一戰殲滅，少林寺高手來援，是一場救亡活命的大恩情，這件事自當一筆抹過，從此不再提起，也決履行承諾，此後不再和少林寺來往。」

袁寶兒道：「所以，不能讓少林寺十八羅漢有太大的傷亡，死完死絕，將軍也不好對人交代呀？」

「這方面，成都就無把握了，聽說虬髯客和一千屬下，武功十分高强，如再有毒物、術法助戰，個人生死，都無能主宰，如何能顧到他人呢？」

「我會全力成全將軍。」

這時，宇文成都已完全明白袁寶兒是一位非常高明的人物了，得此承諾，大感安慰，長揖到地，道：「多謝貴妃，成都告退。」

轉身大步而去。

袁寶兒忖道：「他不肯多看我一眼，只為不願受我媚術所奪，是一個奇男子，勿怪能和皇上推心置腹，君臣相許，勿怪紫烟姐姐喜歡他，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袁紫烟只能畫餅充飢，望梅止渴，全心全意的追求我袁寶兒，那一天我忍受超越了極限，也許會讓你抱上床去。」

田當，凌雲、蕭雨，三人並肩行來，齊齊行禮。

「不用多禮！」袁寶兒道：「三位將軍，如何調整部署，是否要向宇文將軍要求援兵？」

「宮衛們已經分批進餐休息，以保持隨時迎戰的體能。」蕭雨道：「阻敵於宮牆之外，是宇文統總領最大的心願，所以，屬下不準備要求援手，總統領如被擊潰了，屬下等也無能保衛這座昭陽宮院，只有戰死以謝君恩了。」

袁寶兒嫣然一笑，道：「蕭將軍，你不會死的，你還是青壯之年，死了豈不可惜！」

笑得如花引蝶，蕭雨只感覺頭腦中轟了一聲，一陣迷糊，眞要衝過去，抱住袁寶兒親她一下。

但袁寶兒邁步走了，田當的聲音却傳了過來，道：「蕭兒，對付各種毒物的葯物，已經運來了，我已下令調和了雄黃葯酒，每人飲用三杯，應該洒在地上的葯粉已命他們鋪在昭陽院外……」

「可是毒蜂會飛，鋪洒地上的葯粉對牠們全無作用的。」

「但毒蜂已為寶貴妃全數消滅。」田當道：「毒蛇、毒蝎，就進不來昭陽院了。」

蕭雨嘆口氣，道：「多虧了寶貴妃，」目光一瞥，突然一呆，道：「看哪！那是甚麼？」

「大鳥！」田當大聲叫道：「甚麼妖人，連大鳥也能招來呀？」

「不是鳥，是人，」凌雲道：「穿着一身鳥羽製成的衣服，再加一頂奇怪的帽子，一個長長的嘴巴，看上去就像一隻大怪鳥了。」

「但他們會飛呀！」蕭雨口中說話，右手已抽出了長劍。

長嘴巨鳥果然會飛，十幾隻連成一串，飛過宮牆，進入了昭陽院中。

居然還能盤棲在大樹上，十幾隻大鳥，就分落宮牆內高大的樹上了。

「宇文總統領是否發覺了這支鳥人奇兵呢？」田當道：「怎會不聞阻擊的聲音呢？」

但聞弓弦聲動，十五支長箭，分向鳥人射去。

敢情埋伏在宮殿高處的弓箭手亦發覺了，十五張强弓拉成滿月，射出了一箭。

流矢破空，晨曦中帶出一片箭嘯之聲。

這等威力强大之箭，非同小可，鳥人也不敢承受，雙翅展開，人却向下沉去。

避開飛矢的身法，完全出人意外，所以，十二隻鳥人全都未遭傷害。

但也顯露出他們的缺點，沉下了七八尺，才穩住身子扇動雙翼，穩住了下落之勢，向前飛去，五六丈後，才恢復正常速度。

世上沒有飛得如此拙笨的鳥。

但他們恢復了正常之後，竟能加快速度，也開始升高。

只可惜這地方的空間不大，降低了高度，就無法越過宮殿。

但他們有辦法，繞着宮殿飛。

看到了，宮娥綵女們全都擁擠在門前、窗口看，也有人大胆的走出門外。

這些大鳥似是挺喜歡美女，宮娥、綵女看他們，他們也看美女，也表現出了對美女的興趣。有時抖動一下雙翼，作出一些怪異的飛行姿勢，引人發笑。

這就把雙方打仗、搏命氣氛冲淡了。

越來越多的宮女們走入庭院。

蕭雨只下令宮衛們向昭陽院內集中，調整了他們防守的部署，並未下令攻襲。

他已肯定這些怪異的大鳥是人所扮，但能在空中長久飛行，又能折轉隨心，顯然是經過了長久而艱苦的訓練，他們飛入宮牆進宮院，必有一套犀利的攻擊方法。

蕭雨非常希望能瞧到他們攻擊的方法，以便思索破解之策。

所以，他很耐心的看下去。

繞着昭陽宮大殿飛行三匝之後，帶頭的鳥人突然向上升去，登上宮殿。

十五名弓箭手，一箭未中，立刻扣上第二支箭。

但他們不能射出，長箭可以偏高，可以平射，但不能向下射，那可能射中佈守在下面的宮衛，或是綵女、宮娥。

鳥人飛近了昭陽宮殿後，形成死角，弓箭手更難下手。

蕭雨突然發出了一聲長嘯，道：「閒人退避。」吸一口氣，突然飛躍而起，三丈六尺高的昭陽宮殿，竟被他一躍而上。

田當、凌雲相互看了一眼，吐氣出聲，人也飛上了大殿屋面。

散立於庭院的宮娥，迅快的退回房中，撤入宮院中的宮衛，也開始了新的部署。

十五名弓箭手，聽得蕭雨的喝聲，目光轉顧，才發覺了鳥人已飛上殿面，正要射出長箭，鳥人已搶先發動。

他們也發覺了，這强弓長箭是對付他們的利器，必要先予除去，早已想好了對付之法。

繞飛宮殿三匝早已完成準備，分三個方位飛上殿面，同時出手，長嘴一張，二十二道黑烟，直射過去。

十五個弓箭手看不出是甚麼暗器，略一猶豫，人已為黑烟擊中。

不是金鐵打造的暗器，而是毒烟，無孔不入，十五個弓箭手立刻倒了下來。

蕭雨、田當、凌雲，三個人雖已登上了大殿，目睹慘劇却也救援不及。

原來，鳥人口中能噴出取人性命的毒烟，只不知閃避攻襲的身法如何。

心中念轉，長劍一揮，飛刺過去。

身上披着巨大的羽翼，長嘴鳥人就算訓練有素，舉動間也不夠靈活。

蕭雨的身法快速，劍如閃電，已近鳥身，巨鳥突然以左翼架住了蕭雨的劍勢。

羽毛橫飛中，響起了一聲金鐵交鳴。

敢情這翼架是精鋼打造的。

擋開一劍，長嘴已轉向蕭雨。

蕭雨突然飛躍而起，懸空兩個觔斗，人也退出了兩丈開外，落向實地。

絕不能讓這等擴散很快的毒烟罩上。

田當雙刀一揮，攻向右側一個鳥人，刀上蓄滿內力。

目睹蕭雨的劍勢為鳥翼所阻，田當希望這一刀之力，猶然不能把鳥翼斬斷，也要使他失去飛行的能力，因為，他的雙刀各重九斤八兩，比起蕭雨的劍重了數倍之多。

鳥人並未用羽翼抗拒田當之刀，身軀一轉，雙翼中突然射出一片寒芒，看數量之多，不下數十百支，似乎是銀針之類的暗器。

田當是早已有備，也預防到有暗器射來，但却未料到是一片光幕似的歹毒暗器，這一片射出的銀針，籠罩了五尺方圓。

田當身子向後一仰，雙刀交錯，挽出兩個刀花，護住要害，腳跟用力一蹬，向後竄去，順着屋面的坡度滑下。

形勢幫了田當很大的忙，百多枚銀針，掠着前胸、面門而過。

十二鳥人一舉消滅十五個對他們威脅最大的弓箭手，又把蕭雨、田當兩人逼下屋面，氣勢大盛，展開了主動攻擊，兩個鳥人飛向凌雲攻去。

凌雲早已握刀戒備，也事先看好了後退之路。

但又不甘心一刀未出，退下屋面，希望能找一個出刀的機會，就算一擊不中，也算出刀了，眼見鳥人的長嘴在前，但却並未張嘴噴毒，似是把長嘴當作長槍一般刺了過來，心中喜道：「好機會呀！」身子向前一伏，不退反進，人向屋面撲到的同時，秋水雁翎刀，已挾着一股奇厲的刀風，斜向一面擊去。

這一刀不但快如閃電，而且出刀的角度怪異，正擊在長嘴之上。

只聽一陣金鐵交鳴，証實長嘴確為鋼鐵打成，但却被凌雲那一刀斬作了兩段。

雁翎刀雖非切金斷玉的寶刀，但它十分鋒利，凌雲又用足全身氣力。

斷裂的長嘴中，突然冒出一團火光，形成了一片數尺方圓的火幕。

凌雲早有算計，斬斷了鐵嘴之後，人也滾下屋面，使兩個含怒急襲的鳥人，暗器、毒烟，全數落空，反被暴起的火勢，沾染上羽毛，立時燃燒起來。

不知鳥翼是何物作成，但這些鳥人似是非常怕火，火星竄飛中，展翼飛起，向昭陽院外飛去。

突然，響起了一聲轟然巨响，那斷了長嘴的鳥人，竟然爆炸出一片濃烟烈火。

他已飛離宮殿，在空中爆炸，羽翼碎飛中一個瘦小的黑衣人跌落下來。

不錯，是個人，身體相當瘦小，一身黑衣，手臂和雙肩，還留着炸斷的絲索，顯然是操縱鳥身、羽翼之用。

可惜的是，這個人已傷重而亡，無法在他口中問出甚麼了。

抬頭看去，屋上的鳥人，已飛

出昭陽宮外。

「關鍵在那支長大的鐵嘴中，」凌雲道：「藥物、毒物，都儲存其間，還想不出他們用甚麼方法，把藥物、毒粉噴出來，及時引燃，化成毒烟。」

「這件事，倒不難！」蕭雨道：「整個鳥人的構造，就是一種逾越常人的巧思，能抓一隻不受損傷的鳥人，仔細的研究一下，定有很大的收穫。」

「不錯，整個的鳥人，是用絲索結成網絡，以人的手、足、肩、臂控制牠飛行活動，暗器、毒烟，由機簧發射，初度遇上，還眞的嚇人，四個宮衛兄弟，就傷在了他的毒烟、暗器之下。」劉飛鵬緩步行來接道：「總統領火了，生生抓了一個鳥人，拆開一瞧，一下子就全盤瞭然，對付這種鳥人，不能正面拒擋，繞在側面襲擊，强力的暗器，也是有效武器……」目光轉動，咦了一聲，接道：「不是飛來十幾隻嗎？」

「凌兄擊敗了一隻，其餘的，全飛出昭陽院了。」蕭雨說明了經過。

劉飛鵬道：「宇文總統領一直掛念宮內安危，一方面命兄弟入宮來傳達對付鳥人的訊息，一面要兄弟留在這裏助拳。」

「阻敵於宮牆之外，是宇文總統領拒敵目標，」蕭雨道：「重頭戲應該在宮外才對，遣派劉兄來此，宮牆之外豈不是少了一員拒敵的大將？」

「了了大師率領了十八羅漢，化身宮衛，守住兩處重要所在，總統領和黃山七劍巡行各處，救危解困，一下子增加了二十五員高手，和一位絕頂高人，調動就鬆動多了，」劉賜鵬道：「所以，兄弟就被派來內宮聽命了。」

「言重了，劉兄，」蕭雨道：「論對敵經驗，劉兄强過我等多了，還望不吝賜教。」

「蕭兄如此說，劉某就斗膽說幾句肺腑之言了，敵人在攻勢中含有謀略，我們無法拿捏他何時、何地展開主攻，所以，你我、宮衛都要輪流坐息、睡眠，以保持體能。」

「這一點，兄弟早已下令宮衛遵辦……」

突聞幾聲長嘯傳來，緊接着傳來了兵刃交擊的聲音。

「恐怕是休息不成了。」劉飛鵬道：「此番氣勢不同，也許是一次全面攻勢。」

但聞兵刃的交擊聲蔓延、擴展，綿連了十餘丈遠。

確似是一次全面攻勢，只聽兵器撞擊的聲勢，至少有百人以上在宮牆外面動上了手。

六十多名宮衛拿起了兵刃，站在分配的崗位上，全神戒備。

宮娥、綵女們全都擠入了房中，除了窗前可見人面晃動，向外探視之外，廣敞的廳院中，不再見有人走動。

「難爲她們了，」劉飛鵬道：「內宮一向是鶯聲燕語，不絕於耳，現在也變得鴉雀無聲了。」

「她們已體會到瞬息失去生命的可怕！」蕭雨道：「也感覺到了刀槍無情，敵人也不會憐香惜玉。」

但聞羽翼劃空，六個鳥人越過宮牆而至。

這一次，牠們不再客氣，還距離三丈多遠，已張開長嘴噴出了毒烟。

劉飛鵬雙手齊揚，六把飛刀一起出手，人却仰身而臥，貼地滾出了一丈多遠。

蕭雨、田當、凌雲，早知毒烟厲害，飛身躍入一堵牆壁之後。

對付鳥人，智取勝過力敵。

六道寒芒分襲六鳥人頸下，那正是駕鳥人的心胸要害。

但聞幾聲慘叫，六隻巨鳥，一起跌落地上，毒烟也失去了準頭，側向一側。

劉飛鵬一躍而起，道：「還好，我沒有記錯他們的位置。」

「高明啊！劉兄，刀不虛發，當今飛刀手，祇怕無人能出劉兄之右了。」蕭雨由牆後繞出，道：「小心暗算！」長劍疾出，噹的一聲，架開了刺向劉飛鵬的一劍。

敢情，那巨鳥之中還藏有人。

是的，六隻巨鳥的身軀中，冒出五黑衣人，加上突襲劉飛鵬的一個，六隻巨鳥，運入了六個黑衣劍手。

原來，這些巨鳥除了能以毒烟、暗器傷人之外，還有運送人手的作用。

五個黑衣劍手挺劍撲了上來，田當、凌雲、劉飛鵬各接下一人，展開惡戰，還有兩個黑衣劍手，並無助戰之意，目光轉動，四下打量，似在尋覓空隙，有着衝入宮中的打算。

兩組宮衛疾快的衝了上來，每組五個人，把兩個黑衣劍手分開包圍。

他們心中明白，一旦讓這些黑衣劍手衝入了宮中，就如魚入大海，虎入羊羣了，再想圍堵他們，就十分的困難了，他們到處可闖，見人就殺，血濺深宮，驚擾皇駕，嬪妃遭殃，宮女殞命，那個慘狀，一想到就叫人心生寒意，幾十個宮衛就算全都拚上老命，也未必能把兩人圍住，現在五個人對付一個，雖然未必能勝，但捨命攻擊，兩個黑衣劍手却也無法脫身。

蕭雨是心中有譜，暗暗忖道：

寶貴妃已承諾負責宮中安危，兩個黑衣劍手衝進去，你可以不管，但他們出手殺了人，難道妳也不管麼？很希望探知一下寶貴妃的心意，因此若犧牲一兩個宮女性命，也就不放心上了。

但宮衛武士們不瞭解蕭雨的心意，他們已下定決心全力阻止黑衣劍手闖入內宮，若戰死，這昭陽宮院門前和庭院中就是他們埋骨的好地方，至少，可以讓那些雲集天下的美女們看到了他們的勇敢，武士奮戰死，血染宮門紅，也是爲了保衛她們而死，換得幾點同情的淚珠，幾聲扼腕歎息，總比死得無聲無息的好一些。

人到了無奈的時候，總會想出很多理由去美化它，死亡亦不例外。

宇文成都訓練出來的宮衛武士，是大隋朝中最好的戰士，他們奮勇、主動、視死如歸。

所以，有很多的宮衛跑了過來，他們手執兵刃，神情嚴肅的站在一側，等待着拒擋强敵的兄弟們死亡後，立刻補上，不能留給敵人强渡關山的空隙。

這六個黑衣劍手，劍藝的精湛，武功的高强，是屬於一流的高明劍手，田當、蕭雨、凌雲，盡展所學，也祇能打個平手，劉飛鵬本有輕敵之念，一開始並未施展他霸絕天下的飛刀術，以手中兵刃厚背寬面刀拒敵，但發覺敵勢强大，劍招詭奇，再想施展飛刀絕技時，竟然無法騰出一隻手來，這時，才感到搏殺得十分辛苦，幾乎是集中全神在迎敵了。

如此的强敵，宮衛們的戰鬥，就慘不忍睹了。

已有十個勇敢的宮衛橫屍地上，血流成渠，都死亡了。

但仍然有十個分成兩組，每組五人，圍戰兩個黑衣劍士。

另有二十多個手執兵刃的宮衛，面目冷肅的站在一側。

他們在等待着補充死亡。

蕭雨看到了滿地鮮血，心中十分沉痛，忖道：一個嬌小美麗的小佳人，竟是如此的心如鐵石，眼看十個人死於對方劍下，竟能視若無睹，難道要等到這些宮衛全數戰死，她才出手不成！

那時，黑衣劍手闖入了昭陽宮院中，死的就不是這些捨身拒敵、死而無怨的宮衛了，而是嬌柔美麗的宮女了。

但聞一聲利刃劃過血肉的沙啦之聲，又一個宮衛，被利劍穿胸而亡。

蕭雨整個人要氣炸了，大喝一聲，全力攻出三劍，把對手逼退了一步，大聲喝道：「寶貴妃，妳在那裡？」聲音刺耳，似是全力嚎出來的，難聽極了。

「我在成全他們，他們希望勇往無懼的精神，能得到美女垂青。」袁寶兒不知何時出現，手中一柄劍，力拒兩個黑衣劍手，正打得難解難分，道：「他們想得到的，都得到了，我看到她們感君捨身雙垂淚，欲報君恩苦無門，我聽到了她們歎息、低泣……」

「看上三五個捨身成仁，也就罷了，十個人橫屍宮門，血流滿地，妳就全無惻隱之心哪！」蕭雨道：「他們不是和人拚鬥，是十成十的送死啊！」

「死後方知情意眞！」袁寶兒笑道：「那些宮女們早就滑出油了，如果不讓她們印象深刻些，一轉臉就忘記了，讓她們深記慘狀，也要讓她們體會到，那些人是爲保護她們而死，沒有那些宮衛們拚死拒敵，死的就是她們了。」

蕭雨聽得一呆，幾乎被刺中一劍，忖道：邪得厲害呀！十五、六歲的清秀小姑娘，說出歪理十八章，那裡有一點姑娘家溫柔、仁慈？

什麼原因使一個人有如此冷酷轉變，內心和外貌極端不同？

「蕭將軍，我也罩不住了。」袁寶兒獨拒兩個黑衣劍手，劍法已有些散亂，再有三、五個回合，很可能要傷在對方劍下。

「這六個劍手，都是超級劍士，我們都自顧不暇了，」蕭雨道：「沒有人能騰出工夫幫助妳了。」

「好啊！我堂堂貴妃身份，你們竟敢見死不救？」

蕭雨搞不淸袁寶兒的目的，不知如何回答。

「寶貴妃！」田當開了口，道：「刀去劍來，生死一髮，我們想救妳，也不怕死，可是，沒辦法呀！對方劍勢緊密，騰不出手脚，貴妃術法精湛，何以不肯施展呢？」

「早說呀！」袁寶兒道：「武士決戰，不外刀劍，原來也可以施展術法呀？」

沒有人能想通袁寶兒這幾句話意思，蕭雨想不通，田當也想不通，這是剷除叛逆的生死之戰，又不是比武定名。

袁寶兒已展開了無情的屠戮，祇見她微笑如花，揚手一指兩個黑衣劍手，道：「你們該死啊！殺了那麼多宮衛，應處腰斬，砍腦袋，可以痛四十五里，腰斬倍之。」

鶯聲燕語，嬌甜動人，說的却是天下最殘忍的事情。

而且說了就作，劍光一閃，兩個劍手被攔腰截成四段，軀體倒在血泊中顫抖。

「還有你們四個！」袁寶兒春葱一般的手指一指和蕭雨惡戰的黑衣劍手。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江青嵐、白玫、聶小紅在過毒關時碰到洪福，他訴說神行無影祝士愕想奪取「辟雷鐲」而殺了主人江南大俠，又迫走洪老夫人和她的孖生女兒輕雲、綠雲，至今仍未尋到踪影，現在知道主母的胞妹石嬡下落，便可以去探問，可惜未過「思維之路」便被毒殺，江和兩女憑那雄黃珠，雖然闖「毒陣圖」，三人都跌下翻板機關之內……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八劍揚威

龍飛九天，確實稱得上是普天之下獨一無二的身法！

白玫說話之際，再次騰空而上，白虹劍在鐵板上一陣劈劃，立時鑿開一個數尺見方的窟窿，光綫漏進。

白玫心頭大喜，嬌喊一聲：「嵐哥哥，聶姐姐，你們快來呀！」

嬌軀一鑽，就爬出洞去，那知才一轉身，却見圓屋頂上，早已圍了一二十個黑衣大漢，他們手上全握着一個黑黝黝的鐵筒，各按方位，對準自己而立。

白玫一怔之間，江青嵐、聶小紅也相繼縱出。

驀聽一個破竹似的喉嚨，打着哈哈道：「三位當眞了得，居然會從毒陣圖中破屋而出！」

江青嵐俊目一瞥，早已瞧清發話之人，正是燕山雙傑的老大鐵算盤姜仁，不由怒從心起，劍眉一豎，喝道：「姜仁，區區毒陣，尚且困不住小生，你待怎的？」

鐵算盤姜仁雙眼一瞇，臉露獰笑道：「姓江的，你死到臨頭，還敢口出狂言，兄弟不妨明白相告，他們每人手中，個個持有見血封喉的『烏芒刺』，武功最高，也難以抵擋，你們自信能逃得出去嗎？」

「哼！這有什麼了不起？」

聶小紅嬌哼未落，纖纖玉手，早已按到她柳腰之上！只聽一陣細微的錚錚之聲響處，一大蓬極細銀砂，已然飛洒而出，三丈之內，寒氣凜烈！這一發動，當眞出其不意，快若閃電！

鐵算盤姜仁還算見機，一個「懶驢打滾」，骨碌碌滾出兩三丈外，僥倖避開，他身邊七八個大漢，却慘叫一聲，立時了賬！其餘之人，幾曾見過這等陣仗，早已嚇破了膽，手中雖然還握着「烏芒刺」，那裡還敢放射。

白玫眼看聶姐姐一擊得手，也不怠慢，身子微向後撤，揮手一劍，向後掃去。白虹劍原非凡品，再加她眞氣貫注，蓄勢已久，這一出手，銀虹暴漲，劃起凌厲劍風，只聽驚叫驟起，血光噴射，三個黑衣大漢，已被她攔腰斬斷！

這可把剩下的四五個人瞧得心膽俱裂，此時逃命要緊，立即紛紛躍退。聶小紅柳眉一挑，瑤鼻輕哼，又是一陣錚錚細響，「北極寒星」再次往他們身後激射過去，那幾個堪堪逃出一兩丈外的黑衣大漢，也紛紛應聲倒下。

這一段話，原是瞬息間事，鐵算盤姜仁滾出兩丈來遠，避過聶小紅的「北極寒星」，驚悸之餘，堪堪站起身子，忽覺身後輕風微颯，似乎有人閃近。

鐵算盤姜仁原非弱手，聽風辨位，方待轉身，只覺已有一點尖銳

東西頂住自己後心！

「姜仁，你敢動一動，小生七星劍可不長眼睛！」

「啊！啊！」姜仁心頭一緊，這不是江青嵐的聲音是誰，他沒料到江青嵐身手會有恁地快法，一時驚得連話也答不上來，口中啊了兩聲，肥胖身軀一顫，驀地縱聲笑道：「江少俠放光棍一點，兄弟既已落在你手，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他想藉說話之際，猛然閃開去，那知身形未動，江青嵐喝了聲：「別動！小生有話問你。」

劍尖輕點，業已刺着鐵算盤背後肥肉，直痛得姜仁殺猪般大叫：「江……江少俠劍下留情，兄弟知……知無不言……」

「嗤！」聶小紅冷冷的道：「你方才不是說殺剮聽便，怎麼變得如此膿包了？」

江青嵐道：「唐天生現在何處？」

姜仁又啊了一聲，道：「師傅和師伯，現在全在前廳，他們正……正在和人家動手……」

江青嵐心中一動，急急問道：「和他們動手的是誰？」

鐵算盤姜仁毫不遲疑的道：「兄弟奉命守衛毒陣圖，不大清楚，來的好像聽說是量天寒尺！」

從他說話的語氣看來，似乎並沒有假。

「量天寒尺？」

江青嵐自然十分耳熟，量天寒尺是「量天寒尺毒冰輪」，武林六絕之一，原來找上門來的不是冰魄夫人！他心念轉動，沉聲道：「那末就有煩姜大俠替小生領路！」

鐵算盤似乎略一踟躇，立即應好！

江青嵐長劍一收，鐵算盤姜仁吁了口氣，回身諂笑道：「江少俠請隨兄弟來！」

聶小紅忙道：「嵐哥哥，別放過這胖賊。」

江青嵐笑道：「我們還是找唐天生去，憑他這塊廢料，殺之徒汚寶劍。」

鐵算盤姜仁在江湖上也算得一號人物，却被江青嵐如此鄙視，差點連心肺都氣炸了，但也知道這三個人，自己一個也惹不起，是以只輕嘿了聲，腳下一頓，便往花圃中落下。

別看姜仁肥得如一個肉團，但輕身功夫可着實不弱，只看他飛縱下去的身法，就夠俐落！

江青嵐等三人並不怠慢，如影隨形，緊隨他身後，翻過圍牆，前面就是萬毒宮的正屋，重重屋脊，院落起伏。

先前他們由唐天生陪同，穿廊而行也並沒留意，這時一經躍登屋面，才覺得萬毒宮竟然佔地極廣。

江青嵐遊目四顧，忽見鐵算盤姜仁，却捨了中間一排正屋，縱身從右邊竄去，不由心頭犯疑，但再一打量，又覺得並無異樣。

白玫忍不住，接近一步，嬌聲問道：「喂！你爲什麼不走近路，要繞圈子走呢？」

鐵算盤姜仁頭也不回，陰嘿道：「萬毒宮中間正屋，密佈毒網，豈是等閒闖得？」

他語氣不善，可是說來也有道理，萬毒宮屋面上，佈有毒網，他自然清楚，繞道而走，正是避免無謂的麻煩。

大家跟着他竄房越脊，果然毫無阻礙，這就顯得鐵算盤並沒撒謊。

姜仁的身法越走越快，片刻工夫，已掠過兩進院落，突然他似乎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身形斜傾。

「哈哈！江少俠恕兄弟失陪！」

話聲未落，鐵算盤一條人影，在屋面上一閃而沒！

江青嵐等三人，雖說跟在他身後，但相距也有一丈來遠，他這一脫身，事出倉猝，誰也沒有防到。江青嵐看他往下沉去，不由怒喝一聲：「賊子，你敢……」

正當此時，突覺腳下一緊，身子立時移動不得。低頭一瞧，原來屋面上不知何時，露出一層密密麻麻的倒刺細鈎，把三人的脚，緊緊鈎住！

這鈎子方才還一隻不見，敢情是在鐵算盤翻落之際，同時發動的，顯然他故意引着自己三人入伏，就在他念頭一轉之際，耳聽簷下一聲吆喝，左手運足功力，往下劈出，右手也手起劍落，迅速向脚下倒鈎撩去！

七星劍何等犀利，劍鋒掃過，倒鈎立斷，同時一縱身躍到聶小紅身邊，替她削斷倒鈎。他這一動作，快若閃電，掌風出手，狂飆陡發，激射而來的百十支毒弩，來勢雖勁，但一遇上先天眞氣，立被反彈出去。

如蝗毒弩，夾着一陣尖銳厲嘯，紛紛往屋外激射，發箭之人，做夢也想不到射出去的毒弩，會掉轉頭來反射自己，而且來勢又急，一時慘叫驚呼和咕咚倒地之聲，響成一片。

伏在簷下的數十名大漢，眨眼之間，傷已過半，沒死的立即棄弩四竄！這時白玫驚「啊」了聲，也已把脚下倒鈎削斷。三條人影，奇快無比的往屋下撲去！

聶姑娘嫉惡如仇，身未落地，一大蓬「北極寒星」，銀砂如雨，已往衆人頭上洒落！唐門爪牙，正在四散奔逃，但覺一點徹骨奇寒襲上身子，直凍得全身一僵，往地上倒去！

等江青嵐等三人飛身落地之後，院落前面，橫七豎八的全是屍體。

當然，大部份是被毒弩反射，毒發身死，另一部份，却是傷在「北極寒星」之下，活生生凍死的。

雖然這些唐天生的爪牙平日爲非作歹，死有餘辜，但終究太殘忍了些，白玫姑娘生性善良，早已掩着雙目，不忍卒覩。

江青嵐俊目一掃，忽然瞧到這些身中「北極寒星」的人，和在牛肝馬肺峽道上的黑衣大漢死相相同，不由恍然大悟，回頭瞧了聶小紅一眼笑道：「玫妹，牛肝馬肺峽峽道上，插花示警的，妳知道是誰？」

白玫睜大眼睛，訝道：「你說是聶姐姐？」

江青嵐點頭笑道：「差不多。」

白玫拍手道：「玫瑰花！啊！對了，聶姐姐眞像一朵玫瑰花！」

聶小紅被她說得粉臉一紅，嬌笑道：「你們取笑我，我不來啦！」

說話之間，二人已走入院落，仔細一搜，那裡還有鐵算盤的踪影！

白玫噘着嘴，氣道：「這姓姜的也不是好人咯，我還當他挺老實呢。」

聶小紅接口道：「唐門子弟那有什麼好人？哦，嵐哥哥，我們快到前面去瞧瞧吧！」

三人走出院落，循着走廊，曲折而行，一陣工夫，已奔近大廳。這一路並沒發現唐門子弟，就是大廳上，也靜悄悄的沒有半點人聲。

這，那像什麼有人在動手？江青嵐心頭一陣狐疑，脚下一緊，首先竄出。瞥見廳前一片廣場上的黑壓壓的站着一大堆人，但大家却鴉雀無聲，靜得連一支金針墮地，都清晰可聞！

縱目瞧去，原來廣場中間，正有兩個人默不作聲的相對而立。這兩個人一個身穿一襲寬大金袍，面色凝重，正是飛天蜈蚣吳贊廷！

在他對面，却是一個宮鬢堆鴉，長裙曳地的盛妝少婦，她！江青嵐驟然入目，不由心頭一喜，她不正是約自己前來熊耳山的冰魄夫人！

什麼？他們在此拚眞氣？江青嵐心中一動，仔細瞧去，只見飛天蜈蚣雙臂平伸，豎着一對烏黑有光的手掌，作出向前虛推之狀，那襲特別惹眼的寬大金袍，這時也不住波動，映着斜照夕陽，金霞萬道，閃閃發光。

敢情他正以「五毒神功」，施展毒袍上的劇毒？冰魄夫人呢？雖然站在他一丈開外，却也絲毫不敢大意，艷光照人的粉靨，此時鐵青得凜若嚴霜，一雙玉掌向外迎拒。

「冰魄寒光」果然不同凡響，連唐門四寶的毒袍，也無法侵入絲毫，雙方眞氣，只停留在兩人身前五尺之間。這種眞氣和眞氣的拚鬥，無形無式，除了本人感覺之外，旁人是無法知道的。

不過江青嵐從雙方的形勢上觀察，飛天蜈蚣滿臉獰惡，鬚髮如猬，雙手不住的波動，儘情催動「五毒神功」，施展毒袍上的毒氣，一層層向外推出，但他內力似乎稍遜，所仗的只是一件毒袍罷了。

冰魄夫人在內力上雖佔優勢，終究對飛天蜈蚣身上毒袍有所顧忌，是以只在身前佈了一層「冰魄寒光」，採取的還是守勢。

看來一時之間，誰也無法贏得了誰。在飛天蜈蚣身後，還站着手持琅玕杖的碧目蟾蜍，眈眈而視，兩邊也有二十多個唐門子弟，肅靜而立。

冰魄夫人身後遠處，停着一輛裝飾華麗的馬車，珠兒手仗長劍，立在車門前面，神色顯得十分緊張！馬車兩旁，另有四個身穿白衣的漢子圍拱而立。

江青嵐心頭又是一動，暗想：瞧他們守衛馬車的情形看來，顯然蘭兒就在車上。不錯！她身中「五毒掌」，急需「雄黃珠」解救，看來冰魄夫人決不會落敗，那麼自己還是先救人要緊，心念一轉，立即向白玫、聶小紅兩人低聲說道：「妳們快隨我來。」

「來」字出口，雙脚一頓，人已凌空拔起，橫越衆人頭頂，直往車前掠去！

三條人影疾若流星，橫掠而出，雖然只響起一絲極其輕微的劃空之聲！但江青嵐胸前掛着的「雄黃珠」，却經風一吹，散出一陣濃烈的雄黃氣味。碧目蟾蜍唐天生耳目何等靈異，一縷劃空輕「嘶」，已然瞞不過他，同時鼻中也嗅到了雄黃氣息。

心頭驀然一震，立時一聲大喝，琅玕杖一點，人也跟蹤撲起！

江青嵐身才落地，只覺白影移動，四個手持精鋼量天尺的白衣人，已一字排開，攔在面前，表情冷漠，緊瞧着自己，一言不發。

只要瞧他們閃出來的身法，已可知道這四個白衣人武功高强，江青嵐微微一怔，只聽身邊的聶小紅已一聲嬌叱，閃出身去，玉腕一抖，嗒的從腰間掣出藍光閃閃的毒鱗鞭來，喝道：「你們再不讓開，莫怪姑娘……」

「啊！江公子！」

一聲驚喜的嬌呼聲中，紫影閃動，珠兒已搶到四個白衣人前面，急道：「你們還不退下，這是江公子！」

「江公子，你果然借到『雄黃珠』啦？」

四個白衣人聽珠兒招呼，趕緊量天尺一收，正待後退，江青嵐還沒來得及說話，陡覺風聲颯颯，一條黑影已直瀉而來，落到自己面前，那正是碧目蟾蜍唐天生，他手中緊握毒琅玕，兩道碧綠眼神，一霎不霎的盯在江青嵐胸前絲囊之上，嘿嘿連聲的道：「江少俠能從毒陣圖中生還，還是數十年來第一個人，老夫問你，這『雄黃珠』由何而來？」

聶小紅冷哼道：「這個你管得着嗎？」

唐天生目光斜掠，一眼瞧到聶小紅手上的毒鱗鞭，臉色不禁又微微一變，訝異的道：「姑娘和北海老人如何稱呼？」

聶小紅不耐的道：「姑娘不知道。」

「嘿嘿！」唐天生從喉間發出兩聲冷嘿，毒琅玕向地上一頓，續道：「老夫言出如山，本來只要你們能夠穿行『毒陣圖』，咱們兩家恩怨一筆勾銷，老夫決不留難，不過江少俠既然仗着唐門四寶的『雄黃珠』破陣，此事又當別論……」

白玫哼了一聲，截着他的話說道：「難道普天之下，只有你們唐門才有『雄黃珠』？」

「哈哈！」唐天生仰天厲笑道：「唐門歷代相傳之物，老夫焉有不識之理？」

江青嵐憤然道：「老丈既知『雄黃珠』乃是貴門歷代相傳之寶，難道忘了貴門還有兩句歷代相傳的遺訓，『統率百毒，以解民厄』？」

碧目蟾蜍聽得臉色大變，獰笑道：「原來你們果然是受叛門逆徒指使而來。好，老夫今天要讓爾等活着逃出萬毒宮，江湖上從此就沒有碧目蟾蜍這個名號！」

白玫怒道：「那麼你待怎……」

她「的」還沒出口，唐天生琅玕杖一指，一點綠光，已猝往江青嵐喉頭點去！他杖才點出，脚尖一頓，人也同時撲起，左腕伸出，一手已往江青嵐胸口抓到。

這一下當眞是電光石火，奇快無比，但站在江青嵐身邊的，可沒一個是庸手，何况幾人的目光全都注視着他。

是以任你唐天生出手再快，人家也並不慢到那裡，只聽兩聲嬌叱同時響起。白玫短劍一撩，招演「斜捲珠簾」，往毒琅玕上磕去。聶小紅手上的一道藍光，却「風掃落葉」，橫掃雙脛！

唐天生身形才起，陡覺眼前精虹電捲，劍氣森寒，脚下腥風刺鼻，藍鱗閃鑠。他久經大敵，自然識得厲害，自己手上的毒琅玕，雖然不畏刀劍，但白衣女子手上分明是柄斷金截玉的利器，那敢硬砸。脚下藍影，他早已瞧出是北海玄靈叟的毒鱗鞭，更是大意不得！

他終究是一派之主，在這千鈞一髮之下，臨危不亂，猛吸一口氣，收杖弓身，把往前竄出的身子，硬生生打旁裡躍出！

江青嵐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唐天生已被逼退。

瞧得一旁站着的珠兒抿咀嬌笑，一面忙道：「江公子，你先去解救柳姑娘要緊，這老賊留給我們好啦！」

＊　＊　＊

他們一直把蘭兒當作柳琪，江青嵐此時也無暇細說。他知道憑白玫、聶小紅兩人，已足夠對付唐天生，這就點了點頭，轉身往馬車走去。

四個白衣人閃身讓過江青嵐，手掄量天尺，按四象方位，把車子圍住。

「丫頭，妳們找死！」

碧目蟾蜍唐天生毒播天下，江湖上聞名變色，這回眼看自己竭盡心力佈置的「毒陣圖」被人家輕易破去，而且唐門四寶的「雄黃珠」竟然出現在敵人手上，心頭已是怒不可遏。

此時自己才一出手，就被兩個女娃兒逼退，更使他火上加油，一時早把先前顧忌人家師長之心，丢到腦後。大喝一聲，滿面獰惡的往白玫身前逼去。

「聶姐姐，妳瞧着別出手，我如果打不過他，妳再幫我！」

白玫見唐天生一步步逼來，似乎毫不在意，還歪着頭和聶小紅說話。

聶小紅點頭道：「白妹妹，妳只管對付他，姐姐替妳掠陣就是，啊！這老賊手上琅玕杖有毒，妳可小心！」

白玫白虹劍一拈，淺笑道：「不要緊，我這劍不怕毒的！」

唐天生瞧着她們對話神情，簡直沒把自己放在眼裡，不由氣得心肺欲炸。右臂一抖，毒琅玕劃起斗大一團青影，往白玫當頭劈去，口中喝道：「丫頭納命！」

「動手就動手咯！幹嗎這末兇？」

白玫口中說着，手上可並沒有落後，避重就輕，白虹劍微微挑動，寒光吞吐，已往唐天生右腕削到！

這一劍輕靈俐落，眞是神來之筆，瞧得唐天生心頭猛震。自己毒杖堪堪出手，對方怎會突然欺近身來？

不錯！像這樣變化奇奧的劍招，除非是崑崙派的「乾坤八劍」！當下雙肩一晃，向後疾退了三尺，他應變雖然迅速，但白玫劍尖劃出，直若電閃雷奔，一道冷芒掠腕而過，低頭一瞧，自己右手衣袖已被劍

尖刺破、

白玫一劍得手，早已如影隨形，白虹劍幻起一片劍影，第二劍又疾刺過來。她這套劍法，正是崑崙派鎮山劍法中不傳之秘的「乾坤八劍」，劍法雖然只有八招，但變化奇奧，神妙精微，已是劍法的極致。

任你唐天生武功再高，在這八劍連綿之下，也有措手不及之感，他才一後退，白玫劍光流動，又已逼到，一時只好再向旁側橫跨了兩步。

唐天生一着失機，陷入被動，再加上白玫手中的白虹劍，銀芒吞吐，寒光耀目，一眼之下，立可分辨得出是一柄斬金截鐵的寶刃。唐天生手上毒琅玕，雖然不畏尋常刀劍，但遇上這等神物利器，也心存顧忌，不敢和她硬對硬拆。

是以第三招上，又被逼得連連後退。但他終究是一門之主，數十年修爲，還是不可輕視，避開三招，毒琅玕緊湧起一團碧影，護住全身，雖然屈居下風，依然臨危不亂，同時左手也運聚功力，呼的一掌，對準白玫劈出！

這一掌是唐天生蓄勢而發，掌風出手，狂飆電捲，白玫瞧見他擊出的手掌烏黑如墨，心頭不禁一驚，她知道「五毒神掌」只要掌風沾身，毒氣立即侵入，蘭兒姐姐就是傷在飛天蜈松的毒掌之下！

當下那敢怠慢，蓮足一點，身形破空而起，到了一丈來高，便中止上昇，在空中一個轉折，避開掌風，手中短劍一揮，閃電般撲攻而下！

她使的正是崑崙秘傳「龍飛九天」身法，此時一經施展，但見白衣飄飄，曲折往來，滿天銀芒，漫空飛舞，一劍接着一劍，連綿不斷地向下面敵人發出！

唐天生目射兇光，滿臉露出陰毒之色，手中毒琅玕往上急揮，眞氣拂拂，發出輕微尖嘯！

這一場激鬥，不但聶小紅瞧得出神，珠兒，和四個白衣人全都屏息凝神，目不稍瞬！

正當此時，碧目蟾蜍忽然仰天陰笑道：「女娃兒，瞧妳還能施展幾招？嘿……嘿……」

「龍飛九天」原可在空中曲折九轉，但才到第四式上，已陡感不對，自己一顆心竟然隨着唐天生嘿嘿冷笑，起了一陣跳動，頭腦之間也似乎微感昏眩，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

她立即屏住呼吸，身形倏然昇起，劍交左手，迅速無比的從懷中摸出「翠葉朱蘭」塞到口中，跟着飛開尋丈，飄然落地。雖然發現得快，飄落之時，脚下已顯出踉蹌不穩之狀。珠兒覩狀大驚，一閃身飄到眼前，急急問道：「姑娘，妳怎麼啦？」

白玫感激的點了點頭，口中說道：「不要緊，我中了他杖上毒氣！」

說着，就趺地坐下。珠兒纖手一招，兩個手持量天尺的白衣人立即走來，一左一右，站在白玫身邊，替她護法。

這時聶小紅已和唐天生打得非常激烈，她一支毒鱗鞭，宛若蛟龍出海，翻翻滾滾，出手好不凌厲，一道藍光挾着呼呼風聲，陣陣腥風，往唐天生身前身後像暴風雨般使出！

唐天生武功雖然不弱，但他一半還是憑着琅玕杖上的毒氣，克敵制勝，是以只緊守門戶，極少還攻，一面却重施故伎，暗運眞力，貫注杖上，從杖頭上逼出絲絲毒氣。但他這回却打錯了算盤，聶小紅手上的「毒鱗鞭」，乃是玄靈叟用北海一條毒蛟身上的劇毒，合藥淬製而成，每一片精鋼細鱗，都奇毒無比，一經展開，便有一股濃重的觸鼻腥風。

琅玕杖上不過是一種昏迷之劑，毒量不重，還須由使杖的人用內功逼出，才能生效，是以這種毒氣和毒鱗鞭上的腥風一經接觸，便互相中和，那能再發揮昏迷敵人的作用呢？

轉眼之間，雙方已走了二三十個回合，唐天生依然找不到聶小紅半絲破綻，甚至連一點呆滯現象都沒有，心頭不禁大爲驚懍，冷嘿一聲，手腕驟振，琅玕杖招式突變，但見碧光繚繞，桿影點點，往聶小紅身前洒去！

聶小紅藝出北海，鞭法得自乃師玄靈叟親傳，豈同凡響，嬌叱一聲：「來得好！」

嬌軀不退反進，毒鱗鞭劃起震耳呼嘯，迎着唐天生一味猛攻！這一場激戰，和方才又自不同，三五丈內，只見一碧一藍兩團光華在地上飛滾，那裡還看得清敵我人影，是杖？是鞭？

正當他們激戰方殷之際，驀聽一聲嬌叱，一條白影奇速無比的投入戰圈。不！一道經丈銀虹，倒瀉而來，身未落地，刷刷刷精虹暴張，宛若一片劍網，向唐天生當頭罩下。

唐天生和聶小紅還只打成平手，沒有佔到半點優勢，此時再加上這一突如其來的飛將軍，不由心頭大震。

琅玕杖一點，雙肩晃動，迅速往後斜退了七八尺。注目一瞧，只見來人白衣飄忽，銀虹吞吐，她不是方才已中自己琅玕杖上毒氣的白玫是誰？

她身中昏迷之毒，怎會好得如

此快法？他那知白玫口中含的「翠葉朱蘭」，乃是異種靈草，善解諸毒。驚疑之餘，厲聲獰笑道：「丫頭，今天老夫不讓妳們瞧瞧厲害，還當萬毒宮無人呢！」

「老賊，少冒大氣。」

嬌聲入耳，唐天生只覺眼前白影閃動，森森劍氣，已逼近身前！這一劍來勢之快，唐天生甚至連瞧都沒有瞧清，那有還手機會，脚尖微一用力，便已移退數尺，那知身子却左移。

聶小紅又是一聲嬌叱：「老賊看鞭！」

毒鱗鞭挾着一片腥風，橫掃而至！

唐天生一派掌門，幾曾被人逼得如此狼狽，驀地厲笑一聲，功運右臂，毒琅玕一招「金針定海」，全力往鞭上砸去！

他到底數十年修爲，功力精深，這一招怒極而發，威力自非小可。但聽「啪」的一聲，鞭杖交擊，聶小紅當堂被震退了三數尺！

碧目蟾蜍一招得手，狂笑一聲，縱身躍起，杖先人後，猛往聶小紅追撲過去，毒琅玕一招「直叩天門」，對準聶小紅天靈擊落。

聶小紅一聲冷哼，沒見她挫腰揚手，耳聞一陣「錚錚」輕響，眼前銀砂閃鑠，擁着凜烈寒氣，已迎面打來！

唐天生驀的一震，暗想：自己怎會忘了北海玄靈門霸道暗器？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趕緊疾沉丹田眞氣，收住前撲之勢。

同時右手一縮，收回毒琅玕，上半個身子硬行向右側斜閃。總算他應變神速，但也險到極點，一大蓬奇寒徹骨的「北極寒星」，絲絲尖風，打耳邊擦過。

那知堪堪躲開聶小紅的暗器，耳邊嬌叱又起，一片森森劍幕，像漁翁撒網般，業已當頭罩落，這凌空下擊的，不用說是白玫了！

唐天生連番遇險，激得他怒氣冲天，猛可裡沉腰翻腕，毒琅玕一招「魚躍於淵」，由下向上，疾挑而起，左手迅速探入囊中，掏出一把「蝎尾針」迎空撒出，十幾縷細若游絲的白光，無聲無息，往白玫打去！

聶小紅瞧得心頭一緊，急忙叫了聲：「白姐姐，留神暗器！」

她喊聲出口，立即劍交左手，右手揚處，對準唐天生拍出一掌！三人動作雖有先後，但也差不了多少！

唐天生毒琅玕挑起，正是白玫沉劍下擊，劍杖乍接，但聽「嗒」的一聲，毒琅玕立時被截斷了一大截。本來麼，琅玕木雖然不畏刀劍，那也只是指普通刀劍而已，因爲琅玕本身紋理細密，質堅如鐵，但如果一旦碰上削鐵如泥的寶刃寶劍，琅玕雖堅，終究是木料，那能和白虹劍硬砸？

唐天生是氣昏了頭，一時大意，等到警覺，已是不及！照理，唐天生雖然舉杖上架，自然使出全力，身子決不會閃避，那麼此時琅玕一斷，白玫劍勢一落，唐天生一個身子就非被劈作兩片不可！

但白玫却因聶小紅出聲叫她留神暗器，她一劍下擊之後，劍尖藉着唐天生上挑之勢，白衣飄飄，一式「龍飛九天」，早已飛了開去。

唐天生眼看毒琅玕被削，心頭大駭，他是怕白玫順勢劈落，一時顧不得再看「蝎尾針」是否打中敵人，也顧不得自己是西川唐門掌門人身份，一個「懶驢打滾」，人從橫裡連翻帶滾，滾出去了兩丈來遠！

「蓬！」正好他滾出不遠，身後陡然撞來一股威勢奇大，凌厲絕倫的掌風，直似山崩海嘯，洶湧而至。只聽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塵土瀰漫，捲起一陣風柱，唐天生方才立身之處，已被轟得掀起一層地皮！

「玄靈掌！」

那是北海玄靈掌，普天之下，除了玄靈掌，那有這樣的聲勢威力？天下之事，當眞是無巧不成書，要是白玫不削斷他的毒琅玕，他不會情急逃命，來個「懶驢打滾」，那麼任你老毒物是銅打鐵鑄，也非傷在聶小紅的玄靈掌下不可！

這一場驚險絕倫的拚鬥，說來話長，其實全都快逾閃電，出入之間，只是毫釐之差。正當此時，那停在不遠之處的那輛華麗馬車上，風簾忽然掀起，一條嬌小人影，疾如飛鳥般往場中落下！

不，還有一條青影，也跟着飛來！唐天生一滾之後，驚喘未定，陡覺風聲颯然，嬌哼入耳。「老賊，今天一個也饒你們不得！」

一片銀虹有若長江大河，倒瀉而來，劍光之強，令人無法睜眼！

唐天生大驚失色，對方這招劍法，比之白玫所使的崑崙絕學「乾坤八劍」還要快速凌厲，自己不但無法破解，自然更無還手餘地！

他此時無暇多想，半截毒琅玕就地一點，身軀立時暴退，但任你唐天生身法再快，也總嫌遲了半步，銀芒掃過，血光陡濺，唐天生悶哼一聲，踉蹌後退，一條右臂已被連肩削落！

這一劍，來勢之快，當眞無法形容，連白玫、聶小紅兩人，身在臨近，也並沒瞧清！

「啊！是蘭兒姐姐，蘭兒姐姐！」

白玫瞧清來人，心頭大喜，但蘭兒却在劍削唐天生右臂之後，雙足一頓，身如箭射，一個急轉，又

往飛天蜈蚣吳贊廷撲去！

「蘭兒，使不得，他毒袍有毒！」

隨她飛落的江青嵐，一見蘭兒改向飛天蜈蚣撲去，心下一驚，也立即跟踪掠去！

原來江青嵐因白玫、聶小紅兩人對付唐天生，已綽有裕如，他救人心切，才一轉身走近馬車，掀簾一瞧，車中躺着的不是蘭兒是誰？她此時臉如金紙，雙目緊閉，氣若游絲，眉心之間，果然隱現算盤子大小一塊黑斑。

「五毒掌！好歹毒的五毒神功！」

江青嵐心中一陣憐惜，蘭兒是自己初出江湖第一個認識之人，她雖然被天狼天狐嬌縱成性，但對自己，却是一片眞摯，柔若綿羊，不料造化弄人，兩次引起誤會，使她浪跡江湖，但說起來，她還是爲了自己，致遭飛天蜈蚣毒手，他一念及此，熱血沸升，趕快躍上車去，伸手從頸上取下雄黃珠，輕輕放到蘭兒鼻端讓她聞了一陣。

眼看蘭兒眉心黑印依然，並沒減退，人也仍在昏迷之中，一時可不知如何是好，深悔當時沒向劍山居士問清楚，心中一急，拿着雄黃珠在她眉心之間，輕輕滾轉！

這一下果生奇效，雄黃珠滾過之處，黑印逐漸減退。江青嵐無心巧合，心頭大喜，索性把雄黃珠按在眉心不動，讓它慢慢吸出毒氣，這樣過了一盞熱茶光景，眉心黑印才全數消失。

一時還恐餘毒未淨，又讓她聞了一會，才把雄黃珠收起。

只見蘭兒輕輕吁了口大氣，身體也蠕動了一下，微微睜開眼來，那雙虛弱無力的眼神，只望了望自己，依然闔起。

是了！她中毒多日，全仗冰魄夫人的雪蓮子緩和毒氣內侵，想來身體已極端虛弱，才有這等現象。心中想着，立即從懷中掏出「千年參王」，切了一片，在口中一陣嘴嚼，撥開蘭兒銀牙，慢慢哺了過去，接着又度了一口眞氣，果然這種天材地寶，效力宏大，蘭兒臉色逐漸好轉。

江青嵐心中惦記着外面正在激戰，時間十分寶貴，當下瞧了蘭兒一眼，捲起衣袖，功運雙掌，使出「推宮過穴」的按摩手法，加强她氣機運行，好提早復原。

當他雙手循着十二經絡，緩緩推動，只覺掌心所及，蘭兒嬌軀不住的輕顫！他雖然凝神澄志，心無旁鶩，但除了只隔着一層又薄又窄的緊身衣靠，她玲瓏凹凸的玉體，着手處，軟綿綿地富有彈性，也不禁心神爲之一蕩！

當然，江青嵐拚耗眞氣，在替她推宮過穴，蘭兒似醒非醒，不會沒有一點知覺，而且千年參王的功效也在她體內發作，她只覺兩股滾滾熱流，催動眞氣，在全身流注四肢百骸，有一種說不出的舒適之感。

一會工夫，熱流逐漸消退，她驀地睜開眼來。

「蘭兒，妳醒過來了？」

這聲音好熟！是他？她眼光一瞥，那不是他是誰？緊靠着自己，眼睜睜瞧着自己的，正是自己心底最熟悉的人！她心頭小鹿一陣狂跳，不知是愛？還是恨？她嬌軀一扭，恨聲的道：「你……你別再理我！」

「蘭兒，妳怎麼啦？」

江青嵐話聲未落，蘭兒急急的道：「你有琪妹、玫妹，別再理我……」

小姑娘想到在終南山他十分關心也十分體貼的扶着那個姓柳的丫頭，叫得怪親熱的模樣，同時又想到長恨谷她親眼目覩的那幕，她心頭又是一陣波動，竟然雙肩抽動，嚶嚶啜泣起來！

江青嵐可沒料到她對自己會有如此誤會，一時給她哭得沒了主意，連忙低聲說道：「蘭兒，這是誤會……」

蘭兒雙手緊掩耳朵，一顆頭搖着嚷道：「我不要聽，不要聽，你去找她們好了，別想再理我！」

江青嵐苦笑了笑，自己心中雖然只有一個紅線姑娘，雖然自己只把她們當作小妹子看待，但總不能讓誤會繼續誤會下去。他平心靜氣，慢慢伸出手去，搭着她一雙肩頭，輕聲笑道：「蘭兒，別生我的氣啦，這是誤會！」

說着，把自己如何錯認柳琪當作蘭兒，後來送她上終南求醫，以及自己趕去長恨谷救人，身中唐天生暗算，一直說到追踪入川，蘭兒身中飛天蜈蚣的五毒掌，冰魄夫人要珠兒傳信，自己向劍山居士商借雄黃珠找來唐門，一字不漏，說了一遍。

蘭兒姑娘雖然緊掩着耳朵，她可並沒眞的掩住，相反的，她正在偸聽他的敘述，抽噎之聲，逐漸減低，她漸漸聽出了神，覺得都是自己任性，引起的誤會。她深愛着他，才偸偸的逃下析城山來，而且一直若即若離的尾隨着他，也受盡了委曲。

江青嵐堪堪說完，她忽然又抽噎起來，雙肩聳動得更加厲害。一個天不怕，地不怕，任性得平日裡兇霸霸的小姑娘，這回却柔若羔羊，似乎要用淚水來洗去她所受委曲，同時也惟有啜泣，才能掩飾她的羞澀。

江青嵐瞧着她這副模樣，心中

一陣憐惜，不知如何才能把她哄好，他輕輕的替她整理着散亂的秀髮，輕輕地撫着她香肩。

她突然感到一絲從未有過的溫暖從心底深處升起，他這種無言的慰藉，勝過有言，她好像孩子遇上了慈母，口中「嚶」的一聲，嬌軀猛地撲入江青嵐懷裡。不！一顆頭緊緊貼着他胸脯，全身發出輕微的顫抖。她聽到他的心，在强有力的跳動，但自己比他跳動得更加厲害。

江青嵐呼吸突然急促起來，他抱着蘭兒嬌小的身子，正在力求鎭靜，但她軟綿綿的嬌軀緊貼着自己，還在一抽一噎起伏不停。一陣陣少女的幽香，鑽進鼻孔，很快的散發到血液之中，使他血液循環加快，一顆心跳蕩得把持不定……

蓬！一聲巨響，從不遠之處傳來。

蘭兒瞿然驚覺，仰起一張紅得像蘋果似的粉臉，張着清澈大眼，羞澀的道：「嵐哥哥，我們快去瞧瞧！」

江青嵐也被這一聲大震，震得心頭猛跳，他判斷這聲音正是從白玫、聶小紅和唐天生動手之處發出，不知戰場中有了什麼變化。

心中想着，還沒回答，蘭兒早已掀簾而出，江青嵐心中又是一驚，她中毒初愈，應該多休息一會才對，當下急忙跟着下車，只見蘭兒早已如星丸瀉地，落到場中。不！出手一劍，就砍斷了唐天生右臂，雙腳一頓，又往飛天蜈蚣撲去！

「啊！是蘭姐姐！」

白玫瞧清來人，忙着喊道：「聶姐姐，我們快去！」

白影一晃，也跟踪掠去！

聶小紅正待跟着白玫飛出，但回頭一瞧，唐天生臉如白紙，身軀搖晃着並沒倒下。

聶姑娘嫉惡如仇，那肯放過了他，嬌軀一轉，雙腳還沒縱起，一大蓬「北極寒星」已照定唐天生射出！

這也是唐天生作惡多端，平日裡慣於用毒的報應，此刻右臂雖斷，仍然死在霸道無比的暗器之下！

* * *

刷！刷！刷！刷！

四條人影先後掠空飛起，落到另一個鬥場之中。冰魄夫人和飛天蜈蚣此刻仍然僵持如故，他們對身前飛落之人，似乎都毫無察覺，因爲他們比拚眞氣，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全神貫注，誰也不敢絲毫大意，兩手掌心全都凝聚了兩人畢生修爲，向前推拒。

如果雙方之中有一方稍呈不支，那麼不是冰魄夫人立被毒袍所發出劇毒毒死，便是飛天蜈蚣立被「冰魄寒光」所凝結的眞氣，當場凍死。這中間勝敗之分，只在毫髮之差，是以寧願全力拚耗，誰也不肯稍退。

兩人拚耗了這長長的一段時間，不但全都汗出如瀋，而且凝立的身體都已在不住的顫動，似乎誰都有後力不繼之感！

飛天蜈蚣本來內力稍遜，他無非仗着一件唐門四寶之一的毒袍，才能和冰魄夫人拚成對手，但此時也氣息漸粗，身子上熱氣騰騰，一個人好像站在霧中似的，這正是他運聚功力，從毒袍上散發出來的毒氣，因爲受冰魄夫人寒氣所阻，不能前進，才積成一團。

冰魄夫人却臉色蒼白，秀目微闔，雙掌掌心，不停的飛出絲絲寒氣，往前推去！

看來這場拚鬥，大家只有對耗到眞氣全竭，同時頹然倒地不可，否則誰也無法中途停手，這和四人的相繼飄落，不過是眨眼工夫。

刷！蘭兒身子才落地，手中短劍突然亂劃，但見寒芒驟發，漫天劍影，有若長江大河倒瀉而出，往飛天蜈蚣身前落去！

「使不得！那是毒氣！」

江青嵐阻攔不及，百忙之中，大叫一聲，身如電射，同時摘下雄黃珠，隨手掄舞！這兩人動作之快，簡直令人無法瞧清！蘭兒劍光驟發，江青嵐也同時飛身趕到。

突然聽到有人急喊：「江少俠手下留情！」

颼！一條黑影奇快無比的往場中瀉落，但此人終究遲了一步！

一陣濃烈無比的雄黃珠氣味飛過，毒氣全消，飛天蜈蚣吳贊廷早已無聲無息，倒卧血泊之中，唐門四寶的毒袍，也被蘭兒一柄短劍攔腰截斷！

江青嵐縱目看去，只見來的是一個身穿藍布衫袴，面貌清癯的老頭，正是慨借雄黃珠的劍山居士柳清河，他脅下還挾着一個青絲散亂的少女，這時用力往地上一擲。

原來他手中挾着的，竟是錦瑟仙子柳瑤姬，她敢情被劍山居士點了穴道，是以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柳清河這時神色黯然的瞧着唐天生和飛天蜈蚣兩具屍體，口中喃喃說道：「流毒天下！大師兄、二師兄，你們何苦流毒天下，才落得如此收場！」

江青嵐心中感到一陣愧疚，自己如果不是人家慨借雄黃珠，不但無法穿越毒陣圖，就是蘭兒中的「五毒神功」也難以解救，但自己却仗着雄黃珠，把人家兩個師兄一齊誅殺。

雖然碧目蟾蜍唐天生、飛天蜈蚣吳贊廷兩人流毒天下，死有餘辜，但此時當着劍山居士面前，自己實感難以交代。

（未完・七）

上文提要： 小高學了蠍子、蜈蚣兩人的勾魂掌、奪命脚，才再學蛇娘子孟小月的金蛇指，對三人的絕技都學得十分神似，技藝大進，小高離開三人又回到大明客棧，九江鏢局的人走了，方振遠仍留棧內，別有圖謀，孟小月趕至通知小高提防，小高留在棧內，是想再遇黃衣老人，現在又得到孟小月的提示，對大姊更感激不盡……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房中得窺全豹 好奇拯救鏢頭

孟小月道：「有件更奇怪的事，兄弟想過沒有？」

小高道：「是不是方振遠還留在濟南？」

孟小月笑道：「方振遠明明知道黃袍人隨時可取他性命，爲什麼還留在濟南不走呢？」

小高道：「所以他才明去暗留，易容改裝，大概就是怕那黃袍人發現吧？」

孟小月道：「這只是原因之一，也不是重要的原因。」

小高道：「那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孟小月道：「他在等一個人，而且，也有所仗恃。」

孟小月又道：「方振遠雖號稱白道五大高手之一，但在那黃袍人的眼光，實在不算什麼，可是方振遠竟然不害怕！」

「他仗恃什麼呢？」

「這也可以分兩方面說，第一是方振遠相信那黃袍人取不到押送的物品之前，不會殺他。第二，方振遠等的人也是很難惹的人，方振遠沒有交出託保的物品不敢離開。」

「大姊說得對！但咱們現在應該如何呢？」

孟小月道：「你如一定要了解詳情，也要改變一下方法，如何跟踪方振遠。」

小高思索道：「我決定冒險一下，大姊呢？」

孟小月道：「只好留下來陪你了，但這是件很危險的事，說不定什麼也沒看到就糊裡糊塗送了命。」

小高道：「大姊，所以妳用不着留下來了，小弟忍不住好奇心，死而無憾，大姊用不着冒這個險。」

孟小月略一沉吟，道：「方振遠就住在東跨院中，他改扮成一個販賣水梨的生意人。」

小高道：「多謝妳指點！」

孟小月道：「要不要我幫你易容改扮一下？」

小高笑道：「那倒不必了，但大姊如有易容藥物，賞賜小弟一些。」

「有！」孟小月取出藥物，告訴他使用方法之後，笑笑道：「多多小心，我走了！」

她站起身子，輕啓房門而去。

她說走就走，小高反而有種悵然的感覺。

孟小月只是表現出無限關愛之情，是那麼溫婉柔媚，沒有挾恩索報的意思，也沒有別具用心的要求。

小高突然有着對不起孟小月的感覺。

但學習武功的意念很快又升起，他希望再見到那黃袍人，一睹他的絕世武功。

* * *

如非孟小月早已說明，小高完全無法認出方振遠來。

他改扮的手法十分高明，完全變了一副形貌。小高相信孟小月不會騙他，才決心一查究竟。

他潛入方振遠的住處，隱伏在床後一張衣櫃之下。

他耐心驚人，方振遠午後外出，直到掌燈時分才回到客房，但小高一直藏着未動。

方振遠是個極度小心之人，他執燈查過衣櫃、床下，才輕輕吁一口氣，關上門窗，取下臉上的人皮面具。

小高暗叫一聲「好險！」進門後未動室中之物，看樣子方振遠已在櫃門、床上、木桌上作了記號，只要室中之物有所移動，一定會被發覺。

正是千密一疏，方振遠未檢查衣櫃下面。

自然，那衣櫃不大，一個人躲在下面，不但十分辛苦，而且還得體形瘦小。

小高還是個大孩子，又練過收縮身體的功夫，但最重要的還是他過人的忍耐力。

他在衣櫃下躲了半天，竟未伸動手脚，也未把衣櫃下的積塵帶出來。

方振遠脫下寬大的青衫，露出一身對襟密扣的勁裝，右手輕輕一按桌面，全身騰空而起，取下放在橫樑上的子母金刀和一袋鐵翎短箭。

箭袋放在枕側，金刀藏在棉被下，才長長嘆一口氣，和衣躺在床上。

小高心中暗想：「看來，他心中也有很多的憂苦，並不快樂。這人行事卑下，但卻又名滿江湖，他這保鏢的行業，本也充滿兇險，用點手段對付劫鏢的惡人，本是無可厚非。行事方法雖詭詐，做的行業卻是正正當當的。這個人究竟是何種人物呢？」

這一用心思索，小高突然有點茫然了。

只聽方振遠又長嘆一聲，道：「明天，是最後一天了，再不見人來，我應該走了。」

「果然在這裏等人！」小高忖道：「那託鏢人也當眞是糊塗得很，怎麼讓方總鏢頭等候如此之久？還不來取走託保之物。只看他等候交貨這份耐心，至少應該是個很講信義的人，只是江湖走得太久了，學得了不少惡毒手段。」

他想出了很多的理由替方振遠辯解，只是越想越亂，理不出一個頭緒來，頓覺方振遠這個人難以分辨好壞。

忽然間，門外響起三下不輕不重的敲門聲。

方振遠一挺而起，扣了兩枝鐵箭，才輕輕咳了一聲，道：「什麼人？」

「送茶的小二。」

方振遠道：「在外面喝過，不用了。」

門外又響起了輕微的叩門聲，這一次很有節奏，三快、三慢。

方振遠翻身下床，打開房門。

一個提着茶壺的店小二，匆匆而入。

方振遠隨手掩上房門，兩道嚴厲的目光盯在店小二的身上。

店小二很沉着，把茶壺放在木桌上，才淡淡一笑，道：「他們都走了。」

方振遠道：「你說什麼人都走了？」

店小二淡淡笑道：「方總鏢頭的易容術確實不錯，但別人早已盯上你了。」

方振遠臉色一變，道：「眞的？」

店小二道：「一點不錯，暗中監視你的，有三個人。」

方振遠吁口氣，道：「我已經很小心了，仍無法避過……」

「但你的耐心很好，一個月不動聲色，使他們失去了信心，終於等不下去了。」

方振遠道：「你呢？是什麼身份？」

「取貨人！」店小二神情肅然地道：「在下如非發現你的暗記，也不會發現你就是方總鏢頭。」

「這趟鏢，我們保得很苦，也是九江鏢局最狼狽的一次。」

店小二笑笑道：「已經過去了，方總鏢頭可以交過鏢貨，然後輕鬆的離開了。」

「交給你？」

「爲了接應你方振遠，在下奉命到此，已在這大明客棧中，做了三個月的店夥計，老實說，這種上茶送水的生活，在下已很不耐煩了。」

方振遠搖搖頭，道：「就這幾句話，就想把東西取走？」

店小二突然從懷中取出半枚制錢，道：「方總鏢頭果然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咱們實在沒找錯人。」

方振遠也從衣袋中取出半枚制錢，對在一處，仔細瞧了一陣，道：「信物不錯，這是約定的最後一夜，你們不來，在下就要走了。」

店小二道：「現在還不遲啊！東西呢？」

方振遠道：「你在大明客棧做了三個月的店小二，對這客棧十分熟悉了？」

店小二笑笑道：「在下如不是有點本領之人，也不會擔任這等重責大任了。」

方振遠由長衫衣襟內取出一個折疊的白籤，送了過去。

店小二皺皺眉頭，接過白籤看了一會，道：「馬棚裏？」

方振遠道：「當心隔牆有耳！」

「不瞞總鏢頭說，在下的人手已佈滿這跨院，不可能有人接近這裏的。」

方振遠道：「那就好，在下幸未辱命，告辭了！」

「怎麼？立刻就走？」

方振遠道：「方某在這裏度日如年。」說着伸手去取被下的子母金刀。

「方兄，你可知道，你保的是什麼東西嗎？」店小二突然低聲道。

方振遠道：「在下沒有看過。」

店小二突然出手如風，點了方振遠背後的二處穴道。

他出手如電，方振遠雖然已有警覺，仍是閃避不及。

這變化完全出人意料之外，使得躲在木櫃之下的小高，幾乎失聲而叫。

江湖上的詭詐變化，竟是如此難測。

那店小二選擇的出手位置、時機無一不是恰到好處，方振遠身子一歪，倒在床上。

但他啞穴未受禁制，口還能言，怒聲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店小二嘆息道：「這做法實在是不太光明，但事出無奈，你活着很可能會洩密出去，最保險的方法，就是你永遠不能開口。」

小高暗暗嘆道：「究竟是什麼鏢貨，方振遠要殺我滅口，這個人卻要殺死他滅口，眞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了！」

面對生死關頭，方振遠反而冷靜下來了。他吁一口氣，道：「朋友是多此一擧，我既不知保的何物，就算有人逼問我，我也說不出來。」

店小二道：「方總鏢頭，我不相信你沒有看過託保的鏢貨，但我相信你不會告訴第二個人！」

「你……」

「我說得不會錯，人性很自私，尤其是你方總鏢頭的爲人……」

方振遠長長嘆了口氣，不再多言。

小高看不到方振遠的表情，但聽他那一聲長嘆，無疑是承認看過託保的鏢貨了。

店小二道：「所以，方兄也不算枉死了。」

方振遠道：「我如眞有私心，大可帶着東西逃跑，怎會在此等你們一個多月？」

店小二笑道：「這也不難說明。你是江湖名人，認識你的人太多了，只要我們放出一點口風，遍天下就無你立足之地。像你方兄如此老謀深算的人，不願爲也！」

「既然如此，你們爲何還要九江鏢局保送？」

「問得好！爲了表示在下一點愧咎感，我多回答你幾個問題吧。」

語聲一頓，他又道：「論實力，我們强過九江鏢局何止十倍，要你保送，是因爲我們知道，他們不會殺你。」

方振遠道：「他們是誰？」

「方兄當眞如此之笨，還要我說明嗎？」

方振遠道：「你說的是那位黃衣老人？」

店小二冷冷地道：「除了他之外，還有誰能算計這趟鏢貨？」

方振遠道：「當今江湖之上，方某不認識的人還眞不多，但我不認識那位黃衣老人。」

「所以才託你保。我們算過了各種情況，你的武功雖然是浪得虛名，但卻是個詭計多端的人，你應有十之七八的可能將鏢貨送到。」

方振遠道：「我如失了手呢？」

「我們還有別的安排，不過，那就要大動干戈了。」

方振遠苦笑道：「想不到我們幹保鏢這行的，也會被人利用。」

店小二微微一笑，道：「保鏢和幹殺手的有一相似的地方，他們都很愛錢。只要出夠了錢，他們就會賣命辦事。」

語聲一頓，又道：「好了，我說的已經太多了，方總鏢頭有什麼遺言，現在可以說了。」

「我方某堅守行規、道義，不惜生死把鏢貨保到濟南，改扮易容，苦等了一個多月，反被貨主暗算而死，叫我心中好恨啊！」

店小二笑道：「在下不會讓你死得太痛苦！」

右掌一揚，切了下去。

方振遠急道：「慢着！」

「想不到方總鏢頭一世英雄，竟也是怕死得很。」

方振遠冷冷地道：「閣下何不先到馬棚去瞧瞧鏢貨是否還在，再來殺我不遲。」

店小二呆了一呆，怒道：「你如敢騙我，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說着一掌切下，竟把方振遠左手一根小指頭切了下來，人卻轉身一躍而去。

掌緣如刃，竟切得整整齊齊，血流如注。

方振遠痛出一頭汗，但仍咬牙忍了下來。

小高探出頭來，看到血染床單

，立刻閃身而出，拍拍方振遠道：「總鏢頭！」

方振遠一呆，道：「小高……」

「是不是很意外？」

方振遠苦笑道：「你也是他們一夥的？」

小高搖搖頭，道：「不是！」

方振遠急道：「那很好，能不能解去我身上的穴道？」

小高道：「我可以試試看，但我要知道，你保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方振遠苦笑道：「時間不多，快解開我的穴道，我只要脫離了這次劫難，小高，我保証和你共享所有。」

小高微微一怔，道：「共享所有，你有什麼？」

「我……」方振遠本已陷入絕望之中，但現在忽然又有了一線生機，求生之志大爲强烈，急急說道：「快解開我的穴道，躲起來！咱們時間不多。」

小高略一沉吟，暗運內力，疾推兩掌。

這些時日之中，他確從孟小月處學習不少，也學會了推宮過穴手法，但卻從未用過，這兩掌是否有效，小高毫無把握。

至於是否救得了方振遠，小高他並不在意，因爲方振遠在小高的心目中並非是個好人。

方振遠伸動一下雙臂，挺身坐起，被點的穴道竟已全解，不禁呆了一呆，道：「小高，方某有眼無珠，看低了你。救命之恩，容我補報，快快藏起。」

小高略一沉吟，又躲入了衣櫃之下，方振遠又重新躺好，躺得和剛才的姿勢一樣。

躲入衣櫃之下的小高，心中卻想着另一件事情，他忖道：「不知那人練的什麼武功？一掌切下竟如刀削一般，掌緣如刃，江湖上傳說有種手刀，能把一隻手練得像刀一樣，莫非就是這種武功？」

忖思之間，突聞「砰」然一聲，門被推開，那店小二像風一般捲了進來，直撲向床前，哈哈大笑道：「方總鏢頭，你果然是很守信用的人。」

方振遠道：「是不是準備放了我？」

店小二搖搖頭，道：「很抱歉！我們找到了你留下的東西，對你方總鏢頭的精細非常佩服。只可惜，咱們已在密封的記號上發現它已被拆過。」

方振遠一怔，道：「密封暗記？」

這句話說得很笨，無疑是承認拆開過託保之物的密封。

店小二笑道：「方總鏢頭，現在，你該死得甘心了吧？」

方振遠嘆息一聲，道：「其實，我是否拆過密封，已經不重要了。拆過是死，就算沒有拆過，你們也不會放過我，對嗎？」

店小二沉吟一陣，點點頭。

方振遠道：「你們早已設計好了殺我滅口的計劃，徹徹底底地在利用我，現在，我只求閣下告訴我一件事情。」

店小二道：「好！你問吧，什麼事？」

方振遠道：「你叫什麼名字？是不是我方某人一樣，只是人家利用的工具？」

店小二笑道：「我叫陳豪。」

方振遠眼睛一亮。「斷鐵手陳豪？」

陳豪道：「對！方總鏢頭死在陳某人手中，不算屈辱你吧？」

方振遠道：「想不到閣下還活在世上，而且練成了手刀神功。」

陳豪道：「老夫退隱江湖已有二十年了，想不到方總鏢頭還知道老夫這個人！」

方振遠道：「方某出道之時，陳老已經歸隱了，今年該有五十多歲了吧？」

陳豪冷笑道：「方總鏢頭怎麼忽然不怕死，竟和陳某談起江湖掌故來了？」

方振遠道：「既知非死不可，怕亦枉然，也只好死得有氣概一點。」

「好！好！」陳豪笑道：「方總鏢頭果然想得清楚，陳某這一掌，絕對給你一個痛快。」

右手一沉，向下劈落。

方振遠早已凝神戒備，一吸氣，身子忽然閃開三尺，挺身而起，刀光一閃，逼上咽喉。

這一變化，完全出了陳豪的意料之外，心中驚覺時，刀已架上了脖子。

方振遠早已想好如何閃避，如何抽力，如何制服陳豪，所以整個動作一氣呵成。

陳豪道：「你怎麼會解了受制的穴道？」

方振遠左手疾出，點了陳豪二處穴道，才冷笑道：「運氣衝穴，並非什麼難事。」

陳豪雙眼盯注着方振遠，道：「方總鏢頭，不是陳某小看你，你絕對沒有這份功力，陳某做事，一向是算計週全。」

方振遠心頭一震，心想：「這老傢伙果非易與之輩，我得小心應付了！」

當下一提氣，又點了陳豪右腿上二處穴道。「我本來可以一刀殺了你，至少也該削下你一條手臂，以報斷指之仇。」

陳豪緩緩坐在牀上，道：「方總鏢頭可是擔心陳某失聲大叫，驚

動了埋伏室外的人手？」

「陳兄果然是明白人，方某人忍下了斷指之痛，也忍著心頭之怒，你道爲了什麼？」

陳豪苦笑道：「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想不到咱們這番主客易勢，前後不過一刻工夫，當眞是教人感慨得很！」

方振遠還刀入鞘，取出傷葯，包好斷指傷勢，道：「如果陳兄果在這跨院中埋伏了人手，他們也該有所行動了吧？」

說著目光轉動，凝神傾聽。

陳豪道：「看來，方兄對我們知道得太少了。」

方振遠道：「什麼意思？」

陳豪道：「他們不會輕易出手，一旦行動，一擊必中。」

方振遠冷笑道：「這麼說來，方某應該先殺了陳兄，才算安全了？」

「是的，他們沒有一擊必成功的把握時，就算他們看著你殺了我，也是不會出手的。」

方振遠看陳豪神色鎮定，忖道：「這傢伙當眞能視死如歸嗎？」

心中念轉，右手忽然伸出，暗運內勁，在陳豪臉上抓了一把。

果然抓下一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

面具之後是一張蒼老的臉，髮鬚皆白。

方振遠盯著陳豪看了一陣，冷笑道：「陳兄，方某已在你眞正的面目上，看出了面臨死亡的恐懼了。」

陳豪被揭下人皮面具之後，氣勢忽然一弱，苦笑道：「方總鏢頭如要取在下之命，希望能給陳某一個痛快！」

言罷閉上了眼睛。

這兩個老江湖，雖然處在生死不同之境，內心中仍在鬥智。方振遠已力聚右手，隨時可取陳豪之命，卻遲遲沒有出手。

他在觀察，關鍵是埋伏在跨院中的人手，是否已經撤走。

陳豪的口風奇緊，不肯洩露出一點內情，方振遠必須以自己的觀察判斷，作爲處置陳豪的依據。

他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陳兄，不必再裝了！」

陳豪霍然睜開雙眼，道：「什麼意思？」

方振遠道：「方某人相信你確在這跨院中埋伏了人手，但在你取得東西之後，他們已經帶著東西走了。眼下這大明客棧中，可能只有你一個人了。」

陳豪神色大變。「你……」

看到他的神情，方振遠更具信心，淡淡一笑，道：「陳兄，你背後的主人、組合不論實力多麼强大，他們能做到的，也不過是替你報仇而已，而你的生死卻是掌握在我的手中。」

陳豪道：「什麼意思？」

「江湖上爭名逐利，快意恩仇，祇是年輕人的玩意兒，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似乎應該求得平安爲先，陳兄以爲如何呢？」

陳豪沉吟道：「方總鏢頭要如何才能不記陳某斷指之恨，不妨說出內情來聽聽，也許我可以提供一二愚見。」

方振遠道：「斷指一事已經過去，不提也罷。方某只想瞭解，我如果放了陳兄，陳兄何以爲報？」

小高聽得心中好笑，忖道：「這兩個人究竟在搞什麼名堂？敵友不分，立場不明，難道江湖走老了，都會變成這等糊塗的東西？」

忍不住悄然而出。

只聽陳豪低聲道：「方兄盛情可感，但陳某只求一死，方兄請給兄弟留個全屍，陳某就感激不盡了。」

他在一心求死，使得方振遠心頭一震，但仍勸道：「方某放走陳兄的心意至誠，只要陳兄指引方某一條明路，也就是了。」

陳豪沉吟一陣，道：「你我處境不盡相同，以方兄江湖閱歷之豐，也許會有一線生機。」

「願聞高見。」

陳豪道：「除去一切留下的痕跡，然後點我死穴，儘快離開此地，從此隱姓埋名，天下如此之大，也許有一處是可以使你活下去的地方！」

方振遠道：「有這麼嚴重嗎？」

陳豪道：「不錯！陳某說的絲毫不假。」

方振遠道：「陳兄如果信得過方某，何不和方某一起離開？」

陳豪沉吟良久，突然嘆口氣，道：「我走不了的，你不必費心了。」

畢竟是生死大事，陳豪雖有著視死如歸的氣概，也不禁沉吟良久，但他仍然拒絕了方振遠放他一條生路的好意。

除死無大事，有什麼力量使得陳豪覺得比死亡更爲重要，壓迫他選擇了死亡？

方振遠感到事態嚴重了，陳豪不願求生的心態，使方振遠忽然產生了極大的恐懼，他回顧身側的小高一眼，道：「你怎麼決定？」

小高初入江湖不久，思維和判事的能力自然沒有方振遠這等深入，他奇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方振遠道：「這位陳老前輩的話，你都聽到了？」

小高道：「聽到了。」

「那就是了，你是不是要和我一起走呢？」

這一下，小高爲難了，方振遠顯然是已被陳豪說動，準備要亡命天涯了。自己犯不著陪他一起逃亡，但又壓不住好奇心，他希望知道方振遠究竟保的是什麼東西。

心中念轉，一時拿不定主意。

陳豪目光嚴厲地看著小高，道：「是不是你救了他？」

小高道：「是！我是九江鏢局中的人，方總鏢頭有難，我自然應當救他。」

方振遠微微笑道：「好！」

突然出手如電，點了陳豪的死穴，道：「小高跟我一起走吧！」

小高嘆口氣道：「你殺了他？」

方振遠道：「你都聽到了，他自己一心求死，我有什麼辦法？」

小高道：「你相信他的話？」

「他以死証明，難道還會有假的不成？」

小高略一沉吟，問道：「現在就走嗎？」

方振遠點點頭，開始易容改裝，把陳豪換上了自己的衣服，自己則扮成一個老人。收拾起床上的被單，藏入衣櫃，帶上兵刃、鐵箭，推開窗門，飛身而去。

小高沒有動手幫忙，但卻跟在方振遠身後，離開了大明客棧。

＊　＊　＊

方振遠快步疾奔，一口氣跑出了十幾里路，才停了下來。回頭一看，小高竟然面不紅氣不喘地跟在身後，不禁微微一怔，道：「你跟來了？」

小高道：「你讓我跟來的。」

方振遠點點頭，道：「不錯，不錯！」心中卻暗暗忖道：「看來，我是眞的低估了他，這小子的輕功絕不在我之下。」

早一個月前，方振遠的這一陣疾奔，會突然把小高甩掉，但一個月後，小高隨孟小月苦練，輕功確已不在方振遠之下了。

當然，這一陣奔走，方振遠也未用全力。

抬頭看天，已近五更，再有半個時辰光景，天色即將大亮。

方振遠沉吟道：「小高，這裏有一萬兩銀子，你拿去吧！你還年輕，在江湖上打滾，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帶這筆錢，找一個喜歡的地方，置些良田，過一些平安歲月吧！」

小高接過銀票看了一看，又還給方振遠，道：「你想趕我走？」

方振遠苦笑了一下，道：「我是一片好意哪！」

小高道：「你是眞的打算從此亡命天涯，不再回九江鏢局了嗎？」

方振遠又是一陣苦笑，道：「行走江湖就猶如坐船，越來越膽寒。況且我也並不年輕了，我已準備退出江湖，不再過問世事。」

小高問道：「那九江鏢局之中那些曾和你共過患難，同生死的弟兄們，你也打算就這樣一走了之，丟下他們不管了？」

方振遠道：「我已早有安排，只要我三個月不回九江鏢局，他們就會遣散鏢局。這些年來，九江鏢局累積了不少財富，每個人都可分得一份，那也足夠他們改行創業用了，如果省着點，下半輩子也就過得去了。」

小高點點頭，道：「我明白了！你早就打算好這一次走鏢濟南就不再回去了。」

方振遠眼中神光一閃，但又强自忍了下來，道：「小高，這些事，都是你親眼所見，難道是我騙你不成？」

小高道：「好吧！就算你情非得已，但我已答應了和你同行，只好暫時跟你一起了。」

「不必勉强，不必勉强！」方振遠急急道：「你何苦跟我一起亡命天涯？一萬兩銀子就算是我報答你救命之恩嘛！」

小高笑道：「我如果是愛錢的人，就不會救你了。」

方振遠微微一怔，道：「這話什麼意思？」

小高道：「你身上所帶的銀票，何止十萬數目，我可以搜出你身上銀票帶走啊！」

方振遠笑道：「這話倒也有理。不過，你要跟我走，受苦受難可不能怪我。」

小高道：「我很好奇，你說過，要與我共享所得之物，我只想見見，那所得之物是什麼？」

方振遠道：「好！你既然決定了，咱們走吧！」

轉頭向東而去。

天亮之後，已然進入山區，抬頭看去，但見山峯綿連，小高皺皺眉頭，道：「方總鏢頭，咱們到那裏去？」

「找一處人跡罕至的深山大澤中住下來。」

小高道：「我出身貧苦，山居的清苦生活自然可以忍耐下來，方總鏢頭只怕熬不下那種生活吧？」

方振遠道：「清苦是想當然爾，就算是身上帶著金銀，也無法使用，但逃命生涯，只求活得下去，也就是了。」

小高心中忖道：「好，咱們就賭一賭，看哪一個先忍不住這種清苦生活！」

一連三日夜，方振遠一直在深山中打轉，渴飲泉水，飢食松子、野果，累了就靠在山岩下、大樹旁，打坐休息。

方振遠暗中留心，發覺三日夜下來，小高不[illegible]無[illegible]，而且精神更見健旺

原來，小高入山後心無雜念，按照口訣，在休息打坐時，苦練塞外龍家混元一氣功，突飛猛進，獲益甚大。

倒是方振遠心有所思，坐息時也不能集中精神，泉水、山果吃得多，體能消退，斷指時失血很多，又未能好好的休息，反而顯得神色憔悴。

第四天中午時分，兩人在一處山谷口邊飲過一些泉水，坐下休息時，方振遠再也忍不住了，說道：「小高，你究竟想要多少銀子？」

小高道：「我不要銀子，只想知道你偷了人家什麼秘密。」

方振遠道：「你可明白，知道了這件事情的後果嗎？我就是最好的榜樣，忍不住一時好奇，偷看了個中之秘，落得現在要逃命天涯的結果。」

小高道：「我連瞧也沒有瞧過一眼，却已經跟你一起逃亡了。」

方振遠道：「我給你十萬兩銀子，你離開這裏，十萬兩銀子可以置良田百頃，蓋一座豪華宅院，僕婢如雲，過着神仙一般的生活。」

小高噗的一笑，道：「我出身貧寒之家，僕婢如雲的侍候我，我可是活不下去。」

方振遠道：「你究竟要怎麼樣才放過我？」

小高道：「我只要知道那件秘密，然後，就立刻離去。」

方振遠道：「眞要知道了，恐怕你不會離開了。」

小高微微一呆，忖道：「他如此說法，恐非騙我，難道眞的是蛇娘子提起的三清寶籙……」

方振遠道：「你如是後悔了，現在還來得及，因爲，你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小高道：「我不後悔。」

方振遠道：「你一定要看嗎？」

小高點點頭。

方振遠站起身子，走向小高，道：「看過之後，你就算想離開，也不能了。」

右手一抬，一道寒芒直取小高的咽喉。

小高由蛇娘子處知道了江湖上的險惡、狡詐，對方振遠這個人，更是存有深刻的戒心。所以，方振遠行近他時，他已經早有戒備，方振遠一揚手，他已仰身臥下去，縮頭翻身，向右側滾了三尺。

一枚鐵翎短箭，釘入了石岩之中。

鐵箭尖利，釘入了石岩半寸左右。

這一擊如是射中小高，必然是取命的一箭。

方振遠一擊未中，右手迅快地握住了刀柄，刀出一半，忽覺右腿一陣劇痛，一跤摔倒在地上。

原來，小高倒下的同時，施用蜈蚣奪命腿中的一招右脚尖向前鈎，左脚蹬在方振遠的小腿上，方振遠頓感骨痛如裂，身不由己地摔在地上。

小高挺身而起，飛起一脚，踢在方振遠的右手腕脈之上，方振遠頓覺得骨痛如折，五指鬆開，小高右手一探，抽出金刀，冷笑一聲，道：「方總鏢頭，在下救你一命，你竟然還沒有消去殺我滅口之心。」

方振遠强忍著右腿、右腕的劇痛，雙目瞪著小高，看了良久，才嘆一口氣，道：「好本領，小高，方某實在是看錯了你。」

小高冷笑一聲，道：「不論我武功如何，我救了你，你口中雖連聲說出要報答我救命之恩，但心中却連番算計我，欲取我之命，只此一椿，就該殺了你。」

方振遠道：「看來，你是不會再相信我了，殺吧！我身上數十萬兩銀票，認票不認人，誰都可以兌現，殺我之後，把我屍骨埋起，銀票你可以取去用了。」

小高怒道：「你認爲天下之人，都和你一樣的喜歡財物嗎？」

方振遠道：「你的意思呢？」

小高道：「拿出來給我瞧瞧，究竟是什麼東西？」

方振遠道：「看過之後，你不會殺我了吧？」

小高冷笑一聲，道：「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要殺你，爲什麼還要救你？」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好吧！當你決定殺我的時候，希望給我留一個全屍。」

小高皺皺眉頭，欲言又止。

方振遠左手解開身上的衣服，小高退後一步，手執金刀，從旁監視。

方振遠先取出三張巨額銀票，每張紋銀十萬兩，又取出三張面額一萬兩的銀票和一些金葉子。

小高心中忖道：「他身懷如此巨額財物，顯然早就打算逃亡天涯，拋棄了和他多年生死與共的朋友、兄弟不顧了。」

方振遠把銀票放置地上，道：「不計零星財物，這裏有三十萬十足兌現的銀票，這些財物可以使一個人一輩子花用不盡了。」

小高冷冷地看了那些銀票一眼，沒有接口。

方振遠由貼身處取出了一個油綢子打的小包，道：「秘密在此，你自己打開看吧！」

小高左手執刀，右手疾快如風地點了方振遠兩處穴道，道：「不是我不信任你，實在是你狡詐多端，叫人不得不防備你的暗算。」

（未完・八）



豆腐大俠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國師橫加阻撓　衆小追殺老怪

上文提要：宋小雲果然找到水無情和張夢月，她幸未失身，正想上床，水無情看到宋小飛手上戴着神珠魔戒，不敢輕敵，用魔音制敵，邊戰邊走，命雙煞、二鬼迎戰，自己雖被張夢月刺傷，而發出的魔音亦能將二小、張夢月、包大膽制住，正想出手，紅娃趕到支援，使二小有喘息機會，此時的水無情變了陰陽老怪，露在眼前……

陰亦陽的傷口又在流血，是因爲被紅娃的困仙索掃中的關係，聞言投來一瞥，並未正面作答。

「毫無疑問，水無情是你的化身之一？」

「既已目睹，不必多此一問。」

「燕雙雙是你的第二個化身？」

「老夫無意否認。」

「有沒有第三個？」

「以後還多得很。」

「你已經沒有以後，本俠是問現在。」

「大概沒有了。」

吳小雲道：「你到底是男是女？」

陰陽老怪的答覆很妙：「是男也是女。」

「你是說男女同體？」

「就是這個意思。」

「眞是個怪物，叫人難以置信。」

「要不要我老人家脫下褲子給大家瞧瞧？」

這個老小子的臉皮眞厚，口說不算，還眞的要動手脫褲子，實則是想藉此製造一個脫身的機會。

張夢月睹狀大駭，忙不迭地搖手阻止道：「嘿，老不要臉，免了，留着給閻王爺看吧。」

包大膽仍沉浸在甜美的回憶中，接口道：「屬於女人的那一部份，包某看過，堪稱絕色，是女人中的女人，令人陶醉，叫人神往……」

宋小飛瞪了他一眼，制止包天再說下去，轉對陰陽老怪道：「本俠想知道，一個醜陋的糟老頭是如何變成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陰亦陽沉聲道：「此乃機密，不足爲外人道。」

「你不講本俠也猜得到。」

「說說看。」

「想必是一種邪門奇學無疑。」

「宋豆腐，看來你還是一個聰明人哩。」

「猜對了？」

「差不多。」

「本俠尚有一事相告，朱家的家務事不得插手，也不許跟南巴、北趙勾搭，如其不然，哼……」

言猶未盡，異事徒生，陰陽老怪抽冷子發出一聲獅子吼。

聲音特大，勢如狂濤，魔鬼之音以排山倒海之勢湧出。

羣俠怕的是魔鬼之音，等的也是這一刻，魔音初發，趁陰陽老怪血口大張之際，抓住機會，以暗器聯手合擊，霎時間各逞所能，萬箭齊發，蔚爲奇觀。

宋小飛的豆腐，吳小雲的花是主角。

紅娃萬喜兒的困仙索也不稍讓。

翁九如的鐵蓮子同樣霸氣十足。

張夢月、包大膽則就地取材，以碎石取代暗器。

俗話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掌，好漢抵不住人多，儘管陰陽老怪身懷絕技，是高手中的高手，依然顧此失彼，險象橫生，逼得他滿場亂飛，狼狽已極。

結果還是在劫難逃，嘴裡被塞進兩塊豆腐，外加三朶鮮花、四粒鐵蓮子，魔音隨之告終，淌下一嘴的鮮血來。

身上也傷痕纍纍，衣履不整，是困仙索與碎磚亂石的傑作。

最嚴重的一處傷在肩頭，被神珠的光芒削去巴掌大的一片肉，深可見骨，慘不忍睹。

紅娃主僕早已衝進東廂，萬喜兒望了宋小飛一眼，像大人的口氣道：「本堡主有個不情之請，尚盼宋哥哥玉成。」

豆腐大俠一怔神，道：「什麼事？你說吧，只要本俠力所能及，一定照辦。」

「小弟是想親手幹掉這個老混蛋。」

「沒問題，你儘管動手就是。」

「本堡主的意思是不希望別人插手。」

「可以，西萬毀宗滅派，受害最重，你有權這樣做，本俠無異議。」

張夢月却有異議。「本姑娘不同意。」

紅娃萬喜兒楞了一下，道：「妳有何高見？」

「先父張人龍也是被他害死的，我要爲父報仇。」

「這好辦，本堡主答應讓張姐姐戳他一刀就是。」

「一刀太少，我要將他碎屍萬段。」

二人意見相左，發生爭執，正好給了陰亦陽一個逃命的機會，二話不說，當即悄沒聲色的溜之大吉，當大家發現時已進入北正房。

「老賊，不要跑！」

「老魔，把命留下來！」

「今天你非死不可，插翅難飛！」

萬喜兒一馬當先，人尚未到，困仙索已攻進北正房。

宋小飛動作也不慢，身形一閃，已至院中，照準北正房，連發數招。

神珠威力驚人，瞬息之間便窗毀、門破、牆倒，屋內景象一目瞭然，裡面空空如也，那還有陰陽老怪的影兒。

再搜西廂，依舊魔踪杳杳。

其他的房間也同樣空無一人。

不僅陰亦陽逃之夭夭，神仙居內的崗哨亦隨之奔走一空。

是上了天？

還是入了地？

羣俠面面相覷，莫名所以。

數紅娃的反應最強烈，唉聲嘆氣，搥胸蹬脚，一張小臉都氣紫了，自怨自艾的吼叫道：「可惱、可恨，分明是隻死鴨子，居然被他飛走了，好氣人，也好丟人啊！」

薑是老的辣，混亂中離開東廂後的翁九如便上了房，一直在注視神仙居四週的動靜，宋小飛睹狀急問道：「翁前輩居高臨下，可知老魔逃往何處？」

翁駝子立道：「四下寂然，好像並沒有人逃出神仙居。」

「原來守在外面的那一羣蝦兵蟹將呢？」

「可能早已四散奔逃。」

「老怪物既未逃走，人在那裡？」

「八成仍在神仙居。」

「可是，搜遍全居，並無老魔的踪影呀。」

「神仙居內說不定別有洞天。」

吳小雲冰雪聰明，一點就透，道：「翁前輩說得是，神仙居內必有通道或秘窟，而且地點也呼之欲出。」

萬喜兒聲急語快的追問道：「小雲姐快說在何處？」

「本公主認爲他在北正房內的居多。」

「何以見得？」

「道理很簡單，神仙居位在林木深處，四外古柏參天，他大可以從林內遁走，沒有必要進入北正房。」

紅娃也不笨，馬上就想通了，道：「我明白了，老魔頭所以會逃往北正房，是因爲那裡有更可靠的通道，或更安全的秘密處所。」

百花公主頷首道：「本公主正是此意。」

萬喜兒沒再答腔，舞着困仙索，飛身而入。

其餘的人緊隨在後，全部衝進北正房。

翁九如研判正確，吳小雲料事如神，沒多久便有驚人的發現，牆脚邊，一張雕花床下，果然有一個洞。

洞不大，約三尺見方，僅可容一人出入，蓋子已被人打開，就棄置一旁。

移開雕花床，進一步仔細視察，可以從塵土上的手印、脚印清楚看出，不久前曾有人進入。

取來一盞燈籠，往裡一照，光線所及之處空無一物，也弄不清究竟是一條通道，或是一處藏身的秘密所在。

翁駝子默察片刻後，以肯定的語氣道：「沒錯，陰亦陽一定來過。」

浪子包天半信半疑的道：「駝

子何敢如此肯定？」

翁九如指着石階道：「你們看，這裡還有未乾的血跡。」

順着翁駝子手指之處望去，果見石階上有幾滴細小的血跡。

陰陽老怪已受傷，經過之處難免會有血水滴下。

血跡未乾，更可以進一步証明時間不會太久。

紅娃毫不遲疑，困仙索先行探路，裡面空空洞洞的，不知有多深多遠，也不知有人無人。

接着，宋小飛運足全力，連發了兩道神光。

但見石火迸發，但聞震聲隆隆，依舊沒見任何動靜。

萬喜兒大爲光火，就在洞口破口大罵道：「老怪物，滾出來，本堡主已經找到你藏身的窩。」

洞內寂靜如昔，反應全無。

豆腐大俠接口道：「陰亦陽，自古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以你的身份應該死得像一條英雄漢才是。」

「是啊，是英雄就該站出來。」

「對啊！是好漢就別做縮頭烏龜。」

「滾出來！」

「爬出來！」

「再不出來就是王八，烏龜、狗屁蛋！」

「…………」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罵人的字眼幾乎都用遍了。

然而，笑罵由你笑罵，洞內始終沒有半點回應。

紅娃實在憋不住了，大聲嚷道：「老怪物，別以爲藏在洞裡就奈何不了你，告訴你，門兒也沒有，小爺爺現在就把你揪出來！」

喜兒人小志氣大，說話算數，眞的要入洞去抓人。

被老管家翁九如攔了下來。

「小主人切莫魯莽。」

紅娃聽得一呆，道：「翁爺爺，何以攔阻？」

「洞內情況不明，必然危機四伏，就這樣貿然入內，實在很危險。」

「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萬喜兒理直氣壯的道：「老怪物縮頭縮尾，避不見面，總該有人去抓去揪呀。」

「假如這是一條通道，陰陽老怪此刻早已遠走高飛，根本抓不到人。」

「若是藏身的秘窟呢？」

「那更危險！」

「翁爺爺的意思是……」

「敵暗我明，彼此主客易位，無異自投羅網。」

宋小飛深有同感，插言道：

「前輩高見，小飛也覺得不宜輕率行事，但不知翁管家可有應敵良策？」

翁駝子想了想，道：「可以用火攻。」

吳小雲欣然道：「好主意，用大火把他燒死。」

張夢月補充道：「燒不死也會嗆死。」

包大胆亦道：「嗆不死就會爬出來。」

紅娃雀躍道：「好就大家動手搬柴吧，別發楞。」

人多好辦事，神仙居又已半毀，多的是門、窗、樑、柱，大家一起來，很快就將洞口塞滿，在外面還擺了一大堆。

但是，火並沒有燒起來。

不是他們不想放火，而是正當要引火點燃之際，夜空中突然傳來一個怪異的聲音：「儘管燒吧，越大越好，我老人家已經很久沒吃人肉，嘴饞得很。」

飄飄忽忽的摸不準來自何方。

陰陽怪氣得也聽不出是男是女。

三分像梟鳴，七分像鬼叫，簡直人鬼不分。

宋小飛一個箭步衝到屋外去，喝問道：「是人？是鬼？」

那聲音似遠又近，似近又遠，陰森森的回答：「非人，非鬼！」

紅娃萬喜兒怒冲冲地吼道：

「媽的，你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那聲音好像又換了方向，答得很絕，祇有兩個字：「神仙！」

宋小飛腦中靈光一閃，道：「少轉彎抹角，假如本俠猜測無誤，閣下大概是神仙居的主人吧？」

「人說你宋豆腐是少年英豪中的第一人，果然聰明，一猜就中。」

「也就是說你是陰陽老怪陰亦陽？」

「在江湖上，我老人家的輩份極高，連你師父逍遙居士方敬之都得叫我一聲前輩，沒有人敢直呼老夫的名諱。」

紅娃萬喜兒聞言大怒，聲若焦雷：「你娘，死到臨頭了還倚老賣老，快說，既已夾着尾巴溜之大吉，爲何又去而復返？」

「回來的原因是因爲我老人家尚有一事未了。」

「何事未了？」

「你們尚未亡魂斷命。」

「噢，你他奶奶的還想再戰？」

「去而復返的目的就是爲取爾等性命。」

「好啊，歡迎之至，先站出來再說，別光說不練。」

「兵法有云，兵不血刃，方爲上上之策，殺人不一定非要對面相搏不可。」

不錯，殺人的方法很多，近身拚搏是最笨的一種。

魔鬼之音就可殺人於無形。

不一時，神仙居便全部籠罩在魔音之中。

悲慼處如厲鬼夜啼。

亢奮處如惡魔罵街。

說多難聽就有多難聽。

說多刺耳就有多刺耳。

凡是聽到的人皆有如針刺、錐扎、刀砍、雷劈般痛苦。

頭欲炸。

心欲碎。

魂不守舍。

魄不附體。

翁九如不愧是老江湖，大聲疾呼道：「大家快將耳門穴點住。」

浪子包天一楞，道：「點耳門穴作甚麼？」

翁駝子道：「點住耳門穴，便失去聽覺，可防魔音入侵。」

張夢月信疑參半的道：「魔音乃邪門功夫，非比尋常，這樣有效嗎？」

翁九如道：「完全阻絕當然不可能，但起碼可以減少一些痛苦，延長一些死亡的時間，增加找到他的去處，置他於死地的機會。」

豆腐大俠道：「找人祇能從魔音聽聲辨向，一旦失去聽覺，如何還能查出老怪物的下落來？」

翁九如道：「這倒是個難題，爲今之計，祇能一忽兒點住，一忽兒解開，尤其是宋大俠，對付老怪物唯神珠是依賴，勢必得多承受一些痛苦。」

宋小飛豪氣干雲的道：「小飛身爲俠義中人，早將死生置於度外，祇要能除去這個老怪物，即使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

翁駝子的方法不賴，點住耳門穴，痛楚就會減輕一些，一旦解開，便彷彿置身水火之中，搖搖欲墜。

看樣子性命是救不了，死亡的時間倒的確可以延長一些。

照着翁駝子的指點，宋小飛時而點穴，時而解穴，一發現魔音的來處，神光便閃電激發。

不論是樹木，或是牆壁，祇要神光一到，便會轟出一個大窟窿來。

吳小雲配合得天衣無縫，神光在前，鮮花在後，窟窿一現，鮮花便會穿孔而出，倘若找對目標，陰亦陽那還有命在。

怎奈陰陽老怪比狡兔更狡猾，比幽靈更飄忽，連發數十招，神仙居牆倒屋塌，幾近全毀，還是找不到他的確切所在。

事實上陰亦陽用的乃是游擊戰，一直在外圍游走，魔音發出後迅即換了位置，準備另一波的施展，自然摸不準方位，往往失之交臂。

所幸東西廂全倒，視野大開，衆人索性上了僅存的北正房。

夜色已深，月正當中，灑下一地銀輝，又兼身在高處，四周的一草一木盡收眼底。

陰亦陽顯然也注意到這一點，魔音突告中止。

大家早已精疲力竭，瀕臨崩潰的邊緣，正好有了喘息的機會，紅娃一面運氣調神，一面道：「怪事，這個老傢伙怎麼不鬼叫了，會不會知難而退，又抱頭鼠竄？」

翁駝子沉吟一下，道：「老魔自視甚高，不會輕易退走，說不定正是大戰前的寧靜，老怪物同樣也需要喘一口氣，重作準備。」

豆腐大俠道：「我們也應該有所防備，這個老小子老奸巨猾，天曉得會再玩什麼陰謀出來。」

包大胆道：「老怪物神出鬼沒，行踪飄忽，令人防不勝防，如何防備？」

宋小飛道：「大家圍成一圈，面向四方，一有風吹草動，立刻羣起而攻，這是最起碼的必要準備，老魔若未遠去，必難逃我等耳目。」

英雄所見略同，大夥意見一致，立即付諸行動，背靠背站在一起。

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凝神靜慮，屏息以待，幾乎可以看得見蠅飛蟻走，聽得到烏龜下蛋。

可就是看不見陰亦陽的一影半踪，也聽不到他的一聲半息，彷彿地球已停止運轉，大地一片死寂，陰陽老怪早已從地面消失。

* * *

等待的時間並不久，很快就有了反應。

陰陽老怪的魔鬼之音又從一連串狂笑中劃空傳來。

怪事，六人眼觀四路，竟不知陰亦陽身在何處。

耳聽八方，同樣弄不懂魔鬼之音究竟來自何方。

正自百思不解，也正在爲魔音侵襲精神恍惚間，脚下突有異狀，屋面猛然陷下去。

不是自然崩塌，而是人爲使然，猝然無防之下，一下子就陷下去五六尺。

禍不單行，立有一股强猛的力道以排山倒海之勢湧至。

魔音外加暗力，雙管齊下，鐵打的羅漢也受不了，悶哼聲中，全被震飛，撞上了牆，摔在牆脚下。

這才看清楚，出手的人正是陰陽老怪，就站在甬道口前，顯然是利用秘道潛入，欲以奇襲致勝。

事實証明，陰亦陽已勝劵在握，六人摔倒後灰頭土臉，萎靡不振，一個個均跌坐在地，爬不起來了。

陰陽老怪得意非凡，上前三步，趾高氣揚的道：「憑你們這幾塊

打，還想跟我老人家鬥，簡直自不量力，自尋死路，今天你們是死定了，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們。」

話鋒一轉，忽又以女聲陰陽怪氣的道：「不過，話又說回來，老娘向愛才如命，祇要肯誠心歸順，矢志效忠，可以考慮給你們一條生路。」

六人閉起耳門穴，一言不答，各自運氣療傷。

陰亦陽繼續說道：「願意歸順老夫就站起來，保証吃香的，喝辣的，縱橫四海，稱霸天下。」

沒人站起來，亦無人答腔。

陰陽老怪的臉變了，面露殺機，目泛兇芒，惡狠狠地道：「想死好辦，我老人家就成全你們，殺！」

聲如虎吼，大似雷鳴，砂飛石走，塵土飛揚，整個北正房充滿了激盪的氣流，彷彿要爆炸，魔音的威力好不嚇人。

「殺！」

「殺！」

「殺！」

一聲殺換來三聲回報，拚足了所有的力氣，迅即閃電還擊，宋小飛的神珠、豆腐，吳小雲的鮮花、霸王鞭，還有萬喜兒的困仙索，一下子全部施展出來，以電閃雷奔之勢攻向陰亦陽。

陰陽老怪不知他們點了耳門穴，以為氣若游絲，命在旦夕，冷不防遭此突襲，不由方寸大亂，袍袖一抖抖落了不少鮮花、豆腐，擋住了二鞭三索，猛一個大迴旋，已如地虎般鑽進秘道。

好厲害的宋小飛，神光乍展，如流星趕月，咬着陰亦陽的尾巴射進秘道。

吳小雲加上一鞭。

萬喜兒再補一索。

詎料，秘道拐了彎，未中要害，以毫釐之差被他兔脫。

紅娃氣瘋了，虎吼一聲：「老賊那裡跑！」不管三七二十一，揮舞着困仙索就要往裡面鑽。

被翁九如一把抓住，道：「小主人不可造次。」

萬喜兒小眼珠子一瞪，道：「老怪物已是末路窮途，怕什麼？」

翁駝子不以為然，一本正經的道：「還是那句老話，敵暗我明，必然危機四伏，誰敢保証沒有機關埋伏，貿然闖入，說不定會中了老賊的圈套。」

「話是不錯，但也不能就此罷手呀。」

「當然不。」

「翁爺爺有何高見？」

「此刻正是火攻的最佳時機。」

紅娃一甩朝天辮，朗聲道：「對，把這個老傢伙活活燒死！」

浪子包天道：「燒不死也會嗆死。」

張夢月亦道：「如有出路就把他燻出來。」

破門爛窗就堆置一旁，再找來一些引火的茅草樹枝，全部推入洞內，很快就燒了起來。

火勢很猛，熊熊烈火，濃烟瀰漫，四處亂鑽，豆腐大俠見狀連發數掌，立將火苗與烟霧導入秘道之中。

有的取木材，有的發掌，火越燒越大，照亮了半邊天，火苗宛若一條火龍，猛往裡面鑽。

是人會燒成灰。

是羅漢也會燒成水。

陰陽老怪却始終沒有任何反應。

倒是在北面，一餘丈外，林木深處，有異狀發生，從地平線上冒出來一股白茫茫的東西。

不是霧氣。

而是濃烟。

翁九如不愧是老江湖，一看就曉得是怎麼回事，揮手道：「是秘道出口，老怪物祇此一條生路，別無他途，快去截堵，給他一個迎頭痛擊！」

判斷完全正確，確是唯一的一個出口。

幾個人動作也夠快，快若風馳電掣，狠奔虎躍。

結果還是晚了，陰亦陽已先一步一頭鑽出。

這個老小子比猴子還精，儘管燒得滿頭大汗，嗆得眼淚直流，可不敢掉以輕心，一現身便回頭四望，眼見大事不妙，拔腿就跑，一陣風似的往茂密的森林內奔去。

「別跑！」

宋小飛的豆腐疾逾閃電。

「看打！」

吳小雲的鮮花去勢如風。

「接招！」

萬喜兒的困仙索凌空出擊。

三人同時發話，同時出招，本可十拿九穩的要了老怪物的命，奈何地形太複雜，林木鱗次櫛比，被陰陽老怪以詭異的身法躲開，豆腐、鮮花、困仙索悉為大樹所阻，未建奇功。

「使魔戒！」

「用神珠！」

話出包天、張夢月之口，實則純屬多餘，豆腐大俠提聚暗力，神珠的光芒早已發出，如影隨形般咬住了陰陽老怪。

砰！砰！好幾棵大樹應聲而倒。

砰！砰！無數的巨石四分五裂。

神靈之珠，無堅不摧，當者披靡，眼前地勢大為開闊，陰亦陽掩蔽不易，一道強光直衝着他的後背射去。

如刀！如箭！

似尖錐！

似長矛！

陰陽老怪生死須臾，命在旦夕，神珠招無虛發，果然擊中目標。

目標是擊中了，却非陰亦陽的後背。

而是另一人從斜刺裡伸出來的一隻手掌。

此人非別人，乃當朝第一號大紅人姚廣孝，國師道衍和尚是也。

道衍身法絕妙，凌空蹈虛而來，與其說是神光擊中了姚廣孝的手掌，不如說是道衍用手掌接住了神光來得更恰當。

神光有斷金碎玉之力，姚廣孝却面不改色，安然無恙，彷若沒事人兒一般，連半根汗毛都沒傷到。

這事非同小可，宋小飛、吳小雲、萬喜兒、翁九如等人齊皆目瞪口呆，楞在當場。

就這麼一楞之間，場中人頭晃動，袂影飄拂，又湧現不少人。

道衍的兩位高足——知機、知命到了。

錦衣衛指揮黃鐵虎，小頭目江洋、喬勇、侯建到了。

北趙擎天堡的三堡主趙玉瑾、七堡主趙玉郎，以及門下子侄高手數十人也到了。

姚廣孝的暖轎就停在附近不遠，四名轎伕一字排開，個個魁梧高大，神采飛揚，亦非泛泛之輩。

能以血肉之掌接下神光，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紅娃萬喜兒嚇了一跳，往宋小飛身邊一湊，小聲道：「這個老傢伙好扎手，是何方神聖？」

豆腐大俠道：「國師道衍和尚，俗名姚廣孝，不僅是當朝第一號大紅人，也是當今武林之世的第一把高手。」

翁駝子久走江湖，對姚廣孝耳熟能詳，聞言臉色大變，驚「哦」一聲，道：「哦，原來是他，難怪……」

一語未畢，姚廣孝雙眉上挑，便自接口道：「曉得本座的厲害就別輕舉妄動！」

這話語氣太重，彷彿是在下命令，激怒了穿雲堡主萬喜兒，挑眉瞪眼的冷笑道：「管你是誰，祇要不庇護老怪物，就相安無事，咱們河水不犯井水。」

困仙索凌空一挽，打了一個清脆的索花，疾逾迅雷般套向陰亦陽的頭。

吳小雲亦有乘勝追擊之意，各式鮮花像雨點子似的抖手打出。

宋小飛更兇更猛，豆腐接二連三，神光如雷似電，決心要置陰陽老怪於死地。

孰料，事與願違，異事陡生。

「住手！」

道衍和尚一聲吼，右掌再度將神光接住，左手猛一拍，紅娃的困仙索亦告震落在地。

姚廣孝的兩位門生亦有驚人的表現。

知機撈住鮮花。

知命擋住豆腐。

陰亦陽落得輕鬆，沒傷到半根汗毛。

這一來，可惹火了萬喜兒，戟指怒吼道：「媽的，看樣子你們是存心來找麻煩的。」

知機和尚聞言大為不快，聲色俱厲的道：「你是誰？一個黃口小兒竟敢在國師面前大呼小叫，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紅娃毫不畏怯，抬頭挺胸的自我介紹道：「禿驢休得狗眼看人低，小爺爺的來頭可不小，乃萬年青之孫，萬百齡之子，西萬穿雲堡的現任堡主萬喜兒，別號紅娃，此番東來，是為了報父仇。」

知命和尚道：「你的仇人是那個？」

萬喜兒指着陰亦陽咬牙道：「就是這個不男不女的老怪物，希望你們不要管閒事，讓一條路出來。」

姚廣孝單掌一豎，唸了一句「阿彌陀佛」，道：「出家人四大皆空，老衲並未管閒事。」

「不管閒事為何一再護着這個老傢伙？」

「陰大俠不能與他人相提並論。」

「為什麼不能相提並論？」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豆腐大俠聞言大吃一驚，臉色一變再變地道：「噢，你們原來是……合作的夥伴？」

本來是要說「是狼狽為奸的合作夥伴」，但話到口邊，臨時將前面的幾個字嚥了回去。

道衍和尚並未正面作答，轉對陰亦陽道：「陰大俠，本座的話沒錯吧？」

陰陽老怪想了想，面無表情的道：「我老人家一向獨來獨往，稱孤道寡慣了，不喜歡玩携手合作的把戲，不過……」

話說一半，故意停了下來。

姚廣孝臉一沉，接口道：「不過怎樣？」

「假如國師確有誠意，而且肯答應老夫一個條件的話，可以考慮。」

「什麼條件？」

「朝廷的事以國師馬首是瞻，武林中事則以老夫為尊。」

「以老英雄目前的處境，又是孤家寡人一個，不覺得太苛？」

「國師之言差矣，陰某另有一支精兵。」

「都有那些人？」（未完・廿五）

一女成名萬骨枯

玉兒練成混元功　五毒怪客命得救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小玉兒無論拳掌或刀劍方面均遠勝過呂不愚，爲脫凡師太爭回面子，傲氣地帶着小玉兒繼續上路，小玉兒心中已明白師父與呂不愚原來是彼此均深愛着對方的一對愛恨冤家。到了寶雞渭何旁，經過空空兒丁香的証實，脫凡師太毫不猶豫地將小玉兒交還給金娘子，經歷轉折，一對母女終於能夠團聚……

金娘子笑笑，道：「不會的，小玉兒的武功高極了，我們三個也打不過她。」

金蟬怔愕的道：「眞的？」

金娘子道：「是我親眼看到的。」

金蟬道：「如果小玉兒眞有那麼大本事，她有沒有辦法救治妳姐夫？」

金蟬的話令金娘子難回答，小玉兒沒這方面本事，怎能對李兆元施救？

她一急之下，道：「我對小玉兒說了，小玉兒說走火入魔會死人的。」

李兆元聽得不高興，他低叱：「你個小雜種，幫不上忙還要叫我死呀。」

金娘子起身便走，她不想聽到有人罵她女兒小雜種。

小雜種三字對她最敏感不過。

她同敖杰生了小玉兒，再與李兆元生個李強生，後又爲史水樂生了史天生，她已經夠窩心了。

* * *

看着金娘子不高興，金蟬對李兆元叱道：「都是你，什麼不好罵，偏罵雜種二字，我妹子火了。」

李兆元道：「也是眞的呀，我沒罵錯啊。」

金蟬怒道：「你在找死呀？」

李兆元吃一驚，他怕惹火了毒娘子，立刻苦笑了。

「阿蟬，痛苦之人不正常呀，我錯了。」

只不過金蟬不再爲李兆元按摩了。

* * *

附近有幾隻老公雞宛似撕破喉管似的叫個不休，那眞叫吵死人不償命，便在這四更將盡五更未到的時候，大元堂後院的房間裡忽然傳出「轟轟」兩聲大震，緊接着「嘩嘩啦啦」之聲傳來，反倒把人驚醒了。

雞叫未曾把人給吵醒，因爲人們聽慣了雞叫聲，習慣便也自然了。

但這種轟聲却是很新鮮，人們紛紛自屋內跳出來了，還以爲半坡上滾下石頭落在房頂上。

當先奔向小玉兒房門口的正是金娘子。

「小玉兒，小玉兒。」

金娘子也只叫了兩聲，已見小玉兒灰頭土臉的自她的睡房中走出來了。

金娘子上前用力抱住了小玉兒。

「我的女兒呀，妳受傷了嗎？」

小玉兒見史水樂與兩個伙計金蟬等全過來了，她帶着幾分羞怯的道：「娘，對不起！」

金娘子看見小玉兒的睡房，墻

裂了個洞，房頂上也破得月光照進來，她驚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小玉兒看着史水樂，道：「對不起，我把你的房子打破了。」

她此言一出，聽的人怔住了。

金娘子拉緊小玉兒，道：「妳……用什麼打破的？」

小玉兒道：「四更剛到我起床，我習慣早起床，我坐在床上運氣之後便修習小冊子上的功夫，不料我出拳太猛，屋頂破了，墻也破了。」

金娘子細看小玉兒雙手，雙手一些傷也沒有，她吃驚的道：「隔空發拳呀！」

小玉兒道：「『混元一氣通天神功』呀！」

史水樂幾人聽呆了，還有隔空出拳把屋頂打個洞的人，這要是打人，這人還能活？

金娘子立刻把小玉兒抱入懷中，她喜極而泣了。

「敖杰，敖杰喲，你的西域至高武學，小玉兒學成了，小玉兒學成了！」

小玉兒道：「娘，妳哭了？」

金娘子道：「娘太高興了。」

史水樂笑起來。

「好，好吔，憑着我的毒，加上咱們女兒的武功，江湖上咱們將無往而不勝了，哈……」

金蟬上前忙問，道：「小玉兒，妳的功力如此高絕，是否也可用妳的內力打通妳姨父的幾處死穴呀！」

小玉兒道：「妳是說床上躺的那個走火入魔快死的人呀？」

金蟬道：「這幾天妳也看到了，他好痛苦，小玉兒，至少他也算是妳姨父呀！」

小玉兒道：「把我的內力灌輸到姨父的體內呀，只怕他承受不了就……」

金蟬道：「且去一試如何，唉，死馬當活馬醫吧！」

小玉兒道：「那我就去試一試。」

他看着金娘子，又道：「我曾見師父以內力助人，我也去試一試。」

金娘子道：「妳如能把妳姨父救活過來，五毒怪客必有回報。」

小玉兒笑了！

太神奇了，天下還眞有不少新鮮事。

小玉兒學擎天拳打破房頂，又出震地拳把墻打了個洞，每個人也不回房睡覺了。

大伙集在客房中且看小玉兒如何救那李兆元了。

* * *

小玉兒扶正李兆元，也不見她如何運氣，雙掌已按緊在李兆元的命門上了。

小玉兒坐在李兆元後面，道：「姨父呀，我叫你吸，你就用力吸氣，叫你吐氣你快吐，吐不及了就放屁。」

李兆元咬牙苦撐還直點頭。

「記住了，小玉兒，都是那小冊子上的武功害死人！」

小玉兒暗中運力催動一股比火山口噴出來熱力還熱幾倍的力道，奔流入李兆元的體內。

初時，李兆元幾乎跳起來，但旋即又坐下來，他的臉上由灰白而出現了紅潤之色，可把金蟬看得既驚且喜，她拉住妹子金娘子，道：「有起色了！」

金娘子立刻明白過來，由於李兆元暗中苦修「混元一氣通天功」，但他又未經過體質的調適，才會走火入魔，而小玉兒必是先受過敖杰的改變體質，方才事半功倍。

如今小玉兒以「混元一氣通天功」加以療治，才會有如此神效。

就在衆人吃驚中，忽見「五毒怪客」李兆元張口吐出大量黑血，這光景嚇得金蟬大哭起來。

一邊的史水樂却笑了。

「好了，好了，李兒死不了啦！」

金娘子見小玉兒跳下床，立刻又抱住小玉兒。

史水樂道：「才不過幾天呀，小玉兒已經練成神功，眞不可思議了，太令人吃驚了！」

金娘子道：「其實小玉兒練此神功久矣，她生父敖杰在小玉兒不足三歲的時候，便在她的身上加以調教，敖杰一心要把西域絕世神功只傳他的親子女，只不過這十年來小玉兒有進境却不知如何發揮。」

小玉兒仔細聽，她心中也肯定，因爲她在峨嵋山的時候，只要師父脫凡師太傳她什麼功夫，絕對是一點便通，比之兩師姐了緣與心緣二人，她快多了，也因此遭了兩個師姐妒忌。

* * *

史水樂於二天後找人修房子，他還大擺酒筵慶賀小玉兒武功上的卓越成就。

最高興的莫過於金娘子了。

金娘子交代小玉兒一項任務，她的弟弟史天生將來也要學到她的功夫。

那金蟬也說盡好言的要小玉兒把功夫傳授給李強生。

其實不論史天生或李強生，兩個男孩子也都是小玉兒的異父同母弟弟，他們都是金娘子所生的。

小玉兒如今有多深武學，便她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她習了脫凡師太的「無敵屠龍劍三絕殺」，更習了小玉佛觀音上面「修羅二十一式」，再完成敖杰傳她的「混元一氣通天功」，她已是江湖上不折不扣的

頂尖高手。

小玉兒並不覺得什麼，她仍然勤習武功，小玉兒很願意把所學傳給金娘子，但金娘子缺少小玉兒那份天才，久之便也放棄了。

* * *

一大早，大元堂門口來了一騎，這個人粗獷得嚇人，一把草鬍子連到胸口，馬鞍一邊還掛着一把歪把砍刀，兩隻眼睛比銅鈴還圓，大蒜鼻子帶呼聲，一個箭步便躍進了大元堂。

這人剛進門，坐在店子裡的史水樂已笑呵呵的站起身來，道：「是石兄呀，什麼風把石兄吹到寶鷄來了，快請坐。」

姓石的身高七尺臉盤大，兩隻手掌如同兩把大蒲扇，他還未坐定，門外又是一騎停下來。

騎馬的是個粗壯漢，跳下馬便往大元堂的門內鑽。

史水樂一看直瞪眼，忍不住的道：「趙大少呀！」

姓趙的不是別人，乃十八盤老荒嶺上大當家趙瘋子的獨子趙大刀是也，大刀與大炮是堂兄弟，大炮被砍頭了。

姓趙的乃是山寇，進縣城都要小心，自從幾年前他們攔劫回京的莫少白之後，上了當也折了人，落得一場空歡喜，如今好不容易又打探出姓莫的要調任南陽巡撫，十八盤的兄弟們又動心了。

十八盤山寨上想妥了萬全之計，很想把寶雞的史水樂搬請上山，但趙瘋子與史水樂的交情並不深，泛泛而已，那是因爲在高山上採葯才攀的交情。

但趙瘋子打聽出史水樂有個要好的拜兄，這個人就是人稱「秦嶺夜叉」的石棟。

姓石的生活在大山裡，趙瘋子拿他當親哥哥待，上一回石棟未幫忙，這一回只好出山了。

* * *

史水樂見來了這二位，他急忙帶引着二人進二門內，客廂中先擺酒再細叙。

那趙大刀粗聲對史水樂道：「史大夫，咱們不會叫你白忙的，該分的一紋不會少。」

史水樂一笑，道：「那倒不重要，重要的是……是，我以爲……」

一邊的石棟開口了。

「老弟台，我出山，你就出馬吧！」

史水樂心中一緊，他明白石棟的脾氣，二人交情二十多年，還是在大山中拜的天，更何況石棟從來不向史水樂開口求什麼，今天這是頭一回。

也可以說二十年頭一回開口來求人。

史水樂道：「好，我立刻跟你們走。」

趙大刀道：「不能讓第二個人知道。」

史水樂道：「總得同我家裡人打個招呼吧。」

趙大刀搖頭，道：「不行，走漏風聲還得了？」

史水樂想起小玉兒，他笑，道：「至少我想把我的女兒帶身邊……」

石棟沉聲道：「咱們這是幹什麼的，遊山玩水呀？咱們是去動刀的，你帶個女孩做什麼？」

史水樂笑道：「我這女兒一個打十幾個，帶她一同去，準沒錯。」

石棟一把拉住史水樂，道：「史兄弟，你去就足夠了，你若帶個女娃，難免不被人發覺。」

他對趙大刀遞眼色，道：「咱們說走就走。」

趙大刀道：「坐騎我已帶來了。」

石棟鬆了史水樂，道：「快帶上你的東西，告訴伙計你出診去了。」

史水樂道：「這麼急呀？」

石棟道：「別說那麼多，我石棟欠你一次情。」

史水樂一怔，道：「大哥，你言重了。」

他看着客廂外，金娘子與小玉兒竟然帶着史天生出外遊玩了。

他無奈在心中，表面還得說好聽的。

「二位你們等我，我去取東西！」

史水樂往外走！喲，趙大刀還緊跟着，他怕史水樂對別人說什麼。

史水樂走到葯舖櫃枱邊，他自己進去取東西。

他取的都是坑人的毒葯。

史水樂對伙計們吩咐，他出診去了。

幾個伙計不多問，眼看着史大夫同這兩個不速之客騎馬往東奔馳而去。

* * *

就在史水樂與趙大刀還有個「秦嶺夜叉」石棟，三人策馬往東而去不久，金娘子已帶着她的兩個兒女嘻嘻哈哈的自外走進門來。

有個伙計迎上去，他先向金娘子報告。

「夫人，大夫出診去了。」

金娘子點點頭，大夫出診是常事，她不以爲意。

小玉兒拉着小弟史天生的手，緊緊的跟在金娘子身後面走，兩個人似乎玩得未盡興。

另一個伙計跟上來，道：「夫人，大夫這次是出遠門，好像是……」

金娘子一怔，道：「遠門？」

伙計道：「好像從大山裡來的人，而且……」

「而且怎樣？」

「好像都帶着刀。」

金娘子一楞，道：「去了哪裡？」

「大夫不說，有個粗漢盯着他。」

金娘子道：「也不等等我呀！」

那伙計指指門外，道：「來匆匆，去匆匆呀！」

金娘子想了一下，道：「伙計們，咱們大伙小心了。」

幾個伙計齊答應，那金娘子已往二門走去。

她還不知道史水樂竟與山寇有交情，就這麼一疏忽，禍患便將來臨了。

* * *

丁香來了。

丁香很少往大元堂葯舖來的。

妙手幫的人幾乎沒有人踏上半坡上的這條小街。

不爲別的，只因爲史水樂出手救了丁香，丁香難產幾乎沒命。

丁香被史水樂救了以後，丁香與張展便通知妙手幫的人不得接近那條街。

妙手幫的人那個敢不聽，別說是那條街，便是路上碰到金娘子等便自動的躲開去。

* * *

現在，金娘子守在大元堂，而妙手幫的丁香却來了，丁香自白樹人死後便接掌了妙手幫。

金娘子見丁香前來，她還眞的不自在，自從金娘子知道丁香乃妙手幫當家之後，她就不與丁香來往。

先是木然一笑，金娘子道：「丁當家的，妳沒事不登三寶殿，請坐吧！」

丁香笑笑，斜着屁股坐下來。

「夫人，史大夫……」

「出診去了。」

笑笑，丁香道：「大夫醫術高明，遠近馳名，自然是十分忙碌了。」

金娘子道：「妳找大夫？」

丁香道：「不不……我不找大夫。」

金娘子道：「丁當家找我？」

丁香撫掌一笑，道：「對了，對了，正是找夫人。」

金娘子想不出丁香找她何事，不由睜大眼睛，道：「丁香當家，有事嗎？」

丁香道：「小玉兒呢？」

笑了，金娘子道：「原來妳想念小玉兒呀，哈……」

丁香道：「怎麼不想呀，小玉兒由我拉扯了三年多，那時候我與樹人哥對小玉兒眞是呵護有加，關愛備至，噓寒問暖之外，我與樹人哥的絕活也毫無保留的傳給小玉兒，我怎麼能不想她呀？」

金娘子道：「我從心裡感激你們。」

丁香道：「感激什麼，咱們都愛小玉兒呀。」

她往二門看去，當然是想看到小玉兒。

只不過二門後院沒有小玉兒。

小玉兒去那兒了？

史水樂有個地窖，那得從堆着草葯的廂房一角地道中走過去，那是個秘窖。

小玉兒自從發現這地窖之後，她便經常在這地窖中，她在這兒苦練功。

她現在就正在練那「混元一氣通天功」。

丁香看不到小玉兒，便向金娘子道：「夫人，小玉兒她人呢？」

金娘子道：「她正在練功夫吶……」

丁香道：「眞是天才呀，小玉兒學什麼都會有收效，樹人哥最疼愛她。」

金娘子道：「別提妳那樹人哥了，當初我在關帝廟苦等他，等了半年不見他回來。」

她咬咬牙，仍有餘恨的道：

「原來他竟然中途變了卦，把我的女兒抱走。」

丁香道：「我代我樹人哥向妳道歉了。」

金娘子道：「他人都死了還道什麼歉？」

丁香道：「夫人，我可以見見小玉兒嗎？」

金娘子看看天色，道：「快了，她快出來了。」

金娘子問伙計：「快吃午飯了吧，多加幾個菜，好酒一壺。」

丁香一笑，道：「麻煩妳了。」

金娘子忽然向丁香道：「丁當家的，我以爲妳並非眞的爲了來看小玉兒，是嗎？」

丁香哈哈一笑，道：「算是被夫人猜中了。」

金娘子道：「那就先說來聽聽吧！」

丁香道：「咱們有一筆大買賣，算來算去再合計，非得搬請小玉兒出馬不可。」

金娘子雙目一亮，道：「妳請小玉兒出馬？」

「不錯！」

「小玉兒她那麼小。」

「她四五歲就出道了。」

「那是跟在你們身邊。」

「如今小玉兒已婷婷玉立，比之過去更穩健，夫人，咱們只求這一回！」

金娘子冷冷道：「這算什麼，

拉我女兒當你們的另一隻手呀？」

丁香道：「夫人，咱們雖黑但心不黑，邪而心也不邪，既講道義又恩怨分明，別盡把咱們描得黑如漆。」

金娘子道：「你們幹什麼我不管，別拉小玉兒下水。」

丁香道：「不是拉小玉兒下水，實在需要她幫忙。」

金娘子道：「去想別的辦法吧！」

丁香道：「夫人，我求求妳好了！」

金娘子道：「丁當家的，我怎麼會把自己女兒往斜道上推？不可能。」

她似乎快下逐客令了。

丁香面皮一緊，她的話聲也帶着鏗鏘。

「夫人，妳眞的不給面子？」

金娘子道：「又怎樣？」

丁香說：「夫人，莫忘了，小玉兒也曾叫過我三年多的娘呀！」

金娘子道：「那已是許多年前的事了。」

丁香道：「至少我也養過她三年多，我今只爲求她出馬一次，僅此一次就回絕呀？」

金娘子道：「跳進染缸，永遠也洗不清了。」

丁香道：「夫人，我只求一次，以後雙方恩怨已了，丁香再也不來囉嗦，如何？」

金娘子道：「任妳舌粲蓮花，我絕不會答應。」

丁香似是無奈了。

便在這時候傳來一聲叫：「娘，我去！」

是的，小玉兒走過來了。

小玉兒身法眞快，她話聲未落，人已站在金娘子面前吃吃笑了。

「娘，我去。」

金娘子拉過小玉兒，道：「小玉兒，妳要去呀，跟他們一起不大好吧？」

小玉兒道：「我同他們一起過了三年多。」

金娘子道：「那是從前，那時候妳什麼也不懂，只有受人擺佈。」

她看看一旁帶着幾分焦急的丁香，又道：「妳如今不比從前了，妳的功夫……」

吃吃的笑笑，小玉兒道：「我的功夫好，娘放心吧！」

金娘子道：「妳爹不在，妳也要離開，我……不放心。」

小玉兒道：「沒關係啦，娘，給我去嘛。」

金娘子無奈的對丁香道：「妳一定要我的玉兒跟妳去嗎？到底幹什麼？」

丁香搓着手，道：「夫人，不能講呀！」

「不能講？爲什麼？」

丁香道：「夫人包涵，幹咱們這種事的人，第一就得嘴巴緊，第二就是出奇招，第三才論手段狠，夫人，我不解說妳也明白這道理。」

金娘子道：「還有道理可言？哼，我的小玉兒她仍然小，妳如今帶她去，我實在不放心。」

丁香拍胸道：「不會出事的，我保証。」

金娘子道：「最好別出事，否則妳也別活了。」

丁香道：「我把我的人頭擱在這裡記個帳，有事妳摘下我的腦袋好了。」

小玉兒笑對丁香道：「我知道妳當過我幾天娘。」

丁香道：「我也愛妳如己出啊！」

小玉兒道：「所以我答應同妳走一趟，不論妳要我做什麼，我都肯。」

金娘子道：「聽聽，我的小玉兒眞是有良心。」

丁香喜道：「夫人，妳答應了！」

金娘子道：「不答應能行嗎？小玉兒的口氣是走定了，我又能怎麼辦？」

丁香此刻拉過小玉兒，道：「小玉兒，快走。」

金娘子道：「現在就走？」

丁香道：「一刻也不能躭誤。」

小玉兒眞有禮貌，衝着她娘一個大彎腰施了禮，她還對金娘子道：「娘，妳多多保重呀，我走了！」

只這麼兩句話，金娘子的眼淚已奪眶而出了。

丁香已知母女情已深，金娘子難以自制，爲了大局，丁香拉過小玉兒，道：「小玉兒，很快就回來了，咱們快走吧！」

小玉兒跟着丁香走了。

她這麼一走，便也立刻改變了她的命運，這就叫上天早已安排妥，人們還不自覺。

這世上不自覺的人太多了。

人們如果能自覺，天下也就不會大亂了。

* * *

丁香拉着小玉兒一路跑到她住的地方，只見那兒停了輛大車，還有幾匹馬。

小玉兒仔細看，有幾個她認識。

丁香對小玉兒道：「妳是姑娘家，妳坐這車上吧！」

小玉兒笑笑，道：「丁阿姨呀，我騎馬更好。」

丁香道：「妳會騎馬？」

小玉兒吃吃的笑笑。

丁香道：「爲的是怕妳不會騎馬，才找來這輛大車的，那好，咱們全部都騎馬。」

小玉兒看着這些人，只見周桃花也有男人侍候她。

「大脚片子」周桃花，侍候她的男人是蕭音，蕭音外號偷天鼠，人長得壯，正可以配上大脚片子。

蕭音對周桃花獻殷勤，小心翼翼的扶着周桃花上了馬背坐穩，還抬頭哈哈笑。

小玉兒也發現厲長風與陶愛二人在說笑。

另外幾個妙手幫的人也在逗樂子，小玉兒實在看不出這是去幹什麼的。

好像去郊遊似的。

張展與丁香騎上馬，那小玉兒却騎了一頭小川馬。

別以爲小川馬跑不快，翻山越嶺最有勁。

小川馬四條腿跑得快，小玉兒緊緊的跟隨在十三匹馬的最後面。

這夥人眞奇怪，大風帽不但遮住耳根子，上緣幾乎把半個臉掩起來。

馬鞍上掛的是乾糧袋，足夠一個人吃上十幾天。

小玉兒的馬鞍上也有一袋，另外還多了一包糖疙瘩。

糖疙瘩乃是丁香特爲小玉兒弄來的，小玉兒一邊騎着馬，一邊吃着糖疙瘩。

小玉兒她不問跟來幹什麼，她聽丁香阿姨的話，丁香叫她幹什麼她就幹什麼！

丁香與張展當先拍馬往前趕，仔細看，他們這一行正是往東行。

這些人第二天過午便繞過長安城，過了壩橋便上山崗，他們這批人趕往秦嶺去了。

幹什麼呢？

這大概只有丁香與張展才知道。

* * *

前面一條盤腸山道，妙手幫的人不走山上大道改走這條小山道，就在一處斷崖下，大伙勒馬停住了。

丁香四下看，忽見有人自高峯之上飛一般的往這面疾瀉而下，剎時間有人笑了。

「你們看于飛這小子，果然似飛毛腿。」

于飛不是別人，妙手幫的大將，也是江湖上出了名的飛毛腿。

于飛可不是個男子，她是個三十出頭的女子。

當年白樹人在世的時候，她還同丁香二人爲爭白樹人而吃過醋，于飛一氣之下去了江南。

這幾年她聽說白樹人已死，忍不住傷心的又回來了。

于飛在渭水河邊見了丁香，這二人還忍不住抱頭痛哭了好一陣子。

二人哭過以後前嫌盡釋，丁香便拉住于飛不放人。

丁香有意把于飛送到胡嘯懷裡去，這二人最近在「談戀愛」吶。

* * *

妙手幫的出動，是因爲于飛從長安回來，暗中引起丁香的注意。

原來于飛也打探出巡撫莫少白將赴南陽上任，而莫少白又在長安括了不少油水。

丁香只一聽莫少白三字，她就心中不自在。

多年前與她的樹人哥只摸走了莫少白極少的油水，這對姓莫的不痛不癢，姓莫的括了那麼多財寶，他應該漏些才是天理。

丁香立刻把兄弟們找來，大伙共商對策。

妙手幫的人還不知道莫少白不但請來了峨嵋脫凡師太，更把官兵調來了兩百多。

當然，丁香率領的妙手幫是不會正面與人作戰的，他們頂多不過可以自保。

如果說逃跑，妙手幫的人跑得最快，撒鴨子的動作乃必備，只不過他們之中跑得最快者乃是「飛毛腿」于飛這個女人。

于飛既是女人，爲什麼又稱飛毛腿？

其實于飛還眞的兩腿長了長毛，而且比之一般男人腿毛還粗。

聽她說，她一旦跑快了，腿上的毛根根直豎起來，宛如一根根鋼針一般，如果有人不相信，只要能追上她，她必然叫你摸摸看。

只不夠還有人說，女人腿毛多，這個女人最淫，最引男人遐思！

也許吧，白樹人就因爲丁香盯得急，于飛跟得緊，他才躲在塞上不回來。

* * *

妙手幫兄弟們圍坐在一片荒林裡，丁香已拉過于飛來，笑笑問道：「大妹子餓了吧，先去喝碗羊肉湯再啃幾塊肘子肉。」

于飛道：「丁大姐，妳先聽我說，對面十八盤嶺上有動靜。」

「妳快說說。」

于飛道：「山寨上進進出出的人馬好幾百，」她手指東面又開口，道：「單單只一個『斷腸溝』他們在兩邊山壁上就藏了近百人，出口處運上滾木擂石一大堆，弓箭手也有六七十。」

丁香道：「這是在他們家門口上，準備大幹一場啊。」

于飛道：「不但在斷腸溝有大埋伏，四下裡山坡上也放了許多老虎箝，準備陷坑帶樹弓，我以爲這一回官兵要吃大虧了。」

丁香撫掌笑了。

那胡嘯走近于飛，伸手摸着她頭上的包髮絲巾，道：「阿飛，我

很想妳喲。」

他的聲音很低，只有于飛一個人可以聽得見。

于飛回眸一笑，她小嘴翹翹，道：「眞的？」

「我怎麼會騙妳？」

丁香也笑了。

「胡老鼠，你別心急，且等咱們圓圓滿滿的把這件事辦成功，我爲你二人作媒証，寶雞最大的飯館叫『都來醉』，酒席咱們擺流水席，吃他娘的三天三夜，一切的花費由我出，風風光光送你二人進洞房，你看怎麼樣？」

胡老鼠乃胡嘯外號之外的綽號，丁香平日叫三鼠，她喜歡叫胡鼠、張鼠或蕭鼠。

胡嘯一聽可樂了。

「當家的，妳是在叫我拋頭顱灑熱血了，哈！」

于飛道：「丁大姐，這話可是妳說的。」

「沒錯。」

「我這就往山頂上去，有消息立刻奔回來告訴你。」

于飛這就要往山上走，那胡嘯開口了。

「當家的，山上風大又恐怖，野狼花豹常出沒，阿飛這兩天在山上，我還眞擔心啊，不如……」

「不如你也上山去，對不對？」

胡嘯笑笑，道：「對對對！」

丁香見于飛回過頭，雙目有期待，笑笑：「你想去我同意，小心別叫人發現了。」

有個年輕的哈哈笑。

「當家的，妳放心，他們不會被人發現的。」

丁香回過頭來看，道：「穿山老鼠小劉呀，你說他們爲何不會被人發現？」

那小劉是個精明漢，他的反應也夠快，「他們在一起，必然是躲躲藏藏抱在一起，妳想想，當家的，男女做愛是秘密的呀……哈……」

「哈……」

「嘿……哈……」

大伙都笑了，胡嘯已奔到于飛身邊，道：「走，我們上山去，別聽小劉嚼舌根。」

于飛也笑，只不過笑得不自在。

* * *

小玉兒坐在丁香身邊也在笑，她吃吃的笑。

丁香道：「小玉兒，妳現在可知道我爲什麼一定要把妳找來了。」

小玉兒道：「丁阿姨呀，妳叫我前來我知道……」

「妳知道？」

「是呀！」

丁香很感興趣的道：「說一說，阿姨叫妳來是爲了什麼呀？」

「拿東西呀，拿你們喜歡要的東西呀。」

丁香吃吃一笑，道：「小玉兒，問題是咱們應如何去拿，是不是？」

小玉兒道：「阿姨放心啦，只要我出手，什麼東西都能取來。」

她也知道不能說「偷」字。

丁香對大伙吃吃笑，道：「你們聽聽，我的小玉兒有多乖多孝順，兄弟們，大伙有福了吔，哈……」

大伙一陣大笑之後，丁香拉過小玉兒，道：「小玉兒，妳記得，妳這一次出手要俐落，一切全由妳一個人去進行，事體干係大，妳要牢牢記心上。」

小玉兒道：「丁阿姨，妳快快對我解說呀。」

丁香道：「偷天換日！」

小玉兒不明白什麼叫偷天換日，丁香當然明白。

丁香取過小石頭，她在地上畫起來。

「小玉兒，妳看着，阿姨這就告訴妳。」

小玉兒睜大眼睛看地上，她發現丁香阿姨是天才，丁阿姨繪的圖比眞的高山還好看。

「小玉兒，妳記住，有一隊官兵押着五輛大篷車，他們一路上山來，其中有輛大篷車上裝的全是銅皮大木箱子，一共不下二十隻。」

小玉兒笑了，道：「不用說箱子裡全是金銀跟珠寶瑪瑙玉器什麼的。」

陶愛撫掌笑道：「小玉兒，妳也知道了？」

小玉兒笑笑，道：「陶阿姨，除了這些，別的你們是不會拿的呀。」

陶愛笑罵道：「你這個小精靈！」

丁香道：「別打岔，聽我把話仔細說。」

小玉兒道：「丁阿姨，大車來了看我的！」

丁香道：「小玉兒，妳千萬別大意，要知道大車上坐了六個會武的，前車轅上坐三人，後車尾巴上三人併肩坐，他們手上還有刀呀！」

小玉兒笑了笑。

「好啦，丁阿姨放心吧。」

她像滿有把握的，一副不在乎的樣子。

丁香對穿山鼠小劉道：「東西咱們備齊了嗎？」

小劉笑道：「全部都弄好了，當家的等着發大財吧，哈……」

丁香道：「咱們在那地方一共有幾個人？」

小劉道：「不多不少十二個，由爛眼張率領着，到時候他們等我的手勢了。」

丁香樂了。

她笑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只要妳能把趕大車的制住，咱們的計劃便成功了。」

小玉兒也笑了。

「丁阿姨，到時候妳看我的。」

這批人可眞的樂了，一個個手舞足又蹈都咧嘴笑起來。

* * *

于飛的一條腿擱在胡嘯的大腿上。

胡嘯的左手托住于飛的雙腿，右手却十分輕柔的撥弄着于飛腿上的一層黑茸毛。

胡嘯一邊撥弄一邊嘖嘖稱奇，道：「比我腿上的毛還多還粗，妳是怎麼長出來的？」

于飛還以她的腿毛自豪，她吃吃笑了。

「胡老二，如果你也長了像我這兩腿毛，你便會跑得同我一樣快了，是不是？」

胡嘯道：「妳眞是奇女子吔。」

于飛道：「我雖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打個對折我必能行，你相信嗎？」

「絕對相信。」

他低頭在于飛的腿上吻着腿毛，又道：「這一次的買賣了就是全由妳一個人長安咸陽，咸陽長安的來回跑，又再往寶雞連夜跑，然後又奔到這高山上來呀。」

笑笑，于飛道：「只要有財寶，跑斷兩腿也無所謂，哈哈……」

她笑，並非是得意的笑，那是有原因的。

主要的原因是胡嘯原是吻她的小腿，却不知何時吻向她的大腿，再往上吻，于飛却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于飛笑着一手摟抱住胡嘯的頭。

胡嘯抬頭低聲道：「阿飛呀，妳在山上這幾天，妳睡住在那兒？」

于飛俏皮的道：「我不告訴你。」

「妳爲什麼不告訴我？」

「我如果告訴你，只怕你不老實。」

「哈！我們這種人，還提什麼不老實的！」

于飛道：「我們這種人又怎麼了？大伙義字當頭呀，有什麼不對了？」

胡嘯道：「話雖不錯，但江湖上咱們仍然難登大雅之堂，這一點咱們心中都明白！」

于飛道：「人嘛，只要行事有原則，良心擱在正中央，還管別人怎麼樣？」

她雙目一厲，又道：「不錯，咱們妙手幫非正派，可咱們不偷可憐人，不取公正廉明之士的，土豪劣紳貪官之流咱們不放過，天地良心放正中央，我每次總將得的一半分送給那些可憐人，這怎說不登大雅之堂？」

胡嘯哈哈笑了。

「我只說一句，妳來一大串，唉，算我沒說。」

他雙臂用力，已把又瘦又俏的于飛托抱起來了。

于飛笑了，她抿嘴笑。

「你又動凡心了，是不是？」

胡嘯道：「算妳猜對了。」

于飛道：「荒山野嶺你也要呀！」

胡嘯道：「有什麼不好？」

于飛笑笑，道：「好嘛，你們飛天三鼠誰也沒落空，一人一個呀！」

胡嘯道：「大脚片子周桃花與我們老三最會找樂子，他二人沒事整天攪和在一起，我早就酸死了！」

于飛道：「你吃什麼醋？」

胡嘯道：「我爲他們高興，蕭音乃是我好兄弟呀，只不過大白天不避人，未免叫人不舒服。」

于飛吃吃笑，道：「胡哥，你決定要娶我？」

胡嘯道：「我不愛妳也不會跟妳上山來了。」

于飛道：「我有話兒向你說清楚，我這毛……」

哈哈一笑，胡嘯道：「我一看到妳腿上毛，心口兒便開始彭彭跳，好吔。」

「我這毛連上肚皮你也要？」

胡嘯吃一驚，道：「妳的肚皮上也有毛？」

于飛道：「不多啦，只到肚臍上。」

胡嘯大笑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天下女人都有毛，只不過是多少不同而已。」

于飛掙扎着跳下地，她一扭身便往荒山林子裡面跑，那胡嘯立刻拔腿追。

胡嘯怕于飛拋下他，他只有拚命追。

于飛繞過林子奔上一道山峯上，在那地方只一站，四面八方均可見。

于飛站在那裡吃吃笑，遠遠的，胡嘯大喘氣的追到了那禿崖下：

「妳，爲什麼跑？」

于飛道：「上來你就知道了。」

胡嘯慢慢走上去，他這才發現那個地方眞不錯。

一塊石樑似石板兒有一丈八尺那麼長，橫着量也不下一丈寬，穩當當的擱在四[illegible]四個方向都有空間，是可以觀

看四個方向的。

這光景不是自然的，聽人說這是山寇們當年作瞭望的地方，不論什麼方向來了人，這兒都可以看得見。

在下面還舖着乾草，草上面的毛毯共兩條，那是于飛自己帶上來的。

胡嘯一眼望到這些，他捧腹哈哈笑起來了。

于飛也笑，她還半帶着羞道：

「我心中明白。」

「妳明白什麼？」

「我明白你今天不會放過我。」

「妳別那麼說，早晚咱們少不了這麼回事。」

于飛道：「如果今天算是洞房夜，這天底下早爲我們準備了特殊的新房了，嘻……」

胡嘯也笑了。

「就讓咱倆愉快的在這大石上面共效于飛呀！」

「于飛！于飛！嘻……你眞會套詞，把我的名字也套上去了，有學問。」

胡嘯笑道：「我有學問？哈，當年那個八字鬍老學究也不會被我氣跑了。」

于飛取出皮袋子，裡面裝的是高粱酒。

這于飛是怪女人，她把喝水改成酒。

胡嘯接過手，仰面喝了三大口，旋上蓋子他嘿嘿笑：「我未來的老婆，咱們別耗時光了。」

于飛歪到胡嘯懷裡笑，那胡嘯立刻用脚踢開草上舖的大毛毯，這兩個立刻滾到毛毯裡面了。

她二人暫時忘掉了他們的任務。

這時候只有享樂而免談公事了。

* * *

史水樂被「秦嶺夜叉」石棟生拖活拉的上了十八盤荒嶺的山寇窩裡來，同來的還有趙瘋子的獨生兒子趙大刀。

趙瘋子的侄兒叫趙大炮，多年前在咸陽被抓，就地被莫少白殺了頭，這怨氣令趙瘋子至今還耿耿於懷。

趙家兩個後輩，一個叫大刀，一個叫大炮，單只這名字，就嚇人一大跳。

此刻，史水樂跟着石棟與趙大刀，三人上了大寨聚義大廳上，那趙瘋子可樂壞了。

趙瘋子哈哈笑，他的左右手各拉住一個人，右手拉的是史水樂，左手又把石棟的手腕握住。

「哈……只要二位來到，贜官他就死定了，哈！」

史水樂也無奈的笑了。

他這麼一笑，分站兩邊的幾個大漢也笑開懷了。

這些人包括山寨的老二郭棟長，老三霍大牙，還有那武關一把刀丁卯也來到。

史水樂被趙瘋子拉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趙瘋子十分熱情的拍拍史水樂肩頭，咧開一張大毛嘴巴，笑道：「史大夫，咱們這裡原本不敢勞動大駕的，可是自從發覺情況起了變化之後，大夥那麼一商量，認定只有把你史大夫搬請出來才有希望。」

他轉而又對「秦嶺夜叉」石棟點頭笑道：「石兄，未出戰你就先立了頭功，太好了。」

石棟對史水樂咧嘴一笑，粗聲道：「趙老大，我在路上想過了，這事完了以後，荒山野嶺上有幾種稀有葯草，那都是史老弟台所有的了。」

他又是一聲乾笑，接道：「不論何時何地，史老弟只要前來，山寨的哥兒們都會熱情招待，對不對？」

趙瘋子重重點頭，道：「小事一件，只要史大夫上山來，兄弟們那一個有怠慢，兩隻眼睛挖一雙。」

史水樂忙搖手，道：「趙當家，你言重了，有什麼指派的，盡管吩咐吧！」

趙瘋子大笑，道：「眞乾脆，太好了。」

石棟道：「我們史老弟本來就乾脆。」

於是，大寨上又傳來一陣哈哈笑聲。

史水樂感到眞不是味道，他想溜，因爲他實在不想同這批山寇打交道。

史水樂也後悔，當年在深山中爲什麼會遇上這麼一個粗獷的秦嶺夜叉。

後悔只是擱在心裡，當石棟舉杯向史水樂敬上一杯酒的時候，史水樂仍然把快要僵了的臉皮再鬆弛一笑。

「乾！」

「乾！」

趙瘋子喝酒似喝水，喉管裡發出「咕嘟」聲。

大寨的大廳上席開十桌整，大小頭目都入座，兩百多嘍囉們在外面喝，酒罈子開了五十口，火架上燒了三條牛，十幾個火頭用刀片着肉往盤中放。

有兩個大海鍋可以跳進去洗澡，如今已煮了雞鴨上百隻，大鍋菜是什錦的，今天山寨上似乎是不醉不休了。

* * *

夕陽下山一片紅，那是在外面，屋子裡的人們臉上也是一片紅，那是因爲喝多了酒。

酒喝多的人有三種反應，那就是裝酒瘋罵大街，這樣的人無酒德，也可以說欠揍。

另一種反應抱頭睡，天塌了王八蛋去頂着；再有一種人好酒量，酒足之後吐眞言，這種人可說得天不怕地不怕，老天爺他也敢打。

趙瘋子是後者。

趙瘋子沒有醉，但他却說出他的心中大實話。

十八盤嶺的大寨上，趙瘋子是老大，他當然更不用有所顧忌了。

「史大夫，我說件事情給你聽。」

史水樂忙把杯子擱桌上，他專注着趙瘋子。

「大當家，你請講。」

「當年，唉！他媽的就是七八年前吧！」

他搬指頭算，再問一邊的霍大牙，道：「老三，八年了吧！」

霍大牙的那根獨門牙仍在，他露齒一笑，那根門牙似小刀：「大哥，八年了，沒錯，不多不少整八年。」

趙瘋子摸摸腮幫上的鬍鬚，拍着大腿，道：「八年，八年了吔。」

史水樂不開口，他專注地聽。

他要聽一聽，這趙大盜到底要他幹什麼。

趙瘋子粗聲吐口酒氣，對正史水樂還一本正經的說。

「話若從頭說應該快有十二年了吧！」

他又搬動粗如棒鎚的指頭算起來。

他算了半天，轉而去問對面坐的郭棟長。

「老二，你說，姓莫的贜官殺了我那侄兒的事，是不是已經十二年了？」

原來他又扯到趙大炮被殺之事。

郭棟長的舌頭有些硬，酒喝多了。

「差……不多就是這個數。」

趙瘋子恨恨的冷笑了。

「操他娘的莫少白，我侄兒在咸陽，他是去追女人呀，天底下男追女是應該的，犯他奶奶的什麼死罪？」

史水樂仍然不出聲，他仔細的聽。

「武關一把刀」丁卯開口了。

「那時候是我同大炮好哥兒在咸陽的，我大姐在咸陽有字號……」

他想了一下，笑笑道：「咸陽有一家三兒客棧，跟我的堂姐有關係，我們就住在三光客棧裡。」

他猛喝一口酒，又道：「哥兒倆看花灯，遇上幾個姑娘在門口賣俏，大炮三更天找去了，眞不巧，他摸進人家閨房中，那知道那姑娘不好惹，她把大炮捉去了……」

趙瘋子沉聲罵：「我侄兒尚未登上姑娘的床，他犯的罪也不算重，怎麼第二天便砍人頭呀！」

他轉而對史水樂又道：「那莫少白最愛財，八年前他回京，不兩年他還升了官，當起長安巡撫來了，上一回哥兒們攔他的路擋他的道，不料大伙上當了。」

他氣唬唬的一瞪眼，好像莫少白就在他面前。

這時候大伙兒也喝得差不多了，放下酒杯聽他說。

趙瘋子忿忿然的一掌拍在桌子上，又道：「官家必然有能人，爲那贜官出餿主意，只不過這一回他再也逃不出趙大爺我的手掌心了，嘿……」

他得意的笑着，一隻手放在史水樂的肩頭上，一副自家好哥們的表情。

史水樂也笑了。

史水樂不是得意的笑，但他必須裝着得意。

趙瘋子道：「史大夫，你乃八百里秦川用毒第一高手，咱們誰不知道。」

史水樂仍然笑，這句話也不差。

趙瘋子道：「史大夫，八年前咱們吃大虧上了當，人馬幾乎死一半，你知道咱們是怎麼上當的？」

史水樂這才開口了。

「我……不知道。」

趙瘋子道：「我只一說你就明白了。」

史水樂不想明白，他只想知道這大山寇求他幹什麼。

再看石棟，姓石的仍然灌酒，好像沒聽趙瘋子在說些什麼。

* * *

「史水樂，莫少白是頭狐狸精，他在大車上暗藏着弓箭手，兄弟們一擁而上搬東西，奶奶的車上什麼也沒有，史大夫，這種當咱們不想上第二次，所以把你請來了。」

史水樂道：「趙當家，你吩咐吧！」

趙瘋子道：「你用些手段，先把大車上的人毒死，一個也別剩下來。」

「然後呢？」

「然後你的任務也就完成了。」

一邊的霍大牙笑笑，道：「然後咱們忘不了史大夫你的一份。」

史水樂笑得不自在。

「趙當家，我的任務是毒死大車上所有的人？」

「不錯！」

「由誰掩護我？」

「沒有人掩護你，史大夫，兄弟們知道你的武功高，這一點大家都知道。」

（未完・十三）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　飛・圖

霧夜快刀

驗屍不是正身　假死心存不軌

上文提要：賽華佗常再生治好李悔的傷病，徐小珠將金礦假圖交給他，另將眞圖交給魚得水，並說出自己的誠意，怕眞圖落在壞人之手，說出小童並不是家父化身，家母受騙也不知，小童幕後有人操縱，懷疑是詐死的白雨亭，至於常再生的幕後是否同一人，則不得而知……徐、魚別後，徐遇小童索金礦圖，不敵，幸魚折回援手，徐忙去覓母，已縊死，留有遺書……

魚得水撲上，湯堯一邊拆招一邊大喝道：「看到沒有，奪了人家的妻子，還要殺人家的丈夫，這是魚大捕頭幹的好事。」

魚得水跺跺腳走了。

他知道在此時怎麼解釋也弄不清，甚至會越描越黑。

此刻徐小珠下床就要走。

「怎麼？要跟他一道走？」

徐小珠冷冷地道：「你以為別人下流，有沒有想想自己？」

「怎麼？我的老婆和別人熱乎，是我下流？」

「一個大男人，動不動捕風捉影，懷疑自己的妻子，老實說，下流的是你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別人。」

「下流的是我？」

徐小珠也出屋而去，湯堯追出居然未追上，由於他不知鄺眞已死，（鄺眞的屍體在另一屋中），所以追了下去。

他以為，徐小珠去追魚得水了。他甚至以為，魚得水很會勾引女人。

以前的白芝，現在的李悔，不都對他入迷嗎？

這工夫魚得水返回，徐小珠也回來了。

魚得水道：「湯堯這人不可理喻了！」

「無事生非，我發現他變了！」

「即使變了，也是受了他師門的影響。」魚得水道：「他事師至孝……」他說了湯堯師父在他年幼時對他的恩情。

「師父和妻子是兩個人。」徐小珠道：「怎可厚彼薄此。」

魚得水道：「也可以說他是太愛妳才會如此的，沒有妒忌就不會有愛，是不是這樣的？」

「我以為不是，愛要尊重對方。」

「徐女士，令堂要和令尊葬在一起，我為妳僱車去。」

「偏勞魚大哥了。」

僱了車，把鄺眞裝殮起來，徐小珠就上了路。

魚得水並未跟去。

第一是此事不須協助，再說也為了避嫌。

她在車中，由車伕御車，才不易被人發現。

鄺眞以前曾對湯堯說過，蓮足女可能是其徒，不過是說謊，不到緊要關頭，不會說出眞相。

由此可見，鄺眞也未必是太簡單的人。

＊　＊　＊

李悔和兩小在客棧中遇上了「南天一朵雲」南宮遠叔姪，本以為李悔可以對付南宮遠，結果一試就知道，老賊藏了拙。

「李悔，據我暗中觀察，魚得水手中可能有金礦圖。」

「什麼金礦圖？」

「妳不必顧左右而言他。」

「南宮遠，你他娘的是吃了八頓飯撐着了，來此無事生非。」小郭道：「你眞差勁……」

南宮遠道：「你們三人是要命還是要保守秘密？」

小熊道：「你要知道什麼秘密？」

余抱香道：「金礦圖！」

「好好！我來畫給你們，住手！」

南宮遠瞇着眼道：「你畫給我？」

「怎麼？不信？」

「是有點不信，李悔和魚得水還差不多。」

李悔道：「南宮遠，你怎麼會以為我們有金礦圖？」

南宮遠道：「你說鄺眞去過金礦，繪下了金礦位置圖，而魚得水又和徐小珠有來往。」

小熊進屋，不一會走了出來。

余抱香守在房門口怕他跑了。

小熊把金礦圖交給余抱香，她一看之下，把圖撕得粉碎。小郭道：「是不是那圖畫得太逼眞了？」

他似乎可以猜到上面畫了些什麼。

的確，上面畫了男女的陽具及陰物。

由於常畫之故，畫得十分生動逼眞。

余抱香向小熊狂攻，專打要害。

小熊自非敵手，道：「余抱香，妳住手！我告訴妳一個秘密，這和妳有切身的關係，絕不騙妳。」

余抱香狂攻不已。

此刻李悔和小郭合戰南宮遠，仍是不敵。

小熊道：「我知道『火球』張鑫在何處。」

余抱香果然停手不攻，道：「在哪裡？」

小熊道：「叫你師叔停下我就會說！」

「師叔停一下如何？」

南宮遠道：「妳還要相信他的話？」

「師叔，聽聽看。」

南宮遠停了手，李悔狂攻不已。

只可惜目前他們兩小的火器全部用完，還沒有製造出來，便宜了南宮遠叔姪，不然他們要吃虧的。

余抱香道：「快說！」

小熊道：「他在此鎭西北方一個菓園中。」

「菓園？」

「對，他買下了那菓園，可能是為了藏身。」

余抱香半信半疑。

這當然也很有可能，張鑫知道一旦被「雷神」苗奎抓住，八成沒命，被她抓住也會零碎收拾他。

買下一座菓園，誰也想不到主人是他。

余抱香道：「帶路！」

小熊道：「那就走吧！」

他向李悔和小郭使個眼色，出了客棧也出了鎭，小熊估計魚得水也快回來了，他要回來必循這個方向。

他這辦法也不過是拖一步算一步罷了。

他無法確實估計魚得水回來的時間，也不敢說魚得水準會走這條小路回來，只是邊走邊大聲說話：「是這條路吧，大致沒有錯的。」

然後又扯着嗓門唱風流小調。

四山回應，歷久不絕。

小熊自有他的如意算盤，這裡離菓林確是不遠，小熊想利用菓林逃走，所以進入矮籬內菓林中，就招呼李悔和小郭各分一個方向逃走。

而且一邊逃，一邊摘下菓子作暗器施襲。

這辦法也不錯，但對付南宮遠就不靈了。

李悔首先被截住。

兩小也只有迎戰了。

五七十招之後，兩小挨打最多，李悔也挨南宮遠兩掌及一腳，堪堪不支，這一次似乎是焉知非禍了。

要不是在菓林中打鬥，也許還有救兵。

小郭大叫數聲，希望魚得水能聽到。

結果魚得水未來，却來了另外二人。

這二人絕對不會成為三人的朋友。

也可以說，這二人絕不會幫助他們。

只不過要是這二人插手幫忙，南宮遠叔姪就討不了好哩。

那知小熊却是心頭一亮，以為來了救星。

小熊一邊呼喝一邊道：「二位，見面總是有緣，出手吧！路見不平，若不拔刀相助，那不是英雄而是狗熊。」

原來在那飯館中李雙喜和麥高相遇而衝突起來。

李雙喜不是他的敵手，只好逃竄。

一逃一追，正好就到了附近。

二人都聽到了小熊的大聲呼叫，本想召來魚得水或其他救星，絕未想到是他們二人，這二人對兩小太熟，自然可以聽出二人的口音。

這兩個小傢伙由於喜歡促狹，愛開玩笑，結下的樑子太多了，有時太惡作劇，確實令人無法忍受。

就以任大清爲例，他被兩小捉弄之慘，眞是難以形容。

兩人乍見這場面，暫時不再敵對而作壁上觀。

李悔越來越不濟。

兩小被砸得東倒西歪。

小熊牛喘着道：「麥高……你要袖手……」

麥高道：「我不袖手，難道要幫你們不成？」

「李雙喜，你呢？」

李雙喜對李悔，多少還有點故主之情。

這種情感也不是一天半日所能培養起來的。

他道：「我嘛……」

由於南宮遠是「四絕」中的人物，也不便得罪。

李雙喜道：「在事情未弄清之前，不便插手。」

小熊罵道：「李雙喜，X你娘，你說什麼風涼話？」

李雙喜也未動火。

自他生下來，也未見過他娘是什麼樣子。

小熊道：「你們兩個再不出手，我可要說出來了。」

麥高一震，怒道：「說出來？說出什麼來？」

小熊道：「麥老賊，你可別水仙不開花——裝蒜，你們兩個的事以爲我們不知道嗎？」

麥、李二人不由大驚。

他們二人的秘密，別人怎會知道？

小熊道：「怎麼？你們非要我說出來不可？」

李雙喜怒道：「小王八蛋，你活膩了是不是？」

「是啊！此時此刻不活膩了也不成啊！」

李、麥二人實在不甘心幫助這兩個小子。

只不過，這小子所透露的一點却又不能不躭心。

小熊道：「再不出手，我可要『X』你們兩個的七大姑八大姨外加十八輩祖宗了，可別怪我呀！」

麥、李二人以爲，也許這小子亂詐。

兩人仍不想出手。

南宮遠叔姪，聽出小熊知道他們二人有很大的秘密，攻得就不急了，他們希望聽到這秘密。

小熊道：「不出手是不是？」

「……」麥、李二人互視了一眼。

小熊道：「李雙喜，你什麼事不可做？爲什麼老喜歡鑽糞坑？」

李雙喜心頭大震，道：「小子，可別胡說！」

「麥高，你能說你屁股上沒有刀疤？」

麥高「忽」地一下，臉上像起了火。

小熊道：「李雙喜，你難道沒有作過公鷄？」

李雙喜殺機大起。

但是在未殺他們之前，很可能這小子已洩了他們的底。

什麼底都可以洩，只有這一件事是不能傳揚的。

小熊道：「麥高，你的屁股上有沒有一顆紅痣？」

麥高渾身都顫抖起來。

這已經可以確定，這小子知道他們二人狗皮倒灶的事了。

這事一旦揚開，南宮遠叔姪知道了，很快整個武林也知道了，這還得了。

這工夫小熊忽然大叫了一聲「咯咯……咯……」

這是公雞叫的聲音，叫得維肖維妙。

又伸着脖子來了一聲「個個大」！這是母雞下了蛋之後大叫的聲音。

麥高大聲道：「南宮大俠，以你的身份……」

李雙喜接道：「是啊！以大欺小我們實在也看不過去了！」

南宮遠叔姪聽了這半天，居然未聽出門道。

他們只聽到麥高屁股上有刀疤、有紅痣。

他們以爲這不過是奚落麥高，屁股上被砍了兩刀。

至於諷刺李雙喜愛鑽糞坑，絕未想到是同性戀，因爲麥高已經五十出頭了，這怎麼能使人和同性戀產生聯想呢？

麥高道：「南宮大俠，請高抬貴手，別和年輕人一般見識。」

李雙喜道：「我們並不想幫誰，只是不喜歡以大欺小，以老凌弱的事發生……」說着已出了手。

這個局面，麥高二人一加入，南宮遠這邊是不成的。

南宮遠把李雙喜震出三步。

麥高一上，又被南宮遠震退了一步。

這二人各負盛名，一爲「四絕」中人，一爲「白袍老祖」，與「四絕」齊名，今夜一戰，勝負已見。

由此可見，南宮遠過去藏了多少拙！

南宮遠冷冷一笑，道：「原來二位怕兩個小崽子揭瘡疤！哈哈……」笑着退出菓園。

麥、李二人大怒。

這秘密似乎南宮遠叔姪已經猜出來了。

事實上他們還未聽出門道，不過是出言諷之。

李、麥二人一追，他們估計，以他們二人之力對付南宮遠叔姪，可能佔盡上風，而且麥高胸有成竹，剛出菓園，響鏢就出了手。

這是麥高極少用的殺手鐧。

因爲像他的身份，是很少用暗器的。

當然，用響鏢招呼南宮遠，自是不成，余抱香却中了一鏢，雖不是要害，大腿根上中鏢就不方便了。

余抱香既不能戰，又需他照料，南宮遠十分狼狽。

麥、李二人雄心可就大了，他們想除去這二人。

然後再回去對付三小。

反正他們以爲，三小逃不出他們的掌心。

兩人全力狠攻，南宮遠行將失招。

他總不能讓師姪余抱香死在他們手中，這麼一來，他左支右絀，危機四伏，饒他是「四絕」之一，饒他過去是藏了拙，此刻全都施展出來了，還是不成。

就在這時候，原野上似乎突然起了彤雲。

這彤雲很快地向這邊飛來。

麥高比較見多識廣道：「不妙，這是『吞雲吐氣』玄功……」說話工夫，這彤雲已經掩蓋了他們。

身陷彤雲之中，麥、李二人立刻就各挨了一下。

原因是，他看不清對方，對方却能看清他們。

這雲和小童(侏儒)的白雲又不同。

更濃，顏色更多，而且氤氳翻滾，有如雲海。

麥、李二人不見了余抱香。

他們相信這彤雲中還有另一高手，他們一進入彤雲中就失招，正因爲另一高手比南宮遠更高明。

南宮遠道：「二位願不願合作？」

麥高道：「合作幹什麼？」

南宮遠是以「蟻語蝶音」回答的。

由於麥高還顧及身份，未能立即回答，他在五招內，居然被這神秘人物砸了兩掌，他相信砸中他的不是南宮遠，而是另一高手。

李雙喜當然也未例外，四招內被砸了一拳，還中了一脚。

再一猶豫，二人又各挨了一掌。

如果不立即表態，二人可能死在這兒。

他們都不能不想，這段時間內，運氣太差了。

「我們同意合作。」麥高立刻答應。

李雙喜也不敢例外，況且這是一件利益均霑的事。

＊　＊　＊

三小返回客棧，魚得水正好剛回來。

李悔自動說了他們的遭遇。

魚得水連連搖頭，李悔道：「得水，這辦法雖然不足爲訓，却也十分管用，可以說救了我們三條命。」

「但是，麥高二人必然恨你們入骨，非殺你們滅口不可。」

小熊道：「以後殺我們總比今夜殺了我們好些吧？」

李悔道：「得水，你呢？」

魚得水坦白地說了一切。

原來魚得水本是和徐小珠定計合作的。

他們知道，會有人對付徐小珠，甚至於酈眞。

結果他們猜對了。

小熊道：「湯堯誤會了，這很痲煩！」

李悔道：「也沒有什麼。」

小郭道：「怎麼？妳不吃醋？」

「我吃什麼醋？」李悔往魚得水身上一倚，道：「我能信任得水哥，所以我放心得很！」

小熊道：「這太好了，妳要是愛吃醋那就痲煩，湯堯這小子看來是和咱們卯上了。」

小郭道：「卯上了有甚麼了不起？他們不過是師父二人加上『聱駝』西門狂和『九龍治水』龍氏兄弟。」

魚得水道：「這實力也不可忽視。」

這工夫魚得水突然沉聲道：「後窗外是什麼人？」

後窗外道：「單于飛。」

另一人道：「還有大爺『金刀客』莫浪！」

衆小一楞，徐小珠在那賭場中冒充莫浪，不過是一時胡扯，這人居然眞的在此出現了。

魚等來到後院，果然是單于飛和一個陌生中年人。

魚得水道：「單于飛，你們在此窺伺什麼？」

「金刀客」莫浪道：「聽說你和一個女人在一家賭場中冒本人之名詐賭，贏了上百萬兩。」

魚得水道：「賭是賭過，而非詐賭。」

「既用本人之名，應把贏得款子拏出一半。」

魚得水道：「款子已交明軍作爲軍費，已不在身上了。」

莫浪的目光停在李悔身上，道：「這位姑娘莫非就是李闖之女李悔嗎？」

李悔道：「是又如何？」

「大清帝國有令，凡是生擒妳的人，有一筆巨大的賞格，所以今夜來此，我們就是爲了這兩件事。」

小熊道：「我看你們一件也休想！」

小郭道：「我這裡有點本錢，正好一吊二，你們要的話可以拏

去……」指指下體處。

單于飛大喝着撲向二小。

這工夫李悔也上了，三對一，單于飛佔不了便宜。

「金刀客」莫浪道：「魚得水，聽說你以『霧中刀』成名。」

「沒有『金刀客』的名頭大。」

「不必客氣，如不答應這兩個條件，只怕有痲煩。」

「一位武林名人，必順具有過人的氣度和身份，而聳駕却只是爲了賞格抓人，爲了賭債索錢，立場就已經站不穩，身價也就談不上了。」

莫浪道：「少唱高調，接刀……」

刀是黃銅鑄造，當然不是金的。

就算是黃銅的，武林中也是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兩人都用刀，刀是十八般兵刃中至險的兵刃。

兩刀相遇，又都是名刀，殺法各異。

只不過三十招後，莫浪的刀芒銳減。

就在這時，又有二人飄落院中。

一個是「魔手關刀」關海。

一個是「翻天手」喬聖。

喬聖不久之前，被李悔以火器炸得遍體鱗傷，且斷了左手二指，他誓言要報此仇。

因而他一出手，目標就是李悔。

單于飛一人對付李悔及兩小，本就有點處於下風，此刻喬聖一上，情況立刻改觀，三小招架乏力。

尤其喬聖狂攻全都是女人忌諱的部位。

這會使對方羞怒而影响情緒。

小郭道：「喬聖，你這是那一門子過招？」

「老子就是這樣子！」

「如果對手是你娘，或者你的張大媽或李大嬸，你也是這麼下三濫地攻擊對方嗎？操……」

小郭說話分神，被單于飛一掌砸了個踉蹌。

小熊道：「老小子，你只會欺負小孩子！」

魚得水見這邊三小危急，狠攻兩刀，逼退莫浪，向單于飛快攻三刀，這三刀凌厲無匹。

單于飛的身份極高。

他和車秀夫婦，以及「聱駝」等人齊名。

只不過，魚得水却有點例外。

他的身手，已經和「四絕」相若了。

單于飛在這三刀之下，差點失招。

這當然也是由於他還要提防李悔及二小攻擊之故。

莫浪再撲過來，魚得水只好迎上。

如今魚得水一人獨戰莫浪和關海。

喬聖認準了李悔，非傷了她或宰了她不可，他和單于飛聯手，三小自然不成，立刻危機四伏。

魚得水獨戰莫浪及關海，仍然略佔上風。

這二人不由心頭驚懍，同樣用刀，人家的刀路詭異莫測，變化無端，居然二人也難以取勝。

他們二人的年紀加起來，幾乎是魚得水的三倍半。

李悔那邊越來越不濟。

主要是喬聖對李悔只攻不守。

這老小子死心眼，即使再次重傷也在所不惜。

他永不忘被炸得遍體鱗傷時的狼狽相。

兩小已中了七八掌，眞正是鼻青臉腫。

要不是一股過人的毅力支撐着，早就躺下了。

就連李悔也中了兩掌一脚。

當小郭倒下，爬不起來，小熊去救他也中一脚倒地時，李悔被喬聖一把揪住了頭髮。

這是萬分絕望的一刹那。

喬聖只要一扭一抖，李悔的頸骨會立斷當場。

魚得水正好看到了這一幕。

他厲嘶着：「不要……」

無論如何他是來不及援手了。

兩小躺在地上，淚眼望着被制住頭髮的李悔，都已徹底絕望。

喬聖發出快意恩仇的狂叫，他似乎並不想一下子就扭碎李悔的頸骨，他以爲太便宜了她。

這想法似乎給李悔帶來了生機。

一條灰影快逾猛隼由屋上以「龍形一式」射下。

此人的目標，正是喬聖。

喬聖狂叫着，自然精神無法集中。

待單于飛大叫「小心」時，自然不及。

喬聖的「臂臑穴」上一痲，手一鬆，李悔被來人帶出五步外。

李悔悲呼一聲「義父！」拜下而泣不成聲。

這工夫上官紫飛落院中，道：「單于飛，今夜要報殺子之仇，老娘和你單挑，絕不要別人幫忙。」

單于飛心中打鼓。

他並不太怕上官紫，不過這局面又已改觀，增加了這二人，優勢的局面又不存在了，他冷笑道：「難道還怕了你們不成？」

上官紫「嗆」地一聲撤出長劍。

單于飛掄刀就砍。

這兩人的功力相差極微。

可以說全看雙方打鬥時能否沉

得住氣而定。

上官紫人稱「千手觀音」，可知她是以快出名的。

單于飛能爲清廷英親王阿齊格的心腹近衞，沒有眞憑實學也是不成的，上次被車秀扭傷了足踝，迄今微跛。

這兩人狂烈兇猛地搏殺，使所有的打鬥都爲之失色而停了下來，大家都遵守諾言。

他們都不插手，在一邊觀戰。

魚得水這邊本已佔了上風，但並不乘勝追擊。

對方落了下風，也正好趁機收手，免得灰頭土臉。

上官紫和單于飛之戰，可謂半斤八兩。

上官紫稍佔便宜的是局勢對她有利，精神上佔了上風，單于飛自然就吃虧了，尤其跛足很不方便。

對敵過招和運動場上競技差不多。在運動場上，即使你的鞋子稍微緊了一點或者稍鬆了些，都會影响成績，何況是跛了一足。

七十招後，上官紫只稍稍佔了點上風。

那一點上風至微至小，幾乎是看不出來的。

大約在九十招左右，上官紫爲了報仇心切，施出險招，車秀面色一肅，道：「不可亢進……」

這話已遲了些。

瞬間的事，就這麼決定了。上官紫劍自單于飛右腰上穿衣而過，僅傷及皮肉，但單于飛正好夠上部位，狠狠地砸了上官紫一拳。

這一拳砸實在上官紫的小腹上，造成極大的聲音。

上官紫「吭」地一聲，只退了半步。

她很能忍，雖然腹內有如刀割火焚，但這是爲了報仇。

她可以犧牲，但必須換取對方一命。

一拳砸中對方，單于飛本以爲對方不倒下也必被震退三步以上，那知挨拳的上官紫一式「貫手」戳入單于飛心窩之中，這一切都有如電光石火。

單于飛雙目暴睜，「咯」地一聲，口鼻噴血的同時，他的刀突然往前一送，也戳入上官紫的左腰之中。

兩人都表現了一股駭人的狠勁。

他們進進退退了好一會，才一起倒地。

李悔悲呼「義母……」撲上抱屍大慟。

魚得水也不由淚下道：「義父，你怎麼……」

車秀泫然道：「她早就說過，她要以她的老命爲兒子換得仇人一命，求仁得仁，我要出手却已不及。」

魚得水不能不暗暗佩服車秀的光明磊落。

這才是眞正的俠士，一絲不苟。

他剛才如果出手相助，上官紫就不會犧牲。

這工夫關海挾起單于飛屍體要走，小熊大聲道：「別人可以，喬聖要留下來！」

這麼一來，別人也不好意思走了。

喬聖道：「老子並沒有走！」

小郭道：「你很乖！」

小熊道：「你剛才揪住李悔的頭髮時，心中在想甚麼？」

「當然是在想如何收拾她！」

小熊道：「現在，你們單打獨鬥，你以爲如何？」

喬聖心中一動，單打獨鬥，他沒有把握。

但在這麼多人的面前，他不能示怯，道：「和一個女人單打獨鬥，勝之不武，算了……」

「你算了我不想算了！」李悔走出，道：「你來吧！」

喬聖只好硬着頭皮走出來。

李悔恨他剛才出招輕薄下流，才會出頭獨戰他。

喬聖不用兵刃，李悔也不用。

兩人一動上手，二十招內難分高下。

三十招以後，喬聖稍佔上風。

只不過五十招後喬聖又落了下風。

此刻如果魚得水指點李悔，她會很快取勝的。

他總以爲李悔可以取勝的。

七十招時，喬聖突然撤下巨鉞，李悔也撤了劍。

鉞沉重，劍輕靈，未出十招，李悔肩上被掃了一下，但喬聖的大腿上也被刺了一劍，似乎兩人也是半斤八兩。

魚得水的嘴皮子動了幾下之後，李悔的招式一變，喬聖突感壓力陡增，一個轉身未轉好，李悔的劍已搭在他的鉞柄上。

喬聖大吃一驚，不棄鉞就要斷手。

在這麼多人面前被一個年輕女人逼得放棄兵刃，這眞是平生的奇耻大辱了，鉞是丢了，但他狂呼一聲，自震天靈，倒地而亡。

這一手也頗出魚、車等人的意料。

無論如何，此人有此表現，可就比其他人高明多了。

因此，關海等人帶走了屍體，無人攔阻。

* * *

這是白雨亭的墓。

當初魚得水還來參加過葬禮。

如今墓上已生了蔓草，人世滄

桑，令人浩嘆。

魚、李、小熊及小郭來到這兒，還帶了工具。

「小熊、小郭、偏勞兩位……」

小熊和小郭拿起鐵鍬開始刨土。

李悔道：「哥，你以為白雨亭未死？」

「是的。」

「萬一有具骷髏呢？」

「那也不能證明他已死……」

「怎能證明他死了抑是未死？」

「即使只有骷髏，我也能認出來！」

不久，土刨開，露出了棺木一角。

就在這時，夕陽下來了一人，遠遠即可看出是個女人。

近了已可看出，非但是個女人，還是個年輕尼姑。

她正是出了家法名了意尼姑——白芝。

魚得水有點尷尬，道：「白芝……」

「阿彌陀佛，貧尼了意，請施主不要再喚俗名。」

「了意，妳今天來此……」

「貧尼常來家父墓上拜祭，今日適逢其會。」

魚得水道：「了意妳別見怪！」

「貧尼不能不見怪，不知道施主在此幹甚麼？」

小郭道：「在此幹甚麼？妳沒長眼睛，何必顧左右而言他，自然是掘墓了，但請放心，不是偷墓劫墓的。」

「當然，施主們不會作那種事，只不知施主們要幹甚麼？」

小熊道：「傳說白老頭沒有死卻裝死！」

了意道：「僅憑道聽途說，就掘人的墓？」

「這……」小熊道：「墓掘過了再埋起來，也不會弄壞了。至於風水嘛！白老頭一生中沒有作過好事，諒這兒的風水早就破了。」

「放肆，還不快住手！」

魚得水道：「白芝，我們有可靠消息來源，說令尊仍活在世上。」

「魚施主會信這些謠言？」

魚得水道：「要掘開一看便知！」

白芝道：「施主乃是正人君子，應該知道毀人墓穴，是缺德之事，現在停掘還來得及。」

「我以為，為了證明令尊的清白，看看也無妨。」

「如果別人掘令尊之墓．你以為無妨嗎？」

「若是事實確有需要，我也可答應。」

「風水破了，你能負責？」

「有所謂，有福之人不葬無福之地，風水和後代的子孫心地行為有很大的關連，白芝，原諒我吧！」

白芝憤然不出聲了。

棺木上半段出土，魚得水把兩罈白干酒交給小熊及小郭，打開棺蓋，大量向內噴酒。

它可以驅除惡臭。

也許是土地乾燥，遺體居然未腐，而且衣帽完整。

魚得水一怔，立刻就有極深的歉意。

僅憑傳說就掘人之墓，的確有點……

只不過他再仔細一看，突然發現了破綻。

「白芝，妳是說這是令尊？」

白芝大聲道：「施主何必無事生非，人已死去，也不得安寧，摸摸自己的良心吧……」

魚得水道：「妳過來看看！」

「不用看，也沒有必要，只要遺體在棺內，就沒有甚麼好說的了！」

「遺體在，但不是令尊！」

「你放……」本要說髒話，立刻收回，道：「你是君子，不要再倒行逆施，快蓋上棺蓋埋了吧！」

「妳過來看。」

「看甚麼？」

「你過來嘛！總不會不敢看吧？」

白芝不想過去，但轉念一想，過去又如何？

她立刻走到棺邊向內望去，不由心頭一震。

這人本是稍圓的臉，和白雨亭的三角不同，不過她以為人死之後，臉上肌肉收縮，會變成瘦削的臉型，但是，這人居然仍是圓臉，和生前完全一樣。

沒有人知道此人是誰。

白雨亭或白芝都不會殺死一個熟面孔的人來充數的。

只不過一眼即可看出，此人不是白雨亭。

魚得水道：「白芝，妳要狡辯說此人是令尊嗎？」

白芝實在是無法狡賴了。

因為白雨亭本就精瘦，兩腮無肉，此人卻微胖。

此人身高也顯然比白雨亭高出多多。

白芝大為驚異，失聲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妳難道會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天哪！這誤會可就大了，由於我剛才阻止你們挖掘，你們一定會懷疑我知道甚麼秘密了。」

魚得水道：「這只怕是必然的了！」

白芝扭身就走，魚得水大聲道：「你們父女真正是不可救藥了！」

一個詐死，一個假出家。」

白芝不久就不見了。

此刻原野上暮色四合，天已黑下來。

李悔道：「她居然知道我們要掘墓。」

小熊道：「八成是時時在監視我們。」

魚得水道：「那也未必，可能白芝住在此墓附近。」

李悔道：「如今我們已經揭開了這個秘密，他們會不會殺我們滅口？或者猜想到金礦圖在我們身上。」

魚得水道：「這都是必然的了！」

魚得水道：「這個老小子真不是東西。」

墓重行弄好，四人正要離開，果然大敵已臨。

有「九龍治水」、侏儒、「聱駝」西門狂、麥高及李雙喜等人。魚得水估計，絕對接不下來。

原因是兩小上次受傷，尚未完全復原。

聱駝道：「魚得水，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只要你們把圖拿出來，我們決定不難為你們。」

魚得水道：「甚麼圖？」

「少裝蒜！就是金礦圖！」

魚得水道：「我要是有圖，早就交給明廷了！」

聱駝道：「我們已可證明，金礦圖八成在你手中，因為，鄺貞的死絕對和金礦圖有關！」

小郭道：「其實最值得懷疑的是這侏儒！」

侏儒冷冷地道：「你敢胡說！」

小郭道：「你們想想看，他以『菊夫子』徐世芳再投胎轉世為幌子，居然把徐妻鄺貞矇住，如果鄺貞確有金礦圖，不是早已給他了。」

小郭說得合情合理，衆人一齊向侏儒望去。

侏儒可受不了哩，大聲道：「別用這眼光看我！」

由於侏儒的地位特殊，其他人都移開了目光。

聱駝道：「也沒有甚麼，只是因為你和鄺貞還睡過覺，夫妻久別重逢，她又不知你是假的，一旦做了那事，也就沒有保守秘密的可能，所以他們以為你可能……」

「西門狂，你少在我面前賣狂！」

西門狂笑笑道：「西門狂名字叫了二十年了，怎麼樣？你能拔下我的老二，當鑼槌用嗎？」

小熊和小郭拍手叫好，小熊道：「當鑼槌多可惜，要是切成絲拌上一盤『肉絲拉皮』你們嚐嚐，風味一定絕佳。」

他們的內鬨暫時停止。

他們畢竟是來對付魚得水等人的。

李悔道：「『聱駝』的話不錯，侏儒嫌疑重大。」

西門狂道：「你們休想再挑撥了，上……」

侏儒的對象自然是魚得水。

這些人當中，自然以他為高。

這也是「聱駝」西門狂所不服氣之處。

西門狂對付李悔，試問兩小如何能對付「九龍治水」？

何況還有麥、李兩人。

這兩人已發誓必須幹掉兩小滅口。

小熊以為，如果麥、李兩人倒戈相向，這邊也許還能渡過今夜的危機，小熊道：「慢着！」

侏儒道：「甚麼事？」

小熊道：「有件事我要告訴各位。」

麥、李兩人目注小熊，就怕揭他們的瘡疤。

只不過此刻小熊的目光並不觸碰他們兩人。

「聱駝」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你們雖不是好人，但至少有你們起碼的格調和身價對不對？」

「聱駝」道：「對，你到底要說甚麼呀？」

小熊這才向麥、李兩人瞄了一眼，道：「兩位，要不要說出來，那可就看兩位是否能臨危幫忙了！」

麥、李兩人當然知道小熊是對他們說話。

意思是：要我不說，你們就倒戈相向。要不馬上就抖出來，讓你們無臉在武林中混下去。

麥、李兩人的眼珠子都紅了，一交眼色，雙雙撲上。

兩小心意相通，同時厲聲道：「你們一上，我們就轟你們一個天昏地黑……」他們掌心各托了一個小球。

麥、李兩人知道，他們兩人有火器。

連侏儒也知道。

麥、李兩人急忙打住，小郭道：「你們之中有人對『分桃斷袖』特別有興趣……」

麥、李兩人還是冒死撲上了。

原來兩小手中的東西不是火器。

只是兩個果核，兩小不能不擲出。

擲出後麥、李兩人一閃，果核落地滾出老遠。

小熊攤攤手道：「最近常常下雨，八成是潮濕了！」

小郭道：「不要緊！反正我們還有。」

（未完‧廿八）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玉林
YULIN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污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